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秘闻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内容提要

您想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幕吗？您想了解二战中一些重大战役的前后经过及其个中奥秘吗？您想知晓二战中“三巨头”（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的趣闻轶事吗？您想知道二战中“三元凶”（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的末日细节吗？……那就请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秘闻》一书吧！它将使您得到比较满意的回答。

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书，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几乎涉及二战的各个方面，披露了大量新解密的档案材料，鲜为人知，引人入胜。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现代化战争。在这场以法西斯德、日、意轴心国为一方，以苏、中、美、英、法等反法西斯同盟国为另一方的大战中，双方投入的兵力兵器之多，战场波及范围之广，作战样式之新，造成的损失之巨，产生的影响之大、之深、之远，都是前所未有的。尽管自大战结束迄今已近半个世纪，世界面貌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它仍以恢宏的气势、丰富的内涵、深厚的底蕴，磁铁般地吸引着中外众多的军事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去探究和著述，真可谓是经久不衰，常研常新。《第二次世界大战秘闻》就是根据世界各国近年来新解密的大量档案文件资料和一些回忆录，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而专门编著的一部新书。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并不乏新颖的史学观点，力求集史料性、学术性和趣味性于一炉。鉴于时间仓促，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读者不吝指正。

编著者
1995.1.8

第二次世界大战秘闻

冲锋队血案 等着为元首洗尘

1934年6月29日晚，在靠近德奥边界特格恩西湖畔维西小城的汉斯包尔旅馆里，一个光着上身的粗壮汉子和他的下属在一起围桌痛饮。这就是恩斯特·罗姆，德国纳粹党冲锋队的领袖。他们尽情地举杯把盏，划拳行令，还不时地高唱赞歌和进行曲，对即将到来的杀身之祸全然不知。

晚10时许，罗姆在一阵狂饮之后回到自己房间。他信步走上阳台，一阵阵清凉的微风从草木苍郁的山顶沿着维沙克峡谷徐徐吹来。微风拂过眼前的特格恩西湖面，荡起粼粼微波，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罗姆感到心情很爽快，他的耳边回响着下午阿道夫·希特勒给他打来的电话，盘算着明天如何招待自己的老战友。

罗姆从未对元首产生过怀疑，尽管他是一位生性多疑的人，这次他仍相信元首的到来，是同他商谈解决冲锋队问题的途径。“明天要好好地款待阿道夫。”罗姆寻思。随后，他拿起房间的电话，接通浴场最有名的“四季”饭店，对经理命令道：“明天晚上要给我准备一席丰盛的晚餐，我要在那里为元首接风洗尘。”订完餐后，罗姆感到全无睡意，两手扶着阳台的栏杆，想着明天如何同元首讨论关于解决冲锋队和国防军冲突的事宜。

此时，希特勒正在飞赴慕尼黑的专机上。

严峻的时刻

飞机在慕尼黑机场降落后，希特勒出现在机舱门口，他向远方眺望一眼，很快走下金属舷梯，大踏步地走向为他准备的轿车。

天正放亮，已可以看清大地万物的轮廓。太阳还没有露出地面，早晨的空气稍稍有些凉意。希特勒由戈培尔陪同，登上汽车，对司机道：“去内务部！”几分钟后，慕尼黑近郊的大楼便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车队在内务部办公大楼前停下，希特勒第一个下车。党卫军的人早已恭候在那里。他们都是忠于希特勒的人。希特勒向他们致意后，即走进大楼。

众人来到三楼纳粹党领袖瓦格纳办公室的客厅里，被诱骗到来的冲锋队长施奈德休勃上将正坐在椅子上打盹。一看到希特勒，想站起来致意，但元首抢先开口怒斥道：“叛徒，叛徒，把他押起来！”几名党卫军士兵如狼似虎般地扑过来，将施奈德休勃带出客厅。

在瓦格纳的办公室里，希特勒、戈培尔和巴伐利亚纳粹党领袖拟定了逮捕人员名单。瓦格纳亲自打电话给冲锋队中将施密特，命令他立即到内务部来，元首正等着他。不一会，当施密特走进这间办公室时。希特勒立即指着他呵叱道：“叛徒！你被逮捕了，你将被枪毙！”接着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撕下施密特的肩章。施密特吓得目瞪口呆，想张嘴辩白，但希特勒连珠炮般的斥骂声使他说不出话来。当施密特被带出门后，希特勒还在咆哮：“你将被

枪毙！你将被枪毙！”

时近6点，慕尼黑上空一片蔚蓝。希特勒在逮捕慕尼黑冲锋队和从外地赶来开会的一些冲锋队长之后，离开内务部。在大门前同瓦格纳挥手告别时，嘱咐道：“看好这群猪猡，随时报告冲锋队的动向。”

滴血的浴场希特勒坐着一辆黑色的“梅塞德斯”高级轿车向维西浴场方向进发。此时已是清晨6点，约半小时后，车队沿着特格恩西湖的新月峰行驶。前面出现了维西浴场的第一排房子，汽车减慢了速度。在一个转弯处，

一辆载着“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队”队员和他们的队长塞普·迪特里希的卡车在一旁停靠着。待希特勒的车队驶过，卡车紧随了上去。车队直驶汉斯巴尔旅馆。

车队一停，握着手枪、冲锋枪的党卫军成员迅即跳下车来，冲向旅馆大楼。希特勒由几个党卫军成员簇拥着来到旅馆大门前。他一挥手，党卫军成员迅即上前一脚踹开大门。武装党卫军蜂拥而入，他们首先闯入的是慕尼黑冲锋队长施普雷蒂的房间。施普雷蒂半裸着身子，还没有起床。在一阵辱骂声中，他被人从床上拖起来推搡到走廊里。

睡在隔壁房间的是西里西亚冲锋队长海因斯将军。此时他正光着身子搂着他年轻的司机睡觉。党卫军队员手握武器，踢开房门，当场将这对同性恋者抓获。当海因斯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手枪时，一名党卫军队员当即向他开了一枪。海因斯倒下了。随后他和他的男宠被捆在一起，带到旅馆外面的草坪上，被党卫军队员用冲锋枪结果了性命。

住在旁边的罗姆的参谋人员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罗姆的卫队长乌尔上校和副官赖纳被紧紧地缚在一起，躺在床上。他们的脸被党卫军成员的皮靴踢得鲜血直流。

与此同时，希特勒一面用拳头使劲地捶着罗姆的房门，一面大声嚷道：“开门！开门！”罗姆在房内半睡半醒地问道，“谁呀？”“是我，阿道夫·希特勒。”元首粗暴地回答：“开门！”“什么？是你呀，你已经来啦？我以为你中午才到呢……”罗姆边穿衣服边道。“开门！”希特勒严厉地喝道。罗姆拉开门栓，把门敞启。希特勒满脸怒色，一边用河马皮鞭疯狂地拍打着自己的皮大衣下摆，一边对他的老战友大声怒斥。刚从睡梦中惊醒的罗姆懵懵懂懂，木然地站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想抗议，但希特勒越发暴怒。一把将罗姆推进屋里，随手关上门。外面的人们听到了屋内的激烈争吵，但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谁也不知道这最后一次悲剧性会晤的秘密。

许久，房门打开时，希特勒气得脸色发白，吼叫着走出房门，骂道：“这猪猡对我不尊重，立即将他逮捕。”罗姆表情奇怪地站在门坎上，机械地搔着他那乱蓬蓬的头发。他赤脚裸背，仅穿一条睡裤，一支胳膊上搭着睡衣。两个党卫军粗暴地上前扭住他的双臂，把他带到旅馆大厅。

随后，希特勒和随从押解着俘虏返回慕尼黑。

希特勒一到慕尼黑，就驱车前往地处市中心的火车总站，听取瓦格纳汇报任务执行情况，赫斯、戈培尔和卢策也在身边。上午10点整，他又来到纳粹党总部。希特勒阅读了来自柏林的电文：戈林和希姆莱按照指令，扑灭了所谓的暴动。与此同时，海德里希也向保安情报处及下属机构的领导人发布秘密指令。一时间，行刑队四处活动，恐怖笼罩全国。

斩草除根 6月30日下午3时许，希特勒的大型容克—52座机出现在机场上空。它先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周后，方才徐徐降落，向着欢迎的官员缓缓滑行。马达停息后，希特勒出现在舷梯上。他一言不发地同围上来的官员握手，向停在几百米远处的汽车走去。

当晚，戈林和希姆莱来到总理府，在汇报了两天来在柏林的行动情况之后，希姆莱试探性地问道，“元首，您打算如何处置罗姆？”希特勒思考了片刻，幽幽道，“他过去对党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决定免他一死。”“不行！不行！”戈林在一旁嚷道：“留着 he 肯定是一大祸患。”“不错，”希姆莱接着道：“冲锋队的实力我们并没有触动，一旦他活下来，定会向我们报复

的。”“元首，斩草一定要除根。”戈林又道。希特勒陷入了沉思。戈林和希姆莱继续在一旁怂恿着……

很久，很久，希特勒才狠狠地道：“命令党卫军准将艾克明天上午干掉罗姆。”“如有可能，让他自尽最好。”希特勒又补充了一句。戈林和希姆莱终于如愿以偿。戈林高兴得大叫，希姆莱则喜不外露，只是暗自高兴。

罗姆命亡

下午1时，西奥多·艾克径直来到囚禁罗姆的474号牢房，把一支仅装有一粒子弹的手枪和一份刚出版的、上面刊登了罗姆被黜消息的《人民观察家报》放在一张桌子上。然后大声对光着上身、坐在床上的罗姆吼道：“你是自己找死！元首对你这么好，你还想谋反。瞧见了么？元首没有忘记你是他的老战友。他最后还给你一个自己了结一生的机会。听着，给你10分钟，若胆怯的话，那只好由我代劳。”

一刻钟过去了，仍没有听到枪声。艾克急了，和助手双双拔出手枪，再次走进牢房。艾克进门大声嚷道：“罗姆！你这个胆小鬼。好吧，我来送你。”罗姆手拿那份《人民观察家报》，木然地站立着，没有说话。艾克用发抖的手握紧手枪，朝罗姆赤裸的前胸连开两枪，肥胖的罗姆晃了几晃，倒在桌子和床之间的地上，嘴里含糊地嘟哝道：“我的元首，我的元首……”

7月2日，希特勒向冲锋队发布命令，要他们严守纪律，绝对效忠于帝国军队。

（赵嘉龙撰）

图哈切夫斯基事件内幕

1937年2、3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有斯大林“关于消灭托洛茨基和其他两面派”的报告和叶若夫“关于从日本·德国的托洛茨基走狗的暗害活动、破坏行为和间谍活动中应吸取的教训”的报告。斯大林开始对高级将领实行大清洗。

1937年5月，图哈切夫斯基按原定计划应去英国参加乔治六世加冕典礼。但在图哈切夫斯基本人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他“因病不能前往”。接着，报纸上宣布了一条出人意料的任免令：“免去图哈切夫斯基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图哈切夫斯基被贬为伏尔加沿岸军区司令员。

图哈切夫斯基心存疑虑。他要求见斯大林弄清问题真相，遭到斯大林拒绝。

图哈切夫斯基被贬，使许多高级将领莫名其妙。而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得知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高兴。他们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

1937年5月27日，图哈切夫斯基偕同妻子抵达古比雪夫。第二天，通知他参加伏尔加沿岸军区的政工会议。妻子准备晚饭等到深夜，也不见图哈切夫斯基回来。她万万没有想到，“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的人员在会场设下埋伏，图哈切夫斯基被当场逮捕。接着，图哈切夫斯基的妻子、母亲、姐妹、兄弟全被逮捕，连尚未成年的女儿也未能幸免。

6月10日，在苏联内务部阴森的地下室里，对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及其它六位将军的秘密审讯开始。由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叶戈罗夫和布柳赫尔四名元帅组成军事审判团。检察长维辛斯基和审判长乌里利赫坐在中央，周围是荷枪实弹的警卫。

开庭后，“囚犯”从各自的囚室中被押到被告席上。图哈切夫斯基看到有四个人精神呆滞，面容羞愧。他们在逼迫下，承认口供是自动招认的。审判长下令：“传证人！”地下室的铁门“当啷”一声打开了，押进来一个人。图哈切夫斯基一眼就认出是自己的部下，原伏尔加沿岸军区司令员德边科。此时，他面色憔悴，目光呆滞，坐在证人席上，不敢抬头看被告席上的战友。

审判长要德边科揭发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罪行。这时被告席上抢先大喊一声：“德边科！你还记得8月3日吗？”8月3日是被告之一帕里曼诺夫从战火中救出德边科性命的日子。德边科听到这个日子，好像触电似的，神志恍惚。他指着审判人员，对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他被告呼喊：“不要相信他们！他们说什么都别信！”这时上来四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将德边科揪出法庭。审判长见势不妙，立刻宣布休庭20分钟。

重新开庭后，德边科面色苍白，重新出现在证人席上。

“德边科同志！你能证明这封信上的手迹是出自图哈切夫斯基之手吗？”审判长拿出用300万卢布从希特勒手中买来的伪造信件，让德边科看。德边科没有认真看那封信件便立刻像背诵一样说：“我作证，这是图哈切夫斯基的亲笔信。签名也是出自图哈切夫斯基之手。”

“被告图哈切夫斯基！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你抵赖是没用的！你必须老实交待你的罪行！”

图哈切夫斯基慷慨陈词：“审判长！我想提醒你一句：在军事史和战争史上可以找出大量史实证明，交战一方为破坏对方军事领导的声誉，随时可以抛出他们伪造的证据！一个昏君为了陷害忠良，唆使亲信伪造人证物证之

事也屡见不鲜！这是常识性的问题，不足为奇！你们只相信一张伪造的废纸，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看我图哈切夫斯基 20 年来为保卫苏维埃政权 与敌人浴血战斗的历程？那生与死、火与血的考验，难道还比不上一张废纸？”

“ 被告图哈切夫斯基！交待你的罪行！”

图哈切夫斯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继续申辩：“ 如果说我投向红军、坚信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并为它们忠实地服务是我犯下的‘ 罪行’ 的话，那我为此甘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但我决不祈求这里法庭的宽恕，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也不会尊重这里的审判，因为你们判罪的根据全是伪造的。这些胡编乱造的下流材料，只配拿去拼凑第三流的侦探小说！你们标榜自己是‘ 公正的法官’，说我们是‘ 罪犯’，其实，真正的罪犯恰恰是你们！你们为了迎合上司的需要，不惜编造谎言陷害中伤，简直卑鄙无耻到极点了！迟早会有一天，人民要向你们讨还这笔血债！”

法庭费了很大力气才制止被告义愤填膺的控诉。

接着，便从地下室里传出了枪声。图哈切夫斯基被处决了。从此，揭开了对苏军“ 大清洗” 的序幕。

由于“ 大清洗”，苏军损失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将领。据有关材料统计，苏军 5 个元帅被杀了 3 个，15 个集团军司令被杀了 13 个，57 个军长被杀了 50 个，186 个师长只剩下 32 个。当希特勒进攻苏联时，苏军在战争初期严重失利，很多将领指挥不力，有些高级将领率众投降，这和“ 大清洗” 不无关系。

50 年后，前苏共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 70 周年庆祝大会的报告中，在充分肯定斯大林在革命初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绩以后，指出：“ 有人说，斯大林对许多违法事实并不了解。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并非如此。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亲信在践踏法制、大规模镇压方面，在党和人民面前所犯的错误的严重的和不可饶恕的。”

历史是公正的。它将无情地揭去虚伪的面纱，给一切沉冤于九泉之下的正直的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雪松撰）

30年代苏军“大清洗”及其后果

苏联政治“大清洗”开始于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案，其实质是20年代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党内斗争的继续和激化，是一次波及各行各业的政治镇压运动。1937~1938年，清洗波及军队，对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一度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后果极为严重。主要表现在：

“大清洗”削弱了军队的骨干力量

足以说明实施镇压程度的确切数字，现在暂且还难以查明，因为苏军文献资料本身有些矛盾之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军队干部损失巨大。遭到迫害的军队干部约占其总数的1/5。1938年11月29日，国防人员委员长伏罗希洛夫在国防人民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宣布：“在1937~1938年的红军清洗中，我们清洗了4万多人。”副国防人民委员夏坚科也证实：在1937~1938年间，仅陆军就有36898人被解职，其中有11178人，后来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938年1月通过的一项有关干部工作的决议而复职。1937年5月~1938年9月，在海军中有3000多人遭镇压，被清洗的干部数量占整个指挥员数量的11%，损失巨大。在清洗中，中高级指挥员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所有的军区司令、90%的军区副司令、诸兵种司令和勤务主任、80%的军、师级指挥员、91%的团长、副团长均被撤换。据统计，在1937~1938年的两年内，苏军5个元帅中有3个被杀，5个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3个被杀，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全部被杀，57个军长中50个被杀，186个师长中154个被杀；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治委员全部被杀，28个军政委中25个被杀，64个师政委中58个被杀。456个上校中401个被杀。在1937~1938年清洗结束时，只有不到一半的高级军官幸存了下来，受到迫害致死的部队干部人数，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战争的军政指挥员还要多。

1939年以后，军队中的清洗有所减缓，但直至苏德战争爆发，清洗也没有停止过。特别是苏德战争前夕，大批军事领导人被逮捕，继而遭枪杀。其中，有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司令员洛克季奥洛夫，空军、防空军主要负责人雷恰戈夫、什捷尔尼。已是战争初期，1941年7月，副国防人民委员梅列茨科夫还遭到逮捕。大规模的清洗使指挥员们惊恐不安、怕负责任、留有后手，致使许多军官毫无创造精神，消极被动，萎靡不振，这不仅表现在战前，而且尤其表现在战争头几个月指挥干部的指挥水平和工作上。

在苏军中实行大清洗的同时，苏军的干部调动也十分频繁。至1938年，近70%的指挥员被调动过。干部的流动，直至战争开始也未能消除，接二连三地组建新的兵团。在指挥员奇缺的情况下，致使一些指挥员连提数级，一些营长晋升为师长，甚至军长，而一些排长则一跃而为团长。仅1941年3月7~8日两天内，就新任命了4个集团军司令、42个军长、117个师长。就是这样，到战争前夕，苏军的指挥干部也没能完全配齐，陆军中缺66900个职位，占整个陆军指挥干部的16%；而在苏联西部边境军区，陆军中指挥干部的缺额则更多，占17~25%；空军中飞行技术人员缺32.3%，在海军中，指挥员缺编22.4%，而且全军有75%的指挥员任职才不过12个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要做到熟悉各自的职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对红军骨干的大规模清洗，致使军队干部素质急剧下降：1939年初，苏军已有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团长，甚至连军校正式毕业的军官都已为数不多；1940年初，70%以上的师长，70%左右的团长和60%的兵团部队政委

员和政治部主任任职只有一年左右；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军政干部比 1936 年下降了 50% 以上。指挥员素质的下降，大大削弱了苏军的战斗力。

“大清洗”阻碍了军事理论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军事战略被划为理论研究的“禁区”，除了个别最高层领导人外，其他人不得随意涉足，结果大大缩小了军事科学研究的范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在这种奇特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二是处决了相当一部分具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军事战略家，如斯维茨、拉普钦斯基、图哈切夫斯基等，他们的一些很有见地的军事战略著作被列为“禁书”，甚至被销毁，有的只剩下了孤本。这样，在苏军中实际上禁锢了学术研究，取消了学术争鸣，导致创造性的理论研究活动被教条式地重复最高领导人的“最高指示”所代替，军事学术园地几乎陷于荒芜，给苏军建设和战备工作带来了消极后果。例如，苏芬战争已暴露出苏军在组织编制、体制和技术装备方面，在指挥员、司令部、部队和分队的素质等诸多方面，均存在着重大缺陷。军队从根本上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已是显而易见的了。在 1940 年 3 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同年 4 月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讨论苏芬战争的经验教训时，拟定了实现军队现代化的一些措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在军队建设中轻视科学思想，斯大林和伏罗希罗夫等少数高层领导人力图个人决定一切，致使缺乏严肃的、科学的研究论证，产生了一些仓促的、没有根据的、错误的决定，给苏军建设带来了严重影响。在 1940 年开始的武装力量改组过程中，就犯有严重失误：新组建的兵团和部队过多，而且每个新建兵团中要求编配的主要技术兵器的数量过多，严重脱离苏联当时的国情和军情的实际。以坦克兵为例，当时计有 61 个坦克师和 31 个摩托化师，按编制每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分别编有 375 辆坦克和 275 辆坦克（而德军拥有 21 个坦克师和 14 个摩托化师，每个坦克师编有坦克 135~209 辆不等，而摩托化师中则根本没有坦克）。要装备数量如此巨大的新编部队不仅坦克不够，而且飞机和大炮也不足，至战争开始时，也没有完成新组建 100 个航空团的任务。事实上，所有机械化军、空降军和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反坦克炮兵旅的组建工作均未完成，所有的筑垒地域，均未能构筑完毕。

“大清洗”造成了苏军编制体制上的某些倒退对于坦克兵和骑兵的发展问题，在 30 年代苏联军界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和红军总参谋长叶戈罗夫等为代表的“现代派”观点，他们根据世界各国军队建设和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竭力主张发展装甲坦克兵，建立便于实施纵深作战的机械化大兵团，并竭力加强了新的军兵种的建设。由于他们的努力，苏联的军队建设曾出现了好的发展势头。例如，空军占全军的比重，由 1928 年的 2% 上升到 1938 年 12.8%。同一时期，陆军由 92.6% 下降为 75.2%；而陆军中装甲兵、炮兵、工程兵和通信兵等技术兵种的比重，则由 1929 年的 21% 上升到 1938 年的 51%；步兵、骑兵的比重，则由 79% 下降为 49%。苏联于 1932 年先于世界各国建立机械化军，至 1936 年共建成 4 个。1933 年建立了战略航空兵——重轰炸航空兵军；1936~1937 年间，又建立了 3 个重轰炸航空兵集团军，以执行独立的战役战略任务。苏联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空降兵的国家，至 1936 年共建立了 6 个空降旅。在不少方面，苏联军队建设是走在世界诸国的前列的。

与此同时，在苏军还有一种观点，即以布琼尼等为代表的“保守派”观点，他们坚持认为骑兵在未来战争中仍“具有广泛的作战空间”，断言骑兵

和机械化兵具有同等的作用，骑兵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辅助兵力变成了“决定性的战斗和战役兵力”。他们依旧坚信“红色骑兵仍然是所向无敌的歼灭性武装力量，能够在所有战场执行重大任务”，因此强调大力发展红色骑兵。但是，在30年代中期以前，后一种观点因不符合世界军队发展的总趋势而未被重视。然而，随着1937~1938年“大清洗”的到来，保守观点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在最高领导人的首肯下，以苏联理论界对西班牙战争中大型机械化兵团使用的错误评价为依据，对骑兵和坦克兵在组织结构上进行了大调整。1938年底，骑兵师的数量由14个增至32个，独立旅由7个减至2个，军指挥机构由4个增至7个；骑兵的数量迅速扩大，1939年比1934年增长了52%。与此同时，坦克部队相应缩减，1939年11月，原有的4个坦克军被解散，代之以坦克数量减少一半的机械化师，并编入所谓“主要突击力量”的骑兵机械化集群；独立的坦克部队仅保留少量坦克旅，其余的坦克部队被分解，或者以团的建制编入骑兵师，或者以营的编制编入步兵师。空军在全军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至1940年5月，仅占5.8%。与此同时，陆军则回升至84.2%，而在陆军中，步兵的比重回升至56%。技术兵种的比重明显下降。苏联军事领导机关拒不接受组建空军集团的建议，而是把作战航空兵的主体部分转隶给方面军和合成集团军首长指挥。在战争临近时才建立的远程轰炸航空兵，也只是在形式上是红军总部的一种作战手段，实际上，它们大部在作战上隶属于边境军区指挥员，从而造成了航空兵战斗使用上的分散性，而这与集中使用高度机动的远程作战兵器这一发展大趋势是相矛盾的。

鉴于业已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型机械化步兵团显示出的巨大威力，以及苏军在日苏冲突和苏芬战争中取骨的经验教训，苏联于1940年6月决定恢复坦克军，计划年内组建9个机械化军，次年再组建20个坦克军。但是，“大清洗”的后遗症在短期内是很难治愈的。战争不等人，时间不等人，苏德战争爆发时，苏军的整个改装换编工作远未完成。

“大清洗”破坏了军队教育训练和军事科研工作

在清洗时期，几乎所有的苏联军事院校都遭到破坏，优龙芝军事学院等8所学院的院长和系的领导被处决，有几百名教授和教员被镇压，教科书也因而遭到“厄运”。20年来历经艰辛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濒于瘫痪。清洗过后，在战争危险加剧的情况下，苏联才又匆匆忙忙建立起几十所学校，并增加了原有学校的学员数量。但是，要在短期内培养出大量训练有素的军官为时已晚。指挥人员主要靠初级指挥院校和短训班应届毕业生以及征召预备役人员——基本上是尚未毕业的初级军事院校学员，加以补充。

“大清洗”贻误了军队建设的发展时机

20年代末，苏军尚是一支在技术和素质上十分落后的军队，经过艰苦奋斗，到30年代中期，苏军在质量上已经赶上，并在一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但是，30年代中期以后，在德、日等法西斯国家竞相将经济纳入战时轨道，疯狂地进行扩军备战和全力加强军队建设时，苏联却因清洗运动没有及时利用暂时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建设的良好势头，进一步提高苏军的质量和现代化水平，结果在两年之后，苏军在很多方面又落在了外军特别是德军的后面。

（彭训厚撰）

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地区内幕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摆在苏联领导人面前的最紧迫的任务是：进一步加强苏联的军事战略地位，尽力维护本国安全，避免或推迟卷入战争。为实现这一目标，苏联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1939年9月~1940年8月，斯大林趁德军西进之机，在苏联西部边界扩充领土，力图在德国势力范围以东构筑一道北起波罗的海、南达黑海的防线，即“东方战线”，以便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改善苏联对纳粹德国的防御态势。

1939年9月3日，里宾特洛甫指令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立刻拜见苏联的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并探明：在德军即将对波军发起强大的攻势时，“苏联是否愿意出动军队，打击在俄国利益范围内的波兰军队，并且从他们那一边进占该地区。”苏联政府正在密切注视着波兰战争的进展和英、法政府的动静。莫洛托夫模棱两可地表示，苏联政府将出兵波兰，但“对于德国在军事上的意想不到的迅速成就，感到十分惊讶。”因此，“具体行动的时机尚不成熟”，如“操之过急”，反而可能会促使对手团结，因此，出兵波兰尚需时日。

苏联此时拖延出兵，除莫洛托夫所说的原因之外，还有以下几个因素：（1）出兵波兰尚需寻找一个堂而皇之的“正当理由”；（2）远东哈拉哈河冲突的走向；（3）英、法会不会真正出兵进攻德国。

9月5日舒伦堡与莫洛托夫会晤后，柏林与莫斯科之间来往如梭，舒伦堡一再拜访莫洛托夫，来往电报十分频繁，其中心内容就是协商苏联出兵一事。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发布命令：对6个军区预备役兵员进行集训，基辅和白俄罗斯特别军区的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建立乌克兰、白俄罗斯方面军，即把基辅军区改组成乌克兰方面军，由3个集团军组成，铁木辛哥出任司令；并把白俄罗斯军区改组成白俄罗斯方面军，由4个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快速集群和1个独立步兵军组成，由科瓦廖夫任司令。计约100万大军，向西部边境云集。

9月9日，日本驻莫斯科大使拜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声明日本政府愿意签订停战协定。英、法政府继续维持对德宣而不战的状态。

于是，9月10日，莫洛托夫转告舒伦堡，苏联政府“打算乘德国继续进军的机会，宣布波兰正在土崩瓦解，因此苏联必须救援受到德国‘威胁’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这种说法可以使

苏联的干涉在群众面前师出有名”。

9月14日，莫洛托夫召见舒伦堡，明确指出：苏联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只是考虑到政治上的原因，苏联政府想在华沙陷落后再谈入波事宜。

9月14和15日，苏联主要宣传媒介《真理报》和《消息报》先后发表文章，指责波兰人压迫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开始为占据波兰东部领土制造理由。

9月15日，当里宾特洛甫获悉苏军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并即将出动时，他再次指令舒伦堡拜会并通告莫洛托夫：德军数日内将攻占华沙，苏联现在对波兰采取行动，“这是我们欢迎的。这样一来，苏联政府使我们无需为了消灭波军的残部而追击到俄国的边界了。”他希望事先知道苏军“开始推进的日期和时间”，以便德方“也好作出相应的安排”。

此时此刻，苏联领导人对德军的迅猛进军既担忧又惊讶。如果德军越过

8月23日划定的分界线，德军领导人很可能不愿意从新占的领土撤退，从而对苏联边界构成直接威胁。因此，苏联政府决定，在德军尚未到达波兰东部诸省时，则出兵占领波兰东部领土。

9月16日，舒伦堡再次要求苏联政府“现在就定一个开始出兵的日期和时刻。”莫洛托夫表示：即将进行干涉。同日，苏联同日本签订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军队于9月16日停止军事行动。

9月17日凌晨2时，斯大林接见并正式通知舒伦堡，红军4小时后将沿波洛茨克—卡美涅茨—波多尔斯基一线开出国境。关于这次会见，舒伦堡在发给柏林的电报中作了详细的记述：“斯大林于晚上两点接见了，在座的有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宣布，红军将于今晨6时沿波洛茨克—卡美涅茨—波多尔斯基一线全线越过苏波边境。为了避免意外事故，斯大林迫切要求我们同意德国飞机今天不要飞越比亚威斯托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伦堡（利沃夫）的左侧。苏联飞机今天将开始轰炸伦堡以东地区。……斯大林给我念了一份今晚即将交给波兰大使的照会，并将把抄件在一天之内送给所有使团，然后予以公布。这份照会包括了苏联行动的理由。念给我听的草稿有三处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在答复我的异议时，斯大林胸有成竹地修改了我的文本，现在照会看来是我们满意的了。”

9月17日凌晨3时，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召见波兰驻苏联大使格日博夫斯基，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的照会，照会声称：“鉴于波军的失败，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对同血统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今后的命运进行关注。”接着，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发表广播讲话称：“谁也不知道波兰领导人现在何处……苏联政府认为向自己居住在波兰的乌克兰弟兄和白俄罗斯弟兄伸出援助之手是自己的神圣职责……苏联政府已吩咐苏军总指挥部命令军队越过边界去保卫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苏军的入侵行动，实际上是17日凌晨5时40分开始的。当时的波兰军队在德军的猛烈冲击下已丧失统一的指挥，他们不知道如何对付苏军。苏军行进中散发了大量传单，号召波兰军队“掉转自己的枪口，去反对地主和资本家！……每一个人都要支援红军部队前进！”并说，他们是来帮助波兰人打德国人的。于是，部分波军停止了战斗。但是，波兰人很快发现，苏军攻占波兰的城市并企图解除波军的武装，于是，在维尔纽斯、比亚威斯托克、乔尔特科和奥兰纳等地区，波军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毕竟力量悬殊，乌克兰方面军和白俄罗斯方面军的7个集团军、1个机械化集群、8个航空兵群及1个独立步兵军共60余万人，越过苏波边境线，进驻波兰东部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苏联的突然进攻对正在西线鏖战的波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9月18日晚，苏德两国电台播发了一份联合公报，颠倒黑白地继续为自己的不道德行径辩护。公报称：“为了防止对于苏德各自在波兰作战的目的产生种种无稽的谣言，德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声明，德苏军队的活动并不含有任何违反德苏两国利益的目的或违反德苏两国缔造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精神和条文的目的。相反，德苏军队的目的是要在波兰恢复由于波兰国家的瓦解而遭到破坏的和平与秩序，同时帮助波兰人民创造新的政治生活条件”。

波兰总统莫布齐茨基获悉红军越过苏波边界后发表声明，宣布：“为了保护共和国的象征和保护宪法权力的泉源”，他决定暂时离开波兰，并准备在某个可以保证政府行使主权的地区建立行政中心，继续维护本共和国的利益。当晚离开波兰，进入罗马尼亚。

苏军进入波兰后，苏德两国就双方的势力范围进行了一系列具体磋商。德国政府允诺将履行条约，但斯大林对“德国统帅部届时是否把军队……撤到已经商定的一线——皮萨河、纳雷夫河、维斯瓦河、桑河一线——仍持怀疑态度。为了消除斯大林的疑虑，19日，里宾特洛甫通过舒伦堡转告斯大林，由元首授权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当然要予以遵守”，因为这些协议是“苏德之间新的友好关系的奠基石”。

9月20日，苏德军方在比亚威斯托克举行会议，就苏德两国的军事行动作了协调。德军表示，凡超过8月23日议定书所规定的分界线达150英里以上的，将立刻开始撤退到四条河流的分界线。对北段边界的划分，苏联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因为8月23日的秘密议定书对维尔纽斯地区没有划定分界线。

9月22日，苏军占领了比亚威斯托克和利沃夫。

9月25日，斯大林在接见舒伦堡时建议，德国放弃对立陶宛的要求，苏联愿以卢布林省及整个华沙省以东至布格河的领土相交换。

9月27日，里宾特洛甫再次飞抵莫斯科，与苏联政府于9月28日签订苏德边界友好条约。条约规定：苏德“两国政府在前波兰国家领土上，划定界线，作为两国国界”。双方承认该界线是“两国最后的国界”。任何第三国对此项决定不得干涉。两国政府将各自在自己界线以内的原波兰领土上“实行必要的改革”。此外，该条约的秘密议定书还规定，将波兰的卢布林省和华沙省部分地区划归德国，作为交换，立陶宛国家的领土划归苏联的利益范围。立陶宛西南方向一角之地仍留给德国。通过这一划分，苏联从波兰分得约2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人口达1300万。

在签订边界条约的同一天，苏军抵达苏德分界线。越过分界线的德军先头部队，奉命撤回该线以西，苏德军队友好地会师了。在这场战争中，约23万波兰官员被苏军俘虏，并押送苏联内地；而苏军只死亡737人，伤1862人。华沙的守军于9月28日向德军投降，波军残部的零星抵抗一直坚持到10月初。

在签订边界条约的同一天，苏德政府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宣称：由于波兰国家的灭亡，“从而为东欧的持久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声明号召英、法停止对德战争，否则，“苏联政府和德国政府将共同协商采取必要的措施”。

边界划走后，苏联政府即把占领区划分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两大行政区，并建立了相应的临时行政机构，南方以利沃夫，北方以比亚威斯托克为行政中心。临时行政机构的成员由当地拥护苏联的居民、红军军官组成。城市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农村成立了村苏维埃和保卫委员会。10月22日，在利沃夫产生了西乌克兰人民会议，在比亚威斯托克出现了西白俄罗斯人民会议。10月27日，西乌克兰人民会议发表《关于建立乌克兰国家政权的宣言》，同时要求加入苏联。10月29日，西白俄罗斯人民会议也发表了类似的宣言，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特别会议于11月1~2日通过法令，批准西乌克兰加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白俄罗斯加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就是在这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身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文人民委员的莫洛托夫，发表了苏联关于对外政策的长篇演说，其中包括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相互换位的错误言论。提到波兰时，他俨然以征服者的口吻说道：“波兰统治阶级曾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们的国家如何‘巩固’，他们的军队如何‘强大’。然而，首先由德军，随之由红军，给了波兰一个

迅速的打击，于是凡尔赛条约的这个怪胎便荡然无存。”无论苏联的出师声明，或是苏德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还是莫洛托夫的长篇报告，都千方百计地为德国的侵略行径进行辩护。为苏联对波兰的不义行为涂脂抹粉。它们把纳粹德国说成有了和平意图的国家，把苏军入侵波兰说成是履行“解放使命”，把波兰的正义的卫国战争说成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英、法好似成了侵略者。这就违背了起码的历史事实，颠倒了是非，严重挫伤了波兰人民的民族感情。正如雅鲁泽尔斯基所说，苏联尽管使用了大量的“漂亮词藻”，但其行动毕竟是“违背波兰独立权利”和“反列宁主义的”。

（杜文撰）

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内幕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9月28日，苏德两国签订友好和边界条约，立陶宛转入苏联势力范围。苏联从德国那里获得承诺后，立即着手兼并波罗的海三国，纵观全过程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签约控制阶段（1939年8月~1940年5月）

波罗的海三国对两个强邻的接近极为担忧。苏联驻里加全权代表佐托夫向本国报告说：“里宾特洛甫到莫斯科签订条约一事，首先引起了各界的警惕，害怕苏德勾结……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8月31日，莫洛托夫否认与德国有瓜分势力范围的任何协议，并指望与波罗的海国家签订互助条约，同时要求获得军队进驻权。

9月19日，苏联借口波兰“鹰”号潜艇事件向爱沙尼亚施加压力，声称苏联将不承认爱沙尼亚对其沿海水域拥有主权，它的安全将由苏联来保卫。为了解除危机，9月24日，爱沙尼亚外文部长谢利捷尔亲率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请求和解。苏联政府趁机要求签订互助条约，并递交了苏方拟定的互助条约和议定书草案。莫洛托夫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想和我们签订互助条约，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也许是更严峻、更复杂的途径来保障本国的安全，请你们不要迫使我们向爱沙尼亚使用武力。”26日谢利捷尔回国后，向本国政府转交了苏联的草案。草案的主要内容是：苏联承认爱沙尼亚为主权国家，愿向爱沙尼亚提供军事援助，并在经济、外交方面给予全面支持，爱沙尼亚需给苏联以建立海军基地和开辟机场的权利。

苏联政府为迫使爱沙尼亚政府就范，不断派出飞机在爱沙尼亚领空示威。9月26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命令苏军：“立即开始在爱拉边境集结兵力，并于9月29日完成这一行动。”要求列宁格勒军区“对爱沙尼亚实施强大而坚决的突击。”

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9月27日，爱沙尼亚政府决定接受缔约建议。谢利捷尔奉命再次飞赴莫斯科。谈判过程中，苏联又以“保卫苏联在爱沙尼亚港口的海军基地和保证爱沙尼亚安定”为由，向爱沙尼亚政府提出了驻军3.5万人的新要求，并责成爱沙尼亚方面立即作出答复。爱沙尼亚政府经受不住苏联的步步紧逼，接受了苏联提出的所有要求，双方于9月28日也就是《苏德边界和友好条约》签订那一天订立了《苏爱互助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

条约规定：双方互相提供一切援助，包括在两国的陆海边防受到任何欧洲大国从波罗的海或通过拉脱维亚领土的侵犯或受到侵犯的威胁时提供军事援助；苏联以优惠条件向爱沙尼亚军队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爱方授予苏联在萨列马岛、希乌马岛以及帕尔迪斯基市租建海军基地和机场的权利，为了保卫上述设施，苏联可向该地派驻严格限制数量的陆空军兵力；双方保证不参加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联盟或集团；条约的实施不得损害双方的主权，包括两国的经济制度和政体。秘密议定书对苏联驻爱军队人数、时机作了明确规定：入驻需在欧洲战争期间，人数不得超过2.5万。

苏爱互助条约签署后，苏联政府马上把目光转向拉脱维亚。10月1日，苏联政府建议拉脱维亚政府就两国关系进行“磋商”。拉脱维亚总统兼总理乌尼马尼斯考虑到苏德、苏爱条约的签订，对东欧局势产生的重大影响，原则上同意与苏签约。第二天，外交部长蒙捷尔斯赶至莫斯科，在苏爱模式的基础上开始谈判。莫洛托夫说：“如果你们同意这个意见，那么我们就能够

确定原则了。我们需要在不冻海岸建立基地。”斯大林指出：“我们想谈谈机场和军事防御问题。我们不会触动你们的宪法、机构、部委、或外交、财政政策以及经济制度。我们的要求是由于德国与英法作战产生的。”

拉脱维亚代表团指出：总的来说这是走向友好的一步，但是它有可能导致苏联对拉脱维亚的控制，而且在苏联驻军人数上苏方提出的5万人，要求过高，拉方需要慎重考虑。

10月3日，谈判继续进行，拉脱维亚代表团表示很难将苏联提供的条约草案推荐给政府，而且无法向人民作出解释，蒙捷尔斯认为：“条约将被理解为建立某种保护关系，对于爱好自由的人民来说，那是不可接受的，更何况拉脱维亚目前完全足以保证本国的安全和间接地保证苏联的安全。”代表团同时还反对苏联在两个不冻港及皮特拉格斯建立军事基地，并坚持要求把苏联驻军限制在2万人以下，以不超过拉军平时的人数，进驻的时间也只适用于“目前欧战期间”，一俟欧战结束，驻军应立即撤回。莫洛托夫继续拒绝了拉脱维亚代表团的建议，声称：“你们的建议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请考虑一下局势吧！”斯大林补充说：“你们应当从最坏形势来考虑，你们不信任我们，而我们也不信任你们。你们以为我们想侵占你们。我们本来可以现在就直接这样做，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他劝慰代表团，苏联驻军只是一支预防性的兵力。

经过持续、紧张、激烈的争论，10月5日，双方签订互助条约。条约内容与“苏爱互助条约”类似，苏联在拉的海军基地和机场为利耶帕亚、文茨皮尔斯，驻军不超过2.5万人。苏爱、苏拉条约签订后，就轮到立陶宛了。按照苏德秘密协定，立陶宛本属德国的势力范围。9月28日，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又将它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30日，莫洛托夫召见立陶宛驻莫斯科公使纳特基亚维丘斯，要求谈判两国关系。10月3日，立陶宛外交部长乌尔布什斯到达莫斯科，斯大林提出把维尔诺市及维尔诺省的部分地区归还给立陶宛。同时以苏拉、苏爱条约为蓝本，签订一个互助条约，条约有效期20年，战时苏联驻军5万人。乌尔布什斯指出，苏联方面提出的条约草案实际上是对立陶宛的占领。斯大林指出“苏联无意威胁立陶宛的独立，相反，驻军是对立陶宛的真正保障。”莫洛托夫威胁说，爱沙尼亚已签署了类似的条约，拉脱维亚也表示同意，如果立陶宛拒绝，将破坏即将建成的防御体系。在苏联的压力下，乌尔布什斯作出让步，但要求把苏联驻军的人数缩减到2.3万人，并只驻扎在维尔诺地区内。斯大林当即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苏联驻军人数不能少于3.5万人。

10月4日晨，立陶宛代表团返回首都考纳斯，10月7日重返莫斯科，立陶宛就苏军进驻时机等问题提出新建议，但苏方对此不感兴趣，并利用维尔诺问题对立陶宛人施加压力，莫洛托夫威胁说：“苏联政府不可能使维尔诺人民长期保持安定而不关注他们的要求。”立陶宛人如不接受互助条约，就不能得到维尔诺。《真理报》也不断发出信息，声言要把这个城市划归西白俄罗斯。白俄罗斯高级领导人则频频飞往维尔诺，以图“接收”产业和建立苏维埃制度。

10月10日，立陶宛代表团接受了莫洛托夫的修订案，签订了《关于维尔诺市和维尔诺省移交给立陶宛及关于苏联和立陶宛互助的条约》，条约内容与苏爱、苏拉条约相同，苏联驻军可达2万人。

波罗的海三国对苏联恩威并施、逼迫他们签订互助条约的行径敢怒不敢

言，他们对斯大林领导集团缺乏信任，对波罗的海三国未来的前途忧心重重，蒙捷尔表白说：“这意味着拉脱维亚历史上的转折点。” 乌尔布什斯则指出：立陶宛是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签订条约的。爱沙尼亚的谢利捷尔则在签约后就递交了辞呈。

在互助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西欧战事的发展尚不明朗，苏联政府采取谨慎的观望政策。苏联的考虑是，英法与波罗的海三国有着良好的关系，一旦英法取胜，苏联与德国势力范围的划分协议将没有价值，苏联如根据苏德协议对波罗的海三国采取行动，英法将视为敌对性行动而出兵干涉；而且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只是区域性的，应服从全局的需要。为此，苏联政府严禁军政领导人干涉波罗的海国家的内政，1939年10月14日，莫洛托夫致电驻考纳斯全权代表：“必须禁止同左翼团体的一切来往，只能和政府、官方团体保持联系。”10月21日，波兹尼亚科夫更加尖锐地指出，“你们——全权代表处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武官，在立陶宛应无条件禁止干涉两党事务。”10月23日，莫洛托夫向驻塔林的全权代表尼肯金娜也发出了同样指示：“你们应当明白不能出现干涉爱沙尼亚内部事务的任何举动。”10月25日，国防人民委员部就红军进驻问题发布命令，要求全体官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干涉三国内政”，称“关于波罗的海国家实行‘苏维埃化’的议论与我们的政策是根本矛盾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挑衅言论……如果军人中存在这种‘苏维埃化’的情绪和言论，就应当彻底清除，今后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制止。”

由于苏联严格遵守互助条约所承诺的义务，采取了不干涉内政的政策，波罗的海三国在签订互助条约之初的胆怯恐惧心理逐渐消失，对苏联政府的信任感也不断增强。双方的关系趋于平缓。第二阶段：正式兼并阶段（1940年5~8月）

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10日，卢森堡不战而降，15日，荷军投降；28日，比军投降；英法军队连连受挫，在敦刻尔克面临绝境。斯大林见德军顺利西进，英法两国也自身难保，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开始改变过去信守互助条约的政策，转而准备吞并波罗的海三国。

5月25日，苏方声称，“在立陶宛政府机关的庇护下”，出现红军战士失踪事件，照会立陶宛政府立即停止挑衅，否则苏联将采取特别措施。立陶宛政府为了止息苏联的愤怒，第二天答复要“立即进行详细调查”。28日，成立调查委员会。但是，苏联政府醉翁之意不在酒，继续促使冲突升级，坚决拒绝与立陶宛调查机关进行任何合作。立陶宛方面为防止事态发展，一面表示“衷心欢迎苏联政府对查明事件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一面进行了一系列逮捕，并加强对苏军驻地附近居民的监视。6月7日，立陶宛总理梅尔基斯，6月11日外文部长乌尔布什斯赴莫斯科，与苏方会谈，力争解决冲突。6月14日又应莫洛托夫的要求免除了内政部长斯库恰斯和政治警察署署长波维伊季斯的职务，以表示解决这一事件的诚意。

但是，苏联方面仍不断扩大事态，声称波罗的海三国缔结军

事同盟以反对苏联。然而，三国1934年9月12日订立的同盟条约，不仅曾被苏联政府视为集体安全的一部分，而且苏联在与三

国签订互助条约时也没有任何反对保持这一同盟的要求。1940年6月14日，苏联继续加大压力，莫洛托夫发表声明说：“立陶宛政府力图使苏军

不能驻在立陶宛……粗暴破坏了与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并准备侵犯苏联边境。”并要求立陶宛政府：（1）将斯库恰斯、波维伊季斯送交法庭审判；（2）在立陶宛组成“有能力、有决心保证忠实执行互助条约和坚决压制反对者的政府；（3）保证“苏军自由通过立陶宛领土，以便部署在立陶宛的重要中心，苏军人数应足以保证互助条约的实施和防止反驻军的挑衅行动。”要求立陶宛在10个小时内作出答复，否则“苏军将立即开进立陶宛”。

立陶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在苏联最后通牒到期前15分钟，乌尔布什斯通知莫洛托夫，立陶宛接受一切要求。

立陶宛被迫就范后，苏联政府又故技重演，于6月16日向拉脱维亚公使科钦什和爱沙尼亚公使列伊递交了声明，指责两国签署的波罗的海协定，要求两国成立新政府并同意苏联驻军，限令在6个小时内作出答复。两国政府势单力薄，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受了苏联提出的条件，原政府宣告辞职。

三国政府被迫让步后，苏联政府责成杰卡塔佐夫、日丹诺夫、维辛斯基以特使身份赴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谈判新政府的组成问题，三国总统迫于苏方压力，完全接受了苏方指定的候选人，组成亲苏政府。帕列茨基斯为立陶宛总理，基尔亨什廷为拉脱维亚总理，瓦列斯为爱沙尼亚总理。苏军相继进驻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新政府的成立和苏军相继进驻各国，实质上使三国完全丧失了独立性。三国政府在实行任何一项重要措施时都得秉承莫斯科的指示或莫斯科代表的旨意行事。7月14日，三国同时进行议会选举，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1940年8月初，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决定吸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为苏联第14、第15、第16个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正式被苏联兼并。苏联增加了17.4万平方公里土地，586万人口。

由于战端已开，各大国都有各自的打算，因此，苏联兼并波罗的海三国在国际上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德国此时忙于西线作战，无暇东顾，而且也不愿过早与苏联割断联系。当波罗的海三国请求德国居中调解时，德国的态度是“这纯粹是苏联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事”，“德国无意干预波罗的海国家的政治事务”。英法两国的态度也是消极的。在两次大战之间，他们曾把波罗的海三国看作“欧洲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前哨”，苏联如果想兼并，必然遭到西方国家的反对。但此时，英法军队在与德军作战中屡战屡败，既无力也无暇顾及远在东欧的波罗的海三国，对苏联在波罗的海三国的行动也只能听之任之了。

（杜文撰）

苏芬战争始末

东、西部边界环境改善后，苏联政府开始把保障边界安全的重点转移到西北部。列宁格勒是苏联人口最多的第二大城市，工业和文化的中心，十月革命的摇篮。这里距苏芬边界仅 32 公里；该地最大的军港克隆斯达距苏芬边界仅 10 余公里，均处在远射程大炮的火力杀伤范围之内。苏联政府担心，英法德等国会像 1918、

1919 年那样以芬兰为跳板，对苏联构成威胁，担心“芬兰会成为开启列宁格勒的钥匙，而彼得格勒又会成为开启莫斯科的钥匙”。

为确保这一地区的安全，早在 1938 年 4 月，苏联政府就非正式地建议与芬兰政府签订互助条约。但是，鉴于国际形势日趋紧张、战争威胁愈益严重的现实情况，芬兰的对外政策开始向“联络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以自保”转变。1938 年，芬兰参加了奥斯陆中立集团，声明不承担国际联盟第 16 条的制裁义务；1939 年 4 月，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的北欧外交会议上，芬兰政府明确宣布奉行局外中立政策，缔结互助条约，将“意味着损害芬兰的自决权”，因而拒绝了苏联的建议。

1939 年 3 月，苏联政府提出：把芬兰湾内的苏尔岛（即戈格兰岛）、拉凡岛、塞伊斯卡里岛（即塞斯卡尔岛）和季乌林岛租借给苏联，以建立军事基地，保障列宁格勒及苏联西北部的安全。³

4 月 8 日，芬兰政府指出，这些岛屿对于维护芬兰安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租借一事也有违芬兰奉行的中立政策，因此表示“不能考虑租借芬兰岛屿的建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希望“这不是芬兰政府的最后答复，仍希望芬兰政府将重新考虑它对苏联建议的态度。”同时，他还表示，愿以二倍于上述岛屿面积的苏维埃卡累利阿的领土相交换。1939 年 4 月，芬兰再次拒绝了苏联的建议，谈判中断。

1939 年 9 月 1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对芬兰有可能成为入侵苏联的桥头堡的担忧更加强烈，解决西北边界安全的心情也更加迫切。1939 年 10 月 5 日，莫洛托夫通过芬兰驻莫斯科公使伊里耶一科斯基宁男爵，要求芬兰外交部长或芬兰政府派出一个特命全权代表立即前往莫斯科就某些政治问题交换意见。10 月 11 日，以原保守党政府首相尤·库·巴锡基维为首的芬兰代表团抵达莫斯科。10 月 12 日，苏芬开始新的外交谈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亲自参加。苏联代表要求租借汉科港 30 年，以建立海军基地；要求割让卡累利阿地峡南部和芬兰湾东部的岛屿等 2700 平方公里领土，而将东卡累利阿等 5500 平方公里领土让予芬兰。这样，列宁格勒以北的国界线将大幅度北移。斯大林对芬兰代表说：“在汉科建立基地对保卫芬兰湾是很重要的……列宁格勒城及郊区有 355 万人，几乎等于全部芬兰人口。因为我们不能把列宁格勒迁移，我们必须移动边界线”。芬兰人说，没有苏联的基地，他们完全可以保卫芬兰湾的入海口，拒绝了苏方的意见。在进行谈判的同时，苏联飞机开始轰炸芬兰边境，以施加压力。芬兰代表虽在 10 月 23 日表示愿作某些让步，但苏联人仍不满意，致使谈判破裂。

11 月 3 日，芬兰政府照会苏联政府，声明“不能同意外国在芬兰领土上驻扎军队或以任何形式利用芬兰领土作为海军基地。这些行动与芬兰的主权及其国际地位和严格中立的态度是不相容的”。11 月 13 日，芬兰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

苏芬谈判破裂后，两国边界气氛紧张。苏联报刊的论调开始出现火药

味。

11月26日，莫洛托夫照会芬兰驻苏公使，称苏军遭到来自芬兰领土的炮击，致4人死亡，13人受伤，要求驻在卡累利阿地峡的芬军撤离边界20~25公里。

11月27日，芬兰内阁举行会议后照会苏联；芬兰边防军没有炮击苏联领土。与此同时，为了息事宁人，表示可就炮击事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并接受苏联的要求。不过，要求苏军也后撤25公里。

11月28日，莫洛托夫照会芬兰公使，称芬兰的照会“充分反映芬兰政府对苏联表示深刻之敌意，并欲使苏芬两国间的邦交陷入危急关头”，“芬兰政府拒绝撤退其军队……又正式提出苏芬两国军队同时撤退之要求，此点实已充分暴露芬兰政府之敌意实欲继续威胁列宁格勒。”“有鉴于此，苏联政府宣布废除1932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

11月29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将莫斯科签署的一份简短照会递交给芬兰公使，宣布与芬兰断绝关系，将苏联在芬兰的代表召回。当天午夜，莫洛托夫发表讲话，要求芬兰政府立即辞职。他说：“若芬兰行政长官易人，苏方愿作相当让步。苏联陆海军应立即准备应付非常局面”。

11月30日，苏军越过苏芬边界，侵入芬兰国境。芬兰总统发布命令，宣布苏芬进入战争状态，苏芬战争正式爆发。

苏芬战争爆发后，为了赢得国际上的支持和同情，芬兰国会发表了告世界书，希望世界各国予以实际的支援。世界各国对芬兰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同情。英、法、美反映强烈。罗斯福总统发表演讲，谴责苏联的侵略行径，声援芬兰抗战，并表示将在贸易上对苏联实行道义上的禁运，同时向芬兰提供3000万美元的贷款和准许芬兰缓付欠美债务。英法因芬兰乃利益所在，除在道义上支持外，还向芬兰提供了276架飞机、710门大炮以及其它军用物资。此外，两国还就派遣一支英法远征军援芬进行了多次磋商。但是，英法害怕同时与苏德为敌，行动迟缓，直到1940年2月5日，英法最高作战会议才批准派一支部队经挪威、瑞典前往援助芬兰人。然而，这一计划对德国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因为一旦英法军队在挪威站稳脚跟，德国所急需的瑞典铁矿砂供应就会被切断，这将大大影响德国的军工生产，为此，德国无疑会采取反措施。挪威和瑞典因害怕卷入战端，宣布在苏芬冲突中保持中立，从而实际上拒绝了英法武装部队和物资过境。2月23日，瑞典政府正式宣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干预苏芬冲突，并不允许外国军队假道其领土过境。

芬兰政府而努力争取各国实际援助的同时，1939年12月3

日，又向国联提出申请，请求立即召集国联行政院会议及国联大会讨论苏芬冲突。12月9日，国联根据盟约第1条和第15条规定，通知苏联政府参加国联行政院会议。莫洛托夫复电表示拒绝，否认苏芬处于交战状态。12月11日，国联接受芬兰申请，组成专门的芬兰问题委员会。当晚，委员会根据盟约第19条规定，限定苏联24小时以内休战，将苏军撤出芬兰国境。12月12日，苏联政府复文坚持原有立场。13日，芬兰问题委员会通过申斥苏联侵略行为的决议案。14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将苏联开除出国联，并建议国联各成员国及非成员国尽己所能向芬兰提供援助，苏联政府对被开除国联“泰然自若”，塔斯社发文表示，国联“已由某种和平工具变成了真正的战争工具，变成了英法军事集团的武器。”苏芬战争愈演愈烈。

苏芬战争从1939年11月30日到翌年3月13日，历时三个半月，可分

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9年11月30日~12月末）：苏军估计不足，兵分四路，从整个边境地区推向芬兰全境，力求在短期内结束战争。

斯大林对小国芬兰的军事力量十分藐视，认为苏军可以少量流血，数日内已可取胜。苏联最初的作战方案是“占领芬兰全境，并更换政府”，以便直接控制芬兰。战争开始时，苏联出动22个陆军师并陆续增援，还有空军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支援。芬兰的全部兵力约15个正规师，另有人民自卫队和游击队配合。显而易见，双方兵力对比，苏军居压倒优势。但由于苏军对芬军的抵抗程度估计不足，情报不准不细，士兵缺乏在高寒气候和复杂地形条件下作战的训练，加之指挥不力，战术呆板，致使苏军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严重失利。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苏军只攻占了北端的佩特萨姆港，而在其他战线均受阻不前，在南部主战场上苏军的两个师竟被歼灭。

第二阶段（1940年2月11日~3月13日），总结经验教训，放弃北部进攻，集中兵力进攻卡累利阿地峡，对维堡总方向实施主要突击。苏军在初期失利后，斯大林非常恼火，于1940年1月重新准备、部署兵力，调集三四十个师，组成西北方面军，由铁木辛哥指挥。2月11日，苏军发动新的攻势，主攻方向是芬兰的维堡。苏西北方面军经过强大炮火准备后转入大规模进攻。经过三天激战，突破了著名的“曼纳海姆防线”的第一防御地带，并迅速投入快速集群以扩大战果。曼纳海姆决定于2月16日夜将部队撤至第二防御地带，苏军未能从行进间突破该地区。为此，西北方面军决定调整部署，于2月28日重新发起攻击。3月2日，苏军突至芬军后方防御地带，并从东北包围了芬军维堡集团，芬军开始全线撤退，到3月12日，“曼纳海姆防线”被突破，芬兰战败。

1940年3月12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芬和平条约》。根据条约，苏联不仅得到了原来要求的领土，而且苏军占领的其它一些地区也划给了苏联。苏联获得了整个卡累利阿地峡和维堡城、维堡湾及其岛屿、拉多加湖西北岸、芬兰湾的一些岛屿及其他领土，苏联租借汉科半岛作为海军基地，为期30年。战前苏联答应让与芬兰的领土，在条约中只字未提。这样，苏联总共夺得新领土41000平方公里，卡累利阿地区的国界线向西北方向移动150公里。上述领土，并入苏联的卡累利阿芬兰自治共和国。从而创建了“东方战线”的第二环。

战争以苏联的胜利而告终，但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道义上，苏联是失败的。由于这次入侵行动，1939年12月初，苏联被国际联盟开除。在军事上，苏军损失巨大，伤亡约20万人，其中6万余人被击毙，暴露了苏军的严重缺陷，最重要的是：芬兰失地4万多平方公里，50万芬兰人丧失家园和财产，从而复仇雪耻的情绪剧增，其政府倒向纳粹德国，跟随第三帝国参加反苏战争。由此可见，正是苏芬战争“把芬兰推入希特勒的怀抱”。

苏军在芬兰的挫折和重大损失，给苏联军政领导敲了一下警钟。他们开始认识到，国内战争时期那套依靠步骑兵猛打猛冲的作战方法已经过时了。斯大林向各级指挥员发出了研究现代化战争的号召。1940年春，党中央和总军事委员会讨论了苏芬战争的经验教训，同时注意到德军的新技术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从中得出了若干有益的结论。然而，并没有从陈旧落后的观念和经验主义的束缚中完全解脱出来。

（杜文 撰）

“敦刻尔克怪事”原来如此……

1940年5月底~6月初，在敦刻尔克发生了以“敦刻尔克怪事”之名而载入史册的“神秘”事件。这个怪事就是：希特勒对敦刻尔克的进攻暂停；英国远征军在悲剧性的情况下撤往不列颠群岛。

在英国的同盟军陷于单独同希特勒军队对峙的时刻，戈特将军的远征军从大陆撤退，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法国的溃败和投降。不仅如此，英国军方还把敦刻尔克及其序曲描写成英军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插曲。

当然，在敦刻尔克撤退中，英国的士兵、军官、飞行员、坦克手、步兵和炮兵都表现出了刚毅、沉着、勇敢、无畏的典范。在较英法联军占巨大优势的敌人的航空兵、炮兵和坦克部队的突击下，从海上撤退如此众多的军队，这在整个战争艺术史上的确是没有先例的。

但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战后，就根据事件的新踪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是否在敦刻尔克发生过“怪事”，或者，实际上在这里没有发生过任何“神秘的”和“奇怪的”事情，而只出现过英法同盟军统帅部的失算和德国国防军统帅部的失算。当时出现的正是第二种情况。对于“敦刻尔克怪事”，显然必须用一种独特的结合方法加以解释，也就是说，必须把英法军队同德国军队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激烈搏斗时所形成的一系列政治和其他因素独特地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那么影响在敦刻尔克沙丘出现戏剧性事件的因素是什么呢？对英国和法国来说，有没有可能预防敦刻尔克事件呢？也不知道，英法军队遭到毁灭性失败是谁的过失。不论西方的军事人物、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如何想说明这些事件的特征，但敦刻尔克终究是失败了。

如同后来法国的投降一样，敦刻尔克失败也是由英国和法国的掘墓人准备的。这些掘墓人就是那些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奉行慕尼黑政策——同希特勒侵略者合作的政策，他们极力把希特勒侵略引向东方反对苏联。正是他们宁愿向德国法西斯投降，也不愿对德国法西斯进行抵抗。他们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比对本国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更为担心。但是，谁是敦刻尔克的直接祸首呢？

甚至在德国国防军部队突至拉芒什海峡沿岸以后，英法军队的处境也还不是灾难性的，尽管是严重的。

在法国的英国远征军有40万人。直接配置在敦刻尔克地域的戈特的军队有10个师，英军的装备超过700辆坦克，2400门野炮、高射炮和反坦克炮，数千支反坦克枪、机枪和冲锋枪。抵抗德军侵入的比利时军队约有50万人。在被德军占领的那条狭窄地带南北作战的法军大约也有50万人。盟国还有可能从有马奇诺防线掩护的法国中央地区调派军队，有可能通过英法海军控制的海上运送军队。毫无疑问，这些装备精良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如能同英法军队的南集团军群精确协调突击，本来有可能有效地抵抗德军的突破。

新任总司令魏刚将军，一方面隐瞒自己关于必须投降的意见，另一方面也考虑广大舆论界的立场，对被切断联系的北集团军队，采取了一定的救援步骤。

5月21日，在伊珀尔举行盟军代表会议（戈特未出席）。会上同意“魏刚计划”：从南、北实施两面突击，以击溃突入之敌，促使盟军被切断相互联系的两个集团会师。“德国的几个师，——魏刚声称，——必葬身于他们

所陷入的陷阱”。按照计划，英、法军队以 30~40 个师的兵力，由北面对巴波姆和康布雷实施突击。他们必须以战斗打开自己向南的通路，并在击破德军突入的坦克部队后，同经过亚眠向他们方向冲击增援的弗雷尔将军的法国集团军群（该集团军群编成内包括法军第 18、20 师，以及从阿尔萨斯、马其诺防线、非洲和其他地方调来的一些部队）会师。

盟军对德军坦克突击集群翼侧实施的突击可能使其腹背受敌。但是，5 月 21~22 日以 2 个英国师和 2 个法国师对阿拉斯实施的进攻，是很不协调的，也是准备很不足的。戈特没有考虑法军的进攻，竟命令负责英国第 5 和第 50 步兵师协同行动的富兰克林将军于 5 月 21 日对阿拉斯发起冲击。结果，2 个法国师只是后来才支援英军的进攻。

然而，即使如此兵力不大、组织不佳的英法军队的局部进攻，也使德国将军们行动迟疑，并把这一进攻称为“阿拉斯危机”。英国士兵们在对阿拉斯的进攻中显示了他们是忘我勇敢的战士。他们迫使德军后退 20 公里，俘敌 400 人。有充分的根据认为，如果不是以英法军队的 4 个师实施有限进攻，而是以盟军的北集团的全部兵力和南集团的大部兵力实施联合进攻，那么进攻便可获得无比巨大的军事—战略成果，从而使德军几个师对拉芒什的突破也可能遭受挫败。

但是，戈特不扩大对阿拉斯进攻的战果，违反同法国人商定的共同战略计划，下令英军向预定撤退地域——敦刻尔克撤退。

正如邱吉尔回忆所说，5 月下旬，英国内阁处于二者必须择一的窘境：或者让英军不惜任何代价同法军联合，共同向索姆河突击；或者让英军向敦刻尔克退却，并在敌机轰炸下，不顾必然损失全部火炮和其他重型武器装备，而从海上实施撤退。英国战时内阁根据戈特将军的建议，通过关于撤退英国远征军的决定。这样一来，伦敦便使自己的盟友法国陷入最危急的交战时刻。

关于撤退英国远征军的建议，是戈特早在 5 月 18~19 日，即在同猛扑拉芒什海峡沿岸的德军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提出的。“戈特计划”，同英国战时内阁的计划，和邱吉尔的观点，都是不谋而合的。诚然，帝国总参谋长艾恩赛德起初不同意戈特关于撤退英国远征军的建议。他曾急忙飞往法国，见到戈特后要求戈特准备在阿拉斯方向上向南实施进攻战役，以与法军汇合。正如我们所知，戈特对此并不热心，他只以 2 个师的兵力局部地执行这一指令，因为他知道，英国内阁支持他的撤退意见。

5 月 20 日晨，英国内阁举行秘密会议讨论英国远征军从大陆撤退的计划。在会议记录中写道，“首相认为，作为预防措施，海军部必须收集大量小型船只，并使其作好出航进入法国海岸港口的准备”。

在不仅对德国统帅部绝对保密，而且对自己的盟友——法国人也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英国着手匆匆制订撤退计划。5 月 20 日，在杜夫尔举行所有有关人员，其中包括商船部代表参加的 secret 会议。会议的参加者讨论了“关于紧急经拉芒什把大量部队撤出”加来、布洛涅和敦刻尔克的问题。编入第一批船队的有 30 艘汽船、10 艘海军漂网渔船和 6 艘近海航行船。在哈里奇到韦茅斯的英国海军运输军官奉命对排水量在 1000 吨以内的一切适用船只进行登记。在英国所有的港湾对所有船只都进行全面检查。这个从大陆向英国撤退英国远征军的计划有个代号，就是“迪纳莫”战役。

当法国军队在索姆河地域浴血奋战，并在法国北部康布雷方向实施反击的时候，戈特将军竟把英国的几个师撤至格拉沃利讷—圣奥梅尔一线，其

目的是掩护预定从那里撤退英国远征军的敦刻尔克港。5月22日清晨，邱吉尔由帝国副总参谋长迪尔将军陪同，再次飞抵巴黎。

在万塞讷城堡法军大本营举行了秘密会议。除总理兼陆军部长雷诺外，出席会议的还有魏刚和迪尔。

法国的形势非常严重。在全国，包括在军队、国家机关和雷诺政府的内部，到处都有“第5纵队”在活动。有的军官抛弃了自己的部队。有的整师整师的部队陷入缺乏武器、弹药的境地。路上挤满了汽车、脚踏车、马车和装着逃难者家具什物的童车。饥饿不堪的妇女和孩子们哭声不绝，不少人晕倒在地。

但是雷诺仍然指望“怪事”拯救法国。“假如明天有人告诉我，——他感人地叫道，——需要有怪事拯救法国，那么我会肯定地回答说：我相信怪事，因为我相信法国”。

但是，没有发生类似1914年“马恩河怪事”（当时俄军以在东普鲁士的进攻拯救了巴黎）的怪事。诚然，在万塞讷会上，雷诺主张批准伊珀尔会议通过的“魏刚计划”——英法军队突破和汇合的计划。但是在这里充分暴露了英国首相的伪善面目。5月23日，当戈特的军队已向敦刻尔克撤退的时候，邱吉尔致信雷诺，坚定地正式表示，要求雷诺“立即执行魏刚计划”，以便“转败为胜”。“时间就是生命！”——邱吉尔动人地喊道。邱吉尔将其致雷诺的这封信的复印件发给戈特将军。戈特非常理解邱吉尔的狡猾的外交手腕，戈特要求伦敦给予解释，结果得到毫无疑问的回答：英国总参谋部连考虑也未考虑什么反攻。

5月24日，邱吉尔收到雷诺的密码电报。电报中说：“您来电称……您已给戈特将军发出指示，要求继续执行魏刚计划。但现在魏刚通报我说……当我们由南运动的军队顺利向北推进的时候，英国军队却自作主张，从本应同自己的盟友汇合的地方向港口方面退却25英里。英军此举是对魏刚将军今晨批准的正式命令的直接破坏”。连雷诺也被迫明确地指责英国粗暴地破坏同盟义务。

英军在敦刻尔克方向的撤退，破坏了封闭缺口和恢复不间断的战线计划。

后退的英国远征军的处境是严重的。在5月24日前，英国远征军得救的希望是非常小的。

6月4日，当在敦刻尔克彻底溃败的威胁逼近的时刻，邱吉尔在下院发言时承认：“我感到害怕，要由我痛苦地宣布在我们全部悠久的历史中最重大的军事失败。我认为……有可能成功地撤退2~3万人。看来已不可避免的是，法国第1集团军全部和英国远征军全部……将在无掩护的战斗中被击溃，或将被迫投降”。

被挤压在一个小三角（其底部为格拉沃利讷—特尔涅采，顶点为康布雷）地带的英法军队似乎必将被德军歼灭。但是，突然间，为坚决打击英法军队而举起的德国拳头却挥向太空。于是，英国“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奇迹应运而生。

（温翔 辑）

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并入苏联内幕

1940年6月23日，也就是法国投降的第二天，苏联通知德国将解决比萨拉比亚问题，并且要求扩大到整个布科维纳。德国认为，布科维纳一直不是俄国的版图，苏德秘密协定也没提及，因此不同意将整个布科维纳纳入苏联版图。

6月26日，苏联照会罗马尼亚，指责“罗马尼亚统治集团的政策严重威胁西南边界的安全。”同时宣称：“罗马尼亚于1918年利用俄国战后虚弱，将苏维埃联邦（俄国）领土的一部分——即比萨拉比亚强行夺去……苏联对比萨拉比亚被强行夺去的事实，永远不能容忍，苏联政府对此已不止一次公开地向全世界表示。”照会接着威胁说：“现在苏联的战后虚弱已成过去，业已形成的国际局势要求迅速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苏联政府要求将比萨拉比亚归还苏联，并把北布科维纳移交给苏联，“作为罗马尼亚对它在比萨拉比亚22年统治期间带给苏联和比萨拉比亚居民的巨大损失的赔偿。”

6月27日，罗马尼亚政府在复照中表示，“准备在最广义范围内对于苏联政府所提出的一切建议，在相互同意的情况下，立即进行友好商讨。”但没有明确表示归还比萨拉比亚和“移交”北布科维纳。苏联政府对罗马尼亚的模糊态度极为不满，接到复文的当天，即向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牒，限定自6月28日起4天时间内，罗马尼亚军队从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撤清，而由苏军占领；同时还要求罗马尼亚政府对所撤地区的铁路、工厂等设施负责保护，不得有短少和损坏。

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罗马尼亚政府被迫作出让步。6月28日复照表示接受苏联的条件。6月30日，苏军占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其面积为5.1万平方公里，人口400万。8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将比萨拉比亚并入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北布科维纳并入乌克兰加盟共和国。

建立“东方战线”是苏联对欧战的发展所作出的最重大的反应。它包含着苏联决策者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忧虑，即希望利用德国集中全力对付西方民主国家之机，扩大自然疆界来加强自身的战略地位与扩大自身的安全系数，这一认识对某些中小国家来说也许具有较大意义，对苏联这样一个拥有广阔领土的国度来说却价值不大。特别是苏联边界西移并不能改变其西部边境缺乏抵御侵略的自然屏障这一不足，其实际效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东方战线”在加强苏联的安全地位方面作用甚微。相反，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则很明显。（1）从道德准则看，苏联建立“东方战线”不是出于他国人民意愿，而是依靠强权将他国领土并入自己版图，牺牲他国利益维护己国利益，这不仅公然违背了国际法的一般准则，而且也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形象与声誉；把原来可能成为苏德之间缓冲国家的芬兰、罗马尼亚推入了德国的怀抱。（2）苏联在芬兰的军事行动所暴露出的弱点对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起了一定的激励作用；（3）苏联边界西移，不仅使新边境的建设未能及时完成，而且使原有的老边界遭到破坏，从而削弱了自身的防御能力；（4）边界西移使苏联的国防工业西迁计划推迟，战争爆发，国防工业受损严重。所有这些都表明，“东方战线”的建立没有达到苏联决策者的预期目标，相反，对苏联抗击德军的侵略产生了不小的消极影响，甚至达到了失大于得的地步。

（杜文 撰）

卡廷事件大曝光案件起源

1990年4月13~14日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期间，苏联向他通报了二战之前波兰军官在苏联集中营里的死亡情况，并移交了有关的档案资料。此举了结了一桩争执长达半个世纪的国际公案。

卡廷，本是苏联斯摩棱斯克地区一个鲜为人知的铁路枢纽小站。距它几公里的科泽尔山村旁有一片森林，即卡廷森林。1941年6月希特勒德国占领斯摩棱斯克地区后，于1943年4月13日宣布，在卡廷森林里发现了数千具波兰军官尸体，经德方组织的国际委员会验尸确定是死于1940年春，就是说，死于德军进占该地之前。两天后，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这一暴行是德国人干的，德国企图嫁祸于人。4月17日，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前去实地调查，并要求苏联政府提出正式报告，说明流亡苏联的波兰军官的下落。4月25日，苏联政府宣布与波兰流亡政府断交。1945~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德国战犯时，争论再起，但因为双方都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此案最后成为悬而未决的谜。二战以后，西方出版的百科全书和战史较普遍地认为，此事是苏联人所为，苏联则坚决否认。近年来，苏波历史学家组成的联合委员会，研究解决苏波关系中的“空白点”，卡廷案件的争执再度紧张进行。波方认为是苏方干的，但还是拿不出有力证据。苏方也没有足够证据，说明此事是德军干的。

与此同时，苏联史学家作了巨大努力，终于以档案资料证明，此事是贝利亚等人直接干的。

档案发掘情况

发掘档案是十分困难的事，因为人们并不知道，卡廷案件制造者早已做过最大努力：焚毁一切同卡廷秘密处决有关的档案资料。在全部已发掘出的档案中，真正提到“卡廷”二字的文件只有一份，但那已是1941年6月10日，即在德军进占斯摩棱斯克前不久的事了。那份文件要求把一批苏联籍政治犯由斯摩棱斯克押送到“卡廷”去，苏联籍不是波兰籍，据此还不能判断什么。

但是卡廷案件既然不是绝对孤立的一环，只是处置十几万波兰官兵的方法之一，那么也就不可能把一切有关档案全都销毁掉。

事实上，当苏联史学家着手发掘档案时，他们已经拥有一批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证词了。尽管这些资料仍不能构成恢复史实面貌的科学基础，但却为查找必要文献提供了线索。史学家应当是严谨的。例如，布哈林遗嘱虽然由其遗孀再三口头申明、背诵，但那是不能算数的，对于史学家说来，唯一能够相信的是文字、实物和逻辑！例如，有一位守卫科泽尔集中营的苏内务部军人写信证明说，卡廷案件同苏联正规军无关，是苏联内务部部队干的，他同时提供了在科泽尔集中营执行任务的，即他所在部队的番号。根据这一线索，史学家查找了浩如烟海的苏联总档案馆特别档案处和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的档案。结果，整理出了4类档案资料：（1）苏方接受波军官兵的总数及变化数（遣散、苏德交换、关押在其他集中营里有案可查者，“失踪”数）；（2）清理有关集中营的苏方命令及押送人数档案；（3）任务完成总结报告；（4）1940年5月以后有关集中营的关押人员更新情况。

有了这些档案，真相也就大白了。现将案件经过介绍如下。

波军官兵是如何到了苏联的？

1939年8月23日夜，苏德在莫斯科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议定书。

9月1日，德军首先开入波兰，占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即“寇松线”）以西地区。9月17日凌晨3时，即在签署苏日停战协定第二天，苏军越过边界开入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9月17日下午4时，波军总司令雷兹·斯米格雷向波军发布命令说，苏联不是交战国，不要抵抗。从档案上看，苏波军方在10余小时内进行了谈判，苏军答应，如波军放下武器。可保证波军官兵人身自由。当时，总数约为30万人的波军绝大多数都执行了这一命令。有一部分自动解散回家，另一部分人去了德国势力范围内的立陶宛和罗马尼亚，据苏联内务部档案记载，有130,242名官兵流亡到苏联。

苏方是如何接待他们的？

这批人到了苏联以后，身分立刻变成了战俘，统一交给由贝利亚签署的第0308号命令成立的内务部战俘事务管理局安排。9月19日，在该局统辖下成立了138个转运站和8个分配集中营。每个营约接受万名波军官兵。转运站及分配营因系仓促成立，卫生及食品供应均极紧张。9月21日，苏军团司令写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建议把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出生的普通士兵遣散回家。苏联最高领导同意这一建议，10月初，由内务部长贝利亚签署命令，遣散4400名士兵。与此同时，在10月3日，贝利亚下令将波军中的宪兵、中高级军官、下级军官及士兵、德占区出生人员分类分营集中管理。

1939年10月中旬，德国提出，德苏双方应按出生地交换各自手中的波军官兵。苏联政府同意，于10月24日~11月23日向德方移交42492名波军官兵，德军则于1940年底以前向苏方移交13757人。德方移交人员经甄别后，大部被遣散回家。

到1939年12月1日，在科泽尔集中营（卡廷森林附近）关押波军军官4727人，斯塔罗别尔和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分别关押5963名和3964名波兰军官和警官。三处相加，近15000人。其中以科泽尔集中营为最重要，关押将军4名，上校24名，中校79名，少校654名，下级军官及文职人员3千多人。

波军被扣人员对此处境极为不满，曾先后两次向苏方写信称，波军放下武器前，苏方曾保证波军官兵去留自由，现既已被关，则希望苏方正式提起诉讼并允许波军官法庭申辩。对此类信件，苏方一概未予答复。此时，波兰军官中较为普遍的忧虑是，怕苏方将他们移交希特勒德国，其中以犹太人军官为最。苏联则一方面通报波兰伦敦流亡政府，称：苏准备解散集中营，按波兰军官志愿遣散他们，同时向波兰军官散发志愿去向表格，另一方面却又加紧向德方移交被拘人员。1939年11月14日成立的德苏混合委员会，经过磋商，完成了被关人员的互换任务。直到1940年3月，该混合委员会还在克拉科夫、扎科帕内研究如何共同对付波兰抵抗运动。

卡廷案件——总计划的第二步分类管理、交换人员、部分遣散，这只是总计划的第一步。从档案文献资料分析，第二步是要消灭那些反对瓜分波兰，有可能成为抵抗运动参加者和振兴波兰的“骨干”力量。

自始至终参与其事的是内务部战俘事务管理局，但决定清理名单的是内务部第一特别司，在司里成立了特别会议，名单的最后批准权在特别会议手里。一旦决定清理，名单交乌克兰内务部最后执行。

从1940年3月1日开始，关押重要人员的集中营每天都收到战俘局下发的应转交给乌克兰内务部的波兰战俘名单。要求科泽尔集中营向斯摩梭斯

克内务部门移交，斯塔罗别尔集中营向哈尔科夫内务部门移交，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向加里宁内务局转交。

每张名单包括 98 ~ 100 人，有时一个集中营按下达的名单要移交 300 人。凡列入名单者均失踪了，仅有三例获得赦免，被赦免者现仍有人健在，他们的回忆录和找到的赦免令内容完全相符。由于这几人不属清理之列，所以文件没有销毁。不经特赦，列入名单者未发现有逃跑成功的。现存有一份档案，是内务部押运部队司令部副主任给科泽尔营内务部队的嘉奖令，表扬该部在“清营”过程中未允许出现任何逃亡事故。

从 1940 年 4 月到 5 月，经内务部行刑队枪毙的波兰军官共为 15131 人，其中，科泽尔营人员 4400 多人，奥斯塔什科夫营 6200 余人，斯塔罗别尔营约 4000 人。

一经处决，失踪者的登记档案及个人信件等物，均须在战俘管理局代表的直接监督下予以烧毁。

到 1940 年 6 月，内务部副部长向上级报告说，上述三个集中营又可以接受 5000 ~ 8000 名新的关押人员了。从 7 月中旬起，因波罗的海沿岸并入苏联版图，在该地被捕的人员又开始成千成百地“涌入”空空荡荡的集中营。

其他波兰官兵的命运

1941 年 9 月，即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之后 3 个月，波兰将军安德尔斯在苏联组建波兰军队，共有 2.5 万余名波兰被扣官兵参加。

这样，13 万余名被扣官兵已知下落的有：交给德国 4.2 万余人，遣散 4000 多人，处决 1.5 万余人。重新参军者 2.5 万余人，共约 9 万人。尚有 4 万余人未作交待，估计其中一部分经劳改后生还，另一部分仍然下落不明。

苏联这次主动承担了卡廷案件的道义责任，无疑有助于改善苏波关系。但是，仍不能说案件已经全部结束。至少有两个问题今后还会引起争执。一是波方现在已经有人要求经济赔偿。如按国际惯例赔偿，这将是一笔天文数字；二是其他波兰被扣人员下落究竟如何尚有待进一步查清，这恐怕也将是一个长期的、难于解决的问题。

（姜长斌编译）

斯大林不杀希特勒

众所周知，1944年7月20日，德军上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未遂。行刺希特勒的事件本该早些时候发生，因为自苏德两国开战以来，苏联特工一直在准备谋杀这场战争的最大元凶，然而在最后关头却被斯大林阻止了。原因何在？最近出版的俄罗斯《新时代》周刊将这段被隐瞒了50余年的历史公诸于世。

希特勒开进红场？

1941年7月5日——德国入侵苏联两周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组建了一个直接受他领导的特别小组，其任务是在德国后方及德国本土组织侦察和破坏活动。国家安全事务中校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任组长，副组长由列昂尼德·艾廷贡担任。8月8日，关于该组活动内容的第一份报告送呈斯大林。应该说，这个特别小组有足够的作战经验：苏多普拉托夫曾独立组织了除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首领科诺瓦列茨的行动，艾廷贡则有秘密处决托洛茨基的经历。

特别小组成立伊始，即把目标对准了第三帝国的元首。小组首先在莫斯科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破坏行动小组和联络系统，因为他们考虑到首都一旦被德军占领（1940年9月底~1941年10月，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毫无疑问，希特勒定会亲临莫斯科城，并且很可能以拿破仑为“榜样”检阅其军队。地下工作者应利用上述措施寻机组织刺杀行动。真难以想象，假如希特勒在莫斯科毙命，将会产生怎样的世界性影响！

由于苏联红军英勇的反击，莫斯科战役以德军失败而告终，从而改变了苏多普拉托夫—艾廷贡小组原来的行动计划。在此情况下，只有另寻他路。

文尼察错失良机

莫斯科自然严密关注元首的行踪，他们仔细阅读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报纸，审讯战俘，通过游击队搜集情报。当乌克兰情报部门报告，1942年6月下旬德国人在文尼察（乌克兰城市）市郊开始修筑最高统帅部的临时大本营，而7月10~15日希特勒曾亲临此地指挥作战时，莫斯科方面异常兴奋。

今天，从希特勒大本营的档案记录中我们得知，这个代号为“维尔沃利夫”（意为“会变的人”）的战地指挥所，建在文尼察市附近，1942年4~10月希特勒就是从这里向其军队发出了一道道命令，间或飞回巴伐利亚的府邸或柏林。是年末，他撤离“维尔沃利夫”，后来仅在1943年10月对文尼察进行了短暂访问。

尽管收到了上述重要情报，但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是决定先核实一下，然后再制订行之有效的作战计划。最后，人选落在日后成为苏联英雄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身上，他在敌占区领导一支专门从事特务活动的训练有素的队伍。然而，此项决定有个严重缺陷：这支队伍在文尼察西部的罗夫诺一带活动，两地相距太远，而文尼察游击队并不具备所需的实力。梅德韦杰夫的人很晚才搞到必要的情报，然而，时机已经错过了。

伊戈尔欣然受命

早在文尼察方案前，苏多普拉托夫就制订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组织在德国本土行刺。为此需要派去一批忠诚可靠、精明强干的人，这是个困难异常、但尚可解决的问题。而要寻找一个能潜入德国上层社会、最终能将计划付诸实施的人，几乎是天方夜谭。一个偶然落入莫斯科情报机关的重要线索，使它变为可能。

1941 年秋，著名歌剧演员弗谢沃洛德·布卢门塔尔·塔马林在未弄清情况时误入莫斯科郊外的德军阵地。这是个非同寻常的人：他才华横溢，却没在一个剧院呆得住，于是跟随一个小型私人剧团巡回演出；他擅演悲剧角色，颇受欢迎，但因性格喜怒无常且嗜酒如命而坏名远扬。当德国人兵临莫斯科时，他正在自己的别墅里。不久，他的歌声便在对红军广播的德国电台响起。

看来目标已明确：若派人去找布卢门塔尔-塔马林，如何？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苏联社会各阶层的情况了如指掌。秘密警察实行全方位的监听监视，特别是对文化艺术界的名人尤为严格，为此还设立了专门机构。维克多·伊利英战前从事的正是这方面工作。此人的公开身份是“全苏新闻电影”托拉斯副经理，实际上他从 1933 年起就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掌握莫斯科文艺界的所有情况。伊利英很快就找到了最佳人选，他就是年轻体壮、精力充沛、且正在列宁格勒服役的拳击手伊戈尔。可以派伊戈尔越过前线潜入德国，利用他与姑父弗谢沃洛德的亲戚关系进行活动。伊戈尔欣然受命。

他用半年时间，研究背诵假履历，学习掌握特工的各种技能，为完成这一崇高而危险的使命做好各种准备。

柏林寻机待命伊戈尔经受了德国反间谍机构设下的各种刑具的考验。他们怀疑伊戈尔是苏联间谍，对他进行了严格审查，并把他同苏联情报员关在一起，甚至押他赴刑场陪绑。结果是他们相信了伊戈尔，把他编入“东方军团”，并允许他与姑父母见面。伊戈尔开始熟悉德国上层社会的环境。的确，他的行动自由是有限的，但拳击手套帮了他的忙，他被允许登台参赛。一次比赛时，伊戈尔引起了世界冠军、拳王马克斯·施梅林格的注意和好感，此人是纳粹体育的骄傲，与帝国高层人物交往甚密。他送给伊戈尔一张有自己签名的照片，由于他在德国享有的威信和荣誉，这幅照片就成了伊戈尔特殊的身份证。

伊戈尔不仅仅看望了姑父母，临离开莫斯科时有人给了他一个柏林地址，并叮嘱他应前去“拜访”一下，并尽可能在此住下。户主的名字在莫斯科被称为奥莉加·康斯坦丁诺芙娜·契诃娃。

奥莉加 1897 年生于高加索一个著名的铁路工程师家庭。她的艺术生涯始于雕塑，但很快转向舞台发展。与杰出的俄国演员米哈伊尔·契诃夫（著名作家契诃夫的侄子）的短暂婚姻使她引人注目。她曾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手下演戏，离婚后于 1921 年去了德国，很快在银幕上功成名就，成为德国乃至世界影坛一颗耀眼的明星。她经常出入帝国上层社会，不止一次地与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等人会面、交谈。据贝利亚证实，莫斯科从她那里获得了许多在帝国会议室做出的重要决定的情报。契诃娃在度过了其辉煌而曲折的漫长一生后，于 1980 年谢世。

伊戈尔·米克拉舍夫斯基应去拜访的人正是契诃娃。与伊戈尔配合行动的还有三名来自南斯拉夫的经验丰富的苏联特工。根据苏多普拉托夫和艾廷贡制订的行动计划，他们必须开始行刺的实际准备工作：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搜集必要的情报。行动小组与莫斯科建立了联系——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不是用电台，而是通过因战争而停止使用的“死亡邮箱”系统——一批忠诚勇敢的人们从这些邮箱中取出信件经瑞典发往莫斯科。伊戈尔顺利抵达柏林的消息就是通过这条邮路传到莫斯科的。伊戈尔在一次报告中说，奥莉加有刺杀戈林的办法。但是莫斯科考虑的是纳粹头号人物希特勒。

然而就在此时又出现了一个——这次是无法逾越的——障碍。

斯大林吐露心机谋杀希特勒的计划自然要向斯大林汇报。1943年的一天，斯大突然召见苏多普拉托夫中校。后者知道，此前已经有人向斯大林报告了那个秘密计划，他表示赞同。然而，中校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斯大林听完汇报后出人意料地说道：“这件事不要做了。”

1944年，中校“斗胆”再次提出该计划时，斯大林终于阐明了他阻止行动的缘由：只要希特勒活着，他就不会与西方单独签订协议；同样，对美国 and 英国来说，只要希特勒在台上，他们就不可能与之媾和。如果希特勒死了，到时掌权的很可能是帝国二号人物戈林，而西方强国会与其达成谅解。

如此一来，就不难解释斯大林为何偏偏把弗兰茨·冯·巴本列为刺杀对象了。

弗兰茨·冯·巴本系德国前政府总理，后任驻土耳其大使。早在30年代，斯大林就注意到此人，并视之为眼中钉。一是因为巴本极力拉拢土耳其加入德国一方参战。1942年当德军进攻高加索时，土耳其一旦宣战，形势对苏联将十分不利。另一方面，战争爆发后，苏联驻罗马、安卡拉和斯德哥尔摩情报站向莫斯科报告：巴本积极寻求同英美间的接触，已卷入同西方秘密谈判的政治阴谋中。所有这些不能不令斯大林感到担忧。

1942年2月24日上午10点，在安卡拉的一条主要街道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当场炸死一人，伤数人。正在街道另一侧散步的巴本夫妇被爆炸产生的气浪击倒。两人爬起来后仓皇逃回大使馆。这场由艾廷贡坐镇安卡拉亲自指挥的谋杀行动的失败，令莫斯科十分尴尬。而这个为祖国尽忠效力的犹太人出身的特工，最终难逃厄运——50年代被投入监狱。

历史证明，希特勒的确是斯大林的一个筹码。

伊戈尔·米克拉舍夫斯基没接到莫斯科发出的行动命令。他在德国一直呆到1944年底，并完成了许多其他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之后，他取道比利时和法国回到莫斯科，并获得一枚红旗勋章。

（梁明清 辑）

“7.20”暗杀希特勒事件经过

“密谋分子”

冯·施陶芬贝格伯爵是个具有职业军官所需要的惊人才能的人，他于1907年出生于德国南部一个著名世家。其母是乌克斯库尔—吉伦勃兰德女伯爵，外曾祖父是抵抗拿破仑战争的军事英雄之一的格奈泽瑙，此人曾同沙恩霍斯特一起创建了享有盛誉的普鲁士陆军参谋部。施陶芬贝格的父亲曾经做过伍尔登堡末代的枢密大臣。

青年时代，施陶芬贝格受天才诗人格奥尔格的浪漫神秘主义影响，曾一度想以音乐为职业，后又想从事建筑，但在1926年他19岁时，却突然走上了从戎之路，成了著名的第17班堡骑兵团的见习军官，4年后任少尉排长。

1936年，施陶芬贝格入柏林大学学习。他的全面的才华引起了教官们和总司令部的注意。两年以后，他成了参谋总部的一个年轻军官。施陶芬贝格虽然像许多同一阶级出身的人一样，思想深处是保皇派，但他并不反对纳粹主义。只是在1938年目睹了班贝格著名的犹太教堂被焚毁后，心中对纳粹党的政策产生过疑惑。

当战争来临时，他以一个职业军人的热情踏上了布满硝烟的战场。在德国闪击波兰和法国的战役中，他在霍普纳将军的第6装甲师当参谋，表现不凡。1941年6月，随着“巴巴罗萨”战役的发起，施陶芬贝格来到了东线，在后方参与组织俄罗斯“志愿军”的工作。

1941年9月，施陶芬贝格对在战俘中组织“志愿军”的工作感到了厌倦，请求派往前线。当时隆美尔正在北非沙漠的托卜鲁克要塞围攻，要求增援，施陶芬贝格遂被派往北非，在“沙漠之狐”麾下听令。哪料，11月8日英军突然发起一次代号为“十字军”行动的反攻，施陶芬贝格率领的坦克团正位于英军的主攻阵地上。当战斗正渐渐向有利于德国人的方向转变时，施陶芬贝格却遭到了盟军飞机的低空扫射，身受重伤。他的左眼当即被炸瞎，左手的两个指头和整个右手都被炸掉，胸部遭重创，左耳和左膝盖也受了伤。

整个1942年，施陶芬贝格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的，到1943年，他的身体已康复，为了日后重返部队。他开始用左手剩下的三个包扎起来的指头反复练习写字。

在长期疗养中，他的许多朋友都来医院探望，其中在东线时结交的特莱斯科夫来得最为频繁。起初二人只是谈些对战争前途忧虑的话。但后来当特莱斯科夫发现施陶芬贝格是一位很有利用价值的青年时，就将自己的内幕和盘托出。原来，他早就加入了一个反对希特勒的密谋组织，曾几次组织暗杀这个德国的独裁者，但都未成功。他告诉施陶芬贝格，这个组织中有许多在德国有影响的人物，并希望伯爵能同他们站在一起。特莱斯科夫的话使施陶芬贝格大吃一惊，但继而也感到只有除去希特勒才能使德国人从战争的枷锁了解脱出来，才能使数百万集中营内的犹太人不再遭杀戮，最后他答应将军，加入到推翻希特勒政权的行列中去。

随后，他给最高统帅部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渴望重新服役的想法。最高统帅部收信后大为感动，为这位重伤后返回军队效力的英雄马上安排了一个不错的职位，任陆军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特的参谋长。

1943年最后几个月，他多次参加了密谋分子的集会。令他吃惊的是他的上司奥尔布里希特也在其中，除此之外还有陆军军需总监瓦格纳将军，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军械署长林德曼将军，柏林卫戍司令哈斯

将军，外籍军队科科长罗恩纳上校等等。而领导这些人的是德高望重的原陆军参谋长贝克将军。

施陶芬贝格此时还是一位元足轻重的低级军官，但通过几次集会他就发现密谋集团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而且干起事来犹犹豫豫、无声无色。于是他决定投入更大的热情，使这个组织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施陶芬贝格的勃勃生气影响着其他人，他那清楚的头脑、宽阔的思路和杰出的组织才能渐渐赢得密谋成员的注意，逐步地他成了这个组织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

佳机到来

1944年7月19日下午，在密谋分子心惊肉跳之际，突然接到最高统帅部通知，要施陶芬贝格次日下午1时到“狼穴”向希特勒报告关于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

这是上帝送来的一次佳机，密谋集团高兴欲狂。贝克立即召集成员开会，他坚定地说：“胜败在明天一举！”还专门向施陶芬贝格交待道：“暗杀成功后一定迅速飞回柏林，占领柏林的行动要全靠你来指挥。”“绝无问题。”施陶芬贝格信心十足地道。

1944年7月20日上午10点45分，施陶芬贝格和副官进入元首大本营。汽车穿过一片雷区后驶入第二道大门，凯特尔的副官站在那里迎接来人，他将施陶芬贝格三人引到军官食堂用膳。伙食不错，三位来客吃得津津有味，丝毫没有不安的感觉。

膳后，副官将施陶芬贝格带到凯特尔元帅的参谋部，元帅热情地接见这位一只手一只眼的上校。因为在最高统帅部的眼里，施陶芬贝格成了一名身受重伤而又继续为德国和元首而战的英雄化身。

凯特尔向施陶芬贝格提示道：“向元首汇报应尽可能地简明扼要，因为今天我们的日程安排有些变动。”施陶芬贝格心中有些不安，因为日程安排的变动很可能导致密谋计划的破产。他表面上仍十分镇静，随意问道：“变动大吗，元帅先生？”“这次讨论前线局势的会议，不是像通常那样在1点开始，而是提前到12点30分，因为墨索里尼下午来访问，必须给元首留下足够的时间。所以，你必须提前做点准备。”凯特尔解释道。“是！”施陶芬贝格回答。

从凯特尔的处所出来，施陶芬贝格透过高高的树干之间的间隙，看到了用灰绿色伪装着的巨大水泥方块，他知道，那就是元首的避弹室。在水泥方块的外围，还拉起一道两米半高的通电铁丝网，配有大步走动的游动哨兵。透过铁丝网，可以清楚地看到夹着皮包和笔记本因忙于公务而来回穿梭的军官们。“强行暗杀希特勒决无成功的可能。”施陶芬贝格暗忖道。

残手夹碎引信管

会议快要开始时，施陶芬贝格问凯特尔的副官：“厕所在什么地方？”因为哈夫登早已带着那只黄色的公文包在那里等他。副官用手往左前方一指，道：“那里，向右一拐就是。”施陶芬贝格不好意思地笑道：“我去方便方便。”

他走进厕所时，看到哈夫登正在洗手，公文包放在旁边。看看四下无人，他拿起公文包就准备启动爆炸装置，恰在这时，进来两名军官，施陶芬贝格立即停止动作。这两人刚出去，又进来一人……

厕所比较简陋，没有多少遮挡之地，施陶芬贝格因为着急而大汗淋漓。突然，他灵机一动，出来对凯特尔的副官道：“实在抱歉，我的衬衣又脏又

湿，我不能这样去见元首，能否换件衬衣。”副官颌首道：“跟我来！”他把施陶芬贝格领到一间办公房内，出门时催促道：“快一些，会议马上就开始了。”副官离去后，施陶芬贝格迅速掏出一把专用镊子，按事前训练好的手法夹破酸液引信管。他知道，这是最细型号的金属丝，离爆炸只剩10分钟。

“快一点，施陶芬贝格！”外面传来凯特尔元帅有些焦急的声音。施陶芬贝格稍整理一下，跑了出来，喘着气道：“好啦。”这时，他看到希特勒从避弹室方向走过来，会议要在外面的大会议室里举行。

为了能不引起怀疑地脱身，当施陶芬贝格走到会议室前厅的电话总机班时，大声向一名上士道：“我要等一个柏林来的紧急电话，我需要从电话里得知向元首报告的补充材料。电话一来，请马上通知我。”凯特尔和他的副官听得很清楚。

他们走进会议室时，会议已经开始，从施陶芬贝格夹碎引信管起到他迈进会议室，整整过了4分钟。再有6分钟就要爆炸了，施陶芬贝格紧张得心“咚咚”跳动。

他环视了一下，房间不大，约30英尺长，15英尺宽，有十扇窗，因为天气闷热，都敞开着，这样可以有点风吹进来。会议室的正中，有一只长方形桌子，18英尺长，5英尺宽，是用很厚的橡木板做的。这个桌子的构造很特别，它不是用几条腿支起来，而是在桌子的两头，用差不多和桌面同样宽的两块很大、很厚的底座支起来的。

施陶芬贝格将公文包放在地板上，然后用脚悄悄推进希特勒。施陶芬贝格左右看了几眼，没有人注意他。时候到了，再不敢迟疑，于是悄悄走出会议室。此时离炸弹爆炸还剩下1分钟。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豪辛格正在结束他的关于当天东线不利形势的汇报。他忧心忡忡地道：“俄国人正以强大兵力压向我军北翼，如果我北方集团军群不后撤，我们会陷入一场灾祸……”

就在这时，会议室剧烈抖动了一下，如电闪雷击一般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顿时，刺目的黄色烟雾如棉絮般灌满整个会议室。希特勒感到自己仿佛一下子跌入了地狱。他双目不停地流着泪，从浓烟泛滚的瓦砾堆中站起来，双眼什么也看不到。就在这时，在他的左后传来凯特尔带着哭腔的喊叫声：“元首，元首，你在哪里？你怎么样了？”希特勒咳嗽两声，低沉地回答道：“我很好，我在这里。”

凯特尔连滚带爬地循声来到了希特勒身边，挽着他的胳膊摸索着向门口走去。来到室外，希特勒猛吸了一口新鲜空气，看了看自己的狼狈像：浑身上下都是泥灰，裤子像被锋利的剃刀划的一样成了碎条，腿上渗着血，一些木头碴钻进了肉里，背部被飞起的木块擦出一道血槽。他活动一下四肢，居然无妨。仔细察看，除了右胳膊肘部有轻微淤血和几处擦伤之外，没有更严重的伤害。

希特勒马上指示凯特尔：“快察看一下伤亡情况。”马上有人来报：“共有4人受重伤，11人轻伤，重伤者生命垂危。”“快送医院！”希特勒大喊道。这时，元首的私人医生过来给希特勒查看伤势，他毫不在乎地道：“我没事。”径直向他的避弹室走去。医生、凯特尔和按着溅满了血的头的约德尔跟在身后。

经认真检查后，医生用惊奇的声音道：“元首只是头发烧焦，一侧耳膜

震破，右腿灼伤，脊背有几处擦破。”“这是奇迹！”凯特尔故意用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爱用的词惊叹道：“元首活着，命该如此！”希特勒这时才从刚才的事件中清醒过来，颤抖着、惶恐不安地道：“这是敌人的战斗轰炸机发起的袭击，我命令进行仔细侦查！”

昙花一现的喜悦

大约在下午 16 时，施陶芬贝格上校和他的副官哈登中尉乘坐的“亨克尔—111”飞机在柏林郊区的伦格斯道夫机场降落。哈夫登首先跳下飞机，急急忙忙奔向最近处的电话机。施陶芬贝格向四周环视了一下。跑道上和机场主楼旁空无一人。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扬着头向前走去。

这时哈夫登已经给班德勒街挂通了电话。当他听到奥尔布里希特将军镇静的声音时，报告说：“我们刚刚下飞机！”“太好了！”奥尔布里希特用高兴的嗓音道：“一切顺利吧！”不待哈夫登回答，施陶芬贝格接过话筒道：“您是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吗？”“我们正在等您的电话，施陶芬贝格！”奥尔布里希特惊喜道：“大半都办成了吧？”“一切按计划进行！你们呢？‘女武神’计划执行了吗？”施陶芬贝格问道。“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之前，我们怎么去蛮干呢？”“希特勒已经死了！”施陶芬贝格有些着急。“您确信无疑吗？”“我亲眼看见炸弹爆炸。这颗炸弹就像直射来的 150 毫米炮弹一样，在场的人谁也别想活！”“该死！”哈夫登中尉激愤地说：“已经过去了整整 3 小时，而他们却没有任何动静。3 小时啊，可要知道每一分钟都会有决定意义的。”施陶芬贝格对着电话不客气地道：“‘女武神’计划必须立即执行！立即执行！”遂挂断电话。

上校之死

7 月 20 日晚 6 时 40 分，德意志电台的女播音员用沉重的口吻发布新闻：“今天发生了以炸弹谋杀元首的惊人事件……元首幸免于难，仅仅轻微地擦伤了皮肤，有点烧伤。现在元首已开始正常办公……”随后广播员播出了轻、重伤员和死亡者名单，还提及了意大利领袖来访的消息。电台未作任何评论，整个消息不到 50 秒钟。

这个消息很快被告知施陶芬贝格和贝克上将，上将略有所思后道：“电台的报道不应当成为干扰我们行动的因素，他们对事实有意歪曲早已司空见惯。”施陶芬贝格道，“这说明我们的计划有漏洞，至少应在 1 小时前占领电台。”

不久，这一报道的后果就显露出来，执行“女武神”计划的各路人马不断往政变指挥部打电话，询问真实性，施陶芬贝格只好一个劲地重复：“凯特尔在撒谎，希特勒死了，事件正在发展！”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开始犹豫，甚至出现变节。

三名军官带领着武装小分队杀到后备军司令部大楼。他们钉着铁掌的皮靴踏坏了从沙发上掉下来的红色丝绒枕头。一梭子冲锋枪子弹交叉地射透了希特勒的肖像。武装小分队踹开了密谋者的指挥中心。“举起手来！不许动！”

施陶芬贝格想躲开嗜血的亡命徒的袭击，他刚移动身体，一个低级军官举起手枪，一连发射了几次，两颗子弹命中上校，左肩和脊背向外渗着血。他放弃了逃脱，被捕了。

“让他躺下！让这些猪猡都躺下！”

半小时后，弗洛姆上将神气地坐到了他自己的办公室里，旁边站着挎冲锋枪的官兵们。正在这时，一名军官拿着收音机跑进来，喘息着道：“上将

先生，元首在讲话。”“哈哈，元首活着，听见了吧，蠢猪们！”弗洛姆高兴地道。施陶芬贝格脸色变得惨白。弗洛姆又道：“我想，你们已经对自己的命运不抱任何幻想了。我要履行自己的职责。给你们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你们可以写诀别信。”

过了一会，他大声道：“以元首的名义，组成战地法庭……本法庭判处死刑的有：参谋总部上校基尔海姆，步兵上将奥尔布里希特，还有这个我不想知道他姓名的上校和这个中尉。”沉静了片刻，弗洛姆命令道：“判决立即执行！把这几个人带下去，在院子里执行枪决。”“是！”一名少尉服从道。

院子里停着一辆开着前灯的卡车，灯光射在灰色的墙上。左边和右边都高隆着一大堆沙袋。被判处死刑的人们在卫兵押送下顺着石头台阶来到院子，在距离正门约有20米的地方站成了一排。士兵们端起了冲锋枪。“装子弹！”少尉命令道。士兵们拉枪栓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

施陶芬贝格四人互相贴着站在一起。他们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分钟看到的是直射他们的晃眼的车灯和周围曲曲折折的影子以及沉闷低垂压顶的天空。

“射击！”少尉命令道，于是士兵们开了枪。

弗洛姆上将站在石头台阶上，仔细地监视了这一刑序。

最先倒下的是哈夫登中尉，随在他后面的是奥尔布里希特。基尔海姆在最后一秒钟极力以身体掩护了施陶芬贝格，使他在临死之前得以高呼：“自由的德意志万岁！”

（赵嘉龙 撰）

暗杀斯大林行动破产记

美国《生活》杂志 40 年代末发表过一篇文章，称斯大林是 20 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受到保护最佳的三人之一，此话不算夸张，下面请看实例。

斯大林一次去别墅时，他的车险些被炸，幸亏事先听从了贝利亚的劝告，中途换了车，才免去了桥断车毁的危险。还有一次坐游艇时，因为事先没有通知岗哨，哨兵开枪示警，贝利亚“奋不顾身”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斯大林。这两件事让贝利亚捞了政治资本，所以有人怀疑这是野心家贝利亚为了讨好斯大林而故意安排的。

斯大林的确有过几次险情，不过都被苏联反间谍机关化险为夷了。

1938 年哈桑湖畔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期间，日本特工机关把部分白匪军编成敢死队，准备让他们潜到斯大林洗温泉澡的马采斯塔疗养院。苏联特工机关得到情报后，在敢死队越境时把他们一网打尽。日本特工机关又于 1939 年策划了新的暗杀行动——在“五一”游行观礼时，利用放在列宁墓的定时炸弹，炸死斯大林。苏联特工机关从内线得到消息后，又避免了这场灾难。

德国军事情报局也不甘落后，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杀害斯大林，以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第一次是 1944 年，计划由德国外长利用出席国际会议的机会下毒手。武器是外形像圆珠笔的枪，它能射出大口径子弹，有效射程 6~8 米。后因德军被打得一败涂地而没有机会。

同年 8 月德国策划了一次更为惊险的暗杀行动。担任行刺的主角是前红军军官波利托夫，他 1942 年被德军抓走，在德国军事情报局特工学校深造，学过空手道，受过特别训练。暗杀计划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是用穿甲弹扛斯大林的专车。德国情报局的科研人员特意研制出了能在 300 米内穿透 45 毫米厚装甲的短筒无后座力炮，它可以固定在右臂上，用按钮发射。第二个方案是用大爆破力磁性定时炸弹，放在斯大林接见前线归来英雄的高级指挥官会议室。为了便于行动，波利托夫改名为“塔夫林”，成了苏联方面军“斯梅尔什”反间谍机关的少校，战功累累，“荣获”过苏联英雄称号、5 枚战斗勋章和两枚奖章，勋章和奖章是从阵亡的苏军将士身上取下的，货真价实。为了让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甚至伪造了登有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奖令及“塔夫林”照片的《真理报》和《消息报》。

“塔夫林”的助手真名叫阿达米切娃，她装成“塔夫林妻子”，实为他的报务员和译电员，随身带有伪造的去“斯梅尔什”出差的证明。

一切都做得十分严谨，可惜几个小小的疏忽却让这个严密的暗杀计划最后落了空。

“塔夫林”在里加定制了一件苏式皮衣，要求袖子和口袋都需又宽又长。接活的裁缝是苏联反间谍机关的情报员，他在“塔夫林”试衣后跟踪，见他进了德国军事情报人员经常出入的旅馆，于是就把一切通知了“上司”。“塔夫林”成了苏联的注意目标。

第二个意外是先遣部队被苏联军人抓获，这批人供出还有一架飞机要送人来，说出了降落地点。苏联方面用电报发出了假消息：一切正常，接机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

狡猾的德国军事情报局居然没有看出破绽，于 1944 年 9 月 5 日派了一架甚至能在农田里着陆的阿拉多—332 式飞机送“塔夫林夫妇”进苏联。警惕的防空兵在敌机入境时开炮，飞机被击伤。飞行员只得改变着陆地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侥幸降落成功，虽然飞机又多了几块伤疤，人员总算

无恙。“塔夫林夫妇”坐上随机带来的苏制摩托车，向莫斯科进发。

苏联反间谍机关在原定着陆地点扑了空，十分不安，立即下令对通往莫斯科的路口加强警戒。

“塔夫林夫妇”乘坐的摩托车在勒热夫区被哨兵拦住，检查证件。一切正常，哨兵准备放行，只是顺便问了一句：“少校同志，您从哪几来的？”

“塔夫林”不知着陆地点为何地，只得谎称从某地（即原定着陆地点）。从该地到勒热夫区少说也有4小时的路程，而且当晚阴雨连绵，可是摩托车干干净净，两人的衣服也都是干的。哨兵不动声色地说：“请您到队部去盖个章，否则到下一个哨卡还要补办。这是章程，请原谅。”“塔夫林夫妇”点点头。跟哨兵去了队部。

苏军趁“塔夫林夫妇”办手续之际，从摩托车上查出了短筒炮、皮衣、7枝手枪等暗杀工具，这次行动也泡了汤。

德国军事情报局绞尽脑汁，又造出了杀伤力极强的炸药，它外表如一小团脏物，用只有一包香烟大小的短波发射机起爆，遥控距离可达7英里。这项任务落到了两个苏军俘虏身上，其中一个同斯大林车库的机械师是朋友，行动就更方便了。只要设法把炸药放到斯大林的车上，就万事大吉了。可是两人被空投到斯大林总部所在地后就杳无音讯，或许被抓，或许自首。总之，暗杀没有成功。

（南枝 撰）

盟军将柏林拱手让与斯大林的曲折内幕

不可思议的决定

1945年4月15日，美军第9集团军司令辛普森心情怡然地坐在他的集团军司令部里，得意地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几日来，他一直处于兴奋之中。因为他的第9集团军不负其所望，顺利地在易北河对岸建立了两个桥头堡。他的参谋部正加紧制订攻打柏林的最后计划。

恰在这时，盟国第12集团军群司令布莱德雷上将的电话打到辛普森的司令部，这位过去的顶头上司开门见山，用不容推缓的口吻道：“立即飞往威斯巴登，我有重要命令向你传达。”辛普森大为不解，因为他的部队正在横渡易北河，任务很紧急，此时让他离开前线实在有些不愿，故拿着电话犹豫了片刻。电话另一端的布莱德雷似乎觉出辛普森的心思，又用更坚决的语调道：“马上动身，不得有片刻延误。”说完“啪”地扣上电话。

辛普森颇感意外，不知一贯态度温和的布莱德雷为何突然变得如此不近人情。但他还是立即就动身出发了，因为他知道上司不会无缘无故地在这紧要关头召见他。

当辛普森在威斯巴登走下飞机时，布莱德雷正在机场上等候着他。辛普森赶快几步迎上前去，故作轻松道：“头儿，什么事这么紧急？”布莱德雷神情严肃，劈头道：“我要坦率地告诉你，你的部队必须原地停止前进，不能再往东前进一步，而且易北河东岸的部队也要重新渡河回来。”辛普森闻听，两眼瞪得大大地看着布莱德雷，大声不满道：“什么？我的上帝，这是从哪来的鬼命令？你要知道，再过24小时，我就可以到柏林了！”布莱德雷严肃地道：“这是艾森豪威尔亲自下达的命令。”辛普森一听是总司令亲自下达的命令，转而向布莱德雷乞求道：“你能不能再同艾克文涉一下，柏林可是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目标，难道要让给苏联人？”布莱德雷也用无奈的口气道：“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辛普森呆了半天，用哭笑不得的语气道：“这简直是出丑！”

事出有因

艾森豪威尔放弃柏林的决定并不是辛普森接到命令的那天才做出的。

1945年3月28日夜，艾森豪威尔在兰斯郊外的一幢别墅内，凝视着一张大比例的作战地图出神。他突然觉得，自诺曼底登陆以来确定的直捣柏林的计划是否太幼稚了些。因为从作战地图上一目了然地看到，他的部队距柏林仍有480公里之遥，中间还隔着雄伟的哈尔茨山脉和滔滔的易北河。而东线朱可夫麾下的苏军先头部队已经在离德国总理府仅60公里的奥德河上建立了桥头堡。

“想抢在俄国人之前进入柏林，已无半点可能。”艾森豪威尔寻思道。“而且，柏林本身已成了一座无足轻重的城市，德国的重兵集团都移到了南部。”他继续想道：“如果把主攻方向仍指向柏林不仅没有意义，而且还会使美军部队因受牵制而动弹不得。看来原定攻击柏林的计划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必须改变。”

苦心思虑一番之后，艾森豪威尔以过去少见的果断定下盟军新的作战计划。此计划的要点是：立即改变盟军原定的主攻方向，由柏林改向东南的慕尼黑和莱比锡，主攻部队由原来的蒙哥马利第21集群改为布莱德雷的第12集群，并为此将辛普森的第9集团军重新调回到布莱德雷麾下，蒙哥马利的第21集群执行的任务改为向东北方向卷击，占领位于汉堡正北的波罗的海巨

港卢贝克湾，切断在丹麦和挪威的德军退路。

参谋长史密斯对计划本身相当满意，但他不无担心地提醒总司令道：“艾克，我担心英国人会反对这个计划。”艾森豪威尔道：“我马上就给蒙蒂发电报，倒要看看他如何反应。”副官看了看他的眼色，忙准备好纸和笔，艾森豪威尔口述了给蒙哥马利的电文。

随后，他觉得应该告诉斯大林自己这一决定。既然俄国人肯定先进入柏林，何不做个好人，主动提出将柏林让给他们。于是，艾森豪威尔又口述了一封给苏联最高统帅的信，并马上以电报形式发给了美国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迪恩少将。

始料不及的电文大战蒙哥马利正踌躇满志地谋划着向柏林进击的具体步骤。3月29日上午，他收到了艾森豪威尔发来的电报。刚扫了两眼，立即就被电文上的内容惊得目瞪口呆，紧接着“啪”地一声将电报摔在桌子上，怒道：“岂有此理！”艾森豪威尔在电文中谈了他的新作战计划，并明确告诉蒙哥马利：一旦完成对鲁尔的包围，他就应把辛普森的部队还给布莱德雷，第12集团军群则向莱比锡发起主攻。他的任务是保护布莱德雷北翼的安全。这怎不让蒙哥马利怒火中烧。

蒙哥马利故意将这一电文在部下面前作了宣读。顿时在集团军群参谋部中掀起了一股指责美国人的狂潮。英军参谋部的指挥官们没有征求首相邱吉尔的意见就给华盛顿美军联合参谋部的指挥官们发去了一封长长的电报。电报中说：艾森豪威尔直接给斯大林写信是越权；决定改变进攻方向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和军事错误……

美国陆军参谋长五星上将马歇尔面对这封措词激昂的电文，焦急万分，也感到艾森豪威尔做事太冲动。于是立即给他发了一份私人电报，上面列举了英国军队的主要指责并要求他作出解释。面对激烈的反对者，艾森豪威尔也开始对这一想法是否恰当产生了怀疑，急致电莫斯科的迪恩：信件暂缓递交斯大林，等待新的命令！

邱吉尔更觉得艾森豪威尔干了一件大蠢事。他当即给艾森豪威尔去电，对他在此时此刻忽视柏林问题表示质疑。不久，艾森豪威尔回电，重复了他做出该决定的论据，并说：让斯大林去攻打柏林，可以免去数万人不必要的伤亡。

几乎与此同时，英国军队的指挥官们也收到了一封更令人不安的信。这封信是美国三军指挥官们对他们的英国同事侮辱性地谴责艾森豪威尔新决定的答复。信中称：“在近期内为摧毁德国军队或他们的抵抗能力而应采取的措施方面，艾克是最好的裁判。他的战略观念是明智的，这有利于尽快地摧毁德国。因此，他的新决定应该得到完全的支持。”毫无疑问，该信坚决支持艾森豪威尔。

邱吉尔也获得了这封信的副本，他不明白美国人的政治眼光为何如此短浅，只看到眼前的军事利益。3月30日下午，他又给艾森豪威尔发回了一封长长的电文，逐条反驳了艾森豪威尔提出的理由！

艾森豪威尔已从最初的疑虑中解脱，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新计划渐渐得到了马歇尔的支持。所以，在接到邱吉尔的电文后，他据理力争地回电道：……您推测我想“使陛下的部队陷入意外的狭窄地带”，这使我感到不安。没有什么比这更与我的想法风马牛不相及了。我认为我指挥盟军两年以来所作的工作应消除这种想法。除此之外，我实在不明白，为何在我确认贵

军的后方得到巩固、向莱比锡的进攻取得圆满成功之前，把在自己战区前进的第9集团军归于布莱德雷指挥，就会损害英国第2集团军中加拿大军的作用和威望……。

邱吉尔看到艾森豪威尔仍然没有丝毫改变原决定的回电之后，感到痛心疾首，但他又觉得这样争吵下去意义不大。于是，他给艾克发去最后一封通情达理的友好电文：

再次感谢你发来如此客气的电报……但我仍十二万分地重视攻占柏林的问题。不过，假如将柏林让予斯大林成了不可更改的现实的话，我建议应在尽可能靠东的地方同俄国人会师，这具有超乎一切的重要性……

很快，艾森豪威尔接到邱吉尔的回电，他看后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就放到一边去了。

无奈的结尾

就在邱吉尔不厌其烦地规劝艾克之际，远在莫斯科的迪恩将军受命前往克里姆林宫，把那封压了几日的艾森豪威尔关于柏林问题的信交给了斯大林。

次日下午，迪恩把斯大林的一份极其机密的私人电报发给了艾克：

阁下的使贵军与苏军会师从而把德军一分为二的计划同苏联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完全一致。

我完全同意贵军同苏军在埃尔富特、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会师。苏联最高统帅部队认为苏联军队的主要攻击点也应在这个方向。

柏林已失去了昔日的战略重要性，因此苏联最高统帅部准备派次要的部队攻打柏林。

几乎在艾森豪威尔收到迪恩发来的斯大林复信电文的同时，邱吉尔也知道了这封信的内容。

他知道生米已煮成熟饭，无法更改，再争吵下去不仅已没有意义，而且会徒伤兄弟间的和气。

故此，邱吉尔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最后一封电文：

……我认为这场争论已告结束，为了向阁下证明我的诚意，我要引用我所懂得的很少几句拉丁格言之一，即：“爱情的争吵乃是爱情的一部分”。

（赵嘉龙 撰）

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秘密动机

1945年8月6日晨8时许，在广岛上空出现了两架美国轰炸机。虽然当时发出了空袭警报，但居民们看到空中飞机很少，他们仍然忙于上班干活，有的去商店、上咖啡馆。当轰炸机飞到市中心上空时，其中一架投下一个不大的降落伞，上面带有原子装置。8时15分，在约600米高的空中出现了耀眼的闪光，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空中出现了可怕的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硝烟和尘埃形成的大片浓云笼罩了整个城市，浓云散开后，便出现了可怕景象——城市消失了。它被火与烟所吞没。在14平方公里的城区，6万幢被破坏的楼房，猛烈燃烧的大火，一片废墟，烧焦的尸体，极其可怕的惨叫声，正在被烧的活人发出的呻吟——这就是广岛在那个惨痛时刻的情景。

第二天，8月7日晨，美国广播电台播出了美国总统的声明，宣布在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杜鲁门威胁日本说，如果日本不投降，就要在其他城市投原子弹。1945年8月9日，美国又在长崎投下原子弹。

由于原子弹的爆炸，日本这两座城市约有 10.2 万人丧生，有 1.6 万人失踪，6.1 万人受伤，32.4 万人被烧伤。死伤居民总数达 50.3 万人。许多受伤者受辐照后迅即死亡。

从军事战略上看，是否有必要对日本使用原子武器呢？原子弹是否解决了战争的命运？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真正动机何在？

世界诸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分析各种事件后得出的结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根本没有必要对日本使用原子武器，而且原子突击也没有决定战争的结局，其真正的动机在于显示原子实力，增强其战后解决远东问题的地位。正如中国的一句成语所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首先，让我们看看英国首相邱吉尔是怎样看待这件事情的吧！邱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认为原子弹决定了日本的命运是错误的，日本的失败在投第一颗原子弹之前就已注定了。”美国总统的参谋长莱希将军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在广岛和长崎使用这种野蛮的武器对我们的对日战争没有任何重要帮助。”中国毛泽东主席关于这次原子弹轰炸的精辟观点，更是一语中的，妇孺皆知。

美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进程决定了远东侵略者的战争命运的时刻使日本遭到原子弹轰炸的。

然而，美国统治集团从自私自利的计划出发想用新的可怕武器恫吓苏联，采取了这种野蛮行动。原子轰炸并不是对日战争的结束，而是反对苏联的“原子外交”的开端。英国教授布莱克特写道：“日本的原子弹爆炸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行动，而是对俄国外交冷战行动的开始。”

因此，使用原子武器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美国之所以使用原子武器，是因为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企图利用显示原子实力，来增强其在战后解决远东问题的地位。

（杨荣 撰）

美国投向日本的第三颗原子弹——丢了？

1945年8月9日，对于日本的长崎来说，这是一个和8月6日的广岛一样的黑色的日子。但是对于美苏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核对抗来说，8月9日这一天充满了难解之谜。

有一些核武器专家认为，美苏核对抗的真正开始，也许应该从这一天算起。半个世纪以来，美苏两个核大国，都竭力设法避开8月9日这个日子，因为人们一直试图弄明白，这一天在日本的长崎，美国是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呢？还是两颗？如果是两颗，那么第三颗原子弹到哪里去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美国原子弹研究的秘密逐步被世人所了解，最有权威性的材料，莫过于美国原子弹研制和生产的组织者，美国退役陆军中将格罗夫斯的回忆录。

1945年7月24日，格罗夫斯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就提出了对日本的4个原子弹轰炸目标，它们是广岛、长崎、小仓和新泻。到7月底确定了其中的3个目标，格罗夫斯在他的回忆录中明确写道：“广岛是第一目标，小仓兵工厂和小仓是第二目标，长崎是第三目标”。为此美国从一开始就准备了三颗原子弹，为投掷这三颗原子弹，509飞行大队准备了7架飞机。

在轰炸广岛之后，美国积极地进行轰炸另外两个目标的准备工作，格罗夫斯在其工作安排中写道：“在洛斯阿拉莫斯‘胖子’所用的钚最后处置完毕，并做成精确的形状以后，就用C—54型专机运到提尼安，另外两个‘胖子’所需要的一些其它重要零件，则由两架B—29型飞机运送。”所谓‘胖子’是美国内爆式原子弹的代号。可以肯定，美国在对小仓和长崎的轰炸之前，运到提尼安空军基地的是两颗原子弹。

8月9日凌晨3点49分，美国提尼安空军基地的跑道上，夜航灯突然亮了起来，两架B—29轰炸机和两架侦察机，从跑道上飞快地掠过，在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中，消失在夜空之中。两架轰炸机向小仓飞去，到达小仓上空的时候，天空中阴云翻滚，烟雾浓密，用肉眼根本看不到目标，机长威内斯驾驶飞机，从小仓上空一连三次飞过，用了45分钟，还是没有找到目标，恶劣的天气挽救了这个城市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飞机只好飞向第二目标长崎，长崎上空同样是云雾重重，但是这一次飞机是不可能带着核弹返回的，于是临时决定采用雷达轰炸，当飞机做好了投弹准备的时候，空中的云雾突然散开了，天空中出现了一个晴朗的大洞，轰炸员比汉透过这个大洞，看到了山谷中的一条跑道，于是果断地把炸弹投了下去，随着一道闪电，巨大的火球升向天空……

事后美国战略轰炸统计局估计，约有3.5万人死亡，6万人受伤。对于这次轰炸，美国方面一直保持沉默，没有作过任何说明和解释，只有格罗夫斯在事后听到伤亡人数时说：“这个数字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要少得多。”这就证明了美国方面原来估计的数字，是两颗原子弹同时爆炸的死亡数字，而事实上只爆炸了一颗。

美国在长崎投下的是两颗原子弹，当时日本长崎的防空报告准确地记录下了这一情况，日本长崎知事致防空总本部长官、九州地方总监、西部军管区参谋长的报告写道：

一、本日10时50分B—29两架，自熊本县天草方向北进，经岛原半岛西部橘湾上空入侵长崎市上空，11时2分投下附有降落伞新型炸弹2个。

二、上述炸弹断定为攻击广岛类型的小型炸弹，估计虽发生相当多的负

伤人员，但较之广岛被害程度极轻，很少发生死亡与倒塌房屋事情。

由于爆炸的这颗原子弹，偏离目标约 2000 米，所以另一颗未爆炸的原子弹，并没有受到损害，接到报告后，日军大本营立即派人将这颗没有爆炸的原子弹严密看管起来。这可谓是天赐良机，日本虽然遭到了美国原子弹的轰炸，但同时也因祸得福，得到了一颗原子弹，如果条件可能，日本也可以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日本大本营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认为日本目前已经成为战败国，要制造原子弹已不可能，而且帝国大学的原子加速器已遭到了美国飞机轰炸的破坏，要想挽救日本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将原子弹交给苏联。

由于战局十分紧张，日军大本营立即派代表约见了苏联情报人员、负责处理这件事情的苏联情报总局局长依瓦舒金将军。日本代表对苏联情报人员说：“我们完蛋了，美国使我们屈服了，美国将把日本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我们将永远不会有东山再起的希望了。但是如果原子弹为美国和苏联同时掌握，我们深信日本在不久的将来，定能重新站立起来并在大国之中占有适当的位置。”

在这一点上日本表现出的可以说是一次划世纪的赌注，也可以说是一个战败国独到的远见。那时的政治家们还没有提出“冷战”这个词，也不知道后来美、苏两国的核对抗，差一点毁了整个世界。就是当时的日本也没有想到，美、苏两个核大国，会在新一轮接着一轮的核武器竞赛中，剑拔弩张，几次欲大打出手，最后使它们双方劳民伤财，几乎国力殆尽，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战败国日本因不准其发展国防力量，却节省了上万亿元的军费开支，用于国民经济发展，使之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苏联则因为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其经济崩溃，最后导致了联盟的解体。

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但却是铁的事实。

一直到了 90 年代初，各国政治家才算过帐来，开始呼吁国际社会要加收日本（还有德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和平经费。此时，已是腰绕万贯的日本，对此一笑了之，不屑一顾。

日本将原子弹交给了苏联，苏联当时是否对日本作出了某些承诺，这一点至今仍然是个谜。

1949 年 8 月 29 日 4 时，苏联第一颗原子弹代号“首次闪电”爆炸成功，美国总统杜鲁门被惊呆了，连连自语：“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格罗夫斯将军曾预言过，苏联要造出原子弹至少需要 20 年，这个预言抛开某些偏见之外，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因为自从 1938 年底，德国科学家哈恩和斯特拉曼用中子轰击铀，发生了裂变之后，美国、英国、法国和逃到美国的德国科学家，经过了 7 年的艰苦努力，才造出了第一颗原子弹，为此美国动用了 50 万人，花费了 23 亿美元，这样巨大的开支对于刚刚在战争中恢复过来的苏联，显然是难以承受的。

事实上，苏联从参加过美国原子弹试验的英国科学家法奇斯那里，得到了原子弹试验过程中重要的科技情报，此后又从日本那里得到了一颗原子弹的实物，这就大大地节省了时间和资金，所以，在短时间内造出原子弹完全是可能的，当然苏联科学家的聪明和才智也是不容否认的。

由于一切都不必要从头做起，这样斯大林就可以在 1952 年 8 月下令，在苏联的东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河畔，修建巨大的地下核城市，在地下 200 多米的深处，修建 14 层的地下宫殿，由 3000 多人在地下开动 3 个巨大的核

反应堆，进行核武器的生产，这样苏联便迅速走上了与美国核对抗的舞台。
(薛松编译)

日本“有条件投降”内幕

军国主义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先发动对外侵略而最后败降的法西斯国家，战后公认日本是按照《波茨坦公告》向反法西斯盟国无条件投降的。欧美和日本学者早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并从不同出发点分别作出了日本不是无条件投降的论断。

本文试图说明，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前夕，美国统治集团为了战后建立世界霸权的需要，大幅度修改了对日政策，背弃了反法西斯同盟的无条件投降政策，同日本统治集团进行交易，一手操纵实现了日本的有条件投降。

太平洋战争是以中、苏、美、英为首的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是反法西斯同盟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之一。这场战争又是美、日两个帝国主义争夺远东太平洋地区霸权的长期斗争的总爆发。美国对日作战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确立自己的霸权。美国对日作战的两重性的矛盾统一及其消长变化是决定美国战时的对日政策的基本因素。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国对日政策的主导思想是“不要忘记珍珠港！”决心彻底击败日本。在战争前期和中期，美国对日政策的重点均是在军事上战胜日本，为此而致力联合中、英等盟国共同对日作战。同时美国还承担着在欧洲支援苏、英抗击希特勒德国的义务。由于大敌当前，反法西斯同盟团结对敌的需要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有力地抑制了美国谋求霸权的帝国主义目的。在此期间，罗斯福领导美国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若干重要贡献。当大战战局发生决定性转折之际，罗斯福于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适时地提出要求德、日法西斯无条件投降的主张，具体体现了反法西斯同盟彻底战胜法西斯轴心国这一总政策和总目标，充分表达了世界人民严惩侵略者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相继得到各盟国的赞同和支持，成为盟国的共同政策。当年5月，美英军政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的代号为“三叉戟”的秘密军事会议上，确定了两国“进行战争的全面战略思想”，其中明确规定：“在欧洲轴心国家失败时，与其它太平洋国家合作，如果可能的话，并与俄国合作，充分发挥美国和英国的力量，尽早促成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同年12月，中、美、英三个对日作战的主要盟国在《开罗宣言》中庄严宣布，对日作战的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重申三国“与其它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这表明直到此时，美国对日政策的主流是积极的，进步的，基本上符合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共同利益。

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在战时迅速增长。随着胜利的临近，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一度被抑制的霸权欲望日益膨胀。这是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的对日政策逐渐偏离正确方向，消极、反动的倾向最终占了上风的根本原因。

美国的对日政策在罗斯福当政末期即开始发生变化。以格鲁为首的“日本帮”在国务院的重新得势，是发生变化的讯号。格鲁战前长期任驻日大使，是推行对日绥靖政策的主要人物之一。美日开战后他并未改弦易辙，在蛰伏一个时期后，又老调重弹，谋求与日本妥协。他极力主张维护日本的天皇制，保持重臣、财阀等所谓“稳健派”的权力，利用他们为美国的利益服务。1944年5月，格鲁重新出任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主管对日政策，在此前后，国务院同陆海军部磋商后提出了题为《合众国的对日目标》的政策文件（即“赫尔五·九备忘录”），明确提出美国的目标是：“（1）使日本不得成为对美

国及太平洋地区各国的威胁；（2）为了美国的利益，将在日本建立尊重别国权利和日本国际义务的政府。”这些目标同5个月前的《开罗宣言》宣布的盟国共同目标大相径庭，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打算把持盟国对日决策主导权，将美国的利益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企图。这一年年底，国务卿赫尔年老退休，由斯退丁纽斯继任。格鲁升任副国务卿，全盘负责远东事务。国务院的这一新班底更加卖力地扭转美国对日政策的方向。《合众国的对日目标》经新设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通过后，正式成为美国的国策。格鲁将其亲信、前驻日大使馆参赞杜曼提升为副国务卿特别助理兼三部协调委员会远东小组委员会主席，以便把持对日决策太权。但罗斯福本人直到逝世前夕仍未放弃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1945年3月1日，罗斯福在向国会报告雅尔塔会议情况时重申“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同德国战败是一样重要的。”“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必须像德国军国主义一样被彻底铲除。”

罗斯福于1945年4月病逝，杜鲁门继任总统。这时，德国法西斯的崩溃指日可待，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已成定局。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基础日渐消失。美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苏联的分歧日益表面化。杜鲁门这个一贯敌视苏联的右翼政客，一反罗斯福生前重视同苏联协调的作法，处处对苏联表现出盛气凌人的态度，使美苏关系趋于紧张。美国统治集团认为苏联是阻碍他们战后称霸远东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力量，如何排除苏联在远东的影响，成为他们修改对日政策的主要考虑之一。

1945年5月1日，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在三部协调委员会上提出：“对于俄国在远东的影响，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们要不要有一种力量来对抗其影响？如果有必要，那么这个力量应该是中国，还是日本？”从他关切“我们究竟要把日本打击到什么程度才合适呢？换句话说，是不是要把日本也按照摩根索的办法处理一番——把它的整个工业潜力都摧毁掉？”“日本解除武装之后，我们是否考虑把它重新接纳到国际大家庭中来？”可以看出，美国统治集团已有意让日本成为在远东抗衡苏联的力量，为此不惜放松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打击，以在战后保存日本的部分实力。

这次会后，格鲁就要杜曼起草对日劝降文告。格鲁本人一向认为“天皇可能是日本能起稳定作用的唯一力量”，从美国对日政策的角度来看，最好的日本政体就是君主立宪制。他还认为，日本人投降的主要障碍是天皇制问题，如果美国对保留天皇制作出明确保证，就能够促使日本投降。因此，在劝降文告的草案中写上了日本的“政权形式可以包括现行皇统之下的君主立宪制”的条文。

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也由罗斯福当政时支持中国团结抗日变为扶蒋反共，谋求战后单独控制中国。

对日、对华和对苏政策是美国远东战略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这三项政策以罗斯福逝世、杜鲁门上台为契机，几乎同时由积极变为消极，由进步转向反动。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杜鲁门政府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即已开始着手推行在战后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重要表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协调一致的行动。

杜鲁门在对德胜利日（1945年5月8日）对日本发表声明，要求日本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从而对“无条件投降”这个概念的含义作出了限制，使它仅仅针对日本军队，而不是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部国家机器。声明说：“日本武装力量的无条件投降，对日本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战

争的结束。这意味着那些把日本推向今天这个灾难边缘的军事领袖们的影响的终止。这意味着兵士和水手行将回到他们的家庭、田园和工作岗位。这也意味着日本人今天的苦难的终止和胜利迷梦的破灭。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要消灭或是奴役日本民族。”杜鲁门的劝降声明含蓄地对日本统治集团暗示：只要他们向美国投降，美国准备放宽条件，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

从5月8日至8月4日，美国政府发言人、海军情报部副部长扎卡赖亚斯上校连续发表定时日语广播讲话，利用他在战前同日本皇室和各界要人的广泛交往进行诱降。他宣扬美国是一个“仁慈的胜利者”，呼吁日本从速与美国缔结“体面的和平”。他还暗示，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苏等国在决定日本投降条件方面的发言权将会增大，这对日本没有什么好处。扎卡赖亚斯的对日诱降广播，进一步公开暴露了美国企图排斥苏联影响，剥夺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合法权利，把持对日受降事务，独占日本的野心。

5月下旬，格鲁向杜鲁门建议发布对日劝降文告，由美国保证“允许保存日本天皇为国家元首”，换取日本向美国投降。这一建议正中杜鲁门下怀，誉之为“真知灼见”，指示格鲁征求有关部门的同意。6月18日，三部协调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了对日劝降文告草案。杜鲁门决定将它留待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发表。但在波茨坦会议召开之前一个月左右，美国战略情报局驻瑞士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就将美国有意维护日本天皇制的打算透露给日本谈判对手，敦促日本在苏联出兵参加对日作战之前向美国投降。

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充分发挥自己对日本物质技术优势，实行以海空作战为主，辅以封锁日本、断其供应的战略来致胜日本，力求避免在亚洲大陆上打伤亡重大的大规模地面战役。美国一再要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就是基于让苏军去对付大陆上的日军主力，减少美军伤亡，使美军集中全力进攻日本本土的战略考虑。罗斯福为此煞费苦心，直至在雅尔塔会议上牺牲中国东北的领土主权换取斯大林同意出兵参战。杜鲁门上台后虽然无意同苏联改善关系，但对争取苏联出兵参战一事也不敢掉以轻心。他特意起用罗斯福的心腹霍普金斯赴苏，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落实此事。霍普金斯同斯大林会谈后，于5月28日报告杜鲁门，斯大林“打算同意较温和的媾和条件”，同时“期待着俄国将分享对日本的实际占领。”这就表明斯大林此时也已无意坚持日本无条件投降，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分享战胜日本的胜利果实。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统治集团更急于达到在苏联出兵前使日本单独向美国投降的目的。为此一面在攻占冲绳岛的同时，加强对日本本土的海空袭击，以战迫降；一面抓紧进行诱降活动，甚至不惜背弃罗斯福生前首倡、反法西斯同盟共同制定的无条件投降政策。

英国在对德胜利之后，也无意坚持要日本无条件投降。因为英国既未提供对日作战的主要力量，处理日本问题也较少牵涉到英国的根本利益。邱吉尔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曾几次劝告杜鲁门“不一定要严格坚持‘无条件投降’”，以避免“美国人生命的巨大损失，以及在较小范围内英国人生命的损失。”英国皇家关系学会亦在一份题为《战败时期的日本》的备忘录中主张维护“包括皇室贵族的代表”在内的日本统治集团的政权，以防止“政治骚动”，实现“稳定”和“均衡”。英美两国对处理日本问题的看法不谋而合。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的7月26日，以美、中、英三国的名义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格鲁主持炮制的对日劝降文告草案就是《波茨坦公告》的底本。对于美国提出的草案，杜鲁门在波茨坦仅同邱吉尔进行了

认真讨论，两人看法完全一致。中国虽然名列主要发起国之一，实际上仅在公告发布前夕由美国驻华大使匆匆通知蒋介石，走走征求中国当局意见的过场。蒋介石当时正忙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急于得到美国的支持，不惜违背民族利益附台美国的政策。苏联则尚未参加对日作战，美国也不愿让苏联在对日政策方面发挥影响，因此并未参加对公告草案的讨论。《波茨坦公告》遂在美国一手包办下问世了。

由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不少人反对美国公开承担维护日本天皇制的义务，认为这样做对日本过分绥靖，使以格鲁为首的“日本帮”不便继续公然坚持维护日本天皇制。杜鲁门和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出于策略考虑，也认为不宜过分暴露同日本妥协的意图，以免遭到世界民主舆论的抨击，并加剧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避免直接提及天皇制的存废问题还使美国手中握有一张同日本讨价还价的王牌。因此在公开发表的公告正式文本中，删去了草案中关于日本的政权形式可以包括现行皇统之下的君主立宪制这一维护天皇制的提法，代之以“欺骗及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这些笼统而灵活的提法。其中毫无废除天皇制之意，却为今后保留天皇制留下了余地。

由于顾忌世界反法西斯民主舆论，同时由于日本尚无及早投降的迹象，美国本身的利益要求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继续施加进一步打击以迫使其就范，因此在《波茨坦公告》中对惩处日本战犯，使日本实现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规定，重申了《开罗宣言》的一部分重要条款，使公告成为制裁日本军国主义、处理日本问题的重要文件。这是《波茨坦公告》的积极方面。对此，战后已作出了充分肯定的评价。但以往人们普遍认为日本是按照《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无条件投降的，则是一种误解。这个公告实际上是要求日本在一系列具体条件下投降的最后通牒性质的文件。

反法西斯同盟的无条件投降政策首先是针对敌人的，然而对盟国本身也具有约束力。无条件投降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敌人尚未投降之前不应当对它提出或许诺任何条件，更不应由此而承担任何义务。盟国对法西斯德国就是这样做的，从而粉碎了纳粹头目企图讨价还价、分裂盟国、实行东拼西凑的阴谋。而《波茨坦公告》则在日本尚未投降之前，就公布了“吾人之条件”，事先对日本披露了盟国的具体要求，即使日本有可能进行讨价还价，又使盟国因此承担了某些义务，从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这是不符合体现在无条件投降政策之中的上述基本原则的要求的。同时，由于美国的策划和把持，公告按照杜鲁门“五·八劝降声明”的提法，只要求日本武装部队投降，却允许日本政府继续行使权力。根据公告的有关规定，日本投降后，其军国主义国家机器除军部之外，绝大部分得以保留，这也是违背无条件投降政策精神和公告本身关于清除日本军国主义的要求的。这与盟国不承认德国任何中央或地方政权机构，对德国实行军事占领和管制的严厉措施比较起来，美国有意庇护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连日本外相东乡等人也认为《波茨坦公告》实际上是建议日本有条件投降。盟国在公告中提出的条件比过去坚持的无条件投降要求后退了一步，比《雅尔塔宣言》中的对德条件要温和得多。

通过对《波茨坦公告》的制订过程及其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意图是对日本恩威并用，打拉结合，让日本统治集团服服贴贴地按照美国的意

旨行事，保证美国顺利地独占日本。在波茨坦会议开幕前夕的7月15日，杜曼提出一份题为《对日占领与军政府》的备忘录，宣称“美国负有提供占领军的主要责任，占领军统帅及其属下的主要司令应是美国人”，“不搞多国家的分区占领”，“美国在决定军政府政策时应有至高无上的发言权。”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前后也多次对美国官员强调说：“尽管我们迫切地需要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但波茨坦的经验却使我决定，不容许俄国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复辙。我不想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再让他们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我希望用能够使这个国家恢复国际社会地位的方式来管理它。”这些自白是对美国拟定《波茨坦公告》意图的最好说明。

（三）

波茨坦会议之后，盟国对日作战进入了最后阶段。

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波茨坦会议开幕前一天试验成功。会议期间，杜鲁门试图以美国已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的消息来对斯大林进行讹诈。斯大林冷静机智地处理了这一问题，使杜鲁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杜鲁门为了迫使日本在苏联出兵参战之前投降，决定对日本使用原子弹。邱吉尔也支持这一决定。8月6日早晨，美国飞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翌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对日本使用了原子弹。声明警告日本：“7月26日在波茨坦发出的最后通牒旨在拯救日本人民免遭彻底的毁灭。他们的领袖迅速地拒绝了这最后通牒。如果他们现在还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他们的毁灭将自空而降，类似的情况地球上从来不曾有过。”

直至此时，日本军部头目仍极力掩盖事实真相，连在内阁会议上回答东乡外相的质询时都只说敌人在广岛投掷的是一枚“普通炸弹，但具有特殊威力。”并否决了东乡关于结束战争问题的提议。8日下午，东乡向天皇奏闻了美国使用原子弹之事。天皇面谕：“敌既已使用此种武器，则战争之继续更不可能。为获得有利条件起见，不得丧失结束战争之时机，关于条件，当有协商余地，应努力迅速结束战争，可转告铃木首相。”日本政府则仍然幻想在这最后关头敦请苏联出面调停。东乡已在前一天电令驻苏大使佐藤拜会刚从波茨坦回国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摸清苏联政府的态度。8日夜晚23时（东京时间。莫斯科时间为下午17时），莫洛托夫召见佐藤，代表苏联政府宣布，由于日本坚持继续战争，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因此日本政府请求苏联调停远东战争的建议便失去了一切根据。”从8月9日起，“苏联将认为自己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苏联的参战使日本统治集团的一切幻想全部破灭。

8月9日，日本军政头目接连召开战争最高指导会议和内阁会议，讨论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会上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虽然在原则上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关于附带什么条件，形成两种对立的意见，始终相持不下。以外相东乡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在维护国体，即保存天皇制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军部的几个死硬派头目则力主除维护国体外，还必须附带三个条件，即由日本自行处理战犯；自主解除武装；盟军不得进占日本本土；否则就不惜进行本土决战。争论双方分歧虽然尖锐，但只是关于附带什么条件的不同。双方都不主张日本无条件地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反法西斯盟国投降。由于形势紧迫，不容许双方无休止的争持下去，遂在当晚连夜召开的御前会议上破例由天皇亲自出面拍板，决定采取东乡外相的方

案。这时已是 10 日凌晨 2 时 30 分了，当年阁成员签字完成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正式手续时，已到凌晨 4 时。

10 日清晨 6 时 45 分，日本政府用急电将乞降照会发给驻瑞士和瑞典公使，分别请两个中立国政府转达美、英、中、苏四国。同时通过日本电台向全世界广播。照会说：“日本政府准备接受 1945 年 7 月 26 日由美国、英国以及中国政府，以及后来由苏联政府签字的在波茨坦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所列举的条款，但应取得如下谅解，即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有损于陛下作为至高统治者之特权的要求。”“日本政府真诚地盼望这一谅解能得到保证并迫切地希望能很快地获得对上述谅解的明确指示。”日本政府要求取得的这一谅解，以保持天皇的最高统治权作为日本投降的先决条件，从而要求对《波茨坦公告》作出实质性的重大修改，而置公告中关于“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它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的警告于不顾。因此，日本是明白无误地要求有条件投降，而根本无意于无条件投降。

杜鲁门当天上午得悉日本电台播发的照会内容之后，不等收到正式文本，即召集有关官员商讨如何答复。杜鲁门问道：“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消息看作是东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表示呢？我国有许多人认为天皇是日本政治制度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曾保证要摧毁这种制度。我们能不能一面保留天皇同时却指望消除日本的好战精神呢？我们能不能把附有这样大的‘保留条件’的答复当作我们不惜进行战斗以求实现的无条件投降呢？”杜鲁门的问题表明，他并不认为日本附有重大保留的答复是有诚意无条件投降。在与会官员中，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总统的参谋长李海（一译“莱希”）海军上将主张保留天皇并利用他来实现投降对美国有利。国务卿贝尔纳斯强调“在目前环境下，提出条件的应该是美国而不是日本。”海军部长福莱斯特综合两种意见，提议美国可以表示接受日本投降，而用能彻底实现《波茨坦公告》的意图和目的的方式来确定投降条件。杜鲁门遂请贝尔纳斯起草一个可以表达这种意图的答复。由此可见，美国领导人是在明知日本不愿意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决定接受日本的有条件投降的。

美国内阁在通过给日本的复照后电询盟国的意见。“苏联对日本建议所抱的态度是‘怀疑的’，因为苏联人并不认为这是无条件投降。”稍后苏联政府表示同意美国政府就日本政府乞降照会所提出的盟国答复草稿，并提出盟国应就驻日盟军最高统帅的人选达成协议。具体建议“最高统帅可以包括两个人，由美苏将领各一人担任，苏联的人选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由于美国的既定政策是单独占领日本，决不让苏联染指，因此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当即坚决反对苏联的这一建议。最后苏联放弃了由苏军将领担任驻日盟军两统帅之一的打算。美苏的这一外交插曲表明，在日本投降前夕，两大战时盟国的争夺已经代替了合作。英国建议将要求天皇亲自签署投降条款的规定改为由天皇授权并保证签署，美国自然接受了这一照顾天皇面子的建议。蒋介石对美国的复照草案照例完全同意。这样，美国就算是征得了中、苏、英三国政府的赞同，便于 8 月 11 日以四大国名义通过瑞士政府向日本发出复照。

复照对日本要求的谅解事项的回答是：“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于盟国最高司令官”，“日本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能签字于必需之投降条款……”。“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

这一答复既保证了美国对日本的最高控制权，又承认了日本天皇及其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了日本的要求。

无条件投降政策的另一基本原则是不允许敌人就投降条件进行讨价还价。如果让敌人讨价还价，甚至对敌人作出让步，接受其要求，那就根本不成其为无条件投降，而是不折不扣的有条件投降。日本统治集团既犹豫迁延于前，又讨价还价于后。美国领导人却似乎忘记了不久前自己在《波茨坦公告》中所作的决不更改条件，更不容许犹豫迁延的庄严声明，不惜违背包括美、日两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愿望，背弃反法西斯同盟共同制定的无条件投降政策，接受了日本统治集团修改投降条件的要求，以取得对日本的占领特权。

日本政府在8月12日凌晨收听到美国电台播发的同盟国答复。但是统治集团内部在讨论是否接受这一答复时再次发生意见分歧。双方仍然僵持不下，结果又继续犹豫迁延两天之久迟迟不作答复。美国为了施加压力，连日出动机群猛烈轰炸日本各地，并大量散发印有日本乞降照会和同盟国复照的日语传单，还在广播中谴责日本政府有意拖延作复。这样一来，日本统治集团一直对国内严密封锁的乞降交涉情况就被公之于众，使得害怕国内人民革命的日本统治集团不得不速作决断并公开表态。

8月14日上午11时许，召开了作出最后决定的御前会议。日本天皇裕仁在听取反对意见之后起立发言：“我的异乎寻常的决心没有变。我不是轻率地作结论，而是根据内外形势、国内情况和彼我双方的国力战力来判断的。关于国体，敌方也是承认的，我毫无不安之处……如果继续战争，无论国体或是国家的将来都会消失，就是母子都会丢掉。如果现在停战，可以留下将来发展的基础。”日本天皇在短短六天之内两次亲自出面作出重大决断，这在明治以来的日本历史上是仅见的。其所以如此，是他摸准了美国的意图，对保持天皇制有了充分把握，才不辞断然采取这种非常举动。他还表示：“我亲自广播也行，赶快发出诏书，把这个意思传达下去。”铃木内阁赶忙拟就了致同盟国声明和停战诏书的电稿，于当晚11时用急电发往瑞士。

日本致同盟国声明的主要内容是：“（一）天皇陛下已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事发出诏书。（二）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他的政府和帝国大本营签署为执行《波茨坦公告》所必须的条款……”这个声明几乎逐字逐句照抄同盟国8月11日复照的有关文字，表明日本统治集团对美国的意图心领神会，配合默契。同时处处注意突出天皇的最高地位和统治大权，体现了竭力维护天皇制的良苦用心。

8月15日中午，播放了天皇停战诏书的录音。这个所谓“玉音广播”根本没有承认日本战败投降，更无对日本的侵略罪行悔过之意，反而振振有词地说什么“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开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战，至如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其语调同当年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的宣战诏书如出一辙，完全是在粉饰自己，开脱日本的战争罪责。因此，这是一份违背无条件投降政策和《波茨坦公告》精神的文件。然而，美国政府和驻日占领当局在事前事后对此毫无制止和谴责之意。

美国政府在8月15日下午6时（华盛顿时间）收到日本的正式复文。一个小时以后，杜鲁门即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认为这个答复完全接受了规定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答复中没有任何保留。”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杜鲁门接着宣布，已下令盟国武装部队停止进攻，任命麦克阿瑟为对

日受降的盟国最高统帅。美国几乎立即宣布接受日本答复，从另一方面表明美日统治集团在达成日本有条件投降这笔交易时，配合得是何等密切！

美国从8月下旬开始进占日本，日本天皇及其政府积极提供协助，使美军的进占顺利完成。美国统治集团对此十分满意。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表示：“占领的成功，有赖于天皇的真诚协助和影响力之处甚多。”甚至赞扬“天皇是胜过20个机械化师团的战斗力量。”

日本军国主义的败降，宣告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然而杜鲁门政府为了美国在战后的霸权需要，彻底背弃了反法西斯同盟的无条件投降政策，一手操纵使日本变为有条件投降，给最后胜利留下了一个重大缺憾！美国史学家麦克尼尔评论说：“当决定性时刻到来的时候，杜鲁门不再追随罗斯福对德国实行的政策，而是同日本天皇谈妥了条件，并利用天皇的权力为占领和管理日本提供方便。”可谓一语中的地道出了美日这一交易的真相。美日两国统治集团的这笔交易，为它们在战后的进一步勾结安放了第一块基石，从而对战后日本和远东局势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康明撰）

苏联占领日本“北方领土”始末

斯大林和杜鲁门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此，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起草了关于日本武装力量投降细节的1号命令，8月15日，该命令发往莫斯科征求意见。斯大林原则上同意，但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把根据三大国克里米亚决定应当归属苏联的千岛群岛的所有岛屿都列为日军让给苏军的土地；把北海道的北半部列为日军让给苏军的土地。杜鲁门只接受了第一条意见。第二条意见没被采纳，因为“北海道、本州岛、四国岛和九州岛的日军都已经向麦克阿瑟将军投降”。美国总统的意见通报给克里姆林宫后，斯大林于8月22日打电报给杜鲁门说：“我们没料到您会作出这种答复”……

而苏联指挥部并不了解华盛顿的态度，仍在积极准备实施作战计划。早在8月14日凌晨，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就命令第2远东方面军司令普尔卡耶夫大将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尤马舍夫海军上将为千岛群岛登陆战役作好准备。8月18日拂晓在靠近堪察加的占守岛开始了一场恶战。

占领北海道的方案被取消

尽管莫斯科已经知道，美国不同意苏联占领北海道的提议，但是大本营却仍在把军队集结到萨哈林岛（库页岛），为登陆作准备。看来，克里姆林宫正在重新考虑如何应付这种情况。华西列夫斯基8月21日的指令就可证明。指令说：“苏军在北海道北部和千岛群岛南部登陆战的时间，将由大本营另行通知。”

第1远东方面军参谋长打给太平洋舰队司令的电报也可说明大本营的用意。电文说：“为避免与盟军发生冲突和误会，总司令命令，严禁把任何舰艇或飞机派往北海道方向。”

在南千岛群岛登陆自从得知在北海道登陆的行动取消后，指挥部集中力量实现占领千岛群岛南部岛屿的计划。当时的形势十分有利：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北部的日本人已经缴械投降。到了实施对日作战计划最终阶段的时候了，即占领千岛群岛的南部地区。

苏军8月25日一占领大泊海军基地，南萨哈林岛就获得了彻底解放。北太平洋舰队司令8月26日上午打电报给被任命为占领南千岛群岛登陆战司令的列昂诺夫海军上校，命令开始执行该部队的使命，为此，为每个岛配备一艘扫雷舰和一个连。

8月28日凌晨，一艘扫雷舰在浓雾中在择捉岛靠岸，登陆成功。由1.35万名将士组成的日本守军不战而降。但是，由于择捉岛上的两连苏联兵要应付这么多降卒，接受投降费了不少时间。所以登陆队司令布鲁姆施泰因海军大尉没有按指挥部的设想，立即组织在国后岛的登陆战役。直到9月1日，增援部队从萨哈林岛赶来后，才实施了这一计划。

当天海军少校沃斯特里科夫的部队在色丹岛登陆，敌方未抵抗，4800人组成的守军投降。

最后一仗苏军在择捉岛、国后岛和色丹岛登陆后，大本营决定占领齿舞岛。9月2日上午，北太平洋区舰队司令电示列昂诺夫海军上校准备占领齿舞岛，要求指挥该战役的切切林海军少校9月3日上报作战计划。但由于通信联络故障，切切林把上报作战计划的时间误认为开始登陆战的时间。切切林按每队配备一艘扫雷舰和登陆舰组成2个登陆队，9月3日晨开始登陆战役，第二天拂晓登陆队到达齿舞岛。岛上的日军未抵抗就投降了。登陆战于

9月5日傍晚结束。

由此可见，占领千岛群岛南部岛屿的战役是在1945年8月8日~9月5日完成的，即在日本正式投降后。由于日军未抵抗，所以双方均无伤亡。

（玉玲编译）

重要战役实录

德国法西斯闪击波兰的个中奥秘

为了欺骗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证明德国 1939 年 9 月 1 日对波兰的进攻是“正确”的，按照希特勒的命令，由海军上将卡纳利斯领导的法西斯侦察和反侦察部门，同秘密警察联合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挑衅事件。卡纳利斯和他的帮凶们，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制订了“希姆莱”战役计划。他们周密地准备由从党卫军分子中和德国监狱里专门挑选出的刑事犯化装成的波兰军人向德国边境城市格莱维茨（格利维采）的无线电台发起进攻，以便倒打一耙，把发动战争的责任强加给波兰这个被侵略者。其用心何其毒也！

卡纳利斯海军上将把这一挑衅行动交给两个亲信执行，一个是拉胡森将军，军事侦察部门破坏与罢工处处长；另一个是 瑙约克斯，保安处安全助理。他们下令为这次挑衅参加者预先准备了波兰军服、波兰武器装备和波兰身份证。

瑙约克斯和其他参加这次“波兰进攻”无线电台的人员，受命前往格莱维茨，在该处静静等候实施突击的秘密信号。命令规定：必须夺占电台，并将其扼守至懂波语的德国人不用电台讲话时为止。

1939 年 8 月 31 日 20 时，这些鬼鬼祟祟的纳粹信徒开始执行这一挑衅命令：党卫军分子和刑事犯（挑衅分子）开始对格莱维茨电台实施进攻。这些“波兰军人”在同德国警察“一阵对射”并夺占电台后，一个懂波语的军官急匆匆地跑到麦克风前，宣读盖世大保早就准备好了的文稿，其中有这样的煽动性语言：“波兰反德战争的時刻到来了！”此后，党卫军分子立即枪杀了自己的共谋者，稍后，便把那些死者作为似乎是死于电台的“波兰军人”的尸体展示出来。

于是，纳粹军队得到了希特勒允诺给他们的侵略波兰的“宣传借口”。8 月 31 日 14 时，集结于波兰边境的德国国防军各集团军群司令部收到关于开始实施“白色方案”——“丫日”的命令。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军先发制人，奉命向波兰发起“闪电”式进攻，德波战争爆发，并导致了长达 6 年之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雪松撰）

“狄纳莫”战役的真实记录

1940年5月25日晚，邱吉尔召见海军部领导人，对他下了一个简要的命令：明日开始“狄纳莫”战役！在此之前，对撤退英国军队的战役，早已开始准备。在拉姆赛海军上将的监督下，在多佛尔集结了军舰和小型船只。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戈特也对此战役做了准备。

戈特将军违反“魏刚计划”，实际拒绝向南采取进攻后，根据邱吉尔的指示从5月25日起，开始在敦刻尔克建立登陆场，并在港口集中滞留该地的英国军队。布洛涅和加来失陷后，敦刻尔克便成为可供撤退的唯一港口。

布鲁克、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等将军都积极帮助戈特。戈特只待伦敦发出最后的信号。最后，这个信号终于发出了。5月26日晨，他收到了陆军部的秘密电报。电报中同意戈特的行动，并批准他“在法军和比军协同下，向海岸方向突破”。很快，他又收到一封简要的电报：“退向海岸”。5月27日零时，戈特又收到陆军部证实前两个电报的另一个指示：“应尽量把我军大部撤回英国”。

5月26日晚，“狄纳莫”战役开始。5月27日夜，一个形形色色的英国区舰队开往法国海岸。参加该战役的有几十艘军舰，其中包括数艘巡洋舰、39艘驱逐舰、36艘扫雷舰，和一些非军用舰船：77艘渔船、40艘纵帆船、25艘载有海军乘员的快艇、45艘运输船、8艘医院船及一些汽艇和拖船。还从停泊伦敦船坞的一些远洋轮船中动员了一些救生船。参加“狄纳莫”战役的，共有英国和外国船只861艘，其中有法国、波兰、荷兰及挪威的船只300艘。犹如暴风骤起，全英国响起拯救“我们在敦刻尔克海岸的小伙子”的呼声。

几万英国人——渔夫、码头工人、汽车司机、机车司机、快艇运动员，有的划船，有的张帆，有的驾摩托艇，从多佛尔、拉姆斯盖特、普利茅斯、赫尔出发，经多佛尔湾急速前去拯救英国军队，参加“狄纳莫”战役。英国“轻快艇队”在德军飞机疯狂的轰炸下（希特勒匪徒把约300架轰炸机和500架歼击机投入战斗）和炮兵的猛烈射击下，来回驰骋在沙岸和大型舰船之间，把英军官兵运送到大型舰船上。

在宽50公里、纵深30公里的这个“小圆场”，在沸腾的敦刻尔克，在沙丘中的海岸上，有几万名英国和法国士兵在躲避进逼的敌人和德国航空兵的突击。为了掩护退却，动用了英国的全部航空兵，动用了邱吉尔原不想用于帮助法国的全部宝贵的预备队——每天出动飞机约300架次。

英国飞行员，驾驶着“飓风式”和“喷人式”战斗机，从早“到晚。每天从不列颠群岛的机场出动4~5个架次，进行英勇的空战。平时，如遇暴风雨的天气，即使是最大胆的勇士也不敢乘坐“轻快艇队”的不可靠的小船来冒险穿越拉芒什海峡。可是，这天大海出现罕见的风平浪静，似乎有意帮助英国人拯救“自己的小伙子”。英国人的撤退，还得到了法国军队的英勇掩护。

法军布朗夏尔将军集团军的士兵在里尔和敦刻尔克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当戈特勋爵5月28日通知他要撤退英国军队时，他拒绝下令撤退法军的几个师。于是，戈特开始单独撤退英军，为此，法军统帅部曾表示抗议“戈特的利己主义立场”。

法军第1集团军5个师在里尔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英军从敦刻尔克撤退的成功。但是这些法国部队后来被切断联系，因弹

药消耗殆尽，全部被德军俘虏。

法军向敦刻尔克实施突破的部队，大约只有第1集团军的一半部队。但是，在这些部队中，所有进抵敦刻尔克的官兵，也都按戈特的命令撤退了。

5月31日和6月1日是“狄纳莫”战役的顶点。在这两天共向英国撤退13.2万人，这在敦刻尔克战役中比其他任何严重的两天撤出的人数都多。在撤抵英国的总人数中，有1/3是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和空袭下，乘“轻快艇队”的船只撤离海岸的。敌人的鱼雷艇和飞机对海上的英国舰船进行了追击。当时简直满海都是呼喊求救的人。在最后的两天，当敌人还未最后完成包围圈的时候，只能利用夜暗撤退。全部英军撤出后，于6月3日夜和4日晨，法军有2.6万人从敦刻尔克撤出。6月4日9时，敦刻尔克陷落。格林威治时间14时23分，英国海军部通报，“狄纳莫”战役已经完成。在岸上完成了“后卫队的悲剧”——掩护自己同志撤退的法军官兵约4000人全部成为法西斯的俘虏。

据海军部资料统计，在5月27日~6月4日“狄纳莫”战役的9天中，撤退至英国的官兵共33.8万人，其中有21.5万英国人。其余12.3万人为法国、比利时士兵和其他盟国的军事人员。有5万人是由法国舰队的船只救出的。在战役过程中，德国轰炸机和鱼雷艇共炸沉224艘军舰和运输船。

盟军在敦刻尔克阵亡9290人，加上受伤和失踪者，共损失6.8万人。

在敦刻尔克几乎丧失了英军的全部武器和装备——7000吨弹药、9万支步枪、全部火炮（2300门）、12万辆汽车、8000挺机枪，更不用提坦克和装甲车了。诚然，亚历山大将军从敦刻尔克海滨浴场抓回一把石头，指望重返法国。

法军损失了全部火炮的1/4，轻型和重型坦克的1/3，中型坦克的3/4。

盟军在敦刻尔克遭受损失的数字，特别是生动力量和兵器损失的数字，和在敦刻尔克发生的一系列战斗的残酷性，推翻了伪造的关于“金桥”的神话。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虽力图消灭敦刻尔克的英军，但没有得逞，这是一系列政治和其他因素的结果。

如果对德国统帅部来说，这是一次失利，那么对英国人和法国人来说，敦刻尔克会战的失败是一次严重的军事失败。当在议会上评价敦刻尔克事件时，邱吉尔不得不把敦刻尔克事件作为“最重大的军事失败”来分析。他承认：以这样的“撤退是打不赢战争的”。

英国的形势严重到了极点。它的人民为慕尼黑方针的后果，为鼓励法西斯侵略者的政策，付出了代价，敌人已到了英国的门槛。

邱吉尔力图使他的同胞振作精神，他在下议院说：“我们，决不会投降，也决不会被征服。我们要干到底，我们将在法国战斗，我们将在大海大洋上战斗，我们将以日益增强的信心和力量在空中战斗，我们将保卫我们的群岛……”。

（涛洁编译）

珍珠港事件并非偶然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举世震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作为世界军事强国的美国未能避免珍珠港被突袭并非偶然。其内幕恐怕知晓者就甚少了。

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前，尽管采取了各种欺骗和伪装措施，但此举的战略情报仍较早就为美国所掌握。1941年1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写信给海军大臣，正式提出偷袭珍珠港的设想，主张对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国舰队主力，以空军彻底击溃它。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很快从秘鲁外交官和其他方面得到了这个情报。1月27日，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把这个重要情报电告国务院。第二天国务卿赫尔就把它的内容转告了陆军部和海军部。这之前的1月24日，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在给陆军部长史汀生的信中已指出，“如果发生战争，可能是从突然袭击珍珠港内的舰队或海军基地而开始。”此外，从1941年1月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夕，美国从外交、经济等途径获得日本的大量异常动向，美国的无线电技术侦察系统还截获了日本准备偷袭珍珠港的密电。美国情报部门还截收和破译了日本外务省与日驻美使馆之间的217份电报，和日本对外短波广播电台发出的大量“天气预报”暗语。从截收和破译的这些电报和暗语中，美军对日本政府积极准备和急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情报，已了如指掌。

那么，为什么美国在获取如此大量战略情报后仍遭到日本的突然袭击？问题就在于美国的战略思想影响了对战略情报的正确判断。主要表现在：

盲目轻敌。战前，美国政府内有一种普遍看法：日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所拥有的人力、物力都比美国小得多，因而不敢进攻美国。邱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罗斯福、赫尔、史汀生、诺克斯、马歇尔将军和斯塔克将军等都持有这种观点。

错误判断次要方向的战争威胁。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美国认为，它面临着德国和日本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个方向的威胁，而德国的军事、经济和技术力量最强，有能力在一旦征服欧洲后迅速调动西欧的工业潜力，用来对付美国；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力量不足以危及美国本土安全。尤其是1940年5月后，当希特勒横扫欧洲，德国一下子与美国隔洋相峙时，美国更加重视德国的威胁，忽略了太平洋方向日本对美国的威胁。直到1941年夏，美国的战略判断是：“德国和意大利将在1941年8月前后同美国交战，日本极可能不参战”。然而，日本恰恰是在美国的次要战略方向首先向它开枪。

错误判断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时间和地区。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后，美国片面地认为，日本为了配合德国作战，将会利用苏德战争爆发的黄金时机北攻苏联，或从南面进攻东南亚，它不敢贸然东进同美国直接交战。1941年11月27日，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在呈送给罗斯福的《关于远东局势的报告》中虽正确判断日本将会南进，特别是入侵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但对日本业已开始的东进行动仍未能作出明确判断。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的战略思想落后于客观形势，是导致对日本战略企图和计划判断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国防和军事战略情报机构不健全、不统一，通信联络不畅通，是导致国家决策人战略判断失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例如，1941年12月6日，美国“魔术”电子侦察系统已截获日本给美国的最后通牒。当晚9时30分，罗斯福总统看过这一情报的译文后，即打电话找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商量，

但当得知斯塔克正在国家大剧院看戏时，竟把这事搁了下来。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没有一个联合的情报机构或情报咨询委员会来鉴定、分析、综合和及时地传达情报，也没有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情报判断采取相应行动。美国承认：“珍珠港事件美国是事前了解情报的。但在情报上来说，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这是情报系统从上到下的失败，或者说根本没有系统。”事件发生后，美国才迅速建立和健全了战略情报机构。

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中受挫，其军事战略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奉行马汉主义的军事原则，把控制大西洋、太平洋的通道和建立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列为最高战略目标。基于这一点，美国在 20 年代把当时的世界海洋霸主英国当作主要假想敌，对日本则采取“边缘战争战略”，作出不在西太平洋建设军事基地的让步。这种战略的设想是，把美国的前沿阵地移到欧洲和太平洋上去，将战争限制在远离美国本土的边缘地区，以避免美国本土遭受破坏。二次大战前，罗斯福认识到这种消极的战略存在缺陷，曾想把马汉战略和本土防御战略结合成一体，但是在孤立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他的主张未能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美国已把德国作为主要假想敌国，并正确制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但由于对日本战略企图判断失误，继续对日本推行“边缘战争战略”，因此没有增强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这样就使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军力逐渐超过了美国，其中珍珠港事件前，日美航空母舰的比例已达 10 : 3，日本遥遥领先。当日本在 1941 年 7 月 24 日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对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地区菲律宾、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造成严重威胁时，罗斯福虽决定当年 9 月 5 日前向菲律宾增援炮兵、坦克部队和 280 余架作战飞机，但仍没有注意夏威夷等地的戒备，使日本的突然袭击得以成功。

（王文撰）

美国空军奇袭东京记

杜立特受命

杜立特是美国航空事业的先驱人物。1896年12月14日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梅达，4岁移居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练就了一副强健的体魄和英勇无畏的性格。1910年，杜立特返回加利福尼亚入洛杉矶初级大学，后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1917年10月应征入伍，进入美国陆军通信兵预备队，随后到加利福尼亚军事航空学校学习飞行。1918年3月，杜立特成为现役军官，由于飞行技术优秀没有被派往欧洲参战，而是被留在国内教授陆军航空队的空中射击和战术课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立特因工作出色，继续在军队服役。1922年9月4日，杜立特驾驶一架DH—4飞机从佛罗里达州帕布洛滩飞到加州南部的圣迭戈，飞越3481公里，第一次用不到一天的时间完成了横跨美国大陆的壮举。

在部队服役的同时，杜立特继续坚持学习。1924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理学硕士学位，次年获取博士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杜立特因对“盲目”全天候飞行（即盲飞）做出贡献而名声再起。当时他领导一个飞行实验室的工作，专攻能见度差的气候条件下飞行时存在的各种问题。1929年9月24日，他用一架NY—2海军教练机完成了第一次靠仪表的飞行，从而证明了飞机在恶劣气象条件下或夜间也能飞行，促进了航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1930年，杜立特从陆军航空队退役，进入壳牌石油公司航空部工作，协助研制效能更好的航空燃料。

1940年，已经升任航空科学研究所所长杜立特应召以少校军衔重新加入陆军航空队。

传奇般的经历和高超的飞行技术终于使46岁的杜立特成为1942年4月空袭东京的第一人选，出任轰炸机队指挥官。此时他的军衔为中校。

为了进行轰炸东京的行动，需要选一种具有足够航程的轰炸机。鉴于日本雷达巡逻艇在距日本本土800公里的地方巡逻，因此飞机必须从880公里以外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往返航程需1760公里。当时美国舰载机的航程都达不到这一距离，况且，航空母舰为了免遭日军攻击，也不可能总在原地等待。思前想后，只有一种办法，就是用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之后向西飞往中国东海岸着陆，这样航程需要3200公里以上，只有B—25勉强能满足这一要求。困难的是，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全长不足150米，从未上过军舰的B—25在这样短的跑道上能否起飞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航空母舰出航

被确定运载轰炸机组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舰长246.6米，其中飞行甲板150米；舰宽25.3米；排水量约2万吨。

为了能在150米的飞行甲板上顺利起飞，飞行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杜立特接到命令后，挑选了23名优秀的飞行员，他首先在机场的跑道上刷印一条醒目的白线，长150米，正好是“大黄蜂号”航空母舰飞行甲板的长度。然后24架飞机沿白线依次练习起飞。最初的训练在不带弹的情况下进行，待技术熟练后开始进行负重起飞。经过约1个月的刻苦训练，所有24架飞机均能在150米的短跑道上起飞升空。因“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只能装载16架轰炸机，杜立特不得不忍痛割爱，去掉其中的8架。

1942年4月1日，16架飞机及80名机组人员登上“大黄蜂号”航空母舰，次日晨从加利福尼亚港口出发，驶向日本东部洋面。尽管有过无数次的训练，但能否安全地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颠簸起伏的狭窄甲板上空，机组成员仍无绝对把握。除杜立特沉着冷静之外，其余15名飞行员都十分紧张。

“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在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之间的指定地点与“企业号”航空母舰会合组成“迈克特混舰队”，4月18日黎明时分，舰队驶至东京湾以东670英里的海面。突然，前方发现一艘日本雷达巡逻艇。与此同时，对方也发现了美国舰队，遂急忙掉头逃跑并向东京发出“发现敌情”的消息。美国巡洋舰“纳什维尔号”奋力追击，以猛烈炮火轰击日艇。但由于风高浪急能见度差，历经29分钟的炮击，发射925发炮弹，才把“日东丸23号”巡逻艇击沉。

目标已暴露，航空母舰不能再继续前进。杜立特和特混舰队司令小威廉·哈尔西海军中将商量之后，决定提前起飞寻求新条件下的出其不意。

一声令下，刚刚结束训练而正等待用早餐的杜立特机组迅速集结在甲板上待命。海军官兵早已忙碌起来。他们从机轮下抽出轮挡，用小拖车将B—25飞机一一拉至固定位置。大约在半小时内，16架飞机便两架一排地交错着沿飞行甲板后部摆好。巨大的双垂尾成一定角度伸出后部甲板的外缘。

为了便于起飞，“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加至最大速度。炸弹从甲板下部运上来。用挂弹车沿甲板送至飞机旁。这些500磅级的燃烧弹，被一一挂上机腹弹舱。

8点刚过，杜立特的飞机被第一个拖至起飞线，其余飞机的螺旋桨也陆续转动起来。由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的甲板在风浪中起伏不定，一个海军小伙子的手臂被螺旋桨的桨叶齐根削掉。

杜立特的发动机在慢车状态下暖机。海军信号手执一面方格图案的小旗站在舰头的左侧，向坐在驾驶舱里的杜立特发出开始加大油门的信号。随着信号员手中的小旗越来越快地划圈，杜立特的油门也随之越加越大。突然，一股大浪沉重地撞在舰首，浪花飞溅在甲板上。信号员的小旗停住了。他是想选择航空母舰下俯的瞬间再发信号，这样杜立特的飞机就可以利用航空母舰上抬的时机起飞离舰。然后他又发出新的信号，海军士兵迅速抽出飞机的轮挡。再发信号时，杜立特松开刹车，飞机向前滑动。

杜立特的飞机襟翼全放，油门加满。他不愧为美国飞行员的精英。当“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全速冲上一个浪峰时，飞机腾空而起，前方还留下30米长的跑道没用上。他的轻松成功对大家无疑是极大的鼓励。到9点21分，其余15架飞机全部离开“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踏上轰炸东京的征程。

燃烧弹雨落东京

按照原定计划，轰炸机组突击东京后在重庆相会，先起飞的飞机不必盘旋于航空母舰上空等待编好队形。采用单机跟进纵队，每架飞机各行其是，投完弹就飞向中国大陆。

踏上征途之后，杜立特立即吩咐机组人员将辅助小油筒的燃料灌满机翼油箱。因为轰炸机在暖机和起飞的过程中，已经烧掉40加仑燃料。

经过几个小时单调、困倦的飞行之后，杜立特看到日本海岸线低低地平躺在水面的轻雾中，显得模模糊糊。杜立特调整航向之后，径直朝东京湾飞去。其他15架飞机在随后的数十分钟内，以不同的地点，在相距200多英里

的海岸线上，陆续进入日本领空。

7号机组的驾驶员是特德·劳森，在飞机越过泊锚的海滩时，他惊奇地发现停泊着排列整齐的漂亮汽艇和渔船。当接近岸边小船上的桅杆时，他全身绷得紧紧的，等着下面的机枪开火。然而，当飞机雷鸣电闪般地从它们顶空通过，下面并没有机枪向他们射击。

越过白色的海滩，很快便是起伏的绿色田野，这是劳森近三个星期以来第一次看到陆地。他感到很美，机身下所有的景物都修整得像个巨大的有假山的花园。当劳森看到一个像是通向东京的河谷时，便对向它，在河谷两侧的小山间穿行。领航员麦克卢尔在检查航迹时发现偏了航，立即提醒劳森，他轻拉操纵杆，飞机升高越过一座小山，发现了另一个河谷。这才是他要找的地标。

7号机组紧贴地面，又掠过几个村庄。按计划从上陆点算起约20分钟就能看到东京，而现在已飞近30分，还没有见东京的影子，劳森心里不免紧张起来。就在掠过了一座小山，低低地越过另一座神社的屋顶时，东京突然跃入他的眼帘。劳森不禁大喘一口气，暗道：“我的上帝，目标终于找到了。”

日本方面虽然得到巡逻艇发现美国航空母舰的报告，但他们根据美国舰载机的性能测算，认为美国飞机19日才能到达日本，因此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大批飞机还悠闲地停在机场上。

12时30分，杜立特的1号机组最先抵达空袭目标。那天上午，东京恰好举行了防空演习，看到头上的飞机，东京人还以为是防空演飞的尾声。杜立特直接飞临皇宫上空，他真想朝皇宫中心扔下一枚复仇的炸弹，但出发前已被告知，绝对不可袭击皇宫，他只好将两千磅的集束燃烧弹扔到东京闹市区和新桥车站。看到大火冲天而起，杜立特一拉升降杆，1号机迅速上升，向西南方向的中国大陆飞去。

此后又有9架飞机飞抵东京，袭击了东京北部的炼钢厂和炼油厂，并沿东京南部海边码头一带进行轰炸。由于杜立特突袭之后引起了日本人的警觉，故后面的9架飞机都遭到高射炮火猛烈的袭击。零式战斗机也纷纷升空迎战，追击B—25轰炸机。于是，一些飞机慌慌张张地乱扔炸弹，以便减轻重量，逃脱追逐。他们炸中了一所中学、一家医院和好几条纯粹是住宅区的街道，以及经过伪装的大型贮油场。

还有3架杜立特率领的飞机袭击了横滨的工厂和油库；两架飞机在飞往京都的途中袭击了工业城市名古屋；有一架袭击了内海的神户，给川崎飞机工厂造成相当大的损失。

到下午1点，杜立特轰炸机队空袭东京行动结束。共炸死50名日本人，炸伤252人；90座厂房建筑被炸毁。日本最宝贵的液体燃料的贮备中损失了一个贮油场和6个大型油库。

（赵嘉龙撰）

巴顿北非登陆成功的奥秘

1942年10月，华盛顿命令巴顿率领美军4万余名、战舰100余艘于北非摩洛哥登陆。

摩洛哥远离北美4000公里。巴顿能否顺利登陆？许多好心人都为巴顿捏着一把汗。行至11月4日时，一望无际的大海上突然刮起大风，惊涛骇浪使所有的舰艇如同大海中的一片小树叶一样荡来荡去。直到11月6日，天气恶劣如故。

华盛顿的总部十分担心，电令巴顿改由地中海或阿尔及利亚的任何港口登陆。巴顿却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不论困难多大，我都要按原计划执行到底。”

恰巧，到了7日午夜，大海风平浪静。8日凌晨，登陆一举成功。

对于这次成功，众说纷坛。有人说，这全靠巴顿运气好，上帝帮了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实上，早在出发前巴顿就做好了周密的准备。还在美国时，他就请教了气象专家们，获悉：11月4~7日，海面上虽刮有大风，但根据浪高波长的特点和舰船的承受能力，还不至于达到翻船的地步，不会对整个舰队造成威胁。至11月7日子夜，天气突然变好，晴空万里，风平浪静。巴顿利用这难得的有利自然条件，于8日凌晨登陆成功。

由此可见，巴顿北非登陆成功，不是靠运气得来，而是建立在预先有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的。

（雪松 撰）

“肉馅行动”始末

领命 1943 年 3 月中旬，艾森豪威尔正指挥着盟军对盘踞在突尼斯城附近的德意非洲军团实施最后的攻击，与此同时，在直布罗陀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司令部里，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兼盟军地中海战区海军总司令坎宁安上也将也正率一班人马执行着一项特殊的任务。

这项任务就是拟制不久后盟军将要实施的进攻西西里岛的“爱斯基摩人”计划。根据近期搜集到的情况和航空摄影资料表明，在北非即将不保的情况下，德意军在西西里岛的防御正在加强。他们也判断盟军下次的攻击目标必然是西西里。

坎宁安为此焦虑起来。“若德意军继续增强西西里的防御力量，将给拟制‘爱斯基摩人’计划带来困难。”他想。“能不能采取一种措施，使德国人认为盟军的打击目标不是西西里，而在其它什么地方？”坎宁安寻思。但马上他又否定这一臆想：“只要不是瞎子，都会看到盟军必攻西西里无疑。”

不久，坎宁安突然想起海军谍报组组长蒙塔古中校。“这小伙子脑子里尽是些奇招，此时他正在直布罗陀，我何不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去办。若成功，当然更好；不成，也只好听天由命。”坎宁安拿定主意。

蒙塔古此次来直布罗陀，就是受海军部差遣，来地中海战区帮助坎宁安执行特殊任务的。他应邀来到坎宁安办公室，知道上将召他来必然有事，于是问道：“将军阁下，蒙塔古中校随时听候您的差遣。”坎宁安开门见山地道：“盟军司令部已经决定下次打击将在西西里展开，作战计划正在制订中，时间初步在 7 月初。”

说到这里，坎宁安顿了顿，用严肃的口吻接着道：“中校，我要交给你一项任务，采取什么手段我不管，想办法使敌人认为我们不在西西里登陆。”蒙塔古一听，暗惊道：“我的上帝，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我们必攻西西里，如何还能使其上当受骗呢？”坎宁安见他沉思不语，问道：“怎么？有困难吗？”蒙塔古真想说：“这根本不可能。”但转念一想，堂堂谍报组组长怎能讨价还价，于是道：“没有，我即刻就开始执行将军阁下文给的任务。”“小伙子，好样的！”坎宁安笑道。

群英会蒙塔古中校接受任务后，不敢怠慢，次日一早就从直布罗陀飞回伦敦总部。他一抵达自己的办公室，就将他的四名得力干将召了过来。

虽然蒙塔古心中对这项任务没有把握，但在同属下文待时既显得信心十足，又反复告诉他们这任务的重要性。待蒙塔古说完，与过去不同的是，会议室里变得死寂般的沉静。

许久，金黄头发的约翰有气无力地说：“要是其它什么任务，那没说的，但要想使他们相信我们不进攻西西里，任何努力也是白费。”长着一头红发的普西性格暴躁，马上反驳道：“任务刚下来，你就泼冷水，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到。”一旁的欧文突然道：“我有一个设想，同组长刚才的思路有些吻合。”

蒙塔古最信任欧文，知道这个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往往有惊人的高见，忙道：“快说来看。”“目前。”欧文道：“德国人已经知道我们的官员正在不断地乘飞机沿着西班牙海岸周围飞向北非。我们为什么不布置一具尸体，身上带着特别炮制的文件，让他漂流到西班牙的海岸边，看上去好像是飞机失事而坠海致死的呢！倘若这具尸体漂到海岸，我可以打赌，这些文件肯定会落到德国间谍分子的手里。只要我们在这具尸体上做些文章，德国人一定

会对所得到的情报深信不疑的。”蒙塔古顿觉眼前一片亮光，沉思片刻，点头道：“欧文这个建议不错。”

约翰首先提出疑问：“请诸位注意一点，死人是不会呼吸的，如果把他放在海里，他的肺部则会空无他物，这样验尸人会证明：这个躯体掉进海里时已经是死人了。于是，发现死尸者就会怀疑这是一个故意安排的计谋。”众人一听，也感到这是一个大问题。

欧文却不以为然，轻轻一笑道：“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我们只需找到一具死于肺炎的病尸即可，因为这种死亡者肺部充满了液体，能使人们误认为是海水。”

蒙塔古道：“现在首要的问题是找到一具刚刚亡故的年轻男尸，而且死于肺炎，我想现在大家就分头行动，等找到尸体后再行商议。”

“马丁少校”

当时的伦敦，找一具尸体并不难，但要找一具蒙塔古小组需要的尸体，也并非易事。谍报小组在医院里寻找了一天，也没有发现一具同他们要求相吻合的尸首。

次日，小组成员继续寻找，蒙塔古另辟他径，找起伦敦的验尸官来。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名验尸官告诉他，有一具男尸，30岁出头，死于肺病，是昨天夜里刚去世的。蒙塔古如获至宝，赶快找到那具尸体，放入冷藏室里。

当晚，谍报小组又聚会在一起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蒙塔古道：“现在尸体已找到，我们谈谈怎样去谋划这次行动，诸位都谈谈自己的看法。”迈伦道：“我们先给尸体起个名字吧，给他确定了身份，就好设想别的了。”普西道：“对，先给他确定身份。我给他想个名字，你们看怎样，叫马克斯韦尔·莫尔。”蒙塔古笑笑道：“我认为，名字起的越普通越好，越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注意越少，怀疑就越少。”欧文附和道：“组长说得极是，我们给他起个平凡的名字。”约翰这时也充满了信心，呵呵笑道：“我看就叫威廉·马丁，再平凡不过的英国人名。”蒙塔古表扬道：“这名字好，就叫威廉·马丁。那军衔呢？”普西急道：“上校太高了，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如用少校军衔。”蒙塔古道：“就用少校，这样，尸体的初步身份就有了，为皇家海军陆战队威廉·马丁少校，他的任务是从伦敦启程到北非盟军司令部去。下面，我们就谈谈他携带的文件。”

欧文首先道：“组长，我认为要使敌人相信我们的文件，必须有高级领导人签名，最好是高层将领之间的私人信件，才能使人相信。”蒙塔古道，“这个问题，我可以去找副总参谋长给艾克或亚历山大写封信。”欧文欠身道：“我认为，只有这些文件还不足以让敌人相信，我们必须赋予马丁少校鲜明的个性，使他看起来像个活生生的人物。”普西接口道：“对，最好设计点风流韵事什么的。”蒙塔古沉吟片刻，颌首道：“你们这个建议很好，现在我来分分工，文件和信我来办；少校的风流韵事由欧文和普西考虑；约翰和迈伦来设计能反映他其它个性的随身物品。我请大家记住一点，考虑问题时要尽量使自己站在对方的角度，看起来真实可信。好啦，我们根据任务分头行动。”

次日晚，两拨人马回来复命，所交待事情一概办妥。蒙塔古闻听大喜，将得力干将召到他的身边，决定好好谋划一番。

“你们先讲讲看，能不能骗过我这个听众。”蒙塔古说道。欧文看了普西一眼，普西欠欠身道：“我先谈谈我们的设想：马丁少校最近结识了一位

名叫帕姆的媚人姑娘。喏，这是她穿浴衣的快照，放在少校的皮夹子里。”蒙塔古接过一看，上面是一位美人，摆出一副诱人的姿态，故开玩笑道：“我们的马丁艳福不浅嘛！”迈伦赶快凑过来看，蒙塔古一挥手道：“别急，有你看的！现在听普西说。”普西接着道：“另外，在马丁少校的皮夹内，还有姑娘写给他的两封情书，从折痕上看，信被反复看过多次，可见马丁少校是个钟情的小伙子。”欧文接着道：“马丁和帕姆已经订婚，这可以从少校口袋里的一张购买订婚戒指的50英镑账单来证实。此外，由于订婚之事，马丁少校的开销很大，因为劳治银行4月14日给他来信，要他付还透支的79镑19先令零6便士钱，这封信也在他的皮夹子内。”普西又道：“马丁在离开伦敦的前一天晚上，是陪着未婚妻一起在看戏，因为在他衣兜里发现了两张撕了一半的戏票。”欧文补充道：“马丁身上还带有一些日常的个人用品和零星物，如有名字的手环、手表、香烟，用过的公共汽车车票，一些纸屑、钥匙等等。”蒙塔古鼓起掌来：“棒极了，真是一个活脱脱的风流马丁。”他赞赏道。

待欧文和普西回报了他们的行动情况后，该约翰和迈伦谈关于马丁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了。

约翰认真道：“下面我来谈谈我们的设想：马丁少校外穿皇家海军陆战队标准军服，肩上佩有军衔，里面穿着一件旧的皇家海军陆战队战斗服和一件洗过的衬衣。上衣外面穿着一件救生衣，好像他落水时还期望被救上来。马丁少校随身带着一只结实的带锁公文箱，按照银行传送员的方式用链子拴在军服上衣的腰带上，以防发生意外。”蒙塔古欣喜道：“没想到你们干得这样出色，简直是天衣无缝。下面我来谈谈拜访奈爵士和蒙巴顿将军的情况。”他把自己的经历讲了一遍，众人都拍手叫好。

最后的行动

1943年4月28日，蒙塔古及其四名得力助手所炮制的代号为“肉馅行动”的欺骗计划实施前的准备工作彻底完成。马丁少校已被放在标着“光学仪器”字样的干冰罐子里。

接下来就是将这个干冰罐子运到直布罗陀，然后用潜艇将马了放到适当位置的海水中。至于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那只有听天由命了。

是夜，蒙塔古和四名助手携带着干冰罐子登上一架运输机，在29日凌晨时分抵达直布罗陀的机场。在安置好干冰罐子之后，一行人驱车来到坎宁安下榻的直布罗陀修道院。

当晚，“肉馅行动”开始实施。运送马丁少校的任务由“六翼天使”号潜艇担任。艇长朱厄尔对执行这个任务感到兴奋。29日晚8时许，干冰罐子被装运到“六翼天使”号潜艇上，蒙塔古和普西随艇前往，其他人留在直布罗陀等待消息。

为了表示对马丁少校的尊重之情，蒙塔古还邀请了一位牧师。

夜9时整，朱厄尔一声令下，潜艇徐徐开动，向预定海域驶去。大约在30日凌晨4时半的光景，“六翼天使”抵达韦尔瓦河口外1英里的地方。朱厄尔询问蒙塔古：“中校，这里行吗？”“就是这里。”蒙塔古颌首道。于是，潜艇浮出水面，马丁少校被从干冰罐子里抬了出来，经过简短的牧师祈祷后，慢慢放入水中。

（赵嘉龙 撰）

“秃鹫”行动

空降兵司令立下军令状

1943年7月26日中午，在希特勒野战指挥暗堡之一的“狼穴”内，气氛格外紧张。奉命从四面八方飞来的纳粹党巨头和德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们，驱车穿过哨所和雷区，纷纷奔向暗堡会议室。空降兵司令斯图登特将军来得稍晚，见室内已有许多人就座，悄悄在靠近门口的地方找了个空位置。

少顷，希特勒神色严峻地走进会议室，众人起立致敬，他挥手示意大家落座。

“墨索里尼已经被意大利的叛徒们囚禁了。”希特勒开门见山地道。会议室顿时响起一阵惊诧声。希特勒提高嗓门接着道：“虽然这些家伙打来电报，告诉我们，他们愿意把战争继续打下去，但我知道，他们想以此来欺骗我们，争取时间。”他轻蔑地笑了笑，又道：“我们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请他们干下去，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那些流氓一网打尽。这样，我们的战略部署就得重新调整。我命令在西西里岛的3个师迅速撤过墨西拿海峡，进入意大利本土。要越快越好，宁可把坦克和辎重都扔掉，也要把人员撤回来。”

会议结束时，希特勒眼光在四周搜寻了一番，当他看到坐在门口的斯图登特时，颌首道，“跟我来一下。”斯图登特忐忑不安起来，暗忖道：“为何元首单单叫我？会有何事？在这群巨头中，我只能算是个低级军官。”但他马上醒悟过来，肯定有特殊行动，需要他这个特殊兵种出马。“难道……”他边走边猜测道。

希特勒直奔作战室，斯图登特紧随其后，进入室内，希特勒转身盯着斯图登特，两眼放光道：“我有一个重要任务要交给你完成。”斯图登特凝神等着下文。停了片刻，希特勒才道：“我不能眼看着领袖被囚禁而不顾，我要把他从那些流氓手中救出来，你的部队过去表现得很出色，我相信这次也一定成功。”不待斯图登特答话，希特勒面色严肃地道：“我的要求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要把领袖完整无损地给我带来，否则，决不客气。”

斯图登特本来对这项任务把握不大，但一看元首严肃起来，斩钉截铁地答道：“不救出领袖，我愿受军法处置。”“好样的！”希特勒道。

皇帝营监狱

斯图登特一回到空降兵总部，就急召手下最得力的干将斯科尔策尼来见。将元首交给的任务复述了一遍，并强调说：“我已在元首面前立下军令状。”斯科尔策尼知道自己露脸的时候到了，向司令保证：“不救出领袖，我就不活着回来！”

进一步策划后，他们把这次行动定名为“秃鹫”。

斯科尔策尼是一名果断精明的军官，领命后的次日，他就率50名党卫军离开柏林前往法国南部，尔后，又来到驻意大利的第1伞兵师。

他们进入意大利后，四处打听墨索里尼的下落。从高价收买来的奸细口中，他们获悉墨索里尼于8月8日转移到了马达莱纳岛。正当斯科尔策尼准备前往马达莱纳岛营救时，墨索里尼却离开了该岛。

几天后，德国特务组织截获了由古埃利将军发往意大利内务部的一份电报，其中一句是“格兰萨索周围的保安措施已严密布置”。斯科尔策尼由此推测，格兰萨索的皇帝营监狱很可能就是关押墨索里尼的地方。

一查皇帝营的资料，斯科尔策尼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一座建在2000

公尺悬崖峭壁上的监狱，只有乘索道才能上去，因此普通办法无法营救。

斯科尔策尼马上向斯图登特将军作了汇报。经过研究，决定从法国调来滑翔机，运载进攻部队，先攻占皇帝营，然后再用小型“鹤”式飞机，救出墨索里尼。

神兵天降

9月12日，星期日，下午1时，12架滑翔机由几架飞机牵引起飞，1小时后，滑翔机飞抵皇帝营上空。斯科尔策尼下令戴上钢盔。解开缆绳，牵引机一离开，滑翔机就开始寻找着陆地点。原来准备用作着陆场的那块山坡非常陡峭，无法使用，最后只能冒着被发现的危险，硬着头皮在皇帝营的一幢大楼前降落。

在大楼三层的一个房间内，墨索里尼正斜靠在简陋的床上静思，突然听到窗外响起一阵猛烈的撞击声。他急忙起身，推开窗户，探身下望。只见一群德国士兵从坠地的滑翔机中跳出，有的抱着机枪，有的端着卡宾枪，径直向楼门冲来。他马上意识到，这些德国兵是来救自己的。一股巨大的激情从他心头涌起，几滴泪水从眼角渗出，他喃喃道：“阿道夫没有忘记我。”

大楼门前的意大利宪兵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事情，看着德国兵冲过来，不知所措。这时，大楼内响起刺耳的警报声，意大利宪兵这才回过神来欲阻止德军前进。

墨索里尼正想向楼下高喊，突然一个意大利中尉军官握着手枪冲进他的房间，大声命令道：“关上窗户，老老实实呆在那里！”墨索里尼没有理睬他，仍然探身向下望去，他突然发现德军士兵中有一个意大利军服的人。“难道你没看见那儿有一个意大利将军吗？”他指着窗外喊道：“别开枪！什么事儿也没有！”

斯图科策尼听到墨索里尼的喊声，惊喜道：“领袖，请退后两步！危险！”边喊边飞快冲入楼内。楼门口的意大利卡宾枪手没敢开枪，一个宪兵刚想拦他，被一枪托击倒。冲到三楼，斯科尔策尼直奔墨索里尼的房间。意军中尉一看敌强我弱的阵势，早跑出去躲开了。

斯科尔策尼推开房门，一步步走到墨索里尼面前，立正报告道：“领袖阁下，是元首派我来的，您自由了。”墨索里尼紧紧拥抱着斯科尔策尼，热泪盈眶道：“我知道我的朋友阿道夫是不会扔下我不管的！”

死而复生

墨索里尼不敢耽搁，跟在斯科尔策尼身后，匆匆下楼。楼前意大利宪兵已被德国兵全部缴械，不远处，一架“鹤”式小型侦察机引擎已发动起来。

二人直奔飞机而来，驾驶员一看墨索里尼肥胖的身子，担心地道：“中校阁下，这架飞机怕载不了我们三个人。”斯科尔策尼严厉地说：“就得冒这个险！如果我们撤下领袖不管，那我们俩回去也活不成。”

墨索里尼和斯科尔策尼挤进飞机。飞机挣扎着在陡峭的悬崖边沿滑行，在离开地面的一瞬间，一个轮子猛撞到一块岩石上，飞机笔直地朝峡谷底坠去。墨索里尼闭目祈祷，但飞机仍不断下坠，眼看还有100英尺就要坠毁了，驾驶员又奇迹般地将机首拉了上来，飞机又飞到险峰峻岭的上空。墨索里尼为再次绝地逢生兴高采烈地狂呼乱叫起来，陶醉在这次戏剧性的大逃亡里。

他用德语

向斯科尔策尼吹嘘道：“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出戏！我的血液告诉我，我们不能坠毁。”

斯科尔策尼想的是：希特勒将奖给他一枚什么样的勋章。
(赵嘉龙撰)

“霸王”战役的前前后后

1944年苏军取得的辉煌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形势。苏军的胜利是促成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性因素。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进程发生了根本变化，当形势已经发展到若西方国家推迟开辟第二战场，苏军也不仅能打到柏林，而且能打到巴黎的时候，他们的盟国就赶快采取行动了，第二战场也就开辟了。

英、美两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时力图阻止苏军解放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其他国家的人民。

在苏军胜利的影响下，在欧洲各国出现了日益扩大的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抵抗运动。这使西方政治家惊恐不安，他们尤为担心法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不断扩大。除此以外，美、英两国有影响的集团由于与德国垄断组织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也不甘心后者彻底垮台。下述情况对开辟第二战场也起了决定性作用：继续拖延开辟第二战场有可能使英国成为“V—1”和“V—2”飞弹大规模轰炸的目标，因为这些飞弹的发射场都配置在法国北海岸。哈佛大学教授莫里森写道：“如果我们在1944年夏季不向欧洲北部进攻，那么伦敦势必被‘V—1’和‘V—2’飞弹从地球上毁掉。”所有这一切都迫使英、美两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1944年2月12日，盟国武装力量参谋长联合委员会给西欧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出训令：“向欧洲大陆进攻，并同其他同盟国一起实施旨在打入德国心脏并消灭其武装力量的战役。”

1944年4月10日，英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团长伯劳兹将军和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金将军向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通报了英美军统帅部关于1944年5月31日开始强渡拉芒什海峡战役的决定。考虑到天气和潮汐条件，行动时间可能提前或推迟2~3天，根据德黑兰会议的协议，苏军在盟军登陆前夕应准备“对英一美的联合行动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援”。

为在西欧实施登陆战役，在英伦三岛共集结了4个集团军（2个美国集团军，1个英国集团军，1个加拿大集团军），下辖37个师。此外，美国还有50个师已做好向欧洲运输的准备。盟国空军共有11000架作战飞机和2300多架运输机。登陆的海军兵力共有：战列舰6艘，巡洋舰22艘，驱逐舰93艘，扫雷舰255艘，运输船和登陆船6000余艘，远征军总兵力为287.6万人。

1944年6月初，德国统帅部在西线共有61个师，其中10个坦克师。但这些师都是非满员师，每师人数为8000~11000人，且补充不足，装备较差。这些兵力分散驻扎在广大地域。在诺曼底海军登陆地域70公里正面上仅有2个德国师驻守。西线的德国空军总共有作战飞机不到500架。

在法国登陆前夕，英美军队对敌拥有的兵力优势是：人员2.1倍，坦克2.2倍，飞机将近23倍。此外，截至1944年夏，法国国内的抵抗力量共有近40万人，他们开展了积极的斗争，牵制了德国占领军的相当兵力。

6月6日凌晨，英美军队开始向法国西北部海岸进攻。3个空降师首先着陆，接着海军登陆兵登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登陆战役，它标志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

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进展顺利，进攻比预料的容易得多。盟国以较小的损失实施了航渡，并迅速巩固了3个登陆场，6月8日3个登陆场连成一个总登陆场。英一美军队的前进速度最初约为每昼夜4公里。至6月12日，盟军已有40万士兵和大量装备在法国上陆，占领了宽80公里、纵深17公里

的登陆场。登陆1个月后，即到1944年7月初，集中在法国大陆的盟军，兵力已达25个师，而当面的德军力23个师。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对法西斯集团的沉重打击。

苏联政府认为盟军的这次进攻是一次宏伟的战役，其规模之大，企图之广，实施之巧妙，都是战争史上没有先例的。

英美军队向大陆进攻时，并未把现有的一切后备力量都用上，如法国军队这样一支重要的增援进攻的后备力量就没有用上。包括邱吉尔在内的英国政治家，都反对把法国步兵师运往法国本土。

法国爱国者们展开了反对德国占领军的广泛斗争。抵抗运动的战士们有效地打击德军，解放了许多城市和行政区。1944年8月18日，法国共产党号召巴黎人民举行反对德国侵略者的起义。1944年8月25日，起义部队解放了巴黎。英美军队进入被法国爱国者解放的巴黎市。英格索尔写道：“据统计，法国抵抗运动相当于给我们额外增加了20个师，也许还更多些……。驻巴黎的德国守军在盟军第一个士兵到达以前就被粉碎了。”法国爱国者解放了波尔多、马赛、尼斯和其他一些大城市。

差不多就在盟军实施法国战役的同时，苏军于1944年6月10日在列宁格勒战线开始了夏季攻势的第一阶段，突破了芬军在卡累利阿地峡的永备防御工事。苏军在卡累利阿地峡和白俄罗斯的大规模进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盟军在法国的胜利。

盟国开辟第二战场牵制了西线的法西斯德军。英美军队拖住了原来可毫无阻挡地调往东线同苏军作战的德国部分战略预备队。到年底，盟军在西线面临的德军共有73个师。

但苏德战场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尽管如此，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苏、英、美三国军队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对法西斯侵略者采取的协调一致的行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德国终于陷入两个战场的夹击之中。

第二战场的开辟受到各国劳动人民的热烈欢迎，因为它缩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期限。苏、英、美等国劳动人民纷纷集会欢迎反法西斯同盟各国战斗合作的加强。第二战场的开辟加强了欧洲各国人民反法西斯压迫的斗争，使人民获得解放的日子临近了。

（汪澎辑）

摧毁德累斯顿记实

不幸的德累斯顿

德国德累斯顿市是一个下设防的城市，它只遭受过盟军两次规模较小的空袭。一次是在1944年10月7日，30架美国轰炸机袭击了火车站仓库，炸死435人；另一次是在1945年1月6日，133架美国“解放者”式飞机袭击了同一目标，伤害了376人。这座城市军事上价值不大，它有许多博物馆、教堂和其它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是一座名城。

进入2月后，一种虚假的传闻在扩散。说盟军不准轰炸德累斯顿，因为该城市将在战后成为首都，所有这一切使63万常住居民盲目乐观。斋戒节的星期二晚上，这座城市处于节日的气氛之中。无数孩子们穿着狂欢节的盛装。

市民们的安全感也感染了来自东部以及柏林的几十万难民。车站候车室内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和他们的一堆堆行李。公共建筑物已改成难民们的临时住所，里面挤满了人。成群结队的难民潮水般地继续涌来，德累斯顿的大花园内也布满了匆匆忙忙搭起的帐篷和木板房，以便安置将近20万难民和征用来的劳工。车站上挤满了从东部开来的火车，而从公路撤下来的难民熙熙攘攘，有的步行，有的乘坐马车，也有的乘坐小汽车和卡车。城市的人口时刻在增加着，转眼间突破130万，其中还包括好几百名美国和英国的战俘。

德累斯顿的防空力量几乎为零。陈设在附近山岗上的防空大炮是用纸浆制造的赝品，真正的大炮早校东方和西方前线征用，剩下的仅仅是混凝土掩体。

这一切都决定了德累斯顿的不幸。

第一次空袭

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部司令哈里斯从契克斯邱吉尔别墅受命后回到伦敦总部，立即开始部署旨在摧毁德累斯顿的“雷击”行动，由于这个计划是1944年10月提出的，许多准备工作早已完成，因此哈里斯没费太大精力就做好实施前的一切准备。

按照计划，轰炸德累斯顿将分三个波次进行，首先是240架英国飞机投掷巨型炸弹，然后是529架飞机投掷燃烧弹，最后是450架美国飞机实施补充轰炸。整个行动开始前，先有8架“蚊式”飞机测定轰炸范围，指示目标。

“雷击”行动最初定于1945年2月9日夜，但由于天气问题，后推至13日。2月13日下午5时30分，8架“蚊式”飞机率先起飞。几分钟后，第一批240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从位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机场腾空。

夜9时56分，空军中校、轰炸机机长史密斯定了方位，知道此时他已位于克姆尼茨市正南方约25公里的上空。“再有8分钟左右就到目标了”，史密斯想。10时05分，德累斯顿已尽现史密斯的眼底，他第一次在无线电里打破沉默：“信号长，你听到我说话了吗？完毕。”领头的“蚊式”机内的信号长回答道：“机长，我听得清清楚楚。”“你现在还在云层底下吗？”史密斯又问。“不。”信号长简短答道。“你看得见绿色曳光弹吗？”史密斯继续问道。“是的，我看见了。云不很厚。”信号长答道。说完，他立即指示飞机飞向轰炸目标上空，令他感到奇怪的是，下面既没有探照灯，也没有任何高射武器开人。信号长探头往下看去，发现几座桥梁优雅地横跨在德累斯顿中心弯弯曲曲的易水河河面上，这条河把旧城和新城隔开。

当信号长从低空迅速地掠过车站仓库时，他看到在一幢宏大的建筑物附近有一辆机车吐着浓烟。他猜想那是老城的中心车站。于是他指示坐机从

6000 米的高空开始向一个体育场俯冲下去。在 250 米上空，“蚊式”机弹舱活门阀打开了，450 公斤重的目标指示弹落下去，留下一串耀眼的红光。另一架“蚊式”轰炸机驾驶员以为主机附近发生爆炸，他惊叫道：“啊呀！信号长中弹了。”其实，那只是信号长照相机的闪光灯亮了一下。

轰炸机长迅速地在他的地图上对德累斯顿的三个体育场审视了一下，简短地道：“你指错了，信号长。”他又核对了一下地图，而后松了口气说：“喔，不，很好，请继续。”这时，史密斯清晰地看到一束摇曳的红光正好照射在附近的体育场上，于是，他又道：“喂，信号长，轰炸目标指示弹离标志点以东大约 90 米。”与此同时，其它的“蚊式”轰炸机开始把它们的指示弹投向第一批轰炸目标。

此时，史密斯最担心的是主力轰炸机群能否透过薄薄的云层看到照明弹。

约 22 时 10 分，第一架“兰开斯特”轰炸机飞抵目标上空，机长史密斯立即向其发出信号，对来机喊道：“三号校正员，请告诉我，你能看到红光吗？”“报告机长，我透过云层看到了三个目标指示弹。”对方校正员答道。史密斯怕他看错了目标，又问道：“你看到的是红色的吗？”“三处都是红色的。”校正员坚定地道。“很好。”史密斯放心了。随后，他又对逼近的后续轰炸机反复道：“‘餐具架’战役人员，请按照预定计划对准红色目标指示弹的光亮进行轰炸。请你们降低高度，尽可能接近目标。”

由于地面上既无炮人闪光，也没有探照灯，轰炸机毫无顾忌地向地面俯冲而下。顿时，巨型炸弹掀开一座座屋顶，窗户横飞，整个城市大部被摧毁，为下一波次的燃烧弹攻击作好了准备。

史密斯坐在“蚊式”飞机上，盘旋在德累斯顿上空 1000 米处，他看到一颗颗炸弹准确命中目标，不禁大喊道：“喂，伙计们，干得太棒了。”

第二次空袭

当第一批轰炸飞机完成任务离开德累斯顿时，第二批 529 架“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已在途中。

随着深夜来临。气温急剧下降，许多飞机的机身上开始结起了一层白霜，有些飞机不得不由人操纵飞行，自动驾驶仪已经不灵。在厚厚的云层护卫下，机群顺利地抵达克姆尼茨。但就在这时，天空出其不意地放晴了。地面高射炮开始射击，三架轰炸机被击落。

不久，机群看到了燃烧中的德累斯顿，城市被火光照得通明。约凌晨 1 时 23 分，第二波次 529 架轰炸相继飞抵德累斯顿上空。由于浓密的烟雾笼罩在城市上空，反而没有远处看得清晰。

德累斯顿的旧城已变成一团烈焰腾腾的火海，当火浪滚滚，几处大火突然连成一片时，大气温度高达 600 度。这种异乎寻常的高温造成一股强烈的冲天气流，火的中心因为吞噬着新鲜空气，而造成一股可怕的飓风。整个城市简直成了一座翻腾的地狱。

轰炸机长泰勒知道，像史密斯他们那样准确地进行轰炸已不可能。于是，他决定打击“餐具架”战役没有囊括的区域。泰勒通过无线电对他的主力飞机道：“加紧轰炸左边，然后右边，最后直接轰炸已经着火的地方。”几分钟后，炸弹开始如雨纷落，数千颗燃烧弹，其中包括两吨铝热剂一齐落向了这座城市。火的风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剧烈程度。飞行员们恐惧地注视着下面，他们还从来没见过如此清晰的情景。那是一种变幻莫测的、超

自然的可怕景象。整条整条的街道湮没在大火之中。

第三次空袭

2月14日凌晨4时40分，美国第8空军机组得到了关于袭击两个主要目标的详细指示。空军第1师的450架“空中堡垒”轰炸机被指定为去德累斯顿，将袭击位于易北河北岸的铁道编组车场和诺伊施塔德铁路车站。领航员接到的通知是：先飞向托尔高城，然后再上溯易北河，再向前飞直抵德累斯顿。

6时40分，机组人员进入飞机，但是，直到8时，第一批“空中堡垒”才起飞。

在须德海上空，轰炸机同赶来护航的288架P—51野马式飞机汇合。不久，第298轰炸小组迷失了方向，直向离德累斯顿东南120公里的布拉格飞去。这样，只有316架“空中堡垒”飞向德累斯顿。中午时分，这批强大的美国机群来到德累斯顿上空，由于是白天，他们不敢作低空飞行，只好呆在云层上端等待缝隙投弹。

第457小组的182架飞机转了第二圈，又转了第三圈，还是没有在下面云层中找到空隙，在他们的机后留下一条灰色的凝结尾流，呈脸盆状。在第四次盘旋时，驾驶员们从云层中找到了一个缝隙，德累斯顿出现在眼底。下面，头两次袭击在旧城引起的大火仍然烧得很旺，黄褐色的烟雾云向南朝着布拉格的方向飘去，布满布片和纸屑的灰烬绵延好几公里，那天正是基督教举行圣灰仪礼的星期三。

机不可失，第457小组的182架飞机几乎在同时打开了炸弹舱门。顿时，数千枚高爆炸弹呼啸着冲向地狱之城……

（赵嘉龙撰）

看不见的战线

波兰间谍网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一个原波兰王国的世袭男爵，为保卫祖国，通过女间谍，搞纳粹德国军事情报的故事。

刑场上的贵人

像从地狱深处冒出的烟雾一样，晨雾笼罩着柏林郊区的古式监狱。“当！当！……”从塔尖上传来阵阵可怕的钟声，震动着寂静的晨空。

“喂，今天还有处死刑的。按规定，给一个人判死刑响一下钟声，刚才正好响了12下，看来将有12个人被处死刑。”

“你知道吗，今天被处死的人中，有个非常漂亮的妇女，应该去看看。”

正在人们小声议论纷纷的时候，从中庭走出一个身着黑色燕尾服、头戴高筒礼帽、手戴白色手套并由两个男人护卫的老人。老人显出一副威严的样子，在黑褐色的脸上有几道可怕的阴影。

在正面席上入座的检察官、医生和六位审判官都摆出冷峻的面孔。在后面站着的列席人员是选出的六个男人，他们都体格矮小，脸色苍白，双眼机械地凝视着前方。与其说是凝视，倒不如说是因为要完成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出于无奈，才瞪着六双眼睛呆滞地看着前方。六个证人也惊恐不安地打着颤。

不一会儿，工作人员交给老人一把大斧。手拿大斧的老人恭恭敬敬地向检察官敬了个礼，然后脸色一变，将拇指指甲放在斧刃尖上试了试大斧是否锋利，尔后露出一丝令人颤栗的笑容。

按照惯例，刑场上响起了最后的钟声。与此同时，灰色的大铁门打开了，就像打开了通向地狱的大门。

“啊！”

六位证人几乎同时惊愕地叫出声来。大家的惊奇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从铁门里走出来的死囚是一位窈窕女郎，她的美貌令人神魂颠倒。其肌肤犹如象牙雕刻的一样光滑滋润，鼻梁高高的，显得十分高雅。只见她面带微笑，嘴唇微启，酷似微微绽开的花瓣。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毫无惧色，香气四溢的金发在阳光照耀下越发显得秀美，宛如一位天使从天而降。

“喂！那个女人可能是位男爵夫人吧！”一位证人对身旁的一位证人悄悄说。

“是的。她叫贝尼蒂，是位男爵夫人。但她究竟犯了什么罪，我却全然不知。”

贝尼蒂似乎在嘲笑人们的胆怯，昂然耸肩挺胸，以坚实的步伐静静地迈步向前，走到斩首台前。她微微一笑，坦然地伸出她那白嫩的脖子。看守不慌不忙地拿来已准备好的皮绳，准备捆住她的手，而男爵夫人却激动地摇摇头拒绝。“不需要捆绑！”她斩钉截铁地说道。

看到此种情景，老刽子手点点头说：“好！”尔后接过助手递过来的大斧，修地举过头顶，瞬间，“嚓！”地一声砍下头颅！男爵夫人的头一下子掉到事先准备好的柳笼里。只见死者的嘴唇微张，脸上现出微笑，没有一丝一毫痛苦的表情，就像在静静地等待恋人亲吻那样。

她就是被称为莫丹·唐·范的波兰间谍，因为将希特勒德国的军事情报通过索斯诺斯基男爵送到波兰情报机关，才得到如此悲惨的下场。

与贝尼蒂同被处斩的是她的一位肥胖的女亲友，她与贝尼蒂不同，完全像疯子一样地哭喊着，请求免除贝尼蒂和她的死刑，高叫对判死刑不服。但是斩首官对此毫不理睬，他断然命令助手将这个像猛牛一样的女人押上断头

台，很快举刀砍下了她的头颅。然而贝尼蒂那个亲友失去头颅的肥胖身体似乎像还要顽强地生存下去一样，躺在鲜血染红的大地上拼命挣扎、扭动。面对这种惨不忍睹的情景，连杀人已习以为常的检察官也不由得背过脸去，双手掩面。

猎获赛马场上的男爵

贝尼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给协约国军队以重大威胁的德国空军勇将里希托霍芬男爵的表妹。她 1900 年出生于波霖（现名波兹南）。

里希托霍芬男爵的超人战绩已在战史上留下了显赫的记录。在 1918 年战死以前，在他的率领下，德国空军曾击落敌机 100 余架。这位全身挂满各种勋章的勇士被称为德国的国宝。

当时的贝尼蒂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然而表兄的战死给她的打击太大了，她的心境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复仇”二字深深埋在心里。“一定要为表哥报仇雪恨，誓与协约国的军队决战到底，即使牺牲亦在所不辞！”贝尼蒂下了悲壮的决心，不久即作为德国间谍潜入巴黎。然而遗憾的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她也没能达到目的。

贝尼蒂在法国后来嫁给了年纪可以作她父亲的弗尔肯海因，一位极热心的赛马爱好者。她整日无所事事，为了排除心中的烦恼，经常随丈夫到赛马场去。在赛马场经丈夫介绍结识了索斯诺斯基男爵。

索斯诺斯基男爵是位拥有数匹赛驹的大财主，其家族是波兰最古老的贵族，他青年时代曾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身材魁梧，仪表堂堂，一见面就能抓住女人的心，充满了贵族男子的魅力。另外，他也是一位罕见的波兰爱国者，在一次大战前即纠集了一批志同道合之上，为波兰复国进行活动。第一次大战后波兰复国，他即成为波兰的情报人员。

索斯诺斯基是个十分复杂的人物。他既是个具有忧国忧民思想的志士，同时又玩弄过许多女性。

他一直从事间谍工作，曾到过柏林、维也纳、华沙等地。现在又潜入巴黎，当然也是为了完成间谍任务。他做间谍工作深得其妙，成绩斐然。因为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潇洒倜傥，又有用之不尽的金钱。因而他很容易接近上流阶层的妇女，以甜言蜜语诱骗她们，暗中窃得军事机密。

贝尼蒂与这位天才的索斯诺斯基男爵一见钟情。她与丈夫之间类似父女一样的年龄之差，促使生性风流的贝尼蒂忘记了自己的丈夫，与索斯诺斯基男爵共享欢乐。贝尼蒂身穿像女王一样的豪华服装，经常与索斯诺斯基手挽手地出现在宴会厅或夜总会。于是她与索斯诺斯基男爵的风流韵事很快成为社交界的热门话题。

在火山上跳舞

贝尼蒂的放荡风流事很快传到德国，德国政府情报部门立即下达了召她回国的命令。

与贝尼蒂一起，索斯诺斯基也来到柏林。

大战后的柏林，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均处于困境之中。市民们生死难卜，“今日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自暴自弃的风气十分盛行，人们大部天天陶醉在放荡无羁的尽情享乐之

在这种风潮中，既有金钱，又是美男子的索斯诺斯基频繁活动，在社交界的名望迅速提高。他顺利地打入上流社会，每晚都举办豪华奢侈的宴会，招待各方的显贵绅士，逐渐发展自己的间谍网。

对于这样的宴会，美艳的贝尼蒂每次必到。她显得高傲娇媚，心满意足，丰满的身姿充满了性感的诱惑。然而，作风轻浮、爱情不专一的索斯诺斯基，对贝尼蒂善于巧妙诱惑而又绝不提出求婚的意愿。“如果你是独身的话，就与我结婚吧！”贝尼蒂盲目相信了索斯诺斯基说的如果独身就与她结婚的话。她没经认真考虑，就提出与结婚好几年的丈夫弗尔肯海因离婚。

她本想立刻投入索斯诺斯基的热烈怀抱。但是，索斯诺斯基却用冷淡的态度对待她，根本不想正式与她结婚。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借口商务问题频繁来往巴黎和维也纳。在贝尼蒂苦苦哀求要与索斯诺斯基一同前往时，索斯诺斯基生气地拒绝说：“不要胡说，又不是到那里游山玩水，的确有重要商务工作缠身，必须我一个人单独去。”

贝尼蒂见索斯诺斯基这样固执地拒绝自己的要求，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她不由得想到：“奇怪，肯定有什么事在瞒着我，我要跟踪追击，抓住证据。”贝尼蒂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后就私自秘密跟踪侦察。侦察的结果使她大为吃惊，原来她如痴似魔般狂爱的索斯诺斯基在维也纳已有妻室，并且还知道他正与柏林走红的女明星玛丽·波多拉热烈相爱着。

知道详情的她像疯子一样号陶大哭，马上赶到索斯诺斯基住的公寓，歇斯底里地大吵大闹。索斯诺斯基注视着贝尼蒂的面孔沉思良久，不一会儿，好像下定决心似地说：“既然我干的事你已经知道了，我也不瞒你了，一切都像你所说的那样。可是这与你无关。我倒想知道你是采用什么手段搞到我的秘密的？”

他故意装出强硬的姿态，冷漠地抽着烟。面对深深受着的男人这种傲慢强硬的态度，她没有争辩，只是伤心地哭泣。但是，她没有灰心，没有中断对这个男人的追求，她决心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都必须将这个男人变成自己的。她这种狂热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了。

不久，她了解到索斯诺斯基是位可怕的间谍，然而她却不在乎她所爱的男人是间谍，还是恶魔，抑或是别的什么更可怕的东西。使这个男人成为她的掌中之物，已经成了她最大的欲望。后来，贝尼蒂了解到索斯诺斯基的忌妒心很强，就对自己说：“要想得到这个男人，只有挑起这个男人的忌妒心——我要与其他男人结婚。”于是，贝尼蒂草草地与一直向她求爱的约瑟夫·冯·贝尔德男爵结了婚。当然，他们之间没有爱情，结婚只不过是索斯诺斯基的报复手段。冯·贝尔德男爵在德国空军机关工作，这对于间谍索斯诺斯基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为了获取情报，又对贝尼蒂热情起来，便经常到贝尼蒂的新家，以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

索斯诺斯基对贝尼蒂的亲昵是曾经有过的甜美感情的死灰复燃呢，还是凭着间谍的特有本性，以接近贝尼蒂做掩护，从贝尼蒂的丈夫那里盗取情报呢，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总之，他常常彬彬有礼地出现在贝尼蒂的面前，勾引她再次燃起“爱情之火”。她终于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冯·贝尔德，将德国空军的重要机密泄露给了波兰间谍索斯诺斯基。

根据凡尔赛条约，应该对战后德国的军事力量进行严格限制。战胜国方面在这时，却获得了一份令人愕然的意外情报，即德国在希特勒上台后，正在进行大规模扩军备战。

希特勒举起“热爱祖国”的旗帜，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清除一切反法西斯运动的人。因此，政界、财界的名人不断被检举、逮捕，他们大部分是索斯诺斯基男爵招待会上的常客。直到这时，德国有关方面仍没引起对索斯诺

斯基和贝尼蒂应有的怀疑。

暴露的间谍网

为猎取重要军事情报，索斯诺斯基又把目标对准了德国陆军部雇员、年轻美貌的姑娘伊尔玛·冯·尤娜小姐，很快把她拉下了水。这一天，伊尔玛的母亲看出了破绽。母女两人一直依靠微薄的薪金过着清苦的生活，但女儿最近突然穿起与身份不符的服装，经常在外面过夜。

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伊尔玛，但是她却沉默不语。束手无策的母亲于次日拜访了陆军部，报告了女儿近来品行不端的情况，并恳求陆军部对她女儿进行严格的监视。出于对这位老人的怜悯，陆军部很快作出跟踪伊尔玛的决定。跟踪的结果如何呢？经调查，这位可怜的少女已成为间谍的帮凶，大量出卖国家机密。操纵伊尔玛的间谍就是索斯诺斯基。

为了破获这个间谍网，希特勒的特务组织盖世太保充分发挥职能。他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窃听索斯诺斯基男爵以及贝尼蒂的电话，拆看他们的信件，从而归纳出间谍集团的黑名单。

然而索斯诺斯基做梦也未想到他的间谍活动已完全暴露，他像过去一样依然纵情玩乐，依然从事间谍活动。这一天他为新得到的情妇——西班牙出身的舞蹈家利阿尼克举办了盛大宴会。他真不愧是位花花公子。宴会上，他身着特意订做的、在黑缎子上有着绯红和银色刺绣的东方式服装，腰上系着一条红色的腰带，悠然地叼着烟，被许多贵妇人簇拥着谈笑风生。当然贝尼蒂也出席了，她仍然像孔雀一样美丽、漂亮。

宴会节目丰富多彩，而最受欢迎的要算法国艳舞了。来客们已经卷入亢奋的旋涡之中，拍手、跺脚、喊叫……宴会场顿时成为一个很大的共鸣器。正在这个时候，“啪！”场内的电灯突然全部熄灭，一片漆黑。

“停电了！”

“快开灯！”

客人们喊叫着，乱成一团。突然，一声严厉的声音压倒了场内的骚动：

“不许动！举起手来！抵抗者立即枪决！”

这是盖世太保的突然袭击。欢乐的场所转瞬间变成了战斗的场地，50名来宾突然全被拘捕。

死亡的插曲

当夜被拘捕的客人中有贝尼蒂的前夫弗尔肯海因，还有她的丈夫冯·贝尔德男爵。数日后，了解到他们与间谍事件无任何关系，就被释放了。

对贝尼蒂的审讯结束后，她就消失在刑场上。索斯诺斯基的下场怎么样？当然他也会与贝尼蒂一样被处以斩首的极刑。然而有个偶然的机，使他与在波兰被捕的德国著名间谍约瑟夫·奥格莱夫相互交换，得以平安地回到波兰首都华沙。

在华沙车站迎接他的是一位身着黑色服装，用面纱紧紧包住面孔的女人，两人紧紧地拥抱着。这个女人是谁？是他留在故国的妻子，还是他的情妇？这个谜，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彭训厚撰）

红色谍星佐尔格秘闻

1941年11月18日早晨5点钟,日本东京特高侦察员驾驶警车突然来到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记者佐尔格家里,二话没说,就将只穿睡衣和拖鞋的佐尔格簇拥进警车。佐尔格大声抗议说,逮捕他是非法的。

警察局指控佐尔格是苏联间谍。佐尔格供认:我是间谍,但不是苏联间谍,而是德国间谍。

案发后,苏联政府宣布:它与佐尔格毫无关系。

理查德·佐尔格,1895年10月6日生于俄国高加索巴库油田附近的阿基堪德铺,父亲是德国工程师,母亲是普通的俄国妇女。佐尔格3岁时,全家迁往德国,定居怕林郊区。1902年,佐尔格进入柏林希特费尔德中学读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佐尔格应征入伍,奔赴战场。战争期间,他作战勇敢,膺获二级铁十字勋章。1916年,佐尔格负伤住院时,结识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接触一些共产主义经典著作。同年10月,他就学于柏林大学经济系,秘密接触了社会主义组织。他暗下决心:“除学习之外,还要参加有组织的革命活动。”1918年1月,佐尔格正式退役转入基尔大学学习并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担任德共秘密交通员,初步显示出他的组织鼓动才能。

1924年,德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佐尔格作为会议的正式代表出席会议,并负责会议的保卫工作。佐尔格的个性吸引了与会的苏共代表,他们建议他去莫斯科,用他的才能为共产国际服务。1925年,佐尔格来到苏联,定居莫斯科,加入苏联国籍和苏联共产党,供职于共产国际新闻处。1927年2月,佐尔格以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搜集情报。1928年7月,佐尔格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届世界代表大会。不久,苏联情报部部长别尔津招用佐尔格,在接受了严格的特种训练后,正式成为苏联谍报人员。1930年1月,佐尔格被派往中国,搜集有关中国局势问题的情报。佐尔格取道柏林,从德国《农业报》编辑部里搞到了一封介绍信,然后以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上海,拜见了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结识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史沫特莱女士以及其它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很快建立了由一个苏联人、一个波兰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组成的“上海小组”,广泛搜集各种情报。佐尔格通过收买在南京政府工作的德国工程师、无线电通信军官施特尔茨的中国太太,掌握了国民党南京总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德国军事顾问相互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和一个德国军事顾问与国民党中国进行联络的电话号码。此后,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往莫斯科。与此同时,佐尔格还向中国共产党通报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对中国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他将有关国民党引进新式武器的情报通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尚未投入使用时,红军便熟悉了这种武器。

1932年2月,佐尔格完成了他在中国的使命,经海参崴回到莫斯科,受到了有关部门的热烈欢迎。过上了一段安稳的生活。

1933年4月的一天,佐尔格奉命来到别尔津的办公室。别尔津问他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考虑,佐尔格激动地说:“在东京我也许能干点事。”这正中别尔津的下怀。自从20年代日本干涉苏俄革命起,苏联一直把日本当作东方最危险的敌人。“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决定在日本组建情报网,别尔津正打算把这个任务文给佐尔格,两人一拍即合,经过具体的筹划,佐尔格决定取道德国到日本。

柏林是佐尔格的第二故乡，他通过熟人和朋友从《法兰克福日报》编辑部弄到了驻东京特派记者的身份证，9月，佐尔格登舟破浪奔东京。

在东京，佐尔格利用记者的特殊身份，首先拜访了德国驻日大使馆的外交官，认识了奥特少将，他俩一见如故。随后，他又结识外务省的要员。不久，一个隐伏在日本的苏联谍报组织“拉姆宰”小组成立了，成员有南斯拉夫籍的勃兰科·伏开利克（苏共党员）、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苏共党员）、大崎秀实（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等，到1941年11月，这个小组发展到由39人组成的国际性组织。

1933年10月，佐尔格又加入德国纳粹党，进一步获得了工作的便利条件。

1935年7月，佐尔格搞到一份关于日本陆军体制、领导人、内部派系等内容的情报，“拉姆宰”小组初战告捷后来居上。佐尔格兴高采烈地绕道美国、法国、波兰回莫斯科报告了工作情况，并获得了向德国使馆提供部分“情报”的自由。苏军情报部指示他在日本注意隐蔽，等候起用。同年9月，佐尔格回到日本后，确定了采取“座谈、讨论和研究的方式，用些无关紧要的情报套取重要情报”的工作方针，经常出入德国使馆，使馆的工作人员对他更是深信不疑，待如上宾。

佐尔格在集中精力搞情报工作的同时，自然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记者”，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给《法兰克福日报》发回了不少有质量的稿件，使自己在德国的声誉日增。

1936年，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1400名日本下层官兵举行叛乱。日本当局对政变内幕严加封锁。苏联指示“拉姆宰”小组摸清其中内情，掌握日本局势的动向。佐尔格驱车来到奥特武官的办公室。奥特把他拉入一间密室，说：柏林要求尽快摸清“二·二六”事件的内情和日本政局的发展动向。说罢，随手递了一些零散材料给他。佐尔格带着材料回到自己的卧室，与宫木、大崎等收集的情报放在一起分析；然后写了一份研究报告，大意是：日本政局不会因此发生大的变化。这份材料分别被送到

了柏林和莫斯科，双方都感到很满意。奥特因此受到了柏林的嘉奖，佐尔格因此得到了任何时候都可以阅读德国使馆所有文电材料的特权。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莫斯科指示佐尔格搜集有关情况，预测战争前途。佐尔格以记者的身份到沈阳、多伦、张家口等10多个中国城市及其附近乡村采访了中日双方的军人、老百姓和中国抗日组织的领导人，综合有关情报，最后向苏联报告：战争将是长期的，日本难以取胜。斯大林参考佐尔格的报告，决定援华抗日，让中国拖住日本，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压力。

1938年5月，苏联远东军区陆军少将留希科夫越过中苏边境向日本投诚。叛逃者立即被押到东京。留希科夫是负责苏联远东情报事务的高级官员，除了掌握大量苏军机密情报外，还掌握了苏联谍报通信的密码，一旦被日本人获取，后果十分严重。由于佐尔格是单线与总部联系的，留希科夫没有掌握他的情况。因此，莫斯科致电佐尔格：尽一切可能得到“Y”（留希科夫的代号）的情况。佐尔格原打算在审讯他以前把他干掉，但由于日本军部对他严加保护，无法接近。怎么办？正当他百思不得其法的时候，奥特中将给他来电话说有要事相商。佐尔格立即驱车前往。奥特开门见山地说：明天日本人要正式讯问留希科夫。为了表示德日友好关系，日本特高同意柏林派特别

调查组参加讯问，柏林指示他俩前去。佐尔格表面故作震惊，立即表示服从。审讯过后，佐尔格立即向莫斯科发了一份密电：熊已被解剖，兽医掌握了它的神经网络和五脏器官位置。莫斯科接到电文后，知道留希科夫已将苏军在远东的情况和远东谍报密码交给了日本人，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堵住了缺口。

1938年，日苏关系十分紧张。佐尔格从日本社会的种种事件和收集到的有关材料分析得出结论报告莫斯科：关东军正在积极准备向苏联发动武装入侵。苏军加强了战备。哈拉哈河战役前夕，关于关东军部署、武器装备、战争物资的运输等详细情报，又及时送到了莫斯科。开战后，苏军获胜。日本被迫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停战协定。

1939年5月，德国新任驻泰国大使馆陆军武官肖尔中校来到东京，他是佐尔格的朋友，他向佐尔格透露了希特勒可能将于6月20日或推迟二三天进攻苏联的情报。佐尔格彻底摸清情况后，用无线电通知莫斯科：德国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兵力170~190个师。

1941年8月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在东京开会，作出了“今年不向苏联宣战”的决定，佐尔格立即向莫斯科报告了会议情况。斯大林从东线抽调了准备用于对付日本进攻的11个步师25万人到西线作战，将德军遏制在莫斯科城下。

约在1941年10月中旬，佐尔格又向莫斯科报告：日美关系相当紧张，日本可能几周内向美国开战。

佐尔格的所作所为早就引起了日本宪兵和特高的注意，但日本碍于日德友好，佐尔格是德国使馆的贵宾，不敢轻易下手。东京警察厅曾将他的情人石井花子叫去盘问。花子说这纯是信口雌黄，根本没有这回事。实际上，佐尔格从未跟她透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佐尔格知道石井花子被传讯后，十分震惊，但表面故作镇静，并大胆而礼貌地批评了日本东京警察厅打扰了一位盟国朋友，弄得警察厅十分不好意思，只好赔礼道歉。然而，东京警察厅并没有就此罢休，它决心从打击日本共产党入手。警察局首先拘留了曾于1939年被捕的日共党员伊东立的管家青柳喜久代，通过她供出了美共党员北林智子，北林智子在受审时无意中提到了宫木的名字。日本当局立即逮捕了宫木，宫木受刑不过，于10月12日招出佐尔格及其他小组成员。于是，佐尔格“拉姆宰”小组的全体成员被一网打尽。

苏联害怕佐尔格案件影响日苏之间的“和平”关系，矢口否认他是苏联间谍。

佐尔格在狱中，开始咬定自己是德国间谍，企图在险境中摆脱绝境。后来实在躲避不过后，尽管受尽非人的酷刑，但他“对国际共产主义保持着金石般的信心”。

1944年佐尔格在东京被秘密绞死，终年49岁。

1964年11月5日，苏联政府追授佐尔格为最高苏联英雄。为了纪念他，苏联的一艘油船、莫斯科的一条街道以佐尔格命名。1965年还发行佐尔格纪念邮票。

佐尔格间谍案只是谍海一例。有谁知道，现在以记者身份从事谍报工作的人有多少呢？

（徐永汉撰）

美国在二战中的秘密武器——以日制日

在半个世纪以前的那场战争中，日本的军事指挥官没有把他们的战时军事通信编成密码。因为他们以为他们的语言在外国人看起来、听起来奇特古怪。

但是，日本帝国的军队不知道美国在二战中使用了秘密武器——军事情报处。该机构中有 6000 名通晓日语的美籍日本人在从阿留申群岛到冲绳岛的每一个重大太平洋战役中担任翻译。他们设法从俘虏的口中获得最新的有用情报，窃听日本飞行员与基地之间的谈话。

现年 79 岁的林恩·克罗斯特的新著《战火中的荣誉》披露了这一段故事。克罗斯特当年在担任美联社驻华盛顿记者时受檀香山的《明星公报》之聘，前往采访夏威夷军人的英勇事迹。在那里，她结识了美籍日本军人，并且在此后的 50 年里一直同他们保持着这种友谊。

多年以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的情报官查尔斯·威洛比少将在一次讲话中估计说，在太平洋战场上，6000 名第一代美籍日本人“拯救了 100 万美国军人的生命，并且将太平洋战争缩短了两年”。

通晓日语的第一代美籍日本军人一共翻译了 2000 多万份缴获的文件，审讯了 1.4 万名日军俘虏，有时还能从俘虏口中掏出出人意外的情报。

但是，克罗斯特认为，这些美籍日本军人仍然受到歧视，遭人白眼。克罗斯特表示，这就是她写作这本书的原因。她说：“必须让世人知道这件事情，美国人不知道在那场保存民主制度的战争中，美籍日本人进行过一场多么艰苦卓绝的斗争。”

（玉玲撰）

中途岛之役日军失利之谜

1940年9月，德、意、日法西斯签订了三国公约。不久，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军在偷袭珍珠港、攻占菲律宾群岛、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缅甸的仰光后，又于1942年夏出动联合舰队10万余人，舰艇350艘、飞机1000架，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中途岛战役。

在日本加紧部署进攻中途岛过程中，美国成功地破译了日军的密电码，从而弄清了日军的作战部署，将计就计地给日军设置陷阱，并将两艘航空母舰埋伏在中途岛东北200英里的海面上。

战役从6月4日拉开序幕，至次日凌晨2时50分结束。日军落进美军预先设置好的口袋之中，山本五十六指挥的日本舰队，损失了航空母舰4艘、重型巡洋舰1艘和作战飞机332架。山本五十六大将本人也落了个机毁人亡的可耻下场。

中途岛之战成了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从此，日军丧失了进攻能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每况愈下，直至彻底败降。

（彭训厚撰）

元帅误坠迷魂阵

二次大战期间，英国第8集团军与法西斯意大利军队双方在利比亚战役中，英军之所以能以36000余人战胜意大利31万强大优势的军队，就是因为意军元帅格拉齐亚尼迷迷糊糊地陷入了英国设置的“怪圈”。

1940年12月，英军获得了意军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为了对付爆发力强、攻势凌厉的意军，英军运用了大规模战役欺骗手段——用数百个橡皮充气制做了假坦克、假野炮和假载重汽车，又为这些假冒伪劣军品修造了模拟公路和坦克履带压碾的痕迹，并将这些情况一直显示到地中海沿岸的西迪拜拉尼地区。同时大量动员当地居民牵引着带拖把的骆驼和马群，一批接一批的在公路上奔驰，扬起了漫天尘埃。意军的高空侦察机报告说：“发现了英军一支庞大的机械化部队正在向意军的筑垒地域开进。”意军拍摄的航空照片上呈现出，在意军的右翼有英军大量坦克集结和重炮兵部署，意军元帅格拉齐亚尼在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英军情报面前，忘记了英国有句谚语：“除了你别的都是假的”，统统信以为真。为了避免英军从翼侧的攻击，他改变了主意，决计停止进攻，沿亚历山大公路一线组织防御。意军在“一边倒”的作战思想指导下，把注意力集中在右翼，对其它方向疏于戒备。英军在夹击中遇到天上掉馅饼，抓紧时机调整部署，调来援兵。在12月9日这天，英军坦克第7师和印度步兵第4师联合组成突击兵团，穿越意军营地之间未设防的30公里宽的间隙地，迂回到意军侧后，突然发起攻击。英军的这一招完全出乎意军意外，意军一下子乱了营，指挥部对部队失去了控制，各营地几乎不战而降。英军乘胜追击退却之敌，继续向利比亚内地发展战果。1941年2月6日进占班加西，取得了战役全胜，扭转了被动局面。貌似强大的意军败退800余公里，损失坦克400余辆，火炮近1300门，被俘官兵13万余人，一败涂地。

（董仁棠撰）

苏德战争前夕的秘密战争

在战场上的血腥交战之前，一场颇为顽强而激烈的斗争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进行着。

苏德战争前夕，德国的间谍和反间谍组织在卡纳利斯、舍伦贝格和希姆莱将军的领导下，对苏联进行了空前规模和空前残酷的秘密战争。

这些行动遭到了苏联间谍和反间谍机构针锋相对的抵抗。1940年，当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准备甚嚣尘上的时候，苏联间谍机构的活动也得到了特别的加强。他们通过各种间谍和外交渠道，从东京、波恩，以后又从柏林、伦敦、华盛顿、华沙、安卡拉等地，从不同的来源得到了大量供政界和军界高级人士参阅的情报。

1940年7月，戈利科夫将军被任命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该组织掌握了大量的关于希特勒法西斯德国觊觎苏维埃国家的情报。关于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军事潜力、动员措施、新编部队、武装力量的总数，以及希特勒师团的数量、配属及在战场上的部署，和总指挥部的战略预备队等情报应有尽有。从1940年夏天开始，德国法国斯军队从西欧和中欧各占领国及巴尔干地区和德国本土上向东方大规模地调动，都处于苏联的监视之下。

苏联谍报人员向中央通报了从波罗的海至黑海沿岸，苏联整个西部边界希特勒法西斯各集团军及各军、师的数量、构成和部署情况。例如，关于1941年6月1日情况的总情报部第5号通报中就提供了整个东部战线德国军队数量的全面情报，而且还把苏联西部每个边防军区（包括波罗的海边防军区、西部边防军区、基辅边防军区）从边界线起深达400公里以内的情况搞得清清楚楚。同时还摸清了部署在罗马尼亚和芬兰领土上的德国师团的数量。

正如朱可夫元帅证实的那样，苏联情报机构还掌握了进攻苏联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实施突击的主要战略方向及这一进攻的日期。情报部长戈利科夫在1941年3月20日的报告中援引驻柏林武官的一份通报指出，“针对苏联的军事行动预计在1941年5月15日至6月15日之间开始”。然而，从报告所引用的情报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却抹杀了它们的作用。总结论称，“有关反对苏联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于今年春天的种种传闻和文件必须作为英国、甚至可能是德国间谍机构施放的烟幕看待。”

此类不可信的结论，不可能促进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斯大林正确观点和正确领导的形成。尽管来自总情报部部长的情报总是立即向斯大林报告。

当时曾任红军总参谋长的朱可夫元帅承认说，“在危险的战争局势日益迫近的时候，我们作为军人所能做的不可能使斯大林相信同德国的战争在最近时期爆发的必然性和证明早些采取战役动员计划规定的应急措施的必要性。”虽然“这些措施因为双方实力相差过于悬殊而不能保证击退敌人的突袭取得完全成功”，但苏联的军队“能够更有组织地参加战斗，因而也就能给敌人造成十分重大的损失。”

来自德国的令人忧虑的消息

从1940年夏开始，苏联驻各国外文代表、武官及其工作人员系统而全面地报告了德国准备对苏战争的情报。这类情报还可从欧洲反法西斯地下组织、从共产主义者那里获得。

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都把援助苏联看成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冒着生命危险，克服罕见困难，在德国占领国和中立国中收集了许多有关希

特勒法西斯德国的军事计划、军事—经济潜力的重要情报和其他资料。这些情报和资料有助于苏联从而也有助于各国人民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来。

代号为“红色合唱队”的德国反法西斯抵抗组织能够接触到盖世太保的文件，它给了苏联以巨大的帮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这个最重要的抵抗组织的为首人物有阿尔维特·哈尔纳克博士、哈罗·舒尔茨—博伊赞中校和德国共产党活动家荣恩·齐格及威廉·古多弗。

参加该组织的成员还有共产党员汉斯·科比、奥托·格拉博夫斯基、赫尔伯特·格拉塞、瓦尔特·胡泽曼、作家正当·库克霍夫、医生荣恩·里姆麦斯特等。此外，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 and 无党派人士，工人和学者，教员和演员，画家和职员，士兵和军官也都是它的成员。这些人都是德国勇敢的爱国者和坚定的国际主义者，是苏联人民忠诚的朋友。他们在地下状态中为消灭法西斯，建立和平民主的德国而奋斗。“红色合唱队”的活动和斗争一直持续到1942年8月被希姆莱间谍机构破获为止。

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克服了许多难以置信的困难，在极为残酷的白色恐怖笼罩法西斯德国的条件下，每时每刻都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渠道，以便把苏联面临的威胁告诉在德国的苏联人。1941年2月中旬，一位印刷工人走进了苏联驻柏林领事馆，他带来了一本俄德会话手册，上面是用拉丁文铅字排印出来的俄语句型，如“你是共产党员吗？”“举起手来！”“我要开枪了”，“投降吧”等等。这本会话手册很快就被寄往莫斯科。1941年曾在驻德苏联大使馆工作的别列日科夫写道，“从3月份开始，有关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可靠传闻慢慢扩散到整个柏林。而提及的进攻日期却往往不尽一致……有的说4月6日，有的说4月20日，有的说5月18

日，最后才是正确日期——6月22日。”

1941年5月底，使馆外交官谢苗诺夫参赞和切尔内舍夫武官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这份报告的主要结论是，德国进攻苏联的实际准备业已完成，而且对这种准备的规模也不容怀疑，它的军队和技术装备的集结都已大功告成。因此，德国对苏联的进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苏联驻柏林的海军武官沃龙佐夫上校从柏林发出了令人忧虑的消息。海军人民委员（1946年后改为部长）库兹涅佐夫上将在

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不仅通报了德国人的准备情况，而且还说出了几乎是准确的战争开始日期。”

但是，海军人民委员对收到的情报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在库兹涅佐夫呈送给斯大林的一份简短报告中，竟把沃龙佐夫从柏林提交的情报说成是“虚假的”。因此，这份情报和其他许多报告一样，只不过成了“可疑”性的预告而已。

“拉姆宰”从东京发出的无线电报

苏联情报员理查德·佐尔格（即拉姆宰）在德国驻东京使馆工作，能够接触到法西斯大使艾根·奥特来往的秘密书信，他从东京发回了有关法西斯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重要情报。

在希特勒签署“巴巴罗萨”计划整整一个月前，即1940年11

月18日，“拉姆宰”小组就得到了有关苏联面临来自德国方面危

险的第一份报告。佐尔格借口同一个从德国来的人谈话，就把法西斯德国准备进攻苏联所采取的措施告诉了他。在希特勒签署“巴巴罗萨”计划10天以后，即1940年12月28日，佐尔格通过

无线电发出了如下电文：“在德苏边界现已集结了 80 个德国师，希特勒企图沿哈尔科夫—莫斯科—列宁格勒—线占领苏联领土。”

1941 年初，佐尔格向中央报告了通过从德国抵日本的特使那里获得的有关德国部队在苏联边界加紧集结和从法国调遣兵力的情报。他报告说，德国在与苏联接壤的东部边界上已完成了战斗工事的构筑。

5 月 21 日，他们又向中央作了如下报告：“德国拥有 150 个师组成的 9 个集团军用以对付苏联。”到 5 月底，佐尔格转发了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的声明，“德国对苏联的进攻预定在 6 月中旬”。

6 月 1 日，他又发回如下电文：“苏德战争预料在 6 月 15 日爆发……最猛烈的进攻将由德军左翼部队实施。”“在东部边界（指德国和苏联接壤部分。——作者注）目前已集结了 170~190 个师，主要方向（指进攻方向。——作者注）将针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然后就是乌克兰。”

而理查德·佐尔格 6 月 15 日发回的两份无线电报有着特殊的价值。其中第一份称“战争将于 6 月 22 日开始”；而第二份则指出：“6 月 22 日拂晓将在宽阔的正面展开进攻。拉姆宰（签字）”

多拉发自瑞士的报告

从瑞士方面也发出了有关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消息。

在这个中立国建有以匈牙利共产党员山多尔·拉多为首的情报组织——多拉。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鲁道夫·缪斯勒（即吕齐）是拉多获取极有价值情报的一个来源。他与几个德国将军和军官组成的取名为“维金人”的小组保持着联系。这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都在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任职。就在绝密级的“巴巴罗萨”计划签署 20 天以后，缪斯勒通过“维金人”小组掌握了它。这些情报很快报告给了莫斯科。

拉多转告了有关德国法西斯军队向东方、向苏联边界调集以及军队的组成和装备方面的准确情报。

1941 年 2 月底，山多尔·拉多向中央报告说：“德国目前在东方拥有 150 个师的兵力……德国将于 5 月底开始进攻。”到 3 月底，拉多又作了准确的说明：希特勒已将战役（指“巴巴罗萨”计划）推迟 4 周实施。

1941 年 6 月 12 日，山多尔·拉多向莫斯科发出了一份特别重要的无线电报：“对苏联的总攻将于 6 月 22 日星期天凌晨开始”。

苏联驻法大使博戈莫洛夫和武官苏斯洛纳洛夫也从法国发来了关于法西斯德国强化军备的警告。

来自华盛顿的警告

1940 年 8 月的一个炎热的晚上，同美国情报机关有联系的美商参赞爱迪生·伍德斯在柏林一家剧院会见了第三帝国的一位国民。他是一位上层分子，同帝国银行经理雅尔曼·沙希特有交往，并且能够进入到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但更重要的在于他是反希特勒在野党的一名成员。在秘密会见时，德国人不露声色地把一张小纸条递给了美国外交官。当伍德斯回家打开小纸条时，就看到如下一句话：“希特勒的大本营已开过有关准备对俄国进行战争的会议。”

伍德斯火速将这份情报发送给美国国务院。但是，正如当时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所记述的那样，人们对此都持怀疑态度。因为希特勒当时已经在同英国进行激战。

1941年1月，就在“巴巴罗萨”计划刚刚通过之后，情报工作人员伍德斯就将文件的复制本送交到国务院，当时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埃德加·胡佛就承认了它的可靠性。国务院还通过其他渠道收到了能证实伍德斯情报的旁证。1941年1月，赫尔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了有关法西斯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

在与自己的部属开会协商以后，罗斯福下达指示，要求将有关希特勒侵略苏联的计划通报给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乌曼斯基。1941年3月1日，副国务卿威廉召见了乌曼斯基，同时向他介绍了经由伍德斯收到的情报。据赫尔说，大使默默地听完他的介绍后，只沉思片刻，就对美国政府提供极有价值的情报表示了谢意。他并且表示，将以最快速度把它通报给苏联政府。

3月20日，威廉又向乌曼斯基证实自己3月1日所作的通报，同时还补充了一系列新情况。

来自英国的“闪电”情报

1941年1月17日，英国联合情报局（三军种都有代表参加）掌握了有关法西斯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新的事实：

“（1）有不少新的迹象说明德国进攻俄国的企图。

（2）德国的军事意图为以下三个主要事实所证明：（a）军事部署；（b）公路和铁路交通线的改善；（c）野战燃料库、装备库的修建等等。

（3）涉及与俄国有关的军事部署需要指出的有：

挪威：有消息认为，在那尔维克北部地区已驻有2个德国师……

芬兰：德国军队得到了加强。芬兰是德国的一个盟友。

波兰：在1940年6月至8月期间，在其东部边界的德国师的数量已从23个增加到70个左右（即拥有150~200万人），在俄德边界附近正在构筑筑垒工程。

斯洛伐克：有消息认为，此间已拥有6个师。

罗马尼亚：有消息认为，目前这里驻有8个大大增强了的德国师。

（4）至于交通线，那么在波兰领土上通往德国和俄国边界的道路改善正加紧进行……

（5）针对俄国战役的燃料和装备运输正在进行之中。”

然而，英国情报局认为德国军队的调动和在毗邻俄国边界的军事准备都是“正常”的。联合情报局认为，击溃英国依然是德国的主要目标。

1941年3月底，驻伯尔尼武官向伦敦通报了下述内容：

“如果他们得出结论（指柏林方面。——作者注）认为对英国的进攻不会成功，那么进攻俄国的准备（指德国。——作者注）将以最快速度进行。

（1）征召新兵的工作在努力继续进行；

（2）有消息说现在组建了3个集团军群，其临时指挥部设在汉堡、布雷斯顿和柏林；

（3）继续动员包括6个摩托化军在内的新兵团；

（4）组建新的坦克部队和增加36吨坦克的生产；

（5）印制俄国钱币；

（6）在华沙近郊修建秘密机场；

（7）通过对华沙至斯洛伐克的航空摄影绘制出俄德边界地图……

（10）把指挥官从西线抽调到东线；

（11）一位工兵部队的军官说，他正在东普鲁士一个能承受36吨的桥

梁工地上训练自己的部队；

(12) 为在俄国开展工作的行政机构准备正在罗马尼亚进行；

(13) 波—俄边界正在修筑工事。”

这份情报是从一位在柏林的英国暗探那里得到的。

权威的《泰晤士报》推测说，“希特勒很可能为动用自己军队进攻俄国的巨大诱惑所摆布。”

在英国和其他国家日益扩散的有关传闻是：德国从西线抽调自己的部队集结于与苏联接壤的边界，在波兰正在修建公路、铁路和机场，在罗马尼亚和芬兰正在进行秘密军事准备等等。

1941年3月底，邱吉尔获悉了德国的坦克部队已从布加勒斯特调遭到克拉科夫的消息。“对我来说，”他写道，“这真是一个照亮东方一切状况的闪电。向克拉科夫突然调集如此庞大而又为巴尔干地区所需要的坦克部队，只能表明希特勒将于5月进攻俄国的意图。”

4月7日，联合情报局向邱吉尔报告说，“在欧洲正到处流传

关于德国人入侵俄国的消息”，德国“将要与俄国交战”。

在得到这些极为重要的情报以后，邱吉尔通过艾登给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克里普斯发去一封信函，提请他立即将这些情况通知苏联政府。然而……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这封信却被搁置起来。邱吉尔致函艾登指出，“我认为我给斯大林的这封个人信函有着特殊的作用，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阻止它的寄递，大使也不明白这些事实的军事意义。”

4月22日，邱吉尔给斯大林的信函才转交到他手中。这样，几乎丧失了3周时间。而且还如朱可夫元帅所记述的那样，斯大林“是以怀疑的态度看待这件事的”。

4月4日，英国外交部给斯坦福·克里普斯拍去一份电报，电文称：“希特勒目前进攻南斯拉夫的企图将推迟他先前作出的威胁（指战争。——作者注）苏联政府的计划。如果这样，对苏联政府来说就可利用这一机会来加强自己的阵地。这一延期表明，敌人的实力是有限的……应当让苏联政府明白……希特勒只要力所能及，他迟早要进攻（苏联。——作者注）。”英国外交部委托大使将这一极为重要的情报告诉斯大林。

4月16日，艾登与苏联全权代表马伊斯基在伦敦举行了会谈。会谈涉及了在法西斯德国对苏联威胁日益增长的情况下改善英—苏关系的问题。

“据我方证实，”艾登对大使说，“德国的军事意图是没有止境的，无论是目前还是今后几个月对苏联的进攻都是如此……现有大量证据证明他（指希特勒。——作者注）消灭苏联的决心。面临这种局势，十分希望就我们两国间的关系问题友好地交换意见……以实现尽可能的接近。”

苏联大使重申了苏联政府改善与英国关系的愿望。

英国政府从各情报机构和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大量关于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

在艾登和马伊斯基1941年6月5日、10日和13日举行的会谈中，艾登向大使预报了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威胁到苏联的危险”。特别是在6月13日的会谈中，艾登对大使说，如果德国进攻苏联，英国政府就将准备援助苏维埃国家，动用英国空军对付德国人，以及向莫斯科派遣军事代表团和实际上给予尽可能的军事援助。在6月14日艾登致苏联政府的照会中又通报了“德

国军队在苏联边界上集结”的情报。

来自华沙、安卡拉、罗马等地的警报信号

1941年5月5日，华沙方面向斯大林通报了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消息。通报指出，“在华沙和波兰领土上的军事准备是公开进行的，因此，德国官兵便把即将到来的德苏之战作为既定之事公开议论。战争预计在春季野外作业结束后爆发。”

1941年6月6日，斯大林收到了有关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共400万官兵在苏—德边界集结的侦察情报。

来自安卡拉绝对可靠的情报来源说，“在土耳其新闻界和外交界中，有关德国对苏战争的传闻非常厉害。德国已在苏联边界上集结了120个步兵师，目前正在罗马尼亚和芬兰进行紧急动员。”

6月19日16时许，美国新闻记者基尼戈打电话给苏联驻罗马的全权代表处，请求戈列尔金大使紧急接见。这次会见安排在18时举行。

“基尼戈开门见山地表示，他这次拜访的紧迫性是由非常情况促成的。也就是说，他基尼戈刚刚从绝对可靠的消息来源获悉，在与苏联接壤的边界上的布列斯特地域和其他地段，德国已集结了大量的炮兵、坦克师、步兵部队和航空兵（还列举出了部队、坦克、火炮和飞机的数量）。据他掌握的情报表明，对苏联的进攻预定在1941年6月22日星期天的早晨。”

甚至德国驻莫斯科使馆，其中有共产党员、反法西斯主义者格哈尔德·凯格尔也向苏联主管机关提供了有关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确切时间。

情报中还有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本人提供的有关“元首想发动对苏战争”的消息。

然而，所有这些警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至今我们也不很清楚究竟为什么如此。

（薛松辑）

太平洋战争中的秘密武器——纳瓦霍语密码

1942年，纳瓦霍族的精英们设计出一种不可破译的密码，使日军如堕五里雾中，从而帮助美国赢得了太平洋战争的胜利。

藏匿高度机密和复杂编制规则的密码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密码编译者的骄傲。那些高水平设计的大作，被冠以“谜”、“紫色”和“炸弹”一类代号。这些黑匣子利用转子和棘轮结构把要转达的信息隐含在稠密的字符之中。但是，在太平洋水域发动攻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所使用的“密码机”却是“纳瓦霍人”（印第安人的一个主要部族）。

在大部分影片中，纳瓦霍人的形象是讲原始的洋泾浜英语，保留着骑马打仗的传统。但是，经历了被殖民征服后的漫长岁月，这个民族的一群爱国者把他们的语言精炼为适合战争需要的利器。他们为一个环绕自己民族保留居住区的民族而投身战争。他们的足迹遍及太平洋水域的每一处海滩，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所罗门群岛）到冲绳岛（日本）。可是，他们的事迹却顶多成为战争史中的一个注脚。他们就是纳瓦霍语密码译员。他们设计和应用的口语密码在军事史上是少有的不可破译的密码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有3600多名纳瓦霍人在军中服役，但其中只有420名是纳瓦霍语密码译员。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的海军陆战队的全部6个师中，他们编译和解译密码的速度比任何密码机都要快。他们用纳瓦霍日常用语和自己设计的400个左右的暗码词汇构造的密码使日本人困惑不解。尽管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登陆行动中，他们的密码极少被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军官所使用，但是指挥官们后来逐渐把它视为“快速传递机密军事电文所不可缺少的手段”。在三年生死攸关的战事中，这些通晓多种语言的纳瓦霍人向人们证明，当英雄主义向人类呼唤之际，这个民族——他们也以缄默寡言著称——会显示出举足轻重的智慧和力量。

基思·利特尔像他那一代美国人一样，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在什么地点听到珍珠港遭受袭击的消息的。他现在已是一个60多

岁、满脸皱纹但精神矍铄的老人了。利特尔回忆起他当时正在亚利桑那州加那多民族保留居住区中的一所寄宿学校中就读。记得有一天，他们正在打野味的一个同学跑来说：“喂，珍珠港被炸了！”“珍珠港在哪儿？”“在夏威夷。”“谁干的？”“日本人。”“为什么？”“他们恨美国人，他们要杀死所有美国人。”“包括我们吗？”“是的，也包括我们。”“当即我们都立下了誓言。我们中大部分人都是十五六岁。我们保证一定要驱逐日本人，而不是在这儿打兔子。”

次日一早，纳瓦霍民族保留地的总督向办公室的窗外望去，见到十几个披着红色印花布中的人站在那里，手持猎枪，一副要立即开赴前线的架式。一年前，鉴于世界的战争局势，纳瓦霍民族议会已经一致通过决议，要坚决保卫美国，抵御入侵。议会宣布：“作为美洲的土著居民，没有人比我们对美国更为忠贞不二。”但是志愿者却被送了回来，原因是国家尚未发出征兵令。再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能讲纳瓦霍语。

在战争爆发之际，菲利浦·约翰斯顿还是一名戴着金丝眼镜、衣着举止十分传统的土木工程师。他是传教士的儿子，在纳瓦霍民族保留居住区长大的，说一口流利的纳瓦霍语。在一次战斗演习中，他有机会读到有关美军土著语言测试的消息，于是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制约敌人的好主意。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在美军和加拿大军中服役的印第安人曾经使用他们本族语言传递情报。但由于缺少像“机枪”和“手榴弹”一类的词汇，其应用受到限制。1942年初，约翰斯顿来到位于圣迭戈市北部的海军陆战队埃里奥特营地，提出使用一种现代密码的建议。这种密码保证不会被破译。海军陆战队起初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约翰斯顿去而复返，带回一些纳瓦霍族朋友。试验进行了15分钟，在海军陆战队高级官员口授指令的同时，要传达的信息很快被从英语译成纳瓦霍语，之后很快又被重新译成英语。1942年4月，正当日本人押送美国战俘在“巴丹死亡大遣送”途中，海军陆战队征募人员来到纳瓦霍族居住区。

虽然海军陆战队的足迹已遍及从蒙特苏马城堡到的黎波里海岸的广大地区，但他们还从未见过像纳瓦霍民族保留居住区这样的地方。在西南部荒凉的高原上，总数不足4万的纳瓦霍居民散布在像西弗吉尼亚大小的地区里。民族保留居住区内几乎没有柏油路、没有水电供应，只有少得可怜的几所学校。几乎所有纳瓦霍人都以牧羊为生，他们住在叫做“霍根”的泥坯房子里。从附近的集市上，他们买回少量自己不能种植和生产的必需品。征兵人员在遍地砂岩的蒿丛中支起桌子，这就是所谓征兵办公室了。他们着手物色一些能操流利的纳瓦霍语和英语的理想人选。

自从纳瓦霍民族与美国武装部队兵戎相见，至今已过去近80个年头，1864年，在基特·卡森的焦土攻势之后，一群群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纳瓦霍人被押送穿越新墨西哥州到350英里外新的定居点。纳瓦霍人称之为“大迁徙”。尽管四年后他们得以重返故里，但是这段悲惨的经历却至今在纳瓦霍人中记忆犹新。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政府正对纳瓦霍人的羊群发动“围剿”，力图减少羊群的数量以便减轻土壤侵蚀和过度放牧所造成的危害。人们为什么要自愿去为一个曾经奴役自己的祖先、杀死自己的羊群、甚至不让他们参加选举的民族去打仗呢（在亚利桑那州，直到1948年纳瓦霍人才获得选举权；在新墨西哥州是1953年；在犹他州则是1957年）？“你为什么非去不可？”一位母亲问，“那不是一场你的战争。那是他们白人的战争。”

从一个民族区域到另一个民族区域，尽管人们应征入伍的原因（工作机遇，探险心理，家庭传统和爱国激情）不尽相同，但离乡参军不会有所失。“纳瓦霍民族过去的遭遇是社会冲突造成的。”艾尔伯特·史密斯解释说。他是一位谈吐温和、气质不凡的人物，目前是纳瓦霍语密码译员协会主席。这个组织设在新墨西哥州。“而当时的世界大战则是决定‘大地母亲’是否要放弃异国统治的一场冲突。保卫国土我们责无旁贷。”

纳瓦霍民族起源的传说追溯到世界还尚未合成一体之时。这个民族的第一个男人和女人出现后经历了漆黑一团的第一世界，然后是第二世界，接着是第三、第四世界，把纳瓦霍民族引导到如今这个处处美好的天地。并非登上运送新兵的火车的所有的男孩子都相信这一古老的传说。尽管如此，这些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屋到昆赛特去住军官帐篷的未来的纳瓦霍语密码译员们自己却正站在一个世界的边缘，向另一个世界张望。

在应征入伍的纳瓦霍青年中，很少有人离开过民族保留居住区。他们只是在集市上才见过“盎格鲁人”。可是，他们很快就要跨过他们从未见过的大洋，去和他们从未见过的敌人打仗了，这实在太神秘而不可思议。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要举行宗教仪式。新兵们请来巫医主持被称为“赐福”的祈

祷仪式。虔诚的青年们把神圣的玉米花粉当做护身之物带在身边。尚未配备武器，却已有神灵保佑的 29 名纳瓦霍士兵第一次见到了太平洋，从而走进了一个整天和教官以及海军陆战队誓言打交道的新天地。

海军陆战队员们把纳瓦霍人叫做“酋长”，料想他们一定身带弓箭、有鹰一样锐利的双眼。但是，纳瓦霍人早已将弓箭束之高阁，事实证明，他们不愧为现代的海军陆战队战士。他们习惯于在荒野高原上每天行军数英里，在其他士兵精疲力尽、蹉跎不前之际，他们却依然马不停蹄。终于，经受了耐力和勇气的磨炼，第一批纳瓦霍士兵组成了海军陆战队第 383 排，并受命编写密码。

在 1942 年，几乎只有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才书写纳瓦霍语。在保留居住区内，纳瓦霍语主要用于口头交往。密码设计者们受命同样只保留它的口语功能。也就是既不要密码本，也不要密码构成公式。

纳瓦霍语本身已是高深莫测。德国人破译英语密码时可以从共有词根着手顺藤摸瓜；日本人往往用美国大学的留学毕业生来窃听美军通讯。但是源于亚大巴斯卡语、很可能是通过陆峡从亚洲传入美洲的纳瓦霍语，是一种音调语言。它的元音高低起伏，以语调的强弱不同来表达语言内涵。一个单一的纳瓦霍语动词，包括自己的主语、谓语和副词，可以翻译成完整的英语句子。一个会讲纳瓦霍语的人曾说过，纳瓦霍语的词汇十分生动、形象，可以让你的脑海里浮现出整幅画面。

为了在战争的史诗中描绘精彩的画面，密码编写者们没有求助于数学和机械，而是在自然界中寻求灵感。他们用鸡、鹰命名俯冲轰炸机：猫头鹰——侦察机；燕子——鱼雷机。他们用鱼来命名舰船：鲸鱼——战舰；鲨鱼——驱逐舰。为了拼出常用姓名，编写人员编了一套纳瓦霍动物寓言集，以蚂蚁、熊、猫代替海军陆战队的埃布尔、贝克、查理。有关敌方的词汇以特征代替：日本人——斜眼；希特勒——八字胡触须；墨索里尼——大葫芦下巴。

魔术般的编译速度

密码设计完成之后，美军海军情报机构的军官们花了 3 周时间力图破译一条用这种密码编写的信息，终告失败。连未经密码使用训练的纳瓦霍新兵也无法破解其意。即便如此，它似乎还是显得过于简单而不可轻易信任。自从 1940 年以来，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在截获和破译日本人用“紫色”密码发出的每一条信息。破解过程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可是这些印第安人用新密码编译或解译敏感的军事情报，却几乎是即刻便大功告成。这又是怎样一种魔术呢？

“事情是这样的，纳瓦霍密码的一切都印在记忆之中，它来自歌曲、祈祷文，一切都存在脑子里，所以，我们并非一帆风顺。我们就是在克服困难中走向成功的。”

这样，除两名密码译员留在后方，准备向下一批新兵传授密码外，其他人就登船奔赴前线。在纳瓦霍宗教的起源说中没有地狱这一概念，可是纳瓦霍新兵们马上就要来到地狱般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了。

在被委派到四个独立的团队后，密码译员们遇到的是不信任。一位上校同意接受这些纳瓦霍士兵，条件是要举行一次人机对抗赛。在比赛中，他们的准确性和速度必须比滴答作响传递信息的密码机技胜一筹。结果，纳瓦霍密码译员们轻松取胜。当另一名军官让他们在一个常用频率上做一次发送密码试验时，岛上另一处的无线电通讯兵认为一定是日本人在进行电波干扰。

当中尉解释说叽里咕噜的讲话声的自己人的声音时，对方的反应是：“分部那边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喝醉了吗？”尽管这些密码译员们有无可否认的翻译速度和神秘莫测的语言，但是，军官们对于把全体将士的生命托付给他们还是犹豫不决，因为密码还没有经过战争的检验。密码译员们被作为普通士兵对待和使用，同时向日本人和恶劣的森林环境开战。

作为在高原上土生土长的纳瓦霍人，他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在水蛭和鳄鱼的围攻下，在滂沱大雨中，回忆起纳瓦霍宗教里处于冥冥之中的“第一世界”。在普通海军陆战队员依靠C级食物配给维生素时，密码译员们却就地取食。他们用弹弓打野鸡、做炖鸡。他们打猎、去皮，以山羊和野鸟为食。当其他海军陆战队员在黑暗中蹒跚而行或是面对渺无人迹的荒野退缩不前时，纳瓦霍人却表明他们精于放夜哨，擅长野外游击战。

在保留居住区里，就在巫医作法乞求保佑在前线作战的纳瓦霍子弟兵万事平安之时，纳瓦霍教官们在菲利浦·约翰斯顿中士的带领下正不懈地寻求最好最聪明的纳瓦霍志愿人员。在训练基地，基思·利特尔成为又一个“酋长”。他每天学习和记忆25个单词。各种考试淘汰了5%的新学员，这些人回去执行日常勤务，其余的则乘船到那地狱般的岛屿。在那儿，纳瓦霍语密码通讯已经开始使持怀疑态度的人信服。

急切恳求：“你们那儿有纳瓦霍人吗？”

在拉包尔（巴布亚新几内亚），纳瓦霍密码译员被借往海军，以防止日本人通过破保密码察觉一场空袭迫在眉睫。在塞班岛正在前进的美军一个连遭到自己人从后方打来的炮弹的袭击。他们疾呼：“停止炮击！”但是，日本人整天在模仿美军电台的通讯，因此迫击炮部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所以炮击没有停止。最后，总部问道：“你们有纳瓦霍译员吗？”仅有的一名纳瓦霍密码译员把同样的信息传递给他的老乡，炮击停止了。

“当你开始传递情报并且一切正确无误时，他们就开始像对待国王那样对待你了。”哈罗德·福斯特回忆说，“他们会说：‘酋长，让我帮你拿电话机，让我帮你拿枪。’”他们给纳瓦霍密码译员配备了个人警卫，以保护他们免受那些分辨不出纳瓦霍人和日本人的海军陆战队员的误伤。

纳瓦霍人身材矮小，黑头发的外貌可以戏弄白人士兵，却戏弄不了无情的子弹。在登陆攻击的战火中，两名纳瓦霍密码译员在新不列颠岛（巴布亚新几内亚）牺牲，另有三名在布干维尔岛（巴布亚新几内亚）牺牲，还有一名牺牲在关岛，另一名在佩莱利乌岛（加罗林）。他们的遗体被送回国，并未作为最高机密处理。为了对密码的来源保密，密码译员的家信一律不予投递，他们离家一年，家中没有见到一个字的回音。一位纳瓦霍牧师焦虑地向约翰斯顿询问关于纳瓦霍新兵的情况。这位一贯循规蹈矩的中士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自豪，把他们参与编写密码的事讲了出来。很快，一篇题为《战争中的纳瓦霍族印第安人》的文章便出现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家杂志上，海军陆战队查到了泄密的根源后，把约翰斯顿除名。由于担心纳瓦霍人的经历会被遗忘，他临行带走了一些有关纳瓦霍语密码译员的文件。随后，他将这些文件交给了纳瓦霍语密码译员协会。

可怖的滩头阵地——尸横遍野

在美军向日本本土推进之际，人们已深信这套新的密码是不可破译的，甚至当日本人俘虏了一名普通纳瓦霍士兵之后也没能做到这一点。纳瓦霍语密码译员詹姆斯·纳盖回忆说：“那个可怜的俘虏翻译不出来。‘那是他们

自己编制的密码，’他解释道，‘我弄不明白。’”这是日本本土战俘营中的一幕。于是，在冰天雪地里，日本人把他的衣服剥光。他的脚和地面冻在了一起。

在进攻日本的战役间隙，密码译员们开会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这套密码。然后，改进后的密码又在滩头阵地投入使用。在战场的散兵坑中几乎没有不信教的战士。但对虔诚的纳瓦霍士兵来讲，对宗教的笃信给他们带来的痛苦不亚于快慰。他们深信，除非举行宗教仪式驱邪，活人就会被眼前的死人附身而遭厄运。鉴于这种信念，纳瓦霍语密码译员对尸体遍野的滩头战场尤其充满恐惧心理。

“我们直接向马绍尔群岛发起了攻击。”丹·埃基回忆道，“我看到一些死了的日本人。你知道我们纳瓦霍人通常对此心怀恐惧。我努力不去看他们，可又无法避免。为了作战，我不得不在尸体堆中爬来滚去。那真是一场难醒的噩梦。”

他们很难用语言描述他们所看到的场面，那血肉横飞的战场至今仍使纳瓦霍语密码译员心有余悸。当孩子们问“爸爸，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您都干了些什么？”的时候，大部分参战老兵都会在纷乱的如烟往事中极力搜寻那些片断的记忆。但是对许多纳瓦霍语密码译员来说，50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反应仍然是缄默不语。当人们向悉尼·贝德尼，这位身经爪达尔卡纳尔岛、塞班岛、硫磺岛和冲绳岛战役的老兵提出类似问题时，他支支吾吾地说，“不，啊，不，那真是……可讲的太多了，可我就是没……没时间讲出来。”曾在塞班岛和关岛参战的老兵刘易斯·艾萨则说：“我不愿讲那些经历。”乔治·柯克是太平洋十大血战的生还者。他在亚利桑那州的家中照片堆中东寻西找，找出两张他的照片。其中的一张上是一个娃娃脸模样的新兵坐在收发报机旁边，地点是在布干维尔岛（巴布亚新几内亚）上。另一张的拍摄时间比第一张晚几个月，上面是一名饱受战火磨砺的老兵坐在一个顶上有洞的钢盔旁。

纳瓦霍语密码译员们有理由为他们在硫磺岛战役中的工作成绩感到自豪。但是，他们只谈到总的印象。一个参战者说：“清晨，整个小岛就像燃烧起来了，炮弹雨点般落在岛上。”当逼近这个形状像泪滴、一端有一座活火山的岛屿时，大部分海军陆战队士兵都和随军牧师一道低头祈祷，而纳瓦霍语密码译员则把玉米花粉抛撒开，回忆起他们的“赐福”祈祷宗教习俗。

特迪·德雷珀在纳瓦霍民族的“民族耻辱日”血腥事件的发生地长大。那是一个深深的溪谷。1840年，西班牙入侵者在这里屠杀了125名纳瓦霍人。但是，即便是“死亡之谷”的恐怖传奇也没能使他为硫磺岛上的恶战作好心理准备。就在德雷珀随部队向海滩进攻的过程中，海浪不断把尸体冲上海滩。“环绕折钵山，从山脚到山顶到处是机关枪，每隔50英尺就有一挺。炮弹四处横飞，你什么也看不清。”他说。一块弹片打穿了他的裤子，刚好从脚边擦过。“我当时想，不知自己还能不能活到打完这一仗。”

在硫磺岛战役中，纳瓦霍语密码译员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在6个通讯网中传达了800条信息和指令而无一差错。在长这一个月战役中，三名译员牺牲。但是，当他们用密码拼出“折钵山……”时，他们令所有原来持怀疑态度的人折服。通讯长官、少校霍德华·康纳回忆道：“没有纳瓦霍人，硫磺岛将永远不会被攻克。”

随着“人体密码机”发出的讯号，海军陆战队进而直取冲绳岛。许多密

码译员参加巷战训练，为战争结束时在日本本土登陆做准备。”我很想看看日本是个什么样子。”乔治·柯克说。但是，纳瓦霍士兵却奉调回国，回到他们荒原上的家乡。

放下猎枪拿起冲锋枪的那个日子过去几十年后，基思·利特尔成为一名出色的代木工。他作为全国部族森林顾问委员会的代表访问了华盛顿特区，还顺便参观了五角大楼。这个当年参加过硫磺岛血战的魁梧老兵在大厅中徘徊良久，观看战争时期的图片，找寻对于纳瓦霍人或土著美洲人的说明。“问题一针见血”，利特尔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我认识到我们把自己的国家输给了外国人，他们得到所有各方的承认，而土著美洲人却两手空空。”

战后一些纳瓦霍语密码译员随军到了中国，登上了长城。一些人在日本长崎目睹了原子弹袭击后的废墟。但是，一旦他们回到自己的保留居住区，他们还是印第安人。当时，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还在限制他们的选举权。政府的牲畜饲养削减计划导致 1/3 的纳瓦霍羊群被屠宰。这为青草的生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也播下了怨恨的种子。那些游历了外部世界、保卫了“大地母亲”的男孩子们复员归来，重新回到中学读书。其他人找到了工作。纳瓦霍人重新回到自己的土房子，噩梦接踵而至。

乔治·柯克开始不断梦见敌兵扑进他所隐蔽的散兵坑。他的妻子送他去 看巫医。纳瓦霍族的“驱邪”宗教仪式——连续三天的作法杀死了“敌兵的幽灵”，治愈了柯克和许多其他纳瓦霍复员兵。塞缪尔·史密斯把事情原原本本向他的巫医尽述一番。“好了，我的孩子”，巫医讲，“不要在任何地点对任何人谈这些事。这样，你将来就不会再受噩梦的袭扰了。”

纳瓦霍语密码曾被视为最高机密。每当问及战争，纳瓦霍语密码译员就会简单回答：“我是个话务员。”无论是战争影片的描述还是战争史实的记叙都不见纳瓦霍人的踪影。但是，由于纳瓦霍士兵把这一民族和民族居住保留区外的世界联系起来，他们永远地改变了自己的民族。一些留在军中继续服役的纳瓦霍士兵后来参加了朝鲜和越南战争。但是，纳瓦霍语密码却再未用过。1968 年，它被解密，直到那时，这一机密才被公之于世。

第一批纳瓦霍语密码译员在 1969 年重聚一堂，举国瞩目。1982 年，里根总统将 8 月 14 日定为“全国纳瓦霍语密码节”。10 年后，兰博·利特尔应邀访问了五角大楼。在那里，他当场把另一个前纳瓦霍语密码译员用密码从亚利桑那州通过电话打来的和平祷文译了出来，简单迅捷，依旧如初。然后，利特尔和纳瓦霍老兵一道捐赠了一件有关纳瓦霍语密码译员的永久展品。

今天，一队豪情满怀、满头银发的前纳瓦霍语密码译员，身佩土耳其玉项链和军功章，身着军服，列队行进。他们对海军陆战队誓言的忠诚不亚于对纳瓦霍民族传统的忠诚。但是，由于纳瓦霍人已经提出了停止美化战争的要求，因此，尚在世的大部分纳瓦霍老兵避免参加任何仪式和游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愿意对这场战争发表看法。“说起战争，会玷污那些本不该听到‘杀戮，二字的人的心灵。”艾尔伯特·史密斯这样解释。

可是，仍然不断有人打乱这些纳瓦霍老兵的平静生活。历史系的学生们为他们的论文找寻例证；好莱坞需要一个土著美洲人的“兰博”；一部取名为《密码译员》的通俗小说描述了一个叫约翰尼·雷德霍克的纳瓦霍人，他参军离开了保留居住区成为“美国的南太平洋的秘密武器”。利特尔对这些都不以为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与众不同之处”，他说，“我们不

想站在前列去挥手致意。我们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也可以如实讲出来，却大可不必在电视上引人注目地以此哗众取宠。”

然而在亚利桑那一新墨西哥州边界的温德·洛克小学校，学生们正在寻找几名战争英雄。在纳瓦霍首府，孩子们往往要在住所后面卫星电视接收天线旁搞一所纳瓦霍式的小土屋。精通美国流行文化的纳瓦霍青年在伊西多·比盖老师的指导下从事对本民族的研究。他们阅读了可以追溯到“四个世界”宗教学说的纳瓦霍族的历史，研究了“多变女神”，还阅读了有关纳瓦霍语密码译员的书籍。

“他们是英雄吗？”比盖老师问一个四年级的班级。学生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要不是他们的英雄行为，我们就有可能输掉那场战争，那样我们就会成为日本人的奴隶。”

（雪冬撰）

置日军于死地的日记

从 1942 年 8 月起，美日海军在太平洋瓜达尔卡纳尔岛、兹拉格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及其周围海域展开了多次交战。实力较强的日军几乎没有打过胜仗，终于一败涂地。原因之一是日军写的日记暴露了日军的行动企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表的美军关于太平洋地区作战的《与密林与恶疫的决斗》一书中披露：“日本人有个习惯，凡事都要准确无误地记入日记中，不仅记入迄今的行动，还把听到的、可能出现的以及今后预定的行动统统写上，应有尽有。我们的工作就是大量搜集他们的日记，把日记上的事集中起来加以分析研究，敌情也就比较清楚了。日军日记对我军的作用，不亚于在敌人中打入 100 名间谍。”

（彭训厚撰）

隆美尔兵败北非之谜

1942年8月初，德军在北非的司令官隆美尔，计划对英军展开攻势。他决定把进攻的方向选择在阿拉曼防线的南端，认为那里兵力薄弱，攻击易于奏效。8月中旬，隆美尔开始调整部署，隐蔽地向南转移部队。英军将领蒙哥马利经过综合分析敌情、地形，认为隆美尔对拉吉尔周围的地形几乎一无所知。拉吉尔地区的某些地方，沙层厚，沙流大，肯定不利于德军的装甲部队活动。于是，蒙哥马利决定将隆美尔诱入拉吉尔地区歼灭之。为了诱使隆美尔上当受骗，英军精心编造了假情报，并特意绘制了一张拉吉尔地图，注明该地区是硬地，对德军装甲部队有利，而且采取巧妙的方法使这张地图到达隆美尔手中。隆美尔看到这张地图时，如获至宝，得意忘形，丝毫没有对地图的可靠性产生过怀疑，并认为自己原来的计划恰到好处，肯定成功。9月1日凌晨，隆美尔满怀信心地对拉吉尔地区发起攻击。蒙哥马利严阵以待，以静制动，一步一步地把德军引入陷阱。不一会儿，德军进入英军假地图上标明“硬地”的拉吉尔流沙地区，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卡车陷于流沙之中，东倒西歪，挣扎前进。当车上的人很不情愿地下来推车时，英军几个中队的战斗机立即飞来实施轰炸和扫射，德军车辆中弹起火，黑烟四起，官兵死伤惨重。9月4日，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已一败涂地，被迫下令从这一地区撤退，心中念念有词：“上大当了！上大当了！”结果，德军计损失4800人、50辆坦克和70门大炮。

“违地用兵”乃兵家之大忌。选择有利的地形进行决战，就能掌握战争中的主动；相反，不利的地形则使作战难度增大。在地形不利的情况下，或避免作战，或引蛇出洞，使对方失去地利。隆美尔兵败北非，正是因为忽视地形、盲目作战造成的。

（彩芹撰）

菲律宾丛林中的女情报员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身患麻疯病的菲律宾女爱国者的动人传奇。她曾以准确的情报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美国军人的生命。她叫胡爱·葵雷罗。她毫不夸张地说，“我的一生就是一部巨大的惊险故事。”

临危受命逞英雄

1945年初，美国盟军向被日本侵略者盘踞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挺进。美国陆军第30师顺利推进到马尼拉以北40英里的地方——卡伦比特。菲律宾游击队奉命全力配合美国盟军尽快解放首都马尼拉。

这一天，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在用棕榈叶盖成的菲律宾游击队营房里，天不怕地不怕的游击队领导人柯雷可为一件事急得团团转，连续召开游击队领导人会议，但一时无巧计可施。

原来，菲律宾游击队曾送给兵临马尼拉的美军第30师一张侵菲日军防御地图，标出了柯雷可和游击队侦察女英雄胡爱冒着生命危险搞到的一条比较宽阔的无雷地带。但狡猾的日军侵菲司令匆忙改变了防守马尼拉的军事部署，在那条宽阔的无雷地带重新布上了地雷。美军攻击马尼拉的战斗即将开始，若根据游击队提供的情报，从原来标出的那条无雷地带猛攻马尼拉，不知要有多少美国军人白白送掉生命。为了胜利攻下马尼拉，为了挽救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必须把一张标有最新军事情报的准确地图，尽快送到卡伦比特的美军总部。但日军已严密封锁了马尼拉周围的大小路口，要把情报顺利送到，真比登天还难！

这时，一辆卡车风驰电掣地在通往游击队森林营地的狭窄小路上奔驰，一个女游击队员在激烈颠簸的卡车上紧紧抓住铁栏杆，巍然而立，头上的红头巾迎风飘舞，显露出她英姿飒爽的身影。她就是胡爱。

不一会儿，一块大石头拦住了汽车的去路。大石头后面立即传出了响亮的喝令：“什么人？”“解放马尼拉！”卫兵从欢快的女高音中知道是女侦察英雄到了，忙兴奋地回答：“消灭侵略者！”卫兵和向导一齐动手把大石头搬开，带胡爱去见游击队长柯雷可。

柯雷可忙举双手欢迎：“我们‘跑腿的童仆’来了，就什么也不怕了！”

胡爱弯腰从她那双凹进去的木鞋鞋底里，取出精心掩藏的小卷薄纸，把一份最新情报交给柯雷可，并毅然提出要求：“请把向卡伦比特美军总部送情报的任务交给我！”“那太危险了……”柯雷可虽觉得胡爱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但对把这个危险任务交给一个曾患有严重麻疯病的人却有点儿于心不忍……

一个奇特的女人

胡爱·葵雷罗出身菲律宾贫寒之家，小时曾想当个修女，但却因患肺结核而使理想落空，加之自幼父母早逝，一直由祖母抚养成人，后来同雷那托·马利亚·葵雷罗博士恋爱结婚，并生下可爱的女儿辛西亚。

但是，万恶的日本侵略军占领马尼拉后，破坏了她的幸福生活，丈夫参加游击队英勇牺牲，她自己也不幸在马尼拉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被日本强盗强奸，不仅惨遭蹂躏，而且得了可怕的麻疯病。开始只是感到体力不支，食欲不振，慢慢全身出现了肿块，只得忍痛与女儿隔离。

痛苦并没有把这个刚强的女人压倒，为给丈夫和自己及千百万菲律宾人报仇，她毅然参加了游击队。柯雷可高兴地对她说：“像你这样对日寇有深仇大恨的人应当参加游击队，你正是我们搞秘密工作所需要的人！”胡爱含

着眼泪，在一份表示忠诚祖国、痛恨日寇和保守秘密的宣誓书上庄严签字，勇敢地参加了她称之为的“我的悄悄之战”。

胡爱的第一个任务就完成得相当漂亮：在下垂的百叶窗背后，她精心统计一座日军兵营里的兵员和武器装备数字，其情报之准确竟与之后攻下日军兵营时缴获的日军文件相差无几！她接到奉命侦察日军一个高射炮群，凭着一颗爱国之心精心画出草图，放在一个小水果里，路上遇到日本强盗盘查，她机智地把大水果“送”给日本兵，而把藏有情报的小水果成功地送到游击队手里。

胡爱以自己的一颗爱国之心和非凡的聪明才智，慢慢赢得了侦察英雄的称号。菲律宾地下行动归盟国情报局统一领导后，美国情报官员也非常赏识这个“女谍奇才”。

女谍奇才盖世功

菲律宾游击队领导人经慎重研究，决定把向美军总部报送紧急情报的光荣任务，交给胡爱去完成。

胡爱经精心打扮后，信心十足地登上征程。

在通往马尼拉的大道上，出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菲律宾女人，微弯的背上背着一只大皮囊，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日军控制的马尼拉北战场。那时，日军严密把守着每一条道路关卡，不许菲律宾任何车辆通过，对行人也横加阻挠，毫不放松。

“站住，干什么的？”胡爱刚上路，就被端着明晃晃刺刀的日本兵拦住了去路。一个日本军官见她是个年轻女子，就想上前侮辱，双手扯住她背后乌黑的辫子不放。胡爱憎恶地转过身来，故意将块块臃肿和伤痕斑斑的棕色脸庞朝向日本军官，接着又袒胸露臂，让日军看她身上的麻疯斑痕，并用刚学会的英文说：“我是麻疯病人！”

胡爱这一招儿真灵，那日本军官恶心地扭转脸，浑手让她滚开，根本就没有动手去检查她背上的大皮囊，更想不到她身上竟用胶布贴着的日军的马尼拉北战场部署图！

就这样，胡爱以麻疯病骗过层层设防、步步设卡的日军，顶着烈日拼命赶路。用胶布贴在双肩和背后的地图，似乎要燃烧起来；睡眠不足，又使她神经衰弱，头疼异常，但她却全然不顾。经过两昼夜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卡伦比特的盟军总部，将珍贵的情报交给盟军军官。由于病痛和长途跋涉，她已疲惫不堪。美国人为她准备了可口的薄饼和热咖啡，但她却不想吃，也不想喝了。

即将对马尼拉发起总攻的美军正需要这份情报。美军军官感激地说：“你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美军军人的生命，这是菲律宾人为打败日寇做出的巨大贡献！”

战后，美国政府授予胡爱银棕榈自由勋章，使她得到对一个公民战时服务的最高奖赏，并把她接到美国精心治疗，使她脸上重新发出光泽，还给这位英雄女谍在加利福尼亚州安了家。

（王玉玲撰）

苏联窃取美国原子弹秘密内幕

有关苏联窃取美国原子弹的秘密，多年来一直扑朔迷离。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近期刊出文章，披露了前苏联间谍供认如何窃取美国原子弹秘密的经过。

斯大林胸有成竹

1945年7月16日美国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一周后，杜鲁门总统在德国波茨坦同斯大林举行会晤。他尽量显得漫不经心地对这位苏联领导人说，美国发

明了一种“破坏力不同寻常的新武器”。

杜鲁门预料，他的这位可疑的战时盟友会连珠炮般地向他提

出问题。然而令杜鲁门惊异的是，斯大林对这一秘闻并不特别感兴趣。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明斯大林的反应何以那么冷淡了。对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情况，斯大林知道的很可能比杜鲁门还要多。

在1945年4月接替罗斯福任总统前，身为副总统的杜鲁门对绝密的“曼哈顿计划”所知甚少，从最近解密的苏联谍报文件和前苏联间谍所发表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自1941年秋季以来，有关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情报一直源源不断地送到克里姆林宫。

苏联间谍渗透到美国原子弹计划内部的全部情况，直到现在才真相大白。前苏联间谍头目阿纳托利·亚茨科夫在同记者谈话时声称，联邦调查局只破获了他在美国间谍网的“一半，也许还不到一半”。

“曼哈顿计划”泄密

亚茨科夫夸口说：“世界其他任何间谍机构都没有渗透到‘曼哈顿计划’，内部搞到它的秘密。我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帮助俄

国取得了同美国的战略均势，如果没有我们，取得这种均势就会慢得多。”亚茨科夫承认，他的某些情报是英国间谍克劳斯·富克斯提供的，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核试验场工作的另一名科学家也向莫斯科传递了秘密情报，这个人仍然健在。苏联谍报文件表明，这个间谍于1942年参与“曼哈顿计划”，比富克斯至少早18个月到美国。他的代号是“珀修斯”，或者干脆叫“X先生”。

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证实了苏联设在欧洲和美国的间谍网取得的非凡成就。他在近期发表的1943年3月写给克里姆林宫上司的信中说，情报来源发来的信息使苏联物理学家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与核裂变有关的所有问题，使之越过了“许多实验室阶段”。

从“曼哈顿计划”发起至今，快半个世纪了，但是，克里姆林宫的间谍获取的某些情报仍然极其敏感。俄罗斯一家科学杂志本来打算发表苏联从洛斯阿拉莫斯得到的详尽的谍报文件，但是由于美国和俄罗斯官员担心这些文件会被“第三方”用来制造原子弹而取消了。

英间谍暗助一臂

克里姆林宫是如何窃取西方原子弹秘密的呢？俄罗斯科学家和间谍发表的谈话以及俄罗斯新闻界一年来发表的大量材料揭开了这个谜。

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激起西方左翼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对苏联的同情和支持。俄罗斯近期解密的谍报文件表明，在德国发动进攻的几个内，有关西方最秘密的武器情报就源源不断地发到了莫斯科。

1941年9月25日，苏联驻伦敦谍报站站长阿纳托利·戈尔斯基向莫斯

科转发了关于英国战时内阁所瞩目的核咨询委员会九天前举行的一次会议的备忘录。他报告说，英国科学家确信，他们可在两年内制造一颗铀弹。

这份绝密情报是一名代号为“树叶”的间谍提供的，也就是英国外交官、著名的剑桥间谍网成员唐纳德·麦克莱恩。麦克莱恩不但提供了制造原子弹的技术细节，而且还透露，英国把修建一座铀提炼厂列为量优先项目。

“珀修斯”提供密报

关于西方盟国正在研制世界的第一颗原子弹的情报，不久就从苏联在纽约的间谍莫里斯·科恩那里得到证实。作为一名理想主义的年轻共产党人，科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站在共和派一边投入战斗。1938年，他因腿部负伤在巴塞罗那疗养。这期间，他被招募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此后，他同其他左翼同情者组成的间谍网向莫斯科提供了许多宝贵情报。亚茨科夫声称，科恩在纽约有一个“熟人”，是个物理学家。这个“熟人”说，他应邀参加制造原子弹的绝密工作。苏联在纽约的间谍把这个情报连同项招募这名物理学家的建议一同传给了莫斯科。后来，这名物理学家就成了“珀修斯”，即“X先生”。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斯大林和他的助手正全神贯注对付德国的入侵，对他的谍报人员发回的信息没有予以多大注意。直到1942年3月，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才向他全面汇报了西方研制原子弹的计划。

1943年初的一天，莫斯科首次收到了描述美国研制原子弹的主要场地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绝密设施的情报。苏联驻纽约情报站站长瓦西里·扎鲁宾发回的情报说，这个营地的安全措施特别严。但他又夸口：“我们正采取进一步措施，把可靠人员派往洛斯阿拉莫斯。”

1943年初，亚茨科夫奉命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原子弹项目上。这时，科恩已离开纽约，参加了美国陆军。他的妻子洛那同意与苏联谍报机构合作。据亚茨科夫说，她曾两次作为他的特使前往阿尔伯克基，代表他去会晤“珀修斯”。“珀修斯”向洛那提供了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沙漠爆炸的那颗钚弹的制造和试验的情报。在俄罗斯解密的谍报档案中有一份与众不同的文件，从技术上详细描述了那颗钚弹。亚茨科夫说：“我们得到的情报使我们制造原子弹的时间至少缩短了好几年。”

俄罗斯近期解密的1946年12月31日的一份文件表明，西方科学家还向莫斯科提供了关于研制更先进的氢弹的情报。这份文件就是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写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各位首脑的一封信，上面注明，关于“美国研制超级炸弹”的情报收到了。亚茨科夫于1946年12月离开美国。他说，在苏联于1949年9月进行了环弹试验后，苏联间谍暂时停止了向莫斯科提供情报。

（涛洁撰）

多嘴能沉船

“多嘴能沉船。”你如果认为这是危言耸听，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用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啊！

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征集了大批商船运输军火。有次出海前夕，一位名叫杰克的船员三步并作两步，匆匆忙忙来到码头旁的咖啡馆，拨通电话向女友玛丽告别。电话中，他把这次船队行动的日期、航行路线以及停靠港口，如数家珍地全都告诉了女朋友。最后，他嘱咐女友在家耐心等待他的凯旋。天真烂漫、思想单纯的杰克哪里晓得，他们这对年轻人的温情脉脉的对话，被坐在咖啡馆中扮成商人模样的德国间谍窃听，并及时地报告给纳粹德国的情报机关。结果，这支美国船队在一望无边的大洋上遭到了德国潜艇毁灭性的打击。玛丽夜夜想、天天盼的情人杰克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彭训厚撰）

通信泄密惹大祸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军有位名叫腓力的炮兵排长每天从前线给他心爱的妻子发封信，不管多苦多累多紧张，从未破过例。不过，这位排长江算有些警惕性，每次都对妻子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千万不能将他的驻地告诉任何人，严防无孔不入的德国间谍得知而惹麻烦。

腓力哪里知道，他的妻子有位喜欢“集邮”的女友，正是她把腓力每次来信的邮票都搜集走了。纯洁无邪的腓力的妻子哪里知道，她的这位女友正是一位巧妙伪装的德国间谍。这位间谍从邮戳上的时间、地址、不间断地掌握了腓力所在的炮兵部队的动向。

大约过了半个月，腓力的家信突然中断了。与此同时，那位喜欢“集邮”的女友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腓力的妻子心急如焚，心中整天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坐卧不安，饮食无味，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如花似月的娇容变得憔悴不堪。正当腓力的妻子等得急不可耐之时，终于接到了腓力的一封来信。这封信与以往不同，字迹歪歪斜斜，不成样子。信中写道，“德国间谍的情报太确实了，准确得令人难以置信。亲爱的，你可曾知道，半月之内，我们已被迫五移阵地，而德军炮兵还是如影随形一样地跟踪射击，搞得我们狼狈不堪。我们的队伍已伤亡殆尽，我自己也身负重伤，奄奄一息了……”

（彭训厚撰）

一语漏嘴弹库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个晚上，德国军官别利茨和伦格与他们的俄语教员娜佳（苏军女侦察员）约会。

别利茨动情地对娜佳说：“亲爱的，和你这样漂亮的小姐分别，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说着说着，别利茨滚烫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怎么，你要到别处去？别难过，我们还会见面的！”娜佳心中惊奇而又不露声色地问道。“过几天我要到红缚尔休假。”“那可是个好地方。漂亮极了！迷人极了！”娜佳高兴地说，“祝你们休假愉快！”“可现在一点也不动人。现在那里是个大火药桶，只要一颗炸弹落下去，就会送你见上帝去！真倒霉，过几天我们不得不到那里……”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娜佳迅速设法把这一重要情报准确无误地送到了苏联红军指挥部。不久，苏军远程航空兵轰炸了红缚尔大型弹药库。别利茨和伦格真的一起到上帝那里报到去了。

（彭训厚撰）

贪酒好色失密码

乌云如墨，天低浪翻，暴雨如泻，但也压不倒太平洋上空的战争风云。日本与美国双方为了摸清对方的底，在密码领域的明争暗斗日趋紧张激烈。

日本情报机关为了搞到美国的核心情报，就必须把美国驻日本神户领事馆的密码弄到手。于是，日本情报机关不惜重金，买通了领事馆内的日本雇员，仿制了钥匙。但要打开这个保险柜，还必须掌握它的拨号盘符号。日本特务发现，美国副领事每次开保险柜以前都要看随身携带的皮包里的一张纸条，他们断定这张纸条上写的就是拨号盘符号。

一天晚上，柔风向人们徐徐频送着花卉的清香。光艳照人的大宾馆、大饭店。酒吧间热闹非凡。一位熟悉美国副领事的酒吧间老板娘，“包装”得十分妖艳地来到美国领事馆，见了副领事就浑身酸劲往上涌，又是拥抱，又是接吻，一串串甜言蜜语顺着红嘴唇“溜达”出来，“热情”邀请副领事光临她的酒吧玩个通宵。已经散了骨头架子的副领事满口答应，他将皮包锁在办公室里，在老板娘的搀扶下乘车直奔酒吧间。

美国副领事看到一桌丰宴，风味小吃应有尽有，还有红粉女郎陪伴，便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情场，希望在男欢女爱中寻找潇洒的自我。他搂抱着女招待开怀畅饮。酒过几巡，菜品五味之后，这位副领事就被灌得酩酊大醉，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

就在美国副领事的“酒色战争”打得难解难分之时，日本特务从皮包里将那张纸条偷出来，打开了保险柜，把密码拍了照，又“完好”地放回原处。

就这样，日本特务一炮而红。美国副领事却被蒙在鼓里。

（董仁棠撰）

让感觉跟我走

军界圈中人直言不讳地说：“欺骗敌人是自然的，任何重大军事计划都是必要的。”“散布假情报是交战双方使用的‘软’武器。”“谎言，如同遮着面纱的女人的眼里藏着无数的秘密。”“人类无隐私那是未来的事情。”如此说来，“圈里人”都认为，在战争中让对方上当受骗，乃军界的一种宣传艺术。因此，对专门从事“生产”战争谎言的人们来说，谁也没理由给人家扣一顶搞“歪门邪道”的帽子，倒应给他们授一枚“名正言顺”的勋章。

二次大战期间，各参战国展开了一场“谎言之战”。英国情报机构在“谎言之战”中身手不凡，“炒”假情报“炒”了个“爆”，“火”遍了欧洲，绝妙的以假乱真，令敌人眼花缭乱，收到了独到效果。这些假情报被冠以“旨在迷惑或误导敌人的军事谣言”而存入档案柜，其保密程度不亚于世界上保守秘密最好的“奥斯卡”获奖名单。

二次大战开始不久，英国为了对德国海军施放干扰素，就散布了这样一个假情报：意大利一艘驱逐舰，为了摧毁一艘击沉了他们数艘运输船的英国潜艇，而大面积的布下了深水炸弹，结果是大水淹了龙王庙，炸死了300多名落水的德国官兵。凡是在海上活动的德国部队，听到了这个“不幸的消息”，无不毛骨悚然，年轻的心灵经不起这意外的超常打击而受到创伤。不少士兵在入伍时，家人都期望他“糊糊涂涂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期盼着归帆早至，有幸生还。一则谎言惊醒了苦海余生的浅幻。有的士兵撞碎了夫妻憧憬两年多的团聚梦，泪如雨下。有的士兵品尝了怪味后绝望了，心想：“反正早晚也要葬身鱼腹，不如早走早利索！”死亡的诱惑居然大于生，半路上“捡”了一张去阎王殿的“通行证”，你说冤枉不冤枉。有些官兵在谎言刺激下，好像喝了迷昏药，情绪一蹶不振。有些部队几乎扭曲了战争形势的风向标，带着朦胧的头脑同自己的命运作斗争。

有一阵，英国情报机构为了动摇德军东部前线的军心，采取了一系列“白日闹鬼”的妙招，以大量空洞的信息，造成虚张声势的威胁。谎言说：“在一个德军兵营里出现了20万只恶狼，一个德军救护车队，在汽油耗尽之时，遭到了群狼的疯狂围攻，救护队的绝大多数官兵命归黄泉，只有几个卫兵侥幸存活，还都遍体鳞伤。还有一位唯一活下来的医生，已被狼撕裂人肉的惨状吓成了疯子。”精神不堪负重的德军，得知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新闻”，个个脸上写满了惊叹号，担心自己“送肉上案板”，变成狼家族的“生灵快餐”。

谎言的特性是哪里热闹哪做窝。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传播谣言的效率最高。有一次英国情报机构放风说，在偏远的德国医院里有专门的病房，负责治疗那些因入侵莫斯科而被冻掉了鼻子、耳朵、脚趾和手指的德军官兵。又说，莫斯科城郊有数百万只老鼠泛滥成灾，德军的特种部队中鼠疫广泛流行。这两条恐怖气氛甚浓的消息，使德国老百姓“大跌眼镜”，本来过着平静而又安逸的美满生活的人们满肚子翻江倒海，闹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体内循环失衡。有一个女大学生听说她的男友要应征入伍，就疯狂地抱住她男友的脑袋，嘴皮子比刀还硬地拼命喊着：“我不想让你去‘加入地下党’！”一个天生丽质，楚楚动人的姑娘，哭成泪人。有些姑娘爱情的火花熄灭了，撇开小伙子射给她的“丘比特之箭”，金头发再也飘不起来了。“帅哥”们再也“帅”不起来了。老年人肠断天涯，默默地为东部前线祈祷。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德国人遇上了一个风流潇洒的骗子，而一次又一次地跳进假情报的陷阱，在战场上屡屡失败的噩梦怎么也拂不去。

（董安撰）

博尔曼是苏联间谍吗？

我们都知道海伦是西德情报部门的头子，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曾在第三帝国的总参谋部工作过。海伦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我和坎纳里斯闲聊。我们俩都觉得苏联在德国最高领导圈子里安插了间谍。因为我们发现德国领导人在小范围内的谈话，苏联很快就知道，而且对每一个细节都很清楚。现在我想揭开一个本世纪最大的秘密，那就是希特勒的亲信博尔曼的真面目。”海伦接着写道：“早在战争开始前博尔曼就为苏联工作。他掌握一部任何人不得过问的电台，我们当时曾想对他进行调查，但未敢动手，因为他身居要职，而且深受希特勒信任，稍有不慎就会被他倒打一耙。博尔曼这个人诡计多端，善于耍手腕。他和戈林、戈培尔等

人勾心斗角，争取希特勒的信任，结果是他大获全胜。1946年，我才有机会对他从柏林逃跑的事件进行全面调查。50年代时，我根据两个可靠的消息判断，他已到了苏联，并在那里秘密定居，后来死在苏联。”

这就是这个神秘人物的结局。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有些出乎意料。但有些人还是早就料到的。苏联作家塔尔塔科夫斯基早就研究过博尔曼的情况，他曾肯定地说，“博尔曼是苏联间谍。”他是根据所掌握的大量材料这样说的。

单卷本百科辞典《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的编纂者在关于博尔曼的条目中也写得模模糊糊，甚至连死亡年代也打上问

号：1900~1945？该条目说：“博尔曼1925年加入法西斯党，1933年成为该党头目之一，负责法西斯德国情报部门的统一领导工作。1941年5月起成为帝国国防会议成员。1943年4月起担任希特勒私人秘书。1945年失踪，纽伦堡法庭缺席判处其死刑。1973年4月，西德法院认为博尔曼死亡。”该条目的最后一句话是：“缺乏关于博尔曼下落的可靠材料。”

作者走访了作家塔尔塔科夫斯基。

“您确信博尔曼是‘我们的人’吗？”“绝对如此。多年来我搜集了大量材料和证据，研究结果都写在我的一本书里了。”“据我了解，您的书并未问世，但其中某些章节已披露，这是怎么回事？”“这是‘祖国’出版社搞的。它也掌握关于博尔曼的材料，想在发表这些材料之前造造舆论。以免读者感到突然，于是就利用了我这本书的一些内容。”“您这本书的原稿是怎样落到他们手里的？”“本来我是把原稿送到军事出版社的，但他们不知如何是好。结果决定送交克格勃审查，指望能被否定。可是结果不但未被否定，反而同意出版其中一些章节，并加上了醒目的标题：《博尔曼——苏联情报机关的间谍》”。“您肯定博尔曼已经死了吗？什么时候死的？埋在何处？”“有一次我和情报部门的一位将军去监狱了解情况。途经一个墓地时他停车，领我走进去，让我看一座墓。我看到墓前的小铁牌上写着：‘博尔曼（1900—1973）’。你可以想象当时我的心情是多么兴奋了。”

（王玉敏辑）

外交战秘闻

斯大林签订苏德条约的心理奥秘

1979年法国《历史》杂志第14期刊登了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内·吉罗尔的文章《斯大林签订苏德条约的原因》，其中披露了斯大林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含秘密议定书）的心理奥秘：

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世界舆论都觉得突然。但如果注意在这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就不会感到吃惊了。

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3月22日立陶宛港口默麦尔被德国吞并。3月27日佛朗哥加入德意日反共协定，并于3月28日夺得政权。3月底，里宾特洛甫直接向波兰提出必须解决但泽问题。4月7日墨索里尼开始兼并阿尔巴尼亚。

苏联外交政策一直有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外交，由李维诺夫领导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制定的；一是党的政治局，制定外交政策的是斯大林，其决策常常使苏联自己的外交官也感到吃惊。而他则是两面操纵的。1939年5月初，李维诺夫被莫洛托夫取代，这显然是苏联对外政策转变的信号。

1939年春天，苏联和西方国家进行的谈判，一开始就不顺利。4月中旬，西方感到希特勒很快就要进攻了；法国觉得罗马尼亚受到的威胁最大。于是英法向苏提议三国政府发表一个共同声明，各

自表示保证东欧国家的安全。每方都提高调门表示愿意谈判，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谈判。

1939年夏天之前，苏联并没有真正提出过和德国谈判，同样，希特勒也没有决定要和苏联合作。一直到5月30日，在里宾特洛甫的推动下，希特勒才决定在不改变占领波兰的政策的情况下，改变一下策略。他希望和苏联签订一项协议，可以使他在东方平安

无事地采取行动。但苏联最初的反应是冷淡的。莫洛托夫是个卓越的谈判家，他从来不谈重大问题，而他的沉默也说明斯大林还

没有最后拿定主意。

德国希望苏联尽快上钩。而苏联却不上钩。苏联的情报部门

8月初就知道希特勒把最终解决波兰问题的日子定在9月初。苏联从一开始就知道，到某个时候出价还会提高。所以，他们对待德国人的意见和与英法的谈判都采取不慌不忙的态度，等待出最高价钱的人。

西方为了挽救他们与苏联之间漫长而又毫无结果的谈判，决定派军事代表团去苏联，谈判一项真正的军事协定；但当时各方的政治态度还是不明确的。法国对这次谈判很认真（代表团是由受达拉第全权委托的高级军人杜芒克将军率领的）。而英国则不是这样，他们派出的代表团是由一位没有真正权力的海军上将率领的。这证明英国只是去谈谈，而不想做出决定。苏联代表团则以伏罗希洛夫为首。谈判于8月12日开始。

这时希特勒开始失去耐心，越来越急地催促德国驻苏大使从

苏联取得一项政治协议。苏联答复说先谈商业协定。但希特勒需

要一个明确的回答。8月14日里宾特洛甫电令驻苏大使，必须使苏联同意他去莫斯科缔结一项真正的政治协定。15日莫洛托夫转弯抹角地表示对德国的态度很感兴趣，但应通过正常的途径。换句话说，里宾特洛甫的苏联之行暂时是不适宜的。8月19日，德国又提出谈判的要求并做了新的让步，表

示愿意为阻止日本的进攻提供帮助，并为在东欧划分利益范围和苏联达成政治上的谅解。苏联感到出价已经提高，是做出决定的时候了。19日晚上，根据斯大林明确的指令，苏联同意里宾特洛甫来莫斯科签署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而且苏联方面已经拟就协定条款，立即发往柏林。

苏联改变政策的原因何在？不能不考虑苏联和西方的军事谈判已完全陷入僵局。而波兰政府的态度是苏德条约签署的直接原因。尽管德国的威胁很明显，但波兰还是完全拒绝法国关于组成波苏军事联盟的建议。由于有人泄露机密，苏联对法波谈判的情况完全了解。有些波兰议员自以为是在同西方谍报人员谈话，实际上却是在同苏联间谍打交道。

8月23日公布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实质上是一种正式签署的默契，据此，德国可以进攻波兰，而苏联并不参战。更重要的是，这个条约还附有一个秘密议定书（苏联从来没有公布过其文本），就是将来根据势力范围瓜分东欧的协议。议定书对如何瓜分波兰没有做明确的规定，因为当时还不能确定在德国采取行动之后一个独立的波兰是否还能存在。9月中旬，苏联侵犯了波兰。9月28日，苏联和德国签署了一项友好协定，附有瓜分波兰的协议。这就完全和胜利的德国站在一起了。

斯大林的这个政策转变只是一种见风使舵的作法。首先，苏联相信，在1939年希特勒最大的决心是要向西方扩张，这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他们“不参与别人的事”。第二，斯大林等人被德国在波兰迅速取得的胜利惊呆了。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真正的世界大战。斯大林无疑是根据1939年8~9月份的新军事形势选择他的策略的；直到1940年夏天以前，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会在资本主义国家和法西斯国家之间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打算进行外交谈判。到1941年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当时苏联面对希特勒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的对垒，只能有三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种，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斗争中帮助它们和法西斯对抗；

第二种，为避免卷入战争而保持严格中立；

第三种，为了从希特勒1938年以来取得的胜利中获得好处而和希特勒合作。

苏联依次执行了这三种政策。和西方接近的政策大约是在1933~1934年开始的；1937年末起，奉行在西方和德国之间保持同等距离的政策；通过苏德条约，斯大林最后采取了第三种政策；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和希特勒联盟的政策。这个根本性的转变，无疑到今天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它不是一纸苏德条约可以完全解释得了的。要了解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所奉行的这些策略，就应该知道，在斯大林和他周围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眼里，自由资本主义和希特勒的资本主义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能从西方亲近的政策一下子走向和希特勒德国联盟的政策的原因。

（沈雁南辑）

频繁外交的背后

希特勒在进攻波兰之前，假借但泽走廊问题在波兰进行和平谈判，直到战争前几小时，德国外长还伪装成非常亲热的样子接见了波兰大使。但在背后却向波兰边境集结了大量军队和作战物资，于1939年9月1日拂晓向波兰发动了突然袭击。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前，还任命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朋友、海军上将野村为驻美大使。日首相和外务相曾多次会见美驻日大使，表示希望两国首脑会谈尽早举行。在偷袭珍珠港前1个月，日又专门任命来栖为特使，协助野村同美国国会会谈。直到袭击珍珠港后1个小时，野村还要求会见美国国务卿，递交日本给美国的外交文件。

（彭训厚撰）

二战前夕斯大林同希特勒举行过“会晤”吗？

最近，苏联《共青团真理报》连续发表文章，披露斯大林曾于1939年10月17日同希特勒在里沃夫举行过“会晤”。这消息震惊了許多人。事过几周，在11月30日，又出现了一则轰动一时的消息，说1943年6月莫洛托夫也曾同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会谈”过。

就这些消息的可靠性问题，《公开性周刊》记者走访了苏联二战史国际委员会副主席、苏联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奥列格·勒热舍夫斯基教授。下面是这次采访的摘要。

——关于斯大林同希特勒会晤和签署苏德秘密军事协定的报导曾引起很大轰动，其根据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先前不为史学家所知的文件。这个文件在1940年7月19日经当时联邦调查局局长古维尔签署，发给了美国国务院。不过，报上的文章在开头断言确曾举行过这次会晤，可后面又说，此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其实，哪怕只对斯大林和希特勒这一天身在何处这一问题做个起码的考察，就可以对这则轰动性消息的可靠性提出怀疑。

希特勒的日程表是被切切实实查明了的。我不再深入这些细节，因为这已由新闻记者兼史学家别济斯基极为周密地考察过了（他的文章发表在1990年11月23日的《新时代》杂志上）。他的结论肯定了先前已为人知的事实：1939年10月17日希特勒身在柏林。

——是这样，但是这一天斯大林身在何处，可以谈谈他的日程表吗？

——1939年10月17日，斯大林身在莫斯科。为了肯定这一点，只要看看他的来访者登记簿就够了。1927~1953年，这些来访者都是被详细记录在案的。这个令人感兴趣的历史文件有几页就放在我手边，它保留着接待室值班员的手迹和那些事件参与者的姓名。你瞧，这就是登记簿中记载10月15日、16日和17日的那几页纸。10月15日这一天，斯大林在夜里两点结束工作。10月16日对来访者一直接待到20点45分。10月17日只限于从19点35分~22点30分接待客人。在这2个小时55分钟里，到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的有莫洛托夫、米高扬、日丹诺夫、安德烈也夫、伏罗希洛夫、接着又是莫洛托夫，而后是库兹涅佐夫、库里克、萨夫琴柯和捷沃祥。

这样看来，说斯大林10月17日在里沃夫会见了希特勒，那他就应当是乘飞机去的。但如果考虑到当时飞机的速度和从莫斯科到里沃夫的距离（1650公里），就应当承认这样的飞行和会见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

这些论据，在我看来对断定1939年10月17日斯大林同希特勒事实上不可能会见已经十分充足了。再补充一点，我所引述的斯大林来客登记簿早已为人所知。斯皮林教授是最早引用这一资料的学者之一，《共青团真理报》在准备这篇令读者眼花缭乱的文章时，也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依您之见，对美国这一文件本身的真实性可以提出怀疑吗？

——完全不排除这一点。无论怎么样，事实是，这个文件至今没有为任何研究者或新闻记者所看到，这就足以引起警觉。完全可以设想这是古维尔及其“弟子”们炮制的一个虚假材料。我认为，以敌视苏联著称的古维尔是能够做出这一步的。特别是在那个时期，当时苏芬战争业已结束，英法联盟失败，我们国家关系正常化过程刚刚开始。

您自己可以作出判断。1940年4月苏美开始了商务经济问题的谈判。7月1日，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政府愿意同苏联进行合作。鉴于此，美国副国务卿威尔士在1940年7月27日同苏联全权代表乌曼斯基举行的会谈中

宣布：“双方到了应当不仅考虑目前关系，而且应当考虑未来岁月的时候了，因为未来的岁月可能对这两个大国都孕育着新的危险。”

顺便提一下，今年夏天在马德里国际史学大会上，美国著名史学家基姆鲍尔在他的报告中讲到罗斯福行政当局从 30 年代开始执行的就是彻底反纳粹的对外政策。这样的评价在我看来绝对了一些。不过，在罗斯福和这一政策的拥护者同主张与德国亲善的美国右派保守势力之间，这一时期进行着尖锐的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设想存在着有利于反罗斯福、亲纳粹势力的假情报。

《在敌人后方的莫洛托夫先生》一文的作者戈尔恰科夫在证明斯大林不可能同希特勒会晤时写道，“古维尔碰了钉子”。难道仅仅是古维尔吗？

——您对 1943 年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的会晤也提出怀疑吗？

——这也是众所周知的。莫洛托夫同里宾特洛甫 1939 年在莫斯科会晤过，1940 年在柏林会晤过。但在涉及到 1943 年情况的时候，我不得不使作者感到不快：他的轰动一时的消息让人笑掉大牙。他的这种说法来源于 1970 年大不列颠出版的一位著名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里杰尔·加尔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

加尔特是这样写的：“6 月，莫洛托夫同里宾特洛甫在基洛沃格勒进行了会晤，当时这座城市是在德国战线的后方。这次会晤是为了讨论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按照作为技术顾问而亲临现场的德国军官所提供的资料，作为签订和约的条件，里宾特洛甫提出要使未来俄国的边界沿第聂伯河划定。当时，莫洛托夫除了恢复原先最起码的边界以外（换言之，德国军队要撤出苏联边境），不打算讨论任何其他事情。谈判陷入困境，因为使双方观点接近是不可能的。接着，由于有关争论的消息泄露到西方而中断了会谈。解决问题的方式又提到了战场上。”

这种说法 70 年代在许多国际史学家会议上讨论得相当热闹。由于没有提出过能够肯定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会谈的文件和其他证据，这种说法被认为是不足为据的。此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因下述情况而复杂化了：里杰尔·加尔特的这部书是在他死后付梓问世的。

还有，关于这种会晤的可能性问题。库马涅夫教授 1985 年 5 月 13 日在茹科夫卡别墅中同莫托洛托夫谈话的时候，亲自向后者提出过。莫洛托夫是这样回答的：“您自己判断一下，要知道，这不是 1941 年秋天，这是在莫斯科城下胜利以后，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粉碎了德国法西斯军队以后——这意味着战争的转折。而突然间，我去同里宾特洛甫会晤，进行了什么有关和约的谈判，还是在当时的德国占领区基洛沃格勒。真是胡说八道。”

——最近，大众传播媒介传出了不少说法，其中有一些是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同实际文献和事实加以对照，这些说法原都站不住脚。关于这一点，您的意见如何？

——我认为，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作者们专业知识缺乏。其中某些人有时也把愿望当作现实。以一套思辩的证据偷换史学家严肃缜密的劳动。无可怀疑，编辑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对降低历史知识的一般水平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共青团真理报》的文章中，除了其他以外，还有不少最起码的史实上的错误。比如，在 11 月 11 日和 30 日的两期上，报纸曾两次讲斯大林与希特勒的会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可是，我想每一个人都知道，到 1939 年 10 月 17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行了一个半月还多。说 10 月

19日希特勒签署了西线作战计划，这也不符合史实。诸如此类的其他例子还有不少。

但是，这些都是局部性的。最令人不安的是另一情况：一些大众传播机构，就其实质而言，出现了一个日益发展的全面贬损苏维埃国家整个历史的反历史的运动。它特别集中于历史过程和伟大卫国战争的许多事件，而鉴于德国进犯苏联50周年临近，这一点显得尤其明显。其结果将如何呢？一种半真实的情况被另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歪曲真实的情况所取代。这不能说不有损于科学。也有损于社会。这是显而易见的。

（马龙闪摘译）

纳粹副元首赫斯只身飞英之谜

1941年5月10日下午，脸庞方正、浓眉紧锁而眼窝深陷的赫斯与妻子伊尔莎·赫斯匆忙告别，在副官、传令官、保安官和司机的陪伴下驱车来到德国奥格斯堡机场。赫斯换上德国空军尉官制服，留给副官一封如果赫斯离开4个小时之后仍未返回就得尽快转文希特勒的信件，然后即单独驾驶业已准备就绪的Me110战斗机飞往英国苏格兰，其时为中欧时间17点45分。当晚23点09分，飞临苏格兰的赫斯伞降在汉密尔顿公爵宅区所在的格拉斯哥附近。5月11日，赫斯终于和业已担任皇家空军某歼击航空兵群司令的汉密尔顿公爵上校相见，公开表明自己就是鲁道夫·赫斯。赫斯说明自己在执行人道使命，元首并不想征服英国而是要实现停战；元首认为德国将迅速赢得战争，而赫斯想停止这种不必要的流血，建议德英双方共同讨论可行的和平方案，同时转达希特勒的和平条件；要求英国国王保证赫斯的行动安全和自由意愿。5月13~15日，英国前驻德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伊冯·柯克帕特里克爵士奉政府之命数次与赫斯接触。6月9日，英国大法官西蒙勋爵亦曾奉邱吉尔之命与赫斯谈判。9月9日，英国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在初往莫斯科进行武器装备供应谈判之前与赫斯交谈。5月13日，英国首相邱吉尔就如何对待赫斯作出三点指示：把赫斯当作战俘，将他置于陆军部而不是内政部的管辖之下，同时也要把他当作将受到严重指控的人对待；严格隔离并努力而充分地进行了解，允许与家人通信；生活上给予照顾，大约相当于对待被俘的重要将军一样。除此之外，被转移到伦敦塔的赫斯实际上处于软禁状态，因而深感失望。

赫斯飞英之谜的主要问题包括：赫斯飞英的动机何在？赫斯飞英是自作主张，还是奉令行事？赫斯飞英纯粹是德国的一厢情愿，还是英国和德国事先有过某种默契？赫斯飞英之谜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有关的著作大量出版发行，但对于上述问题却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赫斯的儿子沃尔夫·赫斯认为，1940年夏季行将结束之际，赫斯就在豪斯霍弗尔父子（他们与汉密尔顿公爵关系密切）的协助下开始拟订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和平计划，因为他认为如果德国不能通过军事或政治手段使英国停止战争，一旦德国与苏联之间爆发战争，德国最终将被迫实施两线作战。赫斯原计划在中立国与英国的汉密尔顿公爵就和平协议举行谈判，后因未能得到汉密尔顿公爵的满意答复而于1940年12月决定亲自飞往英国会见汉密尔顿公爵。赫斯为此行作过精心策划，已被希特勒禁止飞行的赫斯密请梅塞施密特飞机制造公司总裁、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威利

·梅塞施密特为其提供Me110战斗机并安装远程飞行训练装置，还曾集中精力学习驾驶技术和空中导航，布置收集有关的气象资料，标有飞行路线

图，此外还备有一份和平计划。赫斯给希特勒的信件以“我的元首：当你收到此信的时候我将身处英国”开头，结尾则表示“我的元首，如果我的计划失败（我得承认成功的机会极少），如果命运决定与我作对，那么此行也不会给你或德国带来不幸的后果。你可以选择任何时机与我断绝关系——就说我发疯了。”赫斯的和平计划的主要内容有：德国和英国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就全球政策达成妥协，所谓维持现状即德国不得为争取生存空间而与俄国发生战争；德国放弃对殖民地的要求并承认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英国则承认中欧为德国的利益范围；德国和英国之间目前的实力关系将得到维持，即英国不得从美国得到增援；德国将在法国陆军和海军全面解除武装之后离开维希法国，德国专员将留驻法属北非，从实现和平之日起德国部队仍将留驻利比亚5年；德国将在波兰、丹麦、荷兰、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建立卫星国，但在实现和平两年后将从挪威、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克里特除外）撤出，且德国将在东面，北面、西面和南面（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显然仍将留在第三帝国之内）的问题圆满解决后放弃在东地中海和中东对英国地位的压力；德国将承认阿比西尼亚和红海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赫斯承认自己装成“精神不健全”是得到希特勒同意的。

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则认为，赫斯的动机是清楚的，他真诚希望同英国媾和。确信德国会在战争中获胜并会毁灭英国，除非立即媾和，此外，“战争使他个人黯然失色。战争期间，作为希特勒的副手管理纳粹党是一种很无聊的且不再是非常重要的职务。目前，德国的重要工作是处理战争和外交事务……这些事情使戈培尔、里宾特洛甫、希姆莱、戈培尔和将军们处于重要地位。赫斯感到既失望，又嫉妒。为了恢复他以前在他们爱戴的元首身边的地位和他在国内的地位，单枪匹马地安排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和平，这样一种大胆而显赫的政治成就，岂不是最好的办法吗？”

根据《鲁道夫·赫斯：未被邀请的使者》的编著者里斯的说法，赫斯对于德国空军1940年大举空袭伦敦极为反感，因此想到飞往英国，以便与他认为存在于英国的人数众多的反战派讲和。正因为如此，当听到豪斯霍弗尔表示有同感时，赫斯便受到感动。豪斯霍弗尔提及汉密尔顿公爵是通情达理的人，必定厌恶这种极为愚蠢的屠杀。豪斯霍弗尔还说自己曾三次梦见赫斯驾驶一架飞机，不知飞往何处。赫斯认为这些话语出自这样的人之口，必定是上天授意，让他飞往英国作为和平使者，会见汉密尔顿公爵，然后由他引见乔治国王，而英国现政府将被推翻，由希望和平的政党取而代之。赫斯坚持不与现在执政的“集团”打交道，因为这个集团将极力阻挠他。或许是为了淡化赫斯飞英事件的影响，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其回忆录中援引里斯的说法，得出这样的结论：赫斯事件乃是医学问题而不是犯罪问题，应该如此看待。

武尔夫·施瓦茨韦勒以大量资料表明，希特勒对赫斯的行动是知情的。1941年1月11日，赫斯驾驶Me110从奥格斯堡机场欲飞英国，但飞机因升高桨发生故障而不能升高，30分钟后被迫降落。3月8日下午，赫斯再次驾驶Me110从奥格斯堡机场起飞，准备直飞英国，因气象预报的错误而于75分钟后返回地面。这次发生了意外的事情：副官卡尔—海因茨·平奇提前拆开赫斯留下的在飞机起飞4个小时后才能启封的信件并大惊失色地对司机和保安官说：“我的上帝！头头飞到英国去了，想去缔结和约！”当晚，赫斯在哈尔拉辛别墅告诉副官这一秘密。第二天，平奇便对另两位知情人说：“这消息是用密码写的，实际上同英国什么关系也没有，是副元首的一项特殊使

命，我负责绝对保密！”作为帝国安全总局派出人员的保安官却置此于不顾，径直向安全总局局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报告，然而，得到的指示却使他大感意外：不是“阻止副元首飞行”，而是“继续报告情况”！赫斯的女秘书希尔德加德·法特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提供过这样的证词：“从1940年冬天起，我受赫斯委托收集秘密气象预报，把有关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地区的天气情况收集起来并转呈赫斯。这些气象预报我是从布施上尉那儿得到的。也从施佩尔小姐那儿得到一部分。施佩尔小姐是柏林赫斯联络处的女秘书。”梅塞施密特飞机制造公司根据赫斯的要求对Me110战斗机进行特殊改装，而陪同赫斯进行飞行训练的竟是希特勒的专机驾驶员汉斯·鲍尔！在赫斯飞英后的第三天，希特勒在伯格霍夫别墅对军政要员们说：“鲁道夫·赫斯本月初在一次谈话中固执地问我，是否仍坚持我在《我的奋斗》中所写的纲领里要跟英国结盟的立场，我回答是的。我丝毫没有料到，赫斯这样问是有用意的。”但是，赫斯的另一名副官艾尔弗雷德·莱特根提供的关于此次谈话的佐证却是这样的：“午饭后，元首跟赫斯先生在帝国总理府的花园里大约散步了3个小时。谈话中有时双方都很激动。我远远地跟在一旁，每当他们走近我时，声音就放得很低，因此我只能听到几个零星的字。我听到‘阿尔布雪希特·豪斯霍费尔’和‘汉密尔顿’，然后我听到一句话：‘……使用这架飞机毫无困难……’。希特勒突然说：‘我的上帝！这不是有神经错乱的危险吗？’赫斯先生的答话我只听到几个字：‘很简单，就公开宣称精神错乱了……’最后，他们两人在我身旁站定了，希特勒伸手给赫斯，他紧握着赫斯的手有一分钟之久，两人沉默不语地互相凝视。”卡尔·豪斯霍费尔一直认为是“希特勒把鲁道夫牺牲了”。戈林的好朋友卡尔·博登沙茨将军曾经指出：“在获悉赫斯飞行后，希特勒所表演的恐吓和惊讶非常精彩。”戈林对此却没有反驳。当然，施瓦茨韦勒也提供了观点与此相反的重要资料。伊尔莎·赫斯指出：“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我知道我的丈夫有清醒的头脑，自由的意向，没有委派或事先请示过希特勒。他是自愿作出牺牲的，他那失去平静的思想中除了和平以外别无其它。”“也许我的丈夫曾在和希特勒的谈话中顺便提到过这一计划”，但“对此事我完全确信：希特勒从未认真对待过我丈夫的说法，或者只当作是‘纯粹理论上的探讨而已’。”苏联方面长期认为赫斯飞英后曾经有过某种深入的谈判或策划，由德国和英国联合起来进攻苏联，但该项计划最终流产了。苏联方面最近公布的克格勃绝密文件表明赫斯飞英是英国方面诱骗的结果。英国情报部门假意答应谈判一项和平解决方案，以把赫斯骗到英国。而在希特勒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前夕，赫斯相信能够说服英国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这些绝密文件包括充当苏联间谍的英国人金·菲尔比的两份绝密报告。菲尔比通过他的朋友、英国外交官汤姆·杜普雷获得情报后于1941年5月22日向在伦敦的苏联情报人员报告：赫斯在飞来英国之前给汉密尔顿公爵写过信，但这封信被英国情报部门截获；赫斯认为英国国内存在强大的反邱吉尔派，他们想利用他飞来英国同德国人媾和。因此，英国情报部门在赫斯于1941年5月11日在苏格兰降落以前，早就知道赫斯要来英国。

再说1941年5月10日深夜，希特勒将赫斯副官送达的信件阅读完毕，仅不露声色地问道“现在赫斯在哪里？”并暗中通知戈林和里宾特洛甫（请注意未通知戈培尔和希姆莱——作者），因为赫斯约定如果使命进展顺利，就向苏黎世的姑妈拍发电报。5月11日，希特勒终日没有收到赫斯的只言片

语，对赫斯使命能否成功的怀疑有所增加。当天下午，在戈林和里宾特洛甫来到上萨尔茨堡的伯格霍夫别墅之后，赫斯的副官方遭逮捕。5月12日，希特勒对赫斯或许可能成功的希望化为泡影，遂安排新闻处长迪特里希发布公报，命令纳粹党办公厅主任马丁·博尔曼行使赫斯的职权，向小豪斯霍弗尔询问赫斯飞英的细节。5月12日夜晩，德国广播电台播发公报，内称赫斯业已违背命令驾机起飞，至今仍未回返；赫斯“留下的信件以其混乱状态而不幸地表现出精神错乱的迹象，这使人感到党员赫斯恐怕是妄想症的牺牲品”，因此赫斯或许已在某地坠毁。公报并未透露赫斯业已飞往英国媾和。5月13日，在英国政府宣称赫斯在苏格兰降落并受有轻伤之后，希特勒向集中在上萨尔茨堡的纳粹党高级官员指出“在指挥官们随时可能奉命开始最为困难的军事行动（指入侵苏联——作者）的时刻，赫斯离开了我。当我的高级政治领导人根据他自己的计划离开战场的时候，我怎么能指望我的将军们服从这项命令？”因此党应当将赫斯的名字从其记忆中勾销。鉴于德国人民对赫斯事件的解释存在“可怕”的情绪，希特勒和戈培尔决定于5月13日晚发布第二份公报。公报声称“赫斯似乎处于幻觉之中，这种幻觉使之感到通过在过去认识的英国人之中采取个人行动，他能够促成英国和德国之间的谅解”，“国家社会主义党对这个理想主义者沦为这种灾难性幻觉的牺牲品深表遗憾。然而，这丝毫也不会影响强加给德国的这场战争的继续。”沃尔夫·赫斯认为希特勒和戈培尔似乎不想将后门堵死，故而实际上承认赫斯“对于元首的大量和平方案的了解比任何人都多”。既然赫斯已经“叛逃”，那么赫斯家族也就在劫难逃了。其实不然。1941年10月2日，赫斯的父亲去世，希特勒即给赫斯的母亲发去私人唁电，博尔曼据此得出希特勒并未与赫斯家族断绝关系的结论，亦随后发出唁电。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认为赫斯飞英并非自作主张，而是奉令行事；“精神错乱”、“发疯”、“幻觉”都是纳粹为摆脱赫斯使命的失败所带来的困窘而寻找的托辞。不过，赫斯使命只有希特勒、戈林、里宾特洛甫等极少数纳粹要员知情。至于具体的飞英日期，则是赫斯自行决定的。

沃尔夫·赫斯通过对大量事实的分析研究，认定赫斯飞英是英国情报机构设定的圈套。其中最重要的事实是，赫斯飞抵苏格兰之时，汉密尔顿公爵正在苏格兰西海岸的特恩豪斯空军基地值班，通过雷达掌握有关情况，而在此之前汉密尔顿公爵曾亲自驾机升空观察。

1987年8月17日，赫斯在施潘道监狱“自杀身亡”。赫斯单独驾机飞往英国之谜的真相究竟如何，人们很可能要到英国档案公布于世之后才能知晓。然而，英国封存的有关赫斯的档案，要到2017年才能解密。

（石忠撰）

邱吉尔与斯大林之间的一次秘密会谈

1942年7月一个温暖的晚上，邱吉尔在唐宁街10号冬园设宴款待战时内阁成员，宴后他请大臣们到会议大厅，向他们通报，他即将飞赴苏联。他已致函斯大林，表示了与斯大林亲自会见的愿望。

邱吉尔想告知苏联政府首脑在伦敦刚刚通过的一项决议：1942年将不开辟第二战场。但邱吉尔不单是为了这件事去莫斯科的，因为他通过个人函件也可以把决议内容告知苏联政府首脑。首相还想获得有关苏军能否打退法西斯军队的大规模进攻并守住高加索（德国人一旦得逞，就能由此进入伊朗、伊拉克、埃及和印度）的第一手情报。

苏联政府向邱吉尔发出了邀请。

8月12日晨，温斯顿·邱吉尔率一个军事、政治顾问组飞抵莫斯科。这是邱吉尔首次访苏。首相在从德黑兰到莫斯科的途中写道：“我反复考虑着我去这个……布尔什维克国家的使命，这个国家诞生时，我曾执意把它扼杀掉”。邱吉尔对自己是毫不掩饰的。不管邱吉尔到苏联去的用意如何，他飞往“布尔什维克国家”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他的访问是对苏维埃国家实力和影响的承认，是对旨在摧毁这个国家的反动计划宣告破产的承认。颇有点文学水平的威韦尔将军在一首诗中概括了邱吉尔此次访苏的意图，这首诗每四行的最后一句都是：“1942年不会开辟第二战场。”

8月12日，邱吉尔到了莫斯科。当晚就同苏联领导人会见。美国代表阿费里尔·哈里曼也参加了会见。

首相长篇大论地阐述了1942年盟军在法国登陆在军事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适的。他列举的理由是，集结在英国的登陆船只和兵力数量不足，在拉芒什和加来海峡实施登陆战役存在种种困难，以及在法国沿海登陆会中断1943年战役的准备工作，而且要抽调许多主要专家。然而，邱吉尔却向苏联政府首脑保证，“英美两国都在准备1943年的大战役”，为此，美国应向大不列颠群岛派出100万士兵。这样，到1943年春，美国远征军的兵力可达27个师，此外英国还计划扩充21个师，其中将近一半是坦克师。

斯大林问，他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即1942年不会开辟第二战场，英国政府也拒绝1942年在法国沿海进行一次6~8个师的登陆战役。邱吉尔断言，1942年英国无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至于在法国沿海实施6~8个师的登陆战役，英国政府认为，这样的战役弊多利少。

为了显示英美立场的一致，邱吉尔请哈里曼讲讲自己的意见。哈里曼回答时仅保证说，他完全同意首相的意见。

苏联政府首脑不得不指出，他不能同意邱吉尔提出的理由，对战争的看法也稍有不同，按他的看法，谁“不想冒险，谁就永远打不赢战争”。邱吉尔显然不想把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话题继续下去，于是通报说，盟国已作出决定，要进行另一次战役，即“火炬”战役，其目的是攻占法属北非。首相对这一计划赞不绝口，说它能得到轰炸意大利的基地，还能为1943年进攻欧洲大陆打通另一通路。

次日进行第二次会谈时，斯大林向邱吉尔和哈里曼递交了一份阐明苏联对第二战场立场的备忘录，其中讲道，通过8月12日双方交换意见得知，邱吉尔“认为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是不可能的”。苏方提醒，关于1942年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的问题实际上在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期间就已解决，并指出，这一行动的目的是“把德国的兵力从东线吸引到西线，并在西线建立

起抵抗德国法西斯势力的重要基地，从而改善 1942 年苏军在苏德战场的形势”。备忘录强调，“十分清楚，苏军统帅部在制定自己的夏秋作战计划时，是考虑到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因此，英国拒绝原已同意的作战计划“对希望开辟第二战场的整个苏联公众是一个精神打击，这使红军在战场上的形势复杂化，给苏军统帅部的计划造成损害。”

根据苏军领导人的意见（已向英美双方坦率陈述了这些意见），1942 年在欧洲建立第二战场的条件十分有利，因为德军的基本兵力，而且是精锐兵力已被吸引到东线，欧洲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兵力，且其训练水平很低。

在认真阅读了备忘录以后，英国首相允诺对此要做出书面答复，同时指出，英美两国共同作出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还认为它是“对苏联的最好援助”。

考虑到盟国的义务，斯大林向邱吉尔详细通报了苏联保卫高加索的计划。

邱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对会谈的这一部分作了如下描述：“最后，我提出了高加索问题。他（指斯大林）是否打算保卫而且用多少个师去保卫这条山脉？谈到这一问题时，他清楚地、坦率地而且十分熟悉情况地解释了这条屏障的坚固性，据他说，共有 25 个师用于保卫这条屏障。他指着一条条山问通道说，这些地方都将设防。他还通报说，他们必须在此坚守两个月，直到大雪封山。他声称，他完全相信他们能做到这一点。”

在会谈结束时斯大林又一次提出盟国利用其在西欧的空中优势向法国沿海进攻的问题。邱吉尔重申，他认为这种进攻是不可能的。邱吉尔向罗斯福总统通报同苏联政府首脑进行第二次会晤时写道，会谈进行得“极不愉快”。会谈中，斯大林说了“许多令人不快的话，尤其是他说我们十分害怕同德国人打仗……，说我们违背了关于‘铁锤’战役的诺言；说我们没有履行向俄国提供物资的诺言，说我们取走了自己所需的物资，而仅把剩余的物资运给他们。显然，这些话是针对英国说的，也同样是针对美国说的。”据邱吉尔说，他驳倒了苏联政府首脑的这些说法，无论如何，“这样解释清楚比什么都不说要好”。从莫斯科会谈中，使邱吉尔感触最深，也是他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通报的最主要的一点是，即使 1942 年不开辟第二战场，苏联也有决心继续战斗下去。

毫无疑问，这完全符合英国首相的心意。

1942 年 8 月 25 日，邱吉尔在战时内阁会议上简要通报了他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他说，“俄国人继续打下去的决心是毫无疑问的。虽然他们对我们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我们开辟第二战场，但他们对自己的遭遇并未叫苦不迭。”

在苏德战场苦战方酣之际，邱吉尔政府继续背弃盟国的义务，作出了如下决定，由于极昼期间护航困难，1943 年前放弃从北海航道向苏联运送军事物资，改而提出了一个含糊的许诺：“绕道伊朗”（与北海航道相比具有次要意义）加强对苏联的供货。邱吉尔是“出于自己的良心”，“将这个决定通报给苏联政府的”。邱吉尔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打击矛头，不是对准敌人，而是对准自己的盟友。苏联继续担当着同法西斯德国及其附庸国作战的主要担子。

（汪澎编译）

邱吉尔与罗斯福的秘密会晤

1943年元月，在刚刚获得解放不久的卡萨布兰卡，一位“将军”和一位“P先生”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进行会晤。这位“将军”是美同总统罗斯福，“P先生”则是英国首相邱吉尔。1月14~25日他们在安法兵营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美国方面有：马歇尔将军、海军上将金和阿诺德将军；英国方面有：阿兰·布鲁克将军、庞德将军和空军元帅波特尔。

在举行这次会议的日子里，苏军通过卫国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之一伏尔加河激战，消耗、疲惫了鲍卢斯将军的部队，随后转入了坚决的反攻，包围德军22个师，当卡萨布兰卡会议开幕时，顿河方面军已开始消灭被围的德军集团，2月2日便胜利地结束了这次战役。

斯大林格勒围歼战是克劳塞维茨、毛奇和施利芬等德国战略家所梦寐以求的古典式坎内会战，但这里成了……埋葬德国第6集团军的坎内。

苏军在伏尔加河地区的反攻发展成了从列宁格勒至亚速海的全线总攻。

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为实现伟大卫国战争的根本转折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整个世界战争的尔后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法西斯德国在伏尔加河地区的失败是德国军队在其整个历史上的最惨重的失败，它注定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崩溃。德国为此宣告致哀三天，并敲丧钟。德国人第一次意识到失败的恐怖。

德国战争机器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中的失败本应促使西方盟国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出现。

为了抢在苏军之前进入东欧，邱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更卖力地推行自己的“巴尔干战略”，提出要派兵在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登陆。

邱吉尔在“非洲白宫”会议上提出的另一项任务是再次推迟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虽然英美两国政府因未履行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义务，而向苏联明确许诺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这是邱吉尔和哈里曼于1942年8月在莫斯科向苏联政府说过的）。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英美领导人决定：北非战役结束后，英美军队在西西里岛登陆，实施“哈斯基”战役，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尔后实施地中海战役。这样一来，英美军队在法国北部的登陆推迟了，因而开辟真正第二战场的事也就再次推迟了。卡萨布兰卡会议对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盟战略的主要问题是毫无建树的。正如拉尔夫·英格索尔所说，“卡萨布兰卡会议是一次折磨人的难产的会议……最后只生下了一个西西里岛小老鼠。”

1943年5月11日，邱吉尔和罗斯福在华盛顿再次会晤。第二天召开了会议。邱吉尔和他的顾问们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彻底放弃英美军队于1943年在西欧登陆的计划。英国人轻而易举地就说服了美方。因为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他们双方早已就此达成了协议。

华盛顿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把“英美攻入西欧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春天”。参谋长联合委员会计划于1944年5月1日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华盛顿会议的决议使法西斯德国能够同过去一样把自己的主力保持在东线，并不断地补充该线的兵力。

因此，苏联政府首脑致函罗斯福指出：“你们的这个决议给竭尽全力同德国及其附庸国主力进行了两年战争的苏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苏联政府坚决抗议又一次粗暴地破坏盟国义务的行为。苏联政府首脑在致邱吉尔的

信中指出，“不应忘记，它涉及到保护西欧和俄国被占领区内千百万人的生命和减少苏军的巨大牺牲的问题，同苏军相比，英美军队的牺牲只是一个区区小数”。

英美的这种政策（对已通过的决议采取消极态度的政策）使苏联政府对盟国的信任受到严峻考验，并可能给“战争的尔后进程造成严重后果”。

苏联政府不能容忍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无视苏联人民的切身利益。它临时召回了当时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大使，这一举动被英美两国看作是对两国领导人奉行政策的抗议。

1943年7月10日，英美军队发起了西西里岛战役。这纯粹是一次地区性战役，当地总共只驻有2个德国师和4个意大利师。英国第8集团军和美军第7集团军实施登陆时，意大利军队实际上没有抵抗。据邱吉尔证实，夺占潘泰莱里亚岛时只有一名士兵受伤，而且是被骡子咬的。意大利在兰佩杜萨岛的守军竟向一名因油料不足而迫降该岛的盟国飞行员投降。虽然如此，西西里岛战役仍持续了整整38天。

（玉琴编译）

邱吉尔与罗斯福魁北克争论实录

苏军 1942~1943 年的冬季进攻，已把法西斯德军逼到崩溃的边缘。然而，希特勒统帅部利用欧洲尚未开辟第二战场的时机，于 1943 年夏季在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地区集中了 38 个师，企图通过一次快速进攻，首先围歼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苏军，然后向莫斯科发起进攻。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及时识破了德军的这一企图。

苏联军队打退德军进攻后，转入了决定性的反攻，并于 1943 年 8 月 5 日从侵略者手中解放了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苏军在库尔斯克的胜利和向第聂伯河的前出，完成了苏联卫国战争进程中的根本转折。到 1943 年 11 月前，苏军已解放了近 2/3 被希特勒匪徒占领的国土。库尔斯克的胜利预示着法西斯德国在军事上的崩溃。

随着苏军攻势的扩大，美英统治集团对苏联在没有英美援助的情况下也能打败法西斯德国和解放欧洲各国人民，越来越感到不安。这时他们又开始担心，怎样才能不使第二战场开辟得过晚。

1943 年 8 月，英美政治领导人在魁北克（加拿大）召开例会。魁北克会议所讨论的最重要问题是第二战场问题。邱吉尔再次坚持他的“巴尔于方案”，要求首先占领罗马，向意大利北部挺进，然后在巴尔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登陆。邱吉尔喋喋不休他说：“为什么要像蜘蛛一样顺着意大利靴形半岛的脚尖往上爬呢？打击它的膝部岂不更好。”

然而，还是 1943 年 2 月 14 日的《纽约时报》说得对，由于害怕“俄国人不停地向西推进”，担心俄国人首先进入柏林，罗斯福和美国战略家们不得不更明确地表示要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以便通过战略上更有利的捷径向德国推进。从法国东北通往柏林和德国其他最重要经济中心的路总共只有 600~700 公里，然而盟军从意大利到德国边境要走 1200 公里的路，从巴尔于则有 1700 公里。向巴尔于和意大利进攻，离开德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中心很远，而且西欧的地形、地理条件对军事行动比意大利和巴尔干有利得多：法国北部、比利时、荷兰的稠密道路网能够保障部队顺利机动。

通过激烈争论，终于通过了一项代号为“霸王”的战略计划，规定盟军于 1944 年 5 月 1 日在诺曼底登陆，另外，还计划了一次在法国南方土伦和马赛附近登陆的辅助性战役，代号为“铁砧”。

然而，就是这项在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也由于邱吉尔的倡议而附有一系列前提条件。进攻法国的“霸王”计划只能在以下前提下付诸实施：

- “——风力不太强；
- 潮汐正好符合需要；
- 月光条件正好符合要求；
- 在潮汐和月光合适的条件下天气也应合适；
- 当上述所有条件均不具备时，进攻时间将自动延期一个月，直至下一个满月日期……

——在此之前调往西北欧的德军快速预备队不多于 12 个师，且德军无法从俄国战场抽调 15 个以上的一类师”。

只要风力稍稍偏大，天气与月相不符，德军拥有的快速预备师不是 12 个，而是 13 个，开辟第二战场的整个计划就会告吹。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很清楚：要完全具备成功登陆的所有条件不仅可能性极小，而且是不可思议的，但这恰恰是英国政治家们所需要的。无怪乎他们又制订了一个“伦金”计划，

规定在德国突然停止战争时在欧洲实施紧急登陆；德国一旦投降，英美军队就立即占领整个德国。

魁北克会议还讨论了制造原子武器问题。制造原子弹的“合金管”计划正在加速执行。8月19日，罗斯福和邱吉尔签署了美—英原子研究合作协定。

卡萨布兰卡、华盛顿和魁北克会议的决议，最直接地涉及到一直抗击着法西斯德国及其仆从国主力的苏联，但这些决议却是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通过的，它破坏了盟国在与共同敌人斗争中的团结。正如《时代》周刊所指出的，苏联代表团“空席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几次谈判”。

1942~1943年苏军对法西斯德国及其同谋者所取得的胜利为肃清苏联国土上的法西斯侵略者，收复从黑海到巴伦支海的苏联领土创造了良好条件。苏联人民面临的下一步任务是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东欧和东南欧各国的人民，打败德国，消灭欧洲的法西斯“新秩序”。

1944年作为苏军取得对希特勒德国及其盟国决定性胜利的一年而载入史册。这一年，苏军实施了不仅具有重大军事战略意义，而且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一系列著名战役。苏军通过1944年的冬季战局和夏—秋战局，肃清了苏联国土上的侵略者，并把军事行动推进到苏联国境以外。德国的一些盟国已失去战斗力。东欧国家开始解放。

（伟民编译）

欧洲“第二战场”难产的背后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两国立即表示支持苏联抗击德国。然而，当斯大林要求它们在欧洲开辟对德第二战场时，英美却迟迟未能付诸行动。既然英、美、苏出于共同反法西斯的需要而结成统一战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第二战场”难产的局面呢？

1941年：苏联急于求成，英国婉言拒绝

1941年6月27日，即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五天，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在与英国军需大臣比弗布鲁克会谈时，要求英军在欧洲开辟一个新的战场，以减轻苏军压力。从此拉开了关于开辟“第二战场”问题的一场持久论战。由于苏德战争初期美国尚处“中立”而未参战，故1941年围绕“第二战场”的争论主要在苏英之间进行。

苏联政府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正式要求，是斯大林在1941年7月18日给邱吉尔的第一封私人信件中首次提出的。以后他又在9月3日、13日两次致函邱吉尔，一再阐明苏联急于让英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

第一，关于第二战场的地点，在欧洲大陆，或在西线（法国北部）和北线（北极地带），或在巴尔于某地都可以。

第二，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最好是在1941年。因为德国人认为西线不会有第二战场，而其东线占领的阵地还来不及巩固，“在这个时候开辟第二战场是轻而易举的”。

第三，关于第二战场的规模，应当能够“迫使德国从东线调走30到40个师，同时保证每月至少援助苏联飞机400架，坦克500辆……”。

第四，关于不开辟第二战场的后果，斯大林说，那“就是给我们的共同敌人助威”。

然而，斯大林的“苦口婆心”并没有说服邱吉尔。邱吉尔仅答应加强对德国的空袭，至于开辟第二战场，他表示因受到英国“资源”和“地理位置”的限制，若大量兵力登陆会遭受惨重伤亡。

从邱吉尔的答复看，婉然拒绝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态度与其全力授苏抗德的许诺是不相一致的，令人捉摸不透。斯大林在分析其原因时首先指出，邱吉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苏分子，是一个不诚实的人。”的确，在德军入侵苏联之后，邱吉尔仍表示他过去说过的关于反对共产主义的话“决不收回”，“但是这一切，在目前正在展开的情形下，都变成黯然无色了”。这就是说，在邱吉尔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的苏联永远都是英国不共戴天的敌人，但在法西斯德国威逼下列颠岛时，苏联无疑又成了英国的盟友，不过，这种盟友关系仅仅是英国摆脱目前困境的一种需要而已。所以，在与苏联结盟和授苏的问题上，邱吉尔相当谨慎。从近期目标看，英国必须援助苏联；从长远目标看，英国的援助必须适度，用邱吉尔的话说就是不给苏联共产主义以“扩张”的余地，以免造成对英国利益不利的局面。可见，尽管邱吉尔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第一个公开声明支持苏联抗击德国，是值得称道的，但其反苏反共的意识阻碍了授苏的步伐。

1941年8月30日，斯大林在给迈斯基的电文中又指出英国拒不开辟第二战场的另一原因。电文称：“实际上，英国政府是在以自己的消极等待政策帮德国人的忙。……他们希望的是什么呢？看来他们是希望我们削弱。”斯大林的分析是不无道理的。30年代后期的英苏关系不能不成为邱吉尔处理战时英苏关系的阴影。当时英国想把战争引向东方，而苏联却利用一纸《苏

德互不侵犯条约》顺利地使纳粹这股祸水流向西方，甚至直到苏德战争爆发的前夜，苏联还在攻击英国是“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所以，要使英国人“忘掉俄国人一贯的、而且最近还直接指向英国的谩骂”是很困难的。当斯大林提出让英国开辟第二战场时，邱吉尔似乎非常愤怒。他对迈斯基说：“请记住，仅仅在4个月以前，我们在这个岛国上还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加入德国那边来与我们力敌”，“在所有的人们中，你们是没有权利来责怪我们的”。邱吉尔在后来也承认过去的历史影响了英苏两国的合作道路，他说：“当英国孤军奋战时，他们竟坐视我们亡国灭种，并且欣喜若狂地同希特勒瓜分我们帝国在东方的殖民地……”。其内心对斯大林的不满溢于言表。这就不难理解，当德国入侵苏联时，邱吉尔为何称斯大林“不过是自食其果”；更难理解，当苏联处于危险关头时，英国为何迟迟不肯开辟第二战场。

当然，让英国在1941年开辟第二战场的确有现实的困难。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英国有没有困难，而在于英国是否准备克服这些困难并创造条件。从当时英国政府的态度看，确有拖延之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英国对苏德战场的前景持悲观论调所致。尽管英国在等待苏联的削弱，但并不希望苏联迅速溃败，然而至于苏联究竟能否长期抗德，英国人普遍感到怀疑。英驻苏大使克里普斯声称“俄国人坚持不了三四个星期”。英国陆军部甚至有80%的专家认为苏联在十天之内将被打垮。在这种情况下，邱吉尔当然不会以英国的兵力在欧洲另辟一个新战场直接与德国对垒。

由于连遭拒绝，苏联政府在1941年秋最困难的日子里；对于立即开辟第二战场已不抱希望了。

1941年：英国坚持己见，美国放弃承诺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2年围绕开辟第二战场的争论就不仅仅是苏英两国间的事了，美国也卷入其中。

美国参战后，承袭了参战前关于“大西洋第一，太平洋第二”的战略原则；在1941年和1942年之交的“阿卡迪亚”会议上，又同英国一起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方针。这既使担心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可能使美国放弃“欧洲第一”战略的英国感到放心，也使正在欧洲抗德第一线的苏联感到欣慰。虽然“阿卡迪亚”会议没有考虑“第二战场”的问题，但“先欧后亚”的方针无疑适应了苏联主张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特别是1942年4月1日马歇尔致总统备忘录中提出的以英国为基地发动对西欧的进攻战略计划——“围歼”和“铁钻”，更宽苏联之心。英国虽对“围歼”和“铁钻”很不情愿，却担心因拒绝而使美国放弃“欧洲第一”方针，无奈只好接受美国的计划。

1942年4月11日，罗斯福交给苏联驻美大使馆参赞葛罗米柯一封转给斯大林的信，信中表示：1942年夏天美国能够采取步骤，以便从苏联战场引开希特勒的部分兵力。同时邀请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访美。鉴于美国的态度以及苏德战场的形势，苏联接受了美国的邀请并向英国提出同时访问伦敦。这样，1942年5月20日~6月10日，莫洛托夫进行了一次伦敦—华盛顿—伦敦的穿梭访问，先后同邱吉尔、罗斯福及英、美参谋长们就“第二战场”问题进行了会谈。在华盛顿，莫洛托夫对罗斯福说，开辟第二战场“不应当拖延了”，并表示“如果英、美——作为同盟国——联合开辟一个新战场，迫使德国从苏联战场上调走40个师的兵力，两方力量对比就会起大变化”。“1942年就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如果你们迟迟不作决定，……如果希

特勒成为欧洲大陆无可争辩的霸主，明年的困难就毫无疑问地要比今年大得多。”罗斯福在得到马歇尔首肯之后，请莫洛托夫通知斯大林：“我们期望今年内会开辟第二战场。”马歇尔还补充说，我们正在尽一切力量创造使第二战场的开辟成为可能的形势。当真洛托夫重返伦敦时，邱吉尔也说，英国“正准备在1942年8、9月份在欧作一次登陆”，但同时强调“我们无法在这方面作任何承诺”。当莫洛托夫返回苏联后，却把邱吉尔的这后一句话忽略了。苏联大需要第二战场了，以致于“俄国没有一个人想要强调西方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是有条件的。在狂热的时刻，一切保留都忘却了，俄国公众开始认为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已是肯定无疑的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不以苏联的意志力转移，英美的决定改变

1942年6月底，邱吉尔在华盛顿与罗斯福、霍普金斯会谈时就表示，尽管他们全力以赴地做准备，但“英国政府不会赞成在1942年承担一次有限性的作战行动”，“英国的三军参谋部至今还想不出任何计划可以使1942年9月的登陆会有一点成功的可能。”1942年7月8日，邱吉尔致电罗斯福，表示年内在法国登陆的“铁钻”计划必须放弃，并再次力争执行进攻北非的“体育家”计划。尽管斯大林严厉指责邱吉尔并强调苏联政府不能默认把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事推迟到1943年，但美国最终还是接受了英国的意见，放弃了6月份对苏联的承诺，于7月24日和英国就在北非登陆达成了协议，时间规定在1942年10月30日前进行，代号为“火炬”。

为了解释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的原因，邱吉尔决定亲访莫斯科，但美国担心“邱吉尔说的话，斯大林一个字也不会相信”，故派遣哈里曼陪同前往，以便使斯大林感到放弃“铁钻”举起“火炬”是英美共同的决定。果不出所料，斯大林对来访的邱吉尔进行了指责，并对美国站在英国一边表示不满。这样，在第二战场问题上的苏英分歧终于变成了苏联同英美之间的分歧。

那么，英国为什么坚持不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美国又为什么放弃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呢？

从英国方面看，使它们担心的是，“1942年发动的任何进攻，重担都会落在英国人肩上。美国军队不可能迅速得到训练、装备，并渡过大西洋来承担起……所应担负的一份任务。美国空军也不可能迅速在英国建立起力量来，大规模地参加预料会发生的空战。”时间紧迫也是一个限制因素。邱吉尔在与斯大林面晤时强调：“要动手，时间没有了。9月是英吉利海峡看来靠得住的最后一个月，余下的时间不可能发动一场旨在迫使德国从俄国战场撤出一些师团的军事行动”。另外，盟国所拥有的登陆艇只够运送6个师到法国登陆，在这种情况下，“如要深入腹地足以使俄国人获得好处，那是太少了。”所以英国不愿“拿好不容易得来的安全鲁莽地去孤注一掷”，从而也就“不肯认真看待1942年在法国作一次‘牺牲性’登陆的任何建议。”

从美国方面看，尽管掌握着问题的决定权，但正如马歇尔所

言，“没有英国人，1942年在欧洲便什么事也干不成。”同时，罗斯福对邱吉尔的忧虑也比较同情，甚至他“对邱吉尔本人的尊敬与敬佩”也成为他做出重大改变的因素。当然，美国放弃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主要理由，是“认为北非的德国人不大抗拒美国人登陆。”这就为北非登陆增加了胜利的砝码，从而消除珍珠港惨败的阴影。

1943年，英美关系不和，苏联终尝甜果

1943年伊始，罗斯福、邱吉尔带领各自的三军参谋长聚首卡萨布兰卡。本来这应当是一次美、英、苏三巨头会议，但斯大林

由于冬季攻势正在进行而不愿离开苏联，虽然罗斯福表示可以把会议从1月推迟至3月，但还是遭到回绝。在斯大林看来，“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西线的第二战场，而这不需要什么会谈，所需要

的只是行动。”他希望英美最迟在1943年春或初夏开辟第二战场。

然而，斯大林失望了，他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他向罗斯福、邱吉尔大发牢骚，并在2月23日红军建军节25周年纪念日发布的节日命令中表示了对英美的不满和不信任。鉴于此，邱吉尔3月11日告知斯大林，“如果德国人是被充分削弱了，西方盟国将于1943年8月前打过海峡。”而此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改变了苏

德双方的力量对比。所以194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斯大林预言英美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为了尽快看到第二战场，斯大林在美国总统特使戴维斯访问莫斯科之际，宣布解散“令西方讨厌的”共产国际。这一举动直接影响到罗斯福在1943年5月中

下旬“三叉戟”会议上的立场。所以当邱吉尔在会上大谈夺取欧洲“柔软的下腹部”并促成土耳其参战以开辟巴尔干战场时，罗斯福坚决反对并要求英国承担横渡海峡攻入西欧的明确任务。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加紧在英国集结兵力和物资；“其目的是发动一次以1944年5月1日为预定日期的军事行动”，代号为“霸王”。

“三叉戟”会议没有决定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的消息传到苏联，又一次引起斯大林的强烈不满。所以，“关于第二战场的非难与顶牛正飞驰于莫斯科和伦敦之间”。

其实，即使“三叉戟”会议将进攻西欧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5月，邱吉尔也还是“忧心忡忡”。一方面他担心会重新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支配西线一些战役的那种屠杀；另一方面他认为斯大林之所以毫不放松地要求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是为了把西方束缚在一场旷日持久和耗费巨大的西欧争夺战中，以利于苏联自身的巴尔干利益，难怪邱吉尔总是把“霸王”计划的危险唠叨个没完。他是想大力造成美国对“霸王”计划产生疑虑，从而拖延第二战场的开辟，但美国人则“担心英国人会利用外交手腕，骗美国人用人力和物资来支持和扩大英帝国及其势力。”所以，在1943年8月召开的魁北克“四分仪”会议上，由于罗斯福的坚持，终于通过了“霸王”计划，并重申“霸王”作战行动的发动日期为1944年5月1日。

“四分仪”会议仍然没有提前“霸王”行动的发动日期，使斯大林满腹狐疑。然而，“只要同德国的战争还在继续，就不能冒险同西方盟国公开决裂。”所以，“四分仪”会议结束时斯大林虽然很不高兴，还是同意举行拟议中的三国外长会议。这样，经过一段唇枪舌战后，莫洛托夫、艾登，赫尔于1943年10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会面。艾登在与斯大林会谈时继续强调“新的形势可能迫使‘霸王’计划的日期推迟一二月”，而斯大林这一次却“表现得出人意料地富有同情心”，且对于“为在意大利和东部地中海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而推迟‘霸王’计划的前景并不愤慨”。相反，倒是美国人不愿答应做任何可能干扰“霸王”计划的事情。

那么 美国为什么在 1943 年底竟然变得比苏联还急于开辟第二战场呢？其实，罗斯福的目的并不在于第二战场本身，而是希望以开辟第二战场满足苏联几年来的愿望，从而换取苏联在对日战争中的援助。如果苏联在远东进行军事合作，无疑会减少美国人的生命损失，缩短战争时间。所以麦克尼尔斯说罗斯福扮演了一个“求爱者的角色”，他追求的“情人”正是斯大林。而斯大林对罗斯福的心态了如指掌，因而在 1943 年底召开的德黑兰三巨头会议上，他抛出了对日作战这块诱饵，表示“至今为止俄国军队无法参加对日作战是由于他们给德国人缠得很紧，”而一旦苏联西伯利亚军队“增强三倍”，“我们就可以联成统一战线来打击日本。”这如同给了罗斯福一颗定心丸，但要吞下它必须为第二战场的开辟尽力。所以在三巨头会议上，尽管邱吉尔与斯大林围绕“第二战场”争吵不休，但由于罗斯福倾向于斯大林的主张，因此邱吉尔和他的军事顾问们只好同意把“霸王”计划的开始日期定在 1944 年 5 月 1 日，并同意在法国南部海岸发起一次配合性进攻，并以“许可的最大规模”来进行。邱吉尔选择 11 月 30 日把这一决定告知斯大林，因为这一天是他 69 岁生日。“等着听到这些言论整达两年之久的斯大林，表露了非常满意的神色。”

就这样，德黑兰的这项协议标志着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长期争论终于有了结果。1944 年 6 月 6 日，盟军发动了人类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诺曼底登陆战役，第二战场终于开辟了。

从苏德战争爆发到德国战败历时四年，而仅仅“第二战场”的争论就达两年半多。综观这场持久论战，英苏、美英、苏美之间错综复杂，矛盾重重，其中英国是第二战场难产的主要症结。这里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军事上的原因；有客观上的困难，也有主观上的拖延。但政治原因与有意拖延是主流。由于受到来自苏联的压力，英美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在 1942 年和 1943 年开辟第二战场，然而却又接二连三地食言。试想，若是英、美、苏把主要精力用在以实际行动联合抗德上，而不是用在长时间的争吵上，德国的失败会大大提前，苏联乃至英美的战争损失也势必会大大减少。

（曹胜强撰）

谋略战揭秘

被电影灭亡的国家

黑暗的天上，偶而从乌云的缝隙中透出一片朦胧的月光。挪威首都奥斯陆万家墨面，神密的宁静。唯有一家电影院“火爆”非凡，骚动的“香风臭气”满厅流遍。这是德国驻奥斯陆大使在举行盛大的电影招待会，电影的名字是《火的洗礼》，就是这部电影活生生的“明宰”了一个好端端的国家。

1940年4月，最恶毒的国际“魔鬼天使”希特勒，板着一幅吓死人的面孔，紧锁眉宇，苦觅侵略挪威的邪招，他的神经中枢蹦跳了几下，忽有怪念从思维的断层中喷出：“对，就这么着，用电影夺取一个国家！”他特别自鸣得意他说：“妙极了，妙极了！”不禁手舞足蹈，口之哼之，脑之晃之。他的妻子受惊，梦中醒来愤然骂之：“你疯了！”希特勒听了妻子的“骂是爱”，突然，他像狂热的女信徒，去咬掉夏维尔神父的大脚拇指那样，“滋滋滋”地吻了妻子，“妇唱夫随”他说：“亲爱的，你说的没错，我是疯了！”

德军统帅部用密电将希特勒的指令传给驻奥斯陆大使。使馆人员闻风而动，几个昼夜忙得不亦乐乎，将精美的请帖亲自送到挪威政府领袖、军事将领、工商界巨头和社会名流等要人手中，总而言之，有头有脸的无一“漏网”。他们接到请帖，个个喜形于色，在举行招待会的那天晚间，无一人“因事请假”，统统准时来到电影院，享受这难得的超级豪华，超级消费。

电影一开演，就是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军入侵波兰的“白色计划”映入眼帘，那些炫耀武力的恐怖镜头，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在银幕上，德国2300架飞机铺天盖地而来，万门大炮揭开了战争的序幕，150万军队从刀光血影中汹涌踏至，波兰军队在熟睡中惊醒，蒙头转向，有些士兵狼狈溃逃，消失在火海之中，有些士兵在弥漫的硝烟中举手投降。波军在“闪击”战的突然袭击下战斗力大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波兰国亡。

银幕上的示形造势，就像一根根“魔棒”，频频敲击着挪威要人们的心，使他们似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了战争的恐怖。电影结束以后，德国大使活像一个“恐怖的伊万”，挺胸拔喉，一再旁敲侧击地叫嚷：“诸位女士们、先生们，是要战争，还是要和平！”言内言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要战争，波兰就是刚才的下场，要和平，就不要抵抗，抵抗意味着灭亡。

挪威的要人们，当场就被“闪击”之威吓破了胆，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以后，不约而同，都面色苍白，神态木然，情绪低落，浑身颤抖不止，血压超过极限，内心失衡，头昏目眩，经医生检查，确诊为“恐怖症”。德军统帅部收到了有关电影招待会以后挪威要人们种种变态情报，认为这一举措果然奏效，宰割“唐僧肉”的时机已到。

翌日晨，1500名德国陆战队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突然登陆。他们踏着整齐的步伐，奏着胜利进行曲，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地占领了一个国家，酿成一幕人间悲剧。慑于德军的野蛮入侵，挪威的军政要员们只有打落门牙和血吞下，三天以后当了国际“盲流”，逃离本国到英国组成了流亡政府，以安妥破碎的灵魂。

（董迎春撰）

明修栈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德军统帅部制订了一个入侵法国的“黄色”计划，打算跨越比利时对法国实施主要突击。但由于了解该计划内容的“圈里人”出了毛病，使“黄色”计划“跳槽”失密，被英法联军获得，英法联军针对“黄色”计划进行了反措施准备。

因此，德军统帅部被迫“改弦更张”，放弃了“黄色”计划的第一方案，“另起炉灶”，重新制订了“黄色”计划的第二方案，将主要突击方向改为横穿卢森堡指向色当。

德军为了隐蔽战役企图，采取了“明修栈道”的蒙骗措施。首先是有意识地多次召开高级将领的作战会议，反复讨论“黄色”计划的第一方案，并故意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将会议讨论情况“散布”出去。例如，在明知有敌窃听的电话线路上大容量通话，“泄露”德军要集结部队进攻比利时，相机进攻法国，并在主要突击方向上建立和集中强大的军队集团；同时，还在许多“秘密”作战文件中“透露”德军这一企图；还按第一方案编印了开战前几个小时向有关部队宣布转入进攻的命令，以及开战后第一天日终前由各报刊、广播电台发布的战报，等等。英法联军轻信了德军这种“假戏真唱”的伎俩，死抱着“老皇历”不放，在既得情报的基础上“守株待兔”。

其实，德军在离国境线 150~200 公里的纵深内，已经隐蔽配置了强大的快速突击军群，虎视眈眈地盯着卢森堡了。直到战争的序幕拉开以后，德国主力由阿登地区向法国实施主要突击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法国这才恍然大悟，但已经是“黄瓜菜”

（董强撰）

蝴蝶帮列宁格勒穿上了“隐身衣”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法西斯侵略军采用闪击战法，迅速突入苏联境内。8月初，数十万德军已将列宁格勒团团围困，声称要在半个月之内占领该城。

德军的地面强攻遭到苏军顽强抗击，未能奏效。于是，德国决定以强大的轰炸机群轰炸列宁格勒的军事目标，以摧毁该城的防御体系。苏军获悉德军这一企图之后，决定对重要军事目标实施巧妙的伪装，但又苦于缺乏理想的伪装方案，轰炸日期日益接近，指挥官们焦急万分。

一天清晨，有位将军视察阵地时，偶然发现几只蝴蝶在花草丛中飞来飞去，时隐时现，令人眼花缭乱，真假难辨。这位将军从中受到了启发，立即去找他过去熟识的一位研究蝴蝶的专家施万维奇，要他主持设计一套蝴蝶式防空迷彩伪装。这位蝴蝶专家不负重托，参照蝴蝶翅膀花纹的色彩和构图，将保护、变形和仿造三种伪装方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对活动目标涂上同地形相似的多色巨大斑点迷彩，改变其外形轮廓，对固定军事重地则利用遮障伪装，在遮障上涂染与背景相似的迷彩图案。

就这样，他们为列宁格勒数百个军事目标披上了神奇的“隐身衣”，使德国飞机一时难辨真伪，判断不出目标的真实位置。当德军轰炸机群飞临该城上空时，原定的袭击目标竟莫名其妙地一个也找不到了，只好无可奈何地胡乱丢下几颗炸弹即仓促返航，而列宁格勒却安然无恙。

（彭训厚撰）

硬冰显神通

司空见惯的冰，自有战争产生以来，就被应用于军事斗争。众所周知，在零下 25 度时，冰就变得非常坚硬，可用以阻挡子弹和炮弹的射击，因而在战争中常常被当作盔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机智地将木纤维与水冻在一起，使木纤维形成防冰溶化的隔离层。这种经过加固了的冰，异常坚实。厚度仅 2.5 厘米的冰板，可以承受 6 个人的重量，10 厘米厚的冰板则可以抵挡手枪和步枪子弹，从而使盟军在对法西斯德军的战斗中的损伤大为减少。

苏军还发现，重型炸弹和炮弹对冰只能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它落在坚冰上，只能炸开一个很小很小的弹坑。在冬季，当列宁格勒整个水域都结成坚冰之时，苏军利用冰作为公路，从冰上为城里的反法西斯官兵源源不断地运去了一车车粮食和弹药。而德军用炮弹和炸弹的袭击，只能炸开一个浅浅的坑，而且稍后又结成冰，无法破坏整个冰面，所以无法阻止苏军运输。坚冰运输线被称作炸不断的“天然运输线”。

（彭训厚撰）

一曲动地惊天的交响乐

素为人知的二胡，虽然只有两根弦，但却能演奏出人间的悲欢离合。在战火相交的战场上，使人怦然心动的音乐，可以触动军魂，激发军队的爱国之心，增强胜利信心，鼓舞士气，提高作战力度。同时对敌人的心理形成“超常打击”。

1942年8月，苏联的列宁格勒仍处于德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疯狂地叫嚣：“不把这个布尔什维克的发祥地从地球上抹掉，我死不瞑目！”坚守列宁格勒的苏军是一支千日养成的精锐之旅，具有铁的信念，铁的纪律，铁的团结，铁的意志，铁的作风。性格如此刚烈的铁师，遇上了火辣辣的敌人。德军妄图把列宁格勒架到火山口上，苏军要为守城决一死战。因此，交战双方都要把吃奶的劲拿出来，逐楼逐巷反复争夺，战争的烈度、惨度空前，军队伤亡日增。苏军的兵员与武器弹药补充更为困难，饮食状况极度下降，真是“寸食如金，滴水如银”，在正常情况下，饭桌上摆的那些炖的、蒸的、煮的、烧的、炒的、油炸的，眼下离他们十万八千里，只能通过想象来一顿“精神宴会”。列宁格勒的市民们也都为城市的命运担忧，为油盐酱醋发愁，情绪处于极度紧张之中。

8月9日，旭日透过昨夜鏖战还未弥散的硝烟，映红了火海英雄们的脸庞，一面面密布弹孔的红旗，和碧天白云猎猎絮语。在这座城市的一家音乐厅里，突然惊异地响起了苏联功勋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的《第七交响乐》，雄浑的音符随着电波通过“空中大舞台”，飞进了守卫列宁格勒苏军的各军兵种的所有岗位，传到了居民的千家万户。一曲交响乐，激起胸中万顷涛，苏军官兵的愤激之情油然而生，暗流中的块垒全消，困顿尽扫，眼含热泪，紧握手中枪，倾听着这庄严的音乐声，个个沉浸在一阵狂热的爱国激情之中，一双手缠着纱布的手臂高高举起，顿时，“祖国万岁！”、“列宁格勒万岁！”的口号声和着音乐，在整个城市响成一片。部队在宣读用鲜血印染的誓言：“人在城市在！”整个城市出现满城空巷，万家共鸣的奇观，男女公民们主动领取枪支弹药，家家户户变成了“火药库”，准备户自力战，人自为战，奋枪泼弹壮春华。老人孩童箪食壶浆慰问苏军官兵，拥军深情洒蓝天。

同时，《第七交响乐》也大大震慑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由于德国强攻列宁格勒，久攻不下，死伤惨重，军心放了羊，官兵们一人眼里一把尺，一人心里一杆秤。有些士兵青春酣梦刚刚开始，就被迫与家人生离死别，目睹布满冤魂的战壕，“身在曹营心在汉”，盘算自己能否完完整整地回家。有些士兵回味入伍前的情景，幻想扑朔迷离的舞蹈世界，灯红酒绿的“乐阁酒吧”，再继续替希特勒卖命，前途凶多吉少，给命运打上了惊叹号。有些士兵则醉卧沙场，四腿朝天，疲劳困乏，倒头就睡，也难遣内心的不安。感情脆弱的女兵，更经受不了烈火硝烟的摧残，一朵朵鲜嫩的花儿蔫了，丧失了昔日的潇洒风采，酷似孟姜女以哭诉、哀悼度日，拿镜子一照，两眼肿成胡桃，她们企盼着上帝保佑，早圆新娘梦。在这种情况下，官兵们听到了气贯战场的《第七交响乐》，没有不闹心的，有些晕乎了，走火入魔，情不自禁地打开了感情的闸门，滚烫的泪水从双眼中汨汨地流出，心里说：“希特勒见鬼去吧，老子不给你干了！”……

列宁格勒会战，从1941年7月10日开始到1944年8月9日结束，长达3年之久，希特勒不仅未能把列宁格勒从地球上抹掉，反而使德军50个师

的战斗力和列宁格勒军民给“抹掉”了！
(董仁棠撰)

虎口拔牙

希特勒统帅部于 1942 年夏制订了代号为“鼠曲草”作战计划，这是一个蛇吞大象的设想，它的基本内容是，首先夺取具有极其重要战略地位的莫斯科屏障——高加索，尔后继夺苏联首都莫斯科。为实现这一战略性战役企图，德军以其 A 集团军的近 17 万人指向高加索方向。苏联力确保莫斯科，在高加索地区投入兵力 11 万多人，以顽强的抗击粉碎了德军的进攻，为转入进攻创造了条件。

德军力摆脱被动，破坏苏军刚刚好转的态势，频繁地对苏军阵地进行小规模的地面和空中袭击，其中德军设置在迈科普的野战机场，给苏军的行动造成很大威胁，苏空军决定拔掉这颗虎口之牙。

11 月 23 日，夜幕降临大地，苏军轰炸机突然飞抵迈科普火车站上空，佯示轰炸车站，同时派部队封锁了通往机场的道路，阻止德军增援。德军防空部昏头胀脑地判断苏空军要空袭火车站，破坏铁路运输和暂贮车站的军用物资，便匆匆下令所有的探照灯和高射炮，全力以赴对付临空的苏联飞机。这时，苏军由 40 人组成的空降小分队乘隙降落迈科普机场，一举毁伤德军飞机 42 架。当德军完全明白过来组织反特种空降作战时，苏军的空降小分队早已撤离机场安全返航，德军只好“望洋兴叹”了。

（董安撰）

战争舞台上的“女高音”

枪炮马达轰鸣的战场，就是一个充满各种噪音的大舞台，但是还有一种不亚于武器威力的“女高音”——噪音武器，在战争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40年代，苏军的武器库中有一种出类拔萃的武器“卡秋莎”火箭炮，就是用漂亮姑娘的名字命名的“卡秋莎”火箭弹在飞行过程中，能够发出“五音不全”的怪声，这种“高八度”噪音后来者居上，盖过了德军的“容克—87”飞机的噪音设备，起到了震撼敌人的特殊作用。苏军在卫国战争期间，每一次作战，德军一听到这种变调之音，就条件反射，个个呆若木鸡，甚至神经失常不能自制，失去抵抗能力，乖乖的放下武器。为此获得了战场上“女高音”的殊荣。

苏军经常运用其它形式的噪音武器配合军事行动。1944年1月，苏军为了掩护基洛夫格勒地域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转移到主要突击方向上去，在夜暗中用扩音器播放模拟坦克开动的噪音，使德军发生错觉，误认为苏军要在基洛夫格勒实施主要突击，便部署重兵严阵以待，哪知苏军在噪音掩护下完成了部署调整，保证了在兹维尼哥罗德卡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取得了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战役的胜利。德军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受了骗。

当然，首次大规模使用噪音武器于战场的应该是德军。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军向波兰发动了“闪击战”，就成功地使用了噪音武器。德国空军把一种特制的发声器安装在“容克—87”飞机上，飞机在俯冲投弹、扫射的同时，发声器就开始发出使人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声音，飞机越接近地面声音越大，逐渐变为凄厉刺耳的持续的尖叫，地面士兵很难承受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刺激，不得不畏缩在堑壕里掩耳发抖。德波战争一爆发，“容克—87”飞机迭次飞向波军阵地，整个战场爆炸声和怪叫声混成一片，从梦中初醒的波军被这种空前的场面惊呆了，德军乘波军混乱溃逃之际，一举突破了波军防线。

由此，噪音武器倍受军界青睐！

（董仁棠撰）

蒙哥马利的“魔方”

德军统帅部作战指挥室里“啪”的一声“霹雳”：“让我看这种情报比吃苦果还难受！”希特勒的两只眼瞪得像两盏汽车灯，“元首胡”硬撅撅地竖起来，面色泛青似铁地嚎叫着。他为啥如此折腾？情况是这样的：德军情报部门给希特勒呈送了一份“凉白开”情报，说能征善战的蒙哥马利元帅是英军指挥诺曼底登陆作战的总司令官。不言而喻，希特勒急需得到的是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具体地段和时间，根本就不需要“秃子头上的虱子”。

英军为了达成登陆战役的突然性，就跟希特勒开了一个“国际玩笑”——精心为蒙哥马利元帅物色了一位替身。

英军情报部门经过多次筛选，最后认定陆军中尉杰姆士扮演蒙哥马利元帅具有盖世无双的条件。首先，他的长相与蒙哥马利元帅惊人的相似，有人说他俩是“天生的一时铁哥们”。其次，杰姆士是在二次大战前就有25年演出历史的职业演员，能扮演各种难度较大的角色，表演艺术炉火纯青。第三，杰姆士相信自己精湛的艺术细胞资源对完成这种充满神秘色彩的任务不会“砸锅”。

俗语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英国情报部门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对杰姆士进行单个教练。杰姆士学习刻苦认真，心细如发，很快就熟悉了蒙哥马利的生活习惯，言谈举止，甚至连蒙哥马利吃饭时麦片粥中要不要放牛奶和糖等细节都如数家珍。接下来，情报部门安排杰姆士在蒙哥马利身边工作了几天，进行实际效仿和体验生活，直到他事无巨细都使人无法辨别“真假猴王”为止。

英国情报部认为时机成熟，便开始满世界“下毛毛雨”，扬言蒙哥马利元帅即将到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完成重要任务。舆论造得恰到好处时，1944年5月15日18时30分，杰姆士中尉身穿全套上将军服，带着那著名的黑色贝雷帽——上面佩戴着装甲军团的军徽（蒙哥马利外出视察必带此帽），这么说吧，杰姆士完全按照蒙哥马利外出执行公务的着装要求“武装到牙齿”了，身边还跟着海伍德准将和摩尔上尉，登上挂着三角锦旗的那辆蒙哥马利专车前往机场，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首相的专机，杰姆士回首向送行的人群回敬了一个蒙哥马利式的微笑，行了一个军界都熟悉的蒙哥马利式的军礼。整个机场的官员们望着飞往西班牙直布罗陀的飞机淹没在云层之中，还在笔直的站着，等待着“礼毕”的口令，可是谁也没识别出这位蒙哥马利是一个正宗的“冒牌货”。

德军统帅部得到“蒙帅出走”的消息以后，神经立刻跳起了“迪斯科”，有一种似梦非梦的感觉，纳粹首脑们总想品尝出一点怪味来。

但是，杰姆士的“化装旅行”十分出色，“戏”演得天衣无缝。希特勒特别赏识的两名西班牙间谍，一直“热线追踪”在直布罗陀活动的“蒙帅”，半点没敢偷闲。当希特勒把“蒙哥马利确实离开英国”的情报过目以后，这才松了一口气，他认为英国指挥登陆作战的最高指挥官不在位，肯定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的战事，于是决定批准许多高级军官照常休假、养病，士兵按正常比例外出，直到诺曼底登陆战役的帷幕拉开的时候，他们还在距离指挥位置数百里之遥寻欢作乐呢。希特勒的“误诊学”又使他犯下了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而杰姆士却一鸣惊人的捧起了“最佳男演员奖”的金杯。

（董迎春撰）

别具匠心的电影布景师

诺曼底战役开始前，在法国、比利时、荷兰有法西斯德军 58 个师。法国北部、比利时和荷兰沿岸由德国元帅隆美尔指挥的“B”集团军群防守，该集团军群共 38 个师，其主要兵力集中部署在加莱海峡沿岸，而盟军打算实施登陆的主要方向——塞纳湾沿岸的广阔地段上，却只有 3 个师的兵力进行防守，而且其中有 2 个师是离开汽车运输工具就玩不转的“死师”。当时，以大爆大火著名的希特勒，对自己的判断和决心的正确性是那样的坚信不疑，因此，他下达了一道雷打不动的“死”命令，未经他亲自批准，就是西线总司令尤德施泰特元帅也无权调动装甲部队到其他方向去作战。是何原因使希特勒的脑袋变得铁板一块？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希特勒做梦也没料到，这里面还有电影布景师的杰作，给他扭曲了思维定势。

盟军为了将德军西线主力“调动”到距法国诺曼底海岸较远的方向去，以保障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顺利实现诺曼底登陆计划，英国当局借用了“李向阳的调虎离山计”，他们集中使用电影制片厂的布景师，投入了一场特殊的战斗。布景师们日以继夜连轴转，先赶制出一条制造各种假冒武器装备的生产线，又用很短时间，生产出大批假船艇、假兵器、假弹药库、假医院和假兵营，还制造了能装备一个装甲旅的假坦克。电影布景师们以他们弄虚作假、以假乱真的拿手戏，精心设计出一个失真的世界。不知情的人问他们是否要拍摄巨型军事故事片，布景师笑笑说：“你们和希特勒一样，都是交白卷的水平。”

艳星勿须隐美，显示目标不惧裸露。不久，这些假冒“产品”引人注目的出现在英国东南沿海一带地域。德军统帅部侦察到这个情报后，如获至宝，火速呈报他们的元首。希特勒得意地环视一下地图，挥拳喝道：“没错儿，我断定盟军的主要登陆方向是在加莱地段！”于是急电将精锐之师悄然调往加莱，“抢购假冒伪劣商品去了”。

1944 年 6 月 6 日凌晨，英美百万雄师万舰竞发，英吉利海峡风平浪静，在诺曼底实施登陆成功，仅用几个小时，希特勒曾大肆吹嘘的“大西洋堡垒”被突破了。尽管德军西线司令部向统帅部的告急电话震耳欲聋，但一想起希特勒的那道该死的命令，哪个还敢打扰正在床上酣睡的暴君！当希特勒“游园惊梦”时，已是下午 3 点，他睡眼朦胧地听完像敲丧钟似的声声战报，气疯了一样地蹦起来，开始他的歇斯底里：“十万火急，命令利尔装甲师和党卫军第 12 装甲师驰援诺曼底！”但已是正月十五贴门神——晚半个月了。然而，电影布景师们却捧走了“诺曼底最佳战场置景奖”的奖杯。

（董强撰）

爆炒“泰坦行动”

1944年6月初，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夕，制订了对德军后方实施大规模空降的计划，其代号为“泰坦行动”。盟军为达成空降的突然性，5日夜，待命的情况显示飞机首先升空，飞临预定登陆地域两翼的上空，将大批装有爆竹的实弹射击模拟器和假伞兵，铺天盖地的骤然泄下，这些小玩艺儿一着地就自动的噪声大作，发出令人难辨真伪的声响，整个假想空降地域顿时雷鸣闪电，枪声四起，硝烟弥漫，撕裂夜空，震撼大地，那场面比《巴黎油画记》中描写的大战景象更惊心动魄！

早就手痒难耐的德军反空降部队，一下子被“炒”到火山口上了，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匆匆地云集盟军“实施空降”的地域，运用最严密的“铁桶战术”进行搜索，结果是劳师一夜，一无所获，只发现了一些毫无用处的爆竹音响发生器和假伞兵，由于官兵们“饱餐一顿‘黄瓜菜’”，个个青得像霜打的草，没情绪了。当德军返回途中，又得知盟军在圣曼·伊格里斯和皮诺维尔等地域实施大规模空降的情报，惊魂尚存、十分疲惫的德军，为了避免再次上当受骗，便决定先核实情况再说。就在德军同野外对话的时候，盟军空降部队赢得了更多的时间，迅速收拢了部队，调整好部署，控制了有利地形，适时地配合了正面登陆部队的作战行动。而德军的反空降部队又“炒了一次冷饭”。

（董新撰）

用灯光“突破”的防线

军事上的胜利，从将军到士兵都是狂热追求的。至于采取何种方式去迎接胜利之神，运筹帷幄的战争决策者们则各领风骚。

1945年4月初，苏德双方在柏林的外围战，“炒来炒去”终于告一段落。斯大林在苏军最高统帅部作战指挥室里庄严地手持放大镜，在标绘着巨大红色箭头的地图上潇洒滑去，一步到位，被放大了几十倍的“柏林”二字，醒目的显示出来。不言而喻，苏德双方最后决战的目标，无疑是希特勒的老巢——柏林。

柏林，是希特勒把德国推向灾难深渊的最后一道防线，经过多年苦心经营，且有德军百万部队防守，希特勒就是个特号糊涂蛋，他也看透了下一步是一着死棋。他想，反正豁出去了，不打也是亡国，打也是亡国，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总不能便宜了对方。因此，柏林也不是唾手可得之地，可以断言，这一仗好比两巨人“相扑”。

在作战中，善于突然使用“反弹琵琶，千古绝唱”的苏军，又在突破柏林防线的一瞬，给世人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纪念。

4月15日夜，凄厉的枪声划破星空，冷炮轰鸣，彻夜惊魂。龟缩在堑壕工事里的德军，苦涩地等待着谁也说不清楚的个人命运，官兵们目睹同伙流淌着毫无价值的鲜血，心灰意冷，绝望至极，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军界云：士无斗志是最可怕的。而憧憬胜利梦的苏军，凛凛雄风，心头奇痒，焦盼着那将轰动世界的时刻。

16日凌晨，苏军向柏林发起总攻。5时整，空中升起数千枚绚烂的信号弹。霎时间，在炮兵和航空兵掩护下，140部探照灯，所有的坦克和卡车的车灯一齐打开，1000多亿度电光射向德军阵地，晃得德军无法睁开眼睛。德军在这种“新式的、神奇的武器”面前惊恐万状，万念俱灰，战斗意识处于瘫痪状态。苏军在探照灯光和徐进弹幕掩护下，大展铁师威力，顺利突破柏林防线，撞碎了德国法西斯追踪多年的称霸梦。

（董仁棠撰）

土豆“打沉”潜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驱逐舰“奥班农”号在所罗门群岛附近海域巡逻，突然发现一艘日本潜艇露出水面换气。这一突然遭遇，使双方都惊慌失措。日本潜艇装有鱼雷，但来不及施放；美驱逐舰虽然先敌开火，但却无一命中。日潜艇迅速调头，进入舰炮火力无法发挥作用的死角。舰上的美国士兵由于突然临敌，连轻武器也来不及拿，于是随手抓起储存于甲板上小舱里的食用土豆，向潜艇投掷过去。日本士兵还以为美军投掷的是一颗颗手榴弹呢，一个个惊惶失措，连滚带爬，争先恐后地往艇内钻挤。美驱逐舰担心日潜艇发射鱼雷，便开足马力，迅速驶离现场。日潜艇害怕美舰投深水炸弹，一面迅速下沉，一面加大马力仓皇逃遁，结果竟撞在了海底的暗礁上。

（彭瑾撰）

军犬炸坦克

在苏德战争期间，苏军建立了4个反坦克军犬连，每连有126条受过特殊训练的军犬。作战时，军犬由引导员带领潜伏下来，当敌坦克驶近时，引导员将炸药固定在军犬身上，点燃引信放出，军犬狂奔向前，钻进敌坦克底下，刹那间，敌坦克便在爆炸声中被炸毁。据统计，苏军在卫国战争中，用军犬这一特殊武器摧毁的德军坦克就有300多辆呢。难怪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时，苏军中有人要为军犬，特别是军犬的反坦克技能训练者请功，这真是一点也不过分。

（彭鲲撰）

海虾爆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海军与德国海军在大洋上大打海上攻坚战和封锁战。一次，德国海军为了阻止英国海军的行动，在英国海军可能通过的航线上布放了其最新研制成功的音响水雷。音响水雷是一种接收到一定频率音响就会爆炸的水雷，当时英美没有对付这种水雷的扫雷工具，致使军舰严重受困。英美海军一时找不到对付这种水雷的办法。后来，有名海军军官发现了一种能在一年四季不分昼夜发出一定频率音响的海虾，认为这种海虾对扫除德国音响水雷可能有用。英美海军根据他的发现和设想，决定在德国布有水雷的航道上，大量投放这种海虾。果然，德国水雷很快就被一个个地引爆了。

（彭鹏撰）战地传奇

英国远征军虎口逃生记

1940年5月10日，德军主力穿越阿登山脉直插英法联军主力背后，很快将其后路截断，一时间，大海成了英国远征军的唯一退路。

“特混舰队”

5月19日，远征军司令戈特勋爵部署了下一步退缩敦刻尔克的行动之后，即向英国战时内阁提出了远征军拟从敦刻尔克撤退的请求。英首相邱吉尔虽未马上答应戈特的请求，但却立即命令海军部调集船只，为撤退作准备。

海军部接今后迅速制订了代号为“发电机”的撤军计划，并将这一行动交给了驻在多佛尔的海军中将军拉姆齐指挥。

这种环境非常有利于拉姆齐将军施展才能。他是个卓越的组织者。为了实施这次意义重大的营救，拉姆齐将办公室转移到多佛城堡下面，隐藏在这个镇东面的著名白圣悬崖下。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俘虏曾在这里的白圣上凿出一条连接暗炮台的曲径，作为英格兰海岸防御的一部分。现在它们被用作为“发电机”行动的指挥中心。

受命之初，拉姆齐手中只有129只渡船，仅依靠这些船只要运回数十万军队显然是不够的。于是，他以海军部的名义向英国南部的民船拥有者发出了紧急征集令。一艘艘民船被征集起来。应征者都感到荣幸。他们还为自己的小船起了冠冕堂皇的名字，如“防御者号”、“努力号”、“坚定号”和“声誉号”，听起来像是一艘艘无畏战舰。实际上，它们只是一些约40英尺长、吃水2.5英尺的小船，平时用来从事最简单的劳动作业——收集在泰晤士河口低洼沼泽地上的水生贝壳类动物。

经过几天的努力，拉姆齐的手下从泰晤士河沿岸及海岸附近的造船厂征集到泰晤士河拖轮和游艇、驳船、汽艇、快艇、渔船、客轮以及形形色色、大小不一的游船，海军部广播呼吁每个拥有船只的人加入这支闻所未闻的“敦刻尔克舰队”。数以百计的周末业余水手和游艇主人驾驶着他们的轻舟，顺着英格兰南部、东南部的江河细川和海湾回流闻讯赶来。

“发电机”行动

5月26日晚，希特勒看到戈林的空军无法使敦刻尔克的敌军降服，不得不取消了三天前下达的装甲部队停止前进的命令，德国装甲部队立即恢复了对这个海港的进攻，但戈特将军已赢得三天的时间来部署兵力，在重炮的配合下，抵抗德军的进攻。

就在这时，英国海军部发出通知，“发电机”行动开始了。

从敦刻尔克到多佛尔最短的航线——Z航线，处于德军大地射程之内，因此不能使用；另一条较短的直达路线是55英里长的X航线，可是它几乎全为英国布雷区所封锁，要消除它需要几天工夫。因此，唯一可用的航线就是Y航线，全程至少有87英里，每次横渡需要5个半小时。无论是等待运走的部队，还是乘船撤离的部队，都不断遭到德军从海上、空中和陆地的攻击。

拉姆齐派往敦刻尔克的第一条船是“莫纳岛号”，这是马恩岛的班轮。它于5月26日晚9时离开多佛尔，于午夜左右停泊在敦刻尔克的盖尔沿海地区。27日日出时分，它满载1420名士兵，开始返航。虽然归途中遭到了德空军的轰炸和扫射，但“莫纳岛号”仍在27日午后瞒跚进入多佛尔，有23人被打死，60人负伤。第一批远征军毕竟登上了英国海岸。接着大批船只开始向敦刻尔克进发。

在德空军的袭击下，港口陷于瘫痪。岸上发出信号，让试图进港的船舶

暂时折回。由于大多信号员无经验，信号被歪曲为“敦刻尔克已沦陷敌手，离开。”因此，5月27日进港船只极少，那天只撤退了7660人。照这个速度，运走英国远征军要40天。

威廉·坦南特海军上校负责海滩和敦刻尔克城的部队登轮。为了表明他是负责全部登轮事项的海军高级军官，特意用香烟锡纸剪了S·N·O三个字母——即“海军高级军官”的缩写，由粘稠的豌豆汤贴在钢盔上。坦南特手下仅有皇家海军的12位军官和150名水兵协助他安排30万人的登轮工作，他在稳定军心、加强军纪方面做得很成功。这一方面是由于普通英国士兵对英国皇家海军是那么的盲目信任，但同时也由于坦南特看上去格外像个军官。

不幸的是，军纪再好也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从海滩运出来的士兵大少了。坦南特估计，如果他能使用码头，这项工作就可加快五六倍。然而看一下敦刻尔克的熊熊燃烧着的海边，就知道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灵机一动

尽管港口无法使用，但坦南特很快注意到一件稀奇的事。虽然德国空军猛炸码头，却完全忽视了敦刻尔克港口处的两道很

长的防波堤。东面的那道防波堤引起他的特别注意。上面盖着木板走道的混凝土桩，伸向大海约1400码。如果船舶能够靠在旁边，

那将大大提高撤退的速度。然而，防波堤决非造来用作码头。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也是唯一的希望，不妨一试。

5月27日晚10时30分，坦南特发出信号，要求派一只运送

人员的船到防波堤来，运载1000名士兵。这项任务派给了“海峡皇后号”，它以前是横渡海峡的一艘轮船。它接今后迅即赶到防波堤开始运载。人员顺利登船，未遇任何麻烦。到清晨4时15分，约有950人登上“皇后号”甲板。天正亮时，防波堤上发出喊声：

“还能装多少人？”“不是再装多少人的问题，”船长大声回答，“而是我们能不能载着已有的人开走。”

横渡海峡半途中，一架德国飞机对准“皇后号”投下一连串炸弹。船尾炸毁了，不久沉没。虽然“海峡皇后号”丧失，但还是胜利了。防波堤能作码头用！船艇尽可不断进出！

到5月28日，撤离的部队人数已达1.7万多人。坦南特海军

上校使用敦刻尔克港的东防波堤作为临时码头仅一天，成绩显著！

还有其它好消息：海军部现已把国内水域中的所有驱逐舰交

给拉姆齐，加上陆续到来的民船，营救船艇已达800多艘；X航线

上的水雷已最后清除，撤退航程从87英里缩短为55英里；尽管

比利时人投降，但滩头阵地守住了！而且拍岸的浪涛在平息，强

劲的风暴已转向，熊熊燃烧的炼油厂的烟雾遮掩了港口，德机无从下手。

尽管后几天在德军的攻击下，撤退行动中险象环生，但撤出

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多，30日高达6.8万多人。

在6月1日撤退的6.4万人中，法国人占3.5万，而英国人

是2.9万。邱吉尔总算拿到一些数字可以向巴黎作交待了。但最后充当后卫的，仍是法国军队。

在法国人的掩护下，剩下的英国部队全都在6月1~2日的整个夜间向

敦刻尔克集中。

再见，法兰四兄弟

6月2日晚9日后不久，最后一批英国远征军走下防波堤登轮。在川流不息地上防波堤的人群中，来了两位手提皮箱的军官。一位是参谋人员，像别人一样衣冠不整、破旧。另一位看来精神饱满，军服笔挺整洁。这就是英国远征军第1师师长亚历山大将军，戈特走后授权他指挥英军撤退工作。就在戈特走后第二天，6月1日，德军全面出击。炮弹和炸弹四下呼啸爆炸，海滩、堤道和港口成了一片火海。此刻，精悍而沉着的亚历山大将军树立了临危不惧、泰然自若的榜样。有时，他坐在帆布躺椅上興味盎然地注视着周围的喧嚷骚乱；有时，一边嚼着苹果，一边在炮火纷飞的海滩上悠然漫步。现在，他仍然那么镇静，正在同他统率的最后一批残部离去。

坦南特海军上校也感到工作已经结束。10时50分，他把他的最后一批海军工人队载上102号鱼雷快艇，接着他也跳上船，开往英国。就在离开之前，他用无线电向拉姆齐发出最后信号：“行动计划完成，返回多佛尔。”

6月4日清晨2时，两只法国小鱼雷艇隆隆地驶出了港口。法国海军上将阿布里尔和法加德将军偕同他们的参谋人员离去。

2时30分，最后一批法国船舶出现在港口的最里面，装满刚脱离战斗的士兵后，向多佛尔驶去。

3时，法国士兵仍然聚集在防波堤以西的短栈桥。特鲁普海军中校整夜都在把人装上运输船，但新来的人继续挤满了栈桥。现在最后一只大运输船开走了，特鲁普正在等候定于3时来搭载他本人和法国第32师的吕卡将军及其参谋人员的汽艇。几分钟过去了，小船不见踪影——像今夜这种情况，有上千件事情发生错误也是不足为奇的。特鲁普开始感到焦虑。到3时零5分，陆军部的快艇“鸽子号”出现在海面，它正在港口作最后的巡回。特鲁普招呼它停靠过来。

当吕卡将军一行准备乘“鸽子号”离去时，1000多名法国士兵在齐腰深的水里立正。很清楚，他们将被丢下来，不再有逃离的机会了，然而没有一个人离队。他们依然站着不动，默默地向着他们的将军行注目礼，火焰的亮光在他们的钢盔上闪耀。

吕卡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走到码头边上，转过身来，“喀嚓”一声立正，向士兵们致最后的军礼，然后转身离去，3时20分，汽艇迅速驶出港口。

（赵嘉龙撰）

揭开“金桥”神话的面纱

“金桥”神话是由德国将军尤德施泰特、约德尔、布鲁门特里特制造的，也是得到西欧历史学家和军事评论家——利德尔·哈特、舒尔曼、阿斯曼、霍塔及其他人支持的。这个神话说，似乎“金桥”是希特勒在敦刻尔克为英国远征军修建的，通过它，英国远征军可以得救；希特勒“无意征服英国”，而“有意让英国远征军返回祖国”。

德国将军们为了硬充“英国的真朋友”，企图美化希特勒的侵略和劫掠政策，事后制造出一个简单论调，说什么似乎领袖“准许”英国远征军从敦刻尔克撤出，领袖做出漂亮的姿态，有意“把英国远征军从陷阱放走”，其目的是不伤害英国人，使其避免蒙受耻辱，以促使自尊的阿尔比恩（希腊人对不列颠群岛的称呼。）人能同法西斯德国签订和约，可以完全负责地肯定：在历史学家们所掌握的文件中，没有一份文件能证实这些臆测。相反的是，文件都说明希特勒决心在敦刻尔克击溃英军。

毫无疑问，希特勒在相当程度上，对于因为英国主力撤出大陆而出现的危险，是了解的。希特勒在1940年5月26日发给墨索里尼的信中，通报了彻底歼灭在敦刻尔克的戈特军队的准备情况。“今天早晨，——他写道，——各集团军准备恢复对敌人的进攻。由于我们向前线调集了大量的重型和超重型的花炮，弹药补给有充分的保证，又有一些新锐的步兵师可投入战斗，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该线全力继续猛烈的进攻……在猛攻之下的战线可能几天后崩溃”。

被硬说成是希特勒的想法认为，让从敦刻尔克撤走手无寸铁、张惶失措的英国官兵的作法，有着坚定的政治目的，可能引起英国国内人心涣散，进而导致英国向德国投降。这种想法找不到文件证实。这是些毫无根据的论点。

如果希特勒真的为同英国签订和约而“让”英军从敦刻尔克“溜走”，那么他为什么仍然继续进行而不停止不间断的疲惫的战斗？为什么他明知“B”集团军群的第18和第16集团军进攻缓慢，还在5月26日下令恢复坦克进攻？

更准确的推测认为，正是英国远征军在大陆被歼，才迫使伦敦同德国签订和约。古德里安将军决非偶然地写道：“只有俘虏英国远征军，才能加强大不列颠同德国签订和约的倾向，或者才能增加在可能的登陆英国的作战中获胜的机遇”。

据希特勒的副官恩格尔证明，当时希特勒一直主张必须消灭英军，以“使英国在签订和约问题上能够更加让步”。

希特勒确信，英国在欧洲大陆失去了盟友，得不到美国的援助，如再失去自己的军队，就一定不能单独继续同德国作战。关于这一点，他于1940年3月18日同墨索里尼会晤时，曾非常肯定地对墨索里尼说过。“当将来法国完蛋的时候，——希特勒说，——英国就不得不签订和约”。但是，这不是和平条约，而只是为实现希特勒争夺世界霸权的暂时停战。

在研究“敦刻尔克怪事”时，不应根据希特勒及其亲信认为西线战争只是争夺世界霸权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而得出抽象结论。苏联是希特勒实施争夺世界霸权计划的障碍。正因为如此，在1940年夏，希特勒决定开始强化进攻苏联的准备。

为了准备对苏战争，希特勒只用“一只手”在敦刻尔克同盟军厮打。当时他力图保存兵力，特别是保存坦克军，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完成西线停战任

务，击溃法国，使其投降，而且还为了尔后对苏战争。应该考虑到，德国国防军当时已感到坦克严重不足，同时德国军事工业又不能迅速补充损失。

1940年6月初，德国法西斯军队总共有坦克2114辆。德国军事工厂每月生产坦克和自行火炮不足200辆。如果按柏林最初计划约于1940年9月对苏联发动侵略，那么届时法西斯军队除对法国战斗中的损失外，可能拥有2500~2600辆坦克，主要是小型和中型坦克。希特勒认为，这些力量是不够的。因此，他下令必须在未来对法国作战中“节省坦克”，以便把坦克主要用于对苏联作战。

最后，在研究与“敦刻尔克怪事”有关的事件时，还不应忘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英法军队的抵抗能力。邱吉尔、戈特和亚历山大对撤退英国远征军越坚定不移，英军统帅部对援助法国盟友向德军实施反突击和消除南面的突破口就越不坚决。英军为保存大量兵力而在最严重的时刻离开了自己的盟友，但是英军士兵却奋不顾身地进行了战斗。一个参加过敦刻尔克战斗的英国军官理查德·斯克瓦尔斯写道：“敦刻尔克撤退是从战场上的逃跑。敦刻尔克撤退是对我们法国盟友的背叛。敦刻尔克撤退是愿意战斗而不愿意在敌炮火下撤退的英国士兵的奇耻大辱”。

希特勒分子未能完全歼灭在大陆的英军。但是这绝对不是希特勒分子的“过错”。

（汪澎编译）

英国敢死队追杀隆美尔

“雷弗斯”敢死队受命

1941年2月，随着隆美尔率德国装甲军团来到北非，英国开始对沙漠战事担忧起来。

为了尽可能地保住业已取得的战果，英军参谋部决定派出第7、第8及第11特攻队到北非助阵，以期通过这批在刀山火海里滚爬出来的敢死队员的加入，同隆美尔展开一场新的较量。这三个特攻队原属大英帝国特别勤务旅，现合编在一起冠上一个响亮的名字——“雷弗斯”敢死队。

陆军中校雷考克校荣幸地选为“雷弗斯”的指挥官。

雷考克年仅34岁，他不但精力过人，而且怀着一股强烈的战斗激情，因此是敢死队指挥官的最佳人选。他对队员要求异常严格，要他们具有高度的勇气、自主性和纪律。当然，雷考克自身的言行无疑是队员效仿的典范。

“雷弗斯”成立后，原第7、第8和第11特攻队分别改名为A大队、B大队和C大队。3月初，A、B、C三队分乘“克伦罗”、“克伦威尔”、“克伦恩”三艘攻击舰从苏格兰的一个港口启航，赶赴中东。

1941年10月底，新任总司令奥金莱克将雷考克召到总部交给了他一个近乎神话般的任务：干掉隆美尔。

在河谷洼地

雷考克从总司令部回到“雷弗斯”驻地，立即从中挑选了约60名主力队员。他知道，执行这样的奇袭任务不需要人海战术，兵在精，不在多。

为了能赶在11月18日抵达袭击目标，11月10日，雷考克和得力助手吉斯少校率队分乘“多贝”号和“塔里斯曼”号潜水艇，浩浩荡荡地驶出亚历山大港。

两艘潜水艇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航行，到达接头地点。这时，海岸上有用电筒发来的信号，表示一切安全，可以登陆。此时正值海岸水高浪急，波涛汹涌起伏，想登岸十分危险。吉斯命人从“多贝”号中取出两人乘的橡皮艇，转眼被打翻四艘，7名队员葬身鱼腹。“塔里斯曼”号上的情形也类似，雷考克命令放入水中的橡皮艇，大多数被浪滔吞没，不少人也溺水身亡。

结果，两班人马合起来只有一半左右的人员到达海岸。摸索一段时间后，他们到达了号称“洼地”的河谷，这里是他们上岸后的集合点，为了等待其它人员到这里会合，雷考克和吉斯率队在这里躲藏了好几个昼夜。

雷考克数了数在河谷洼地里会合的队员，不足40人，看来其余队员都已丧命大海。雷考克决定不再等待，按原定计划，部队将在此分成3个小队。

他本来决定亲自率领一支小队袭击隆美尔司令部，但吉斯坚持要去。于是雷考克只好带领一名上士及两名士兵留守洼地，一方面看管弹药和粮食，一方面等待收容可能逃生的队员。

雷考克手下另一名战将库克中尉受命率6名士兵，在吉列尼南方的十字路口，负责切断敌人的通信线路。吉斯则率20余名主力队员直插甘布特，亲自指挥攻击作战。

神 果

晚上8点左右，吉斯带领第三小组约20人开始行动，他穿过有大片石块的道路，在黎明之前，到了一个小小的山丘下，刚停住脚跟，就被一伙武装的阿拉伯人发现。幸好吉斯的队员中有一位能说阿拉伯话的叫罗利的巴勒斯坦人，才没有遇到麻烦。而且，他们慢慢地友好起来。吉斯利用罗利翻译，

成功地掌握了阿拉伯指挥者的心理。

中午时，阿拉伯人分给了他们一些羊肉和热气腾腾的肉汤。队员一阵惊喜，因为他们自离开“洼地”以来的36小时中，还没有吃过饭。随着黑夜的降临，吉斯一伙人被阿拉伯人领到一个山洞。洞内很干燥，只是羊骚味太浓，让人受不了。吉斯一行人困马乏，尽管洞内骚味浓烈，他还是决定休息一会，待天亮再动身出发。

第二天早晨，他们钻出山洞，在森林中摘些野果充饥。这种果子味道鲜美，似草药，希尔奴西的教徒们称其为“神果”，吃了它能“所向无敌，马到成功”。

这里已离甘布特不远，吉斯决定率几名助手先行对目标侦察一番。在侦察中，吉斯发现目标处有一个陡峭的斜坡。不久，天气突变，雷雨交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吉斯又返回山洞。

吉斯在洞外找到了一位阿拉伯向导。这是一位年仅17岁的少年人。他说他曾去过甘布特隆美尔司令部，熟悉那里的情况。吉斯便拿出纸笔，边听少年讲述，边绘制出一幅有关隆美尔司令部及其周围情形的地图。接着，他下达了攻击命令，各小分队向目标点进发。

弹雨中

17日晚上6时，奇袭部队在暴雨中缓缓地进行着，士兵们一个个都变成了落汤鸡，脚总陷入泥中，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行军速度。尽管如此，到凌晨时分，他们还是来到了司令部外的陡坡下。在攀越这个陡坡之前，队员们稍稍休息了一会儿。

想不列在随后的攀登中，却出现了不曾预料的危险。本来睡着的德国狼犬，由于被队员轻微的声音惊醒，开始狂叫起来。立即，100米处的营房大门出现一束光线，照亮了部队的侧面。队员们屏住呼吸，贴在斜坡上，不敢有丝毫动弹。不一会儿，随着怒斥狗的声音，营房大门也随之关上。“上帝保佑我们成功！”吉斯在胸前面着十字，喃喃祈祷道。

由于阿拉伯人的指引，特攻队员们发现了一条通往司令部背后的小路。吉斯中校和德利上士率领士兵先行，坎培尔上尉则带着主力，在50米后方紧紧跟着。大约前进了400米后，特攻队把阿拉伯向导留下，再三告诫他道：“听着，伙计，要等我们回来，否则不给酬金。”阿拉伯向导点头应允。他们持枪前进，不到几分钟就来到了司令部100米外的建筑物附近。待坎培尔跟上来后，吉斯把进攻所必要的士兵展开。在坎培尔和德利的掩护下，他跃过篱笆，窜入房屋里面，然后登上楼梯，向装有玻璃的大门冲去。

这时，一个头戴钢盔，身穿宽大外衣的德国军官突然出现在吉斯面前，高喊道：“你是什么人？”遂即扑了过来。吉斯用枪托猛地一扫，被德国军官机智躲开，同时伸手抓住枪身，与吉斯争夺起来。坎培尔及时赶到，用0.38英寸的弹仓回转式手枪将德国军官打死。

随后，突击队员进入铺着大理石的宽敞客厅。忽然，楼梯响起了沉重的皮靴声，一个德国士兵走了下来。德利端起“汤姆”短机枪一阵猛扫，德国兵的尸体顺着楼梯滚落下来。一行人冲上二楼，吉斯少校悄悄推开一扇门，没有发现什么。隔壁是个套间，从门缝中露出些微弱的灯光。吉斯上前，一脚踹开门，发现里边有十来个德国兵，他端起机枪猛扫，身后的坎培尔迅速向里边投入一颗手榴弹。

“干得好！”吉斯大叫一声，就在这一刻，一颗从室内射出的子弹钻进

了他的心脏，他魁梧的身躯重重倒下。坎培尔和德利把吉斯抬到屋外，发现他已死去。

坎培尔和德利赶快下楼，刚到客厅门口，一名突击队员误把他们看成德军，一阵猛扫，将坎培尔双脚击残。队员们执意要将坎培尔抬向海岸去，然而那儿太远了，超过 40 公里。于是坎培尔上尉下令把自己留下来，命令德利上士指挥撤退工作。

经过一阵枪战，德利率领幸存的十几名队员开始突围。由于整个袭击中连一个将军军衔的德军军官都没有发现，德利才知道上当。

死亡归途

德利上士带着十几名特攻队员历经磨难回到雷考克中校留守的洼地，告诉他袭击详情。当雷考克听到吉斯身亡和坎培尔受伤被俘的消息后，痛苦难耐。更令他伤心的是德利告诉他袭击目标内根本就没有隆美尔。

不久，他们得到另一条悲哀的消息，库克中尉在完成任任务返回途中和 6 名队员被德军活捉了。

雷考克一边用无线电同“多贝”号潜艇联系，一边组织队员向海边撤退。不久，他们拖着橡皮艇到达了海岸。

雷考克估计，“多贝”号将于晚上抵达预定位置，现在是中午时分，他怕遭到敌人袭击，将部队分成两组布置在左右两侧。

下午，位于左侧的部队，意想不到地遭到意属阿拉伯人的攻击。雷考克立即组织抵抗，欲全歼阿拉伯兵。正当他们准备出击之时，一队德国兵赶来，成攻地阻止了特攻队的反击。特攻队拼死抵抗，与德国人杀得难分难解。但毕竟寡不敌众，不久阵地被突破，队员们变得各自为战。

又经过一阵激烈战斗，除雷考克和德利逃出德军的包围圈外，余者非死即俘。雷考克和德利二人脱身后，冒着被德军狙击手射杀的危险，没命地逃往内陆，试图与英国第 8 集团军联系。

但后来还是好心的阿拉伯人拯救了他们。由于两人整整两天半没有粮食充饥，故在阿拉伯人家家里狼吞虎咽地享用着并不可口的食物。

1941 年圣诞节，即奇袭后的第 41 天，他们才辗转回到了在埃及开罗的部队。

（赵嘉龙撰）

克拉克虎穴历险记

绝密电文

1942年10月18日上午，艾森豪威尔在他的伦敦总司令部里，凝神地阅读一份标着“绝密”字样的电报。这份电报使他不得不作出毕生事业中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决定。电报的内容是：在阿尔及利亚的一批亲同盟国的法国军官建议，请艾森豪威尔将军派遣一个军官组，于10月21日晚在北非海岸舍尔舍勒以西约15英里的麦塞尔蒙附近一幢孤零零的别墅里同他们会晤。同时要求，要派一位高级军官统领这次行动，以便随时作出重要的决定。

艾森豪威尔思考着。这是一次极重要的秘密会晤，很可能会得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也涉及到一次可怕的冒险，如果使命暴露，反倒会使维希政府和纳粹当局警觉到正在发生什么重大事件。“火炬”这个伟大的作战行动可能因此而以灾难告终。

让谁去领导这次行动呢？他想到了他的副手克拉克。他年富

力强，仅46岁，身体健壮，雄心勃勃而又精明机智，此外他有权代表盟军。看来非他莫属了。

克拉克应召匆匆赶来，从艾森豪威尔手中接过电文扫了一眼，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看到艾森豪威尔用信任的眼光凝视着他，坦然问道：“你准备让我什么时候出发？”“马克，这是一次危险的旅行。”艾森豪威尔关切地道。“艾克，我问你什么时候出发？”克拉克坚定地又问了一句。艾克问克拉克：“人员考虑了吗？”“我初步考虑一下，决定选4名军官与我一同前往。海军部的莱特上校，是一位神枪手，我想带上他。还有霍尔姆斯上校，他懂法文，并熟悉阿尔及利亚。其他两位我想找一个船舶海运专家和一个参与制订作战计划的人。”“那就让汉勃伦上校和兰姆涅查准将与您同住，他们一个是海运专家，一个是作战部的核心人物。”艾克主动推荐道。“我也正想要这两个人。好，就我们五位了。”克拉克下定了决心。

10月19日晨7点差一刻，克拉克一行五人乘坐“飞行堡垒”式轰炸机穿过薄雾，从伦敦直飞位于直布罗陀的波尔布鲁克海军基地。与此同时，伦敦参谋部密电驻英国海军基地的福克斯上校，令其准备好一艘潜艇和4条小木船，以便把这些乘客送上岸去。历史性的使命终于开始了。

傍晚时分，克拉克小组抵达直布罗陀海军基地。福克斯聚精会神地听取了计划的梗概。他感到这次旅行虽然极其危险，但又很富有诗意，于是调侃道：“将军，这听起来像是奥本海姆特工人员的惊险故事，主人公跑到一所闹鬼的农场房舍里去，在那里到午夜还亮着一盏灯。”

克拉克道，“上校，说点正事吧，准备的怎样了？”“将军阁下，一切准备就绪，一支潜艇、4支爱斯基摩人小皮艇，还有三名英国突击队的军官配合你们行动。”福克斯道。

皓月升起时，五名美国人和三名英国突击队员在艇长朱厄尔上尉的率领下，登上了“六翼天使”号潜艇。离约定时间还不到48小时，克拉克很着急，他问朱厄尔：“我们能按时到达吗？”上尉信心十足地向他保证：“请放心，将军，我能把你准时送到那里，再把你接回来。”

朱厄尔计算还算精确，21日凌晨4时，他们见到了非洲海岸上约会地点的信号灯。但这已是接近黎明时分，不宜冒险登陆。他们只好下潜，以待傍晚的到来。

小潜艇在海面下足足耽搁了15个小时，黑夜终于降临，潜艇浮出了水

面。艇上的人们爬上瞭望塔，等待信号灯再次闪光。8点钟已过，又等到9点钟，农庄的房子仍是暗无光亮。人们以一种非祈祷的方式说出了祈求上帝的言词，他们会不会在这个机械化的阴沟管道里再呆上24小时呢？兰姆涅查嘟哝道：“那里不会有灯光了，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一定会有灯光的，”克拉克心急如焚，他知道巴顿已于白天在美国登船，如果自己的任务不能完成，那将导致何种结果？但他不能表露出自己的失望情绪，故意轻松地说道：“我可以打10美元的赌。”除了霍尔姆斯以外，全部接受了这个打赌。克拉克跑了下去，小睡片刻。11点10分，霍尔姆斯把他摇醒。“你赢了，灯光刚刚出现。”

朱厄尔把潜艇驶到离岸2000码的地方，艇上人员从鱼雷发射管的出口处把小皮艇放下水去，在三名突击队员的帮助下，美国人乘小艇向海岸划去。

密 谈

峭壁上的别墅是用坚实的材料建成的四合院，中间是院子；房舍一律为两层，房间宽敞。克拉克一行使劲把小船拖到院子里，藏了起来。然后，他们脱掉身上湿透了的衣服，把它们晾干。小餐之后，他们打起吨来。早晨7点整，法军代表准时到达。美国驻阿尔及利亚总领事墨菲推醒克拉克，用过早餐之后，会谈就开始

得到的情报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它包括了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尔、奥兰和突尼斯这些港口的航运吞吐能量，法国海军为阻止登陆行动所部署的计划，以及哪些地点会遇到法军重兵的抵抗和哪些地点只有象征性的守军。关于飞机跑道的情报，后来证明其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双方正谈得投机，骤然间窗外滔声大作。莱特听到声响，立即跑出屋去，只见一人高的海浪咆哮着，拍击着海岸。莱特深知，在大海怒涛澎湃之中，小皮艇决难行驶。他沮丧地回到屋里。克拉克顿感失望，叫苦不迭。

同时，出于安全考虑，有两个阿拉伯佣人，在这个早晨被主人解雇了。他们对此很气愤，于是跑到附近的城镇，求见警察局长。他们报告说，他们见到了一些陌生人带了大包东西到农场上来。这个地方一度是走私贩子藏匿的处所，也许现在又被利用来干这个勾当了。不久，一辆警车立即震响在公路上，朝着那个约会地点驶来。……

克拉克将军的好运气溜走了，接踵而来的一切证实了艾森豪威尔所说的“这次行动很危险”的预言。

当时，别墅内的讨论正接近尾声。只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登陆成功后谁来领导反法的法军？一位法国军官说：“这里需要有一位我们大家都愿意追随的领袖。我认为只有亨利·吉罗将军能担此重任。”法军代表一致赞同，克拉克也只好答应，尽管对此人知之不多。

正在这时，邻室的电话铃发出刺耳的声音。会议参加者们都僵立着，面面相觑。房屋的主人听了电话，一会儿之后就冲入会议室内，他两眼圆睁，面带惧色地说：“警察！他们5分钟之内就要来到这里！”

危险的插曲

一听说警察马上突临别墅，大部分法国军官赶忙离去。在这种情况下如发现，就意味着要以叛国罪遭到枪决。顿时，摩托发出咆哮声，汽车的拉排挡声响成一片，他们扬长而去。

克拉克的人员赶紧把地图和纸张都塞进他们的内衣。警车的响声愈来愈近，他们躲到哪儿去呢？

“那里有一座空酒窖，”墨菲说，“你们从那儿下去，我来应付这些警察。”克拉克并不喜欢这个酒窖，这儿活像一个耗子笼，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但现在已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了。他们已听到了警察一个个从汽车里跳出来的声音。这八个人紧握卡宾枪和冲锋枪，鱼贯而入酒窖，墨菲猛然把门关严，用箱子盖在上面，然后去迎接警察。

墨菲看了一眼会议上散乱地放着的喝了一半的酒瓶和香烟头，顿时计上心来。一位穿便衣的法国尉官和农场别墅主人，冒着生命危险同墨菲和纳爱特伪装成正举行一次狂饮酒宴。他们开始唱起了祝酒歌的一些片断，大声地笑着，嚷着。

在下面只有 10 平方米的地窖里，克拉克把他的小组人员安排在楼梯背后和沿墙的地方，这样从上面粗略地观察很难发现他们。但是，假如警察当真走下来看一看，那该如何对付？只有一种办

法：开枪打死他们。突然，墨菲的声音从上面传了进来，“警察先生，我是美国驻阿尔及尔的领事，今天和朋友们在此聚会，结果不知为何让你们给冲断了。”他说话中带着醉意。“有人报告说这里有人走私。”警察一听是美国领事在此聚会，口气温和地道。“笑话”，墨菲得理不让人，“我们像走私犯吗？我们的几名女友由于受惊吓而躲到楼上去了，假如美国警察在纽约侵犯了法国公民的私人生活琐事，警长先生以为如何呢？”警长的声音传来，“领事先生，我们可能搞错了，请原谅。”说着招呼警察撤退。

霍尔姆斯在地下室舒了一口气。“墨菲真行，警察让他给镇住了。”他低声细语道。上面，脚步声渐渐消逝，他们随后耳闻警车呼叫着，向远处开去。墨菲走到地下室，对克拉克说：“你们最好马上离开，说不定这帮狗娘养的还会来。”克拉克他们鱼贯而出，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急促地道：“当然，我们马上就离开。华盛顿那边，你来负责汇报。”“这个自然，愿上帝保佑你们平安返回。”墨菲听着不远处的浪滔声，祝福道。

克拉克一行立即拖着皮艇走下峭壁。激浪沉重地拍击着沙滩。莱特说：“我真厌恶在大海上驾驶这种小救生船。”“赶快给潜艇发报。”克拉克指示一名突击队员，“尽可能地让潜艇靠拢我们。”

他们把皮艇带到受着海浪冲击的沙滩。在咆哮的大海中，乘这样一条并不比儿童玩具船大多少的小皮艇出海，即使是一个勇士也会望而却步。克拉克只穿一条短裤，把他的外衣托在手上，同库特内一道走向海水，步入激浪之中。他们设法跨进小艇并拼命地划桨。一支巨大的水柱向他们倾倒下来，小舟倾翻了，两个人都消失在狂怒的浪花之中。

过了一会，他们被回头浪冲到了沙滩上。只见他满身都是沙，咸海水灌入口中和耳朵里，但嘴上却咒骂不休。其他人员设法把小船又弄了回来，但是船桨和将军的衣服却被急浪卷走了。有人叫喊着：“把将军的裤子捞上来！”克拉克挥了挥手，大声嚷道：“让它见鬼去吧。不过要把桨找来。”他们最后找到了船桨，克拉克的裤子却永远留在了北非。

清晨近 4 点钟，风看来有点减弱。“我们再来试试，”克拉克说。他们又一次向朱厄尔发出尽可能靠近的电讯。

纳爱特、墨菲等人帮着稳住第一条小船，克拉克和莱特爬上去。他们把这条很不结实的小船送进拍打着浪涛中去，船上二人用桨划行，走入一条平整狭长的航路。“行了！”克拉克兴奋地叫起来。突然，一个浪头银钩般袭来，他们摆动小船，终于平安越过了拍岸激浪。有了这次对付海浪的经

验，紧接着又有几个浪波被抛到身后，潜艇已在眼前，克拉克会心地笑了。同时，其余的人也依法炮制，尾随而来。他们最后都成功地登上了潜艇。……
(赵嘉龙撰)

达尔朗阿尔及尔出丑记

1942年11月18日，盟军“火炬”行动开始，北非法军进行了顽强抵抗，艾森豪威尔正在无奈之际，美国驻阿尔及利亚总领事墨菲发来一则电文：维希法国军队总司令达尔朗在北非，他完全有能力使法军停止抵抗。……

出人意料

艾森豪威尔接到墨菲发来的电文后，立即派副手克拉克同北非法军司令吉罗将军一起迅速赶赴阿尔及尔。

下午4时50分，克拉克和吉罗登上一架绰号为“红小鬼”的B—17飞机。飞机从直布罗陀机场起飞后，经过一段短途飞行，越过地中海，安然在阿尔及尔梅松布朗克机场降落。墨菲和东部特遣队司令赖德早早地等候在机场，一见克拉克跨出机舱，大步迎上去。

恰在这时，十几架德军容克—88型飞机穿过盟军严密的防空网，向附近港口俯冲而下，从机场可以清晰地看到高射炮喷出的一簇簇桔红色火球。突然，一架德机折头向机场冲来，3枚炸弹在距“红小鬼”号机尾仅100英尺远的地方爆炸。

墨菲和克拉克哪里敢在此逗留，匆匆钻进一辆美军吉普车，向阿尔及尔市区驶去。

汽车穿过狭窄的街道，转而上山来到一幢法国式的典雅建筑前。“瞧！就是这里。”墨菲向前一指道。“真不错，伙计。”克拉克看了一眼周围的环境，不住地点头。“你好好休息休息，刚才在机场我还没来得及好好同吉罗谈谈。”墨菲下车同克拉克告别。

翌日晨7时刚过，墨菲匆匆来到饭店。克拉克刚用过早餐，精神饱满地在会客厅内憩息，悠闲地抽着香烟。墨菲推门入内，克拉克看了他片刻道：“罗伯特，情况如何？”墨菲道：“我昨晚先同吉罗长谈，并分别给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的法军将领打电话，正如我们所料，他们回答只有达尔朗的命令才服从。”

克拉克弹了弹烟灰，慢慢地吸了一口，笑着道：“罗伯特，我发现法国人都是贱骨头，欺软怕硬。德国人对他们狠不狠？但他们俯首贴耳地听人家号令。前天吉罗一到直布罗陀，扬言非给他最高统帅权不出马，被艾克狠狠奚落一顿，结果呢？老老实实地听我们差遣。我想，这次对待达尔朗仍要以硬的为主，软硬兼施，他们没有多少同我们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样怕……”墨菲没想到克拉克是这种观点。仔细一想又有些道理，但还是有些担心。“艾克已经交待过，对付法国人非用此法不可。”克拉克安慰地道。“但愿达尔朗能听从你的意志。”

故作轻蔑

圣乔治饭店外面是一座静谧的花园，花园里种着各种各样的花卉和棕榈树。从饭店的阳台鸟瞰1英里之外的港口，景色如画。在精心布置的会议室里，一张长桌的两边是一张张美国人和法国人的冷冰冰的面孔。克拉克坐在桌子的顶头，左边是达尔朗，右边是墨菲，朱安靠着墨菲就坐。

达尔朗海军上将给克拉克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很坏。克拉克发现他有一双水灵灵的蓝眼睛，两片抿着的嘴唇带着难以捉摸的笑意。克拉克尽量往坏处想他，用轻蔑的眼光瞥视着这个维希法国的第二号人物。

达尔朗肯定感受到了克拉克那不屑一顾的神情，显得有些不自在。他用一只手摸着光光的秃头，身子在椅子上不停地挪动，并笨拙地摆弄着他面前

的文件。

会议开始后，克拉克的确扮演了一个盛气凌人的角色。他态度专横，无端地敲打桌子。别说法国人，就连总领事墨菲也有些受不了。尽管他翻译时避开了某些刺激性语言，但克拉克的表情会清楚地告诉法国人一切。

达尔朗开始态度很强硬，他用不容更改的口气道：“在没有得到德高望重的贝当元帅许可的情况下，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对你们的要求无能为力。”“那么，请问阁下，贝当元帅的答复什么时间能来呢？”克拉克强压怒火道。“这个我也说不准，不过我相信很快就有回音的。”达尔朗道。“很快？那你知道不知道前线在流血，而且他们的死是毫无意义的？”克拉克开始强硬起来。不待达尔朗答话，克拉克用手比划着继续大声道：“假如贝当元帅不同意你与盟军合作呢？”“如果贝当元帅不同意，我也只好听从。”

克拉克“啪”地一拍桌子，怒吼道：“那我们的会谈还有何意义？我相信我们的力量能粉碎任何抵抗！”“你不要以为离开你我们将寸步难行，我可以把你软禁起来，同吉罗合作。”克拉克停顿一下，又高声威胁道。

达尔朗也自恃有号令法军的身份，并不害怕克拉克的威胁，反驳道：“你可以这样做，但我怀疑吉罗将军的命令是否会得到执行。”

墨菲一看双方有陷入僵局的危险，急忙插话劝解道：“这是关系双方生死攸关的大事，不可冲动行事，大家冷静一下，找出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

达尔朗也意识到盟军完全可以凭实力占领北非，慢慢缓和了

口气：“将军阁下，请为法国考虑一下，假如纳粹德国知道我们同你们合作的话，那他们会很快占领维希法国的。”“难道你不同我们合作德国人就会放过你们吗？他们保留非占领区的目的就是防止这块殖民地落入我们手中。现在，我们到了这里，维希法国对德国人已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克拉克仍盛气凌人。

“看来你们早已料到法国会置于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了。”达尔朗用讥讽的口气道。“正好相反，这恰恰是法兰西新生的开始。试问阁下，你们是想恢复法国的完整独立还是恩在德国的庇护下苟且偷生呢”克拉克用更尖锐的语言反击道。

达尔朗沉默了好一会，终于败下阵来，他用商量的口气道：

“我是否再向贝当元帅发封电报？”克拉克一摆手，“不必啦！”达尔朗陷入了无奈，他看了看坐在座的诸位，问克拉克：“我能否和在座的法国人员单独谈谈？”克拉克显得有些不耐烦，他深沉地抚摸了一下前额，勉强地说：“好吧，越快越好。”

委屈的上将

大概过了一刻钟，达尔朗率法国人再度入席，他用友好的口气对克拉克说道：“经过商谈，我们提出了几个条件，如果贵方能答应，我们立即命令北非的法国陆海空三军部队全部实行停火，返回原驻地，保持中立。”

“请说。”克拉克也缓和了一下口气。

“第一，我们请盟国保留法军军官对原部队的指挥权；第二，要求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行政官员职务不变。”达尔朗娓娓道来。

这些都是克拉克此行所渴求的，但他并不马上表示出兴奋的表情，故作沉稳道：“暂且如此吧！不过我提醒你，这项协定只有在艾森豪威尔同意后才能生效。”

会议结束后，达尔朗的上述命令立即发往北非所有的法国部队。克拉克

的目的达到了。

从圣乔治饭店出来，达尔朗对送他上车的墨菲道：“你能帮我一下吗？”
“什么事？”墨菲疑惑地看着他。“请您提醒克拉克少将注意，我是个五星上将，他不应该对我大喊大叫，把我当作一个少尉来看待。”达尔朗委屈地道。墨菲“哈哈”一笑道：“我愿意帮阁下这个忙。”

（李嘉龙撰）

神枪手传奇

神枪手

1942年夏秋，德军经过数月拼杀，终于冲进斯大林格勒城区，他们以为苏军已经放弃了斯大林格勒，撤到伏尔加河对岸组织新的防御去了，因此，一个个喜形于色，乐不可支，纷纷从汽车、坦克、装甲运兵车里跳下爬出，像醉汉一样在大街上东倒西歪，狂呼大叫。更有甚者，干脆掏出口琴，聚在一起蹦蹦跳跳。这种情景从马马耶夫岗上看得一清二楚，守卫此地的战士们被激怒了，一阵枪弹打过去，德国兵立即散开四下躲避，由于距离过远，杀伤力不够。过了一会儿，德国兵见高地上没了动静，又走出来吹拉弹唱，得意忘形，气得苏军战士咬牙切齿，七窍生烟。这时，只见一个身着水兵制服的战士，默默地走到阵地前沿，在一块水泥板上架好枪，瞄准，轻扣扳机，一声清脆的枪响，一个正在街中央扭动着臀部的德国兵应声倒下，再也沒爬起来。“好，好样的！小伙子，好样的！”阵地上一片叫好声。

这时集团军司令崔可夫走过来，正好看见刚才的一幕，不由停下脚步，静静地观察这个战士。战士中间有认识这个小伙子的，于是喊道：“扎伊采夫，再来一个，露两手吧！”“打那个吹口琴的家伙，看他有多得意。……”“打他嘴，最好让他把口琴吞下去！”

那个叫扎伊采夫的战士又打了一枪。崔可夫从望远镜里看得真切，那个德国兵本来扶着口琴的双手突然向外一张，眼睛一下睁得极大，衔在嘴里的口琴一半飞出老远，另一半竟真的竖着插进嘴里！他晃了晃身子，颓然倒下，一只胳膊抽动了几下便一动不动了。他旁边的那些德国兵吓得趴在地上，左右乱看，显然是在寻找打枪的地方，但是没找到。他们不敢起来了，撅着屁股向路边的墙角屋后爬去。

授 技

崔可夫大喜，召过来打枪的战士，拍着他的肩头道：“好，扎伊采夫，干得漂亮极了！你应该马上把这门技术传授给更多的人，在与德国人的近战巷战中，我们需要更多的狙击手，百发百中的狙击手。你看怎么样，先带十个‘徒弟’吧？你还有什么要求？讲吧，没关系。”

扎伊采夫一看是位中将跟自己讲话，不免有些紧张，话也不大连贯：“将军同志，一般情况下，没什么难的。这儿的小伙子只要自己愿意，各个都能打得这么好。要求嘛，我不知该不该提，既然您问到了……那就给我们配一个光学瞄准镜吧，一般情况下，可以看清远处目标的那种。”说着用手比划着。崔可夫转身对副官说：“你马上去解决，明天傍晚最好能落实。”遂又转向扎伊采夫道：“好好打，要打出苏联军队的威风！”

很快，扎伊采夫选了十个小伙子，组成了狙击手小队，在马马耶夫岗四周活动起来，扎伊采夫带着他的徒弟们，一边战斗一边学习，常常是边讲解着要领，边实地示范。

正说着，街角那边拐出两个德国军官。也许他们并不知道此地有危险，因此勾肩搭背，显得很亲热，说说笑笑，大摇大摆。扎伊采夫看了一眼，对身边的徒弟们说：“我先不打死他们，咱们跟他们玩玩……”说着端起枪，略一瞄准开了一枪，子弹一下子掀飞了其中一个德国军官的帽子。两人愣了一下，条件反射般地趴在地上。等一会儿，他们不见再有枪打来，便慢慢站起身，拍拍上，小心翼翼地向前走，扎伊采夫又开了枪。子弹打在德国军官脚前约1米的地方，溅起一颗火量，那两个赶紧又趴下，掏出手枪一通乱射，

回答他们的仍然是四周的寂静。又过了一会儿，两人才又站起来，嘀咕了几句，便一左一右，拉大了距离往前走，扎伊采夫又开了一枪。子弹正打在两人中间，两人再次趴下，左边的那个连翻带滚，躲到路边一个石墙后头，右边的那个看看无处藏身，跳起来撒腿向后便跑，扎伊采夫鼻子里哼了一声，第四次扣动扳机，飞跑的那名军官像被人从后边猛推了一把，顿时失去了重心，踉跄几步，伏倒在地，手枪顺着地面滑出好远。

“嘿，跟看电影一样！过瘾！”

树大招风

扎伊采夫带着他的小组越打越巧，越打越神。有时候，一天之中，他们能消灭几十名德国官兵，还有的时候，他们专打一些要害部位，像坦克的瞭望镜，炮兵的观测仪，军官的望远镜以及拖拉炮车的马。还有的时候，他们又专在德军的一些必经之路附近打埋伏，像伙房、厕所、卫生所等等。结果是闹得德军提心吊胆，不得安宁。但又拿这些神出鬼没的狙击手没办法。日子一久，扎伊采夫不仅在全集团军出了名，而且在德军中也出了名。扎伊采夫这几个字，在德国人听来，就是“死神”和“坟墓”的代名词。

扎伊采夫百步穿杨，弹不虚发的事，传来传去传到了柏林，惹恼了柏林狙击学校的号称德国第一神枪手的考宁斯少校。他上报国防军总部，要求到斯大林格勒亲自与扎伊采夫斗法。国防军正愁找不到办法惩治那些该死的俄国狙击手，见考宁斯主动请缨，急忙派专机把他送到了战火纷飞的斯大林格勒。

考宁斯到了斯大林格勒，打听到扎伊采夫经常在马马耶夫岗一带活动，便直奔这里，他先射杀了几名苏军官兵，然后请人写了一封俄文战书，内称他考宁斯专为扎伊采夫而来，如果扎伊采夫是个军人，那就在马马耶夫岗阵地上比试比试；如果胆怯了，那就请收枪回家，洗手别干，云云。

扎伊采夫看过战书，冷冷一笑：“输赢还没完，凭啥让我回家？”于是，也让人写了一份回信：“扎伊采夫先不回家，等着把你的尸首运走之后，再考虑这个问题。”

就这样，俩人在马马耶夫岗斗智斗勇，难解难分地干起来了。

两雄斗法

不久，马马耶夫岗被德军占领，为了继续同考宁斯斗法，扎伊采夫带着几名狙击手乘夜幕掩护，潜到离德军阵地百十米远的地方，埋伏起来。离天亮还有很长时间，扎伊采夫留下两名狙击员监视德军，其余的人都悄悄躲到一个大弹坑里休息。过了不知多长时间，突然一声枪响，从德军阵地那边传来，扎伊采夫几个人马上抓起枪准备战斗。这时候，就见他们原来隐蔽的地方爬过来一个黑影，越爬越近。“口令！”扎伊采夫端着枪低声问。“流弹。班长，是我，萨福诺夫，我负伤了。”说着，爬过来一个人，只见他下巴上流着血，脖子上和衣服上鲜红一片。“你怎么搞的，萨福诺夫？是不是抱着枪打瞌睡枪走火了？”黑暗中有人问。萨福诺夫痛得直咧嘴，含糊不清地说：“妈的，倒楣。刚才困得实在不行了。我说抽根烟提提精神吧。可谁知道，刚划着火柴，凑过去想点烟，妈的，就挨了一颗子弹……”

几个人赶快给他包扎。扎伊采夫自言自语地说：“肯定是考宁斯这家伙，好小子，打到我的人头上来了，咱们明天算帐。”

第二天早晨，他们在埋伏地隐蔽好。只见对面德军阵地上乱哄哄的，挺热闹，似乎是部队在换防。战壕里人员跑来跑去。有一段战壕好像高出一点，

因此，每当德国人跑到这里时，会露出小半个身子。这正是狙击兵最理想的“猎物”呀。“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德军不知道这样危险吗？”扎伊采夫脑子里面打了个问号。还没等他找出答案，一个德国兵从战壕跑过去，没多久，又有两个德国兵抬着什么重物慢慢地露出了半截身子。

“妈的，为我的下巴报仇！”埋伏在扎伊采夫不远的萨福诺夫恶狠狠地骂了一句，扬头举枪，瞄准……“萨沙，快趴下！”扎伊采夫凭直觉察觉这里有诈，冲着报仇心切的萨福诺夫喊了声，他的话音未落，枪已经响了，萨福诺夫的头使颈往后一甩，枪脱手而落，人打了个滚儿，仰卧在地，不动了。

扎伊采夫把头紧紧地贴住地面，一只手攥紧了拳头，他心里不住地骂自己：“你呀你，真是没用的东西，首长把这么好的小伙子交给你，可刚才还是活蹦乱跳的，现在却……你这个笨蛋，为啥没有先把感觉讲给他们听，既然想到了德国人是在耍花招，诱我们上当，为啥没有及时喊住萨沙……妈的，德国佬，咱们走着瞧吧。萨沙，你放心，不给你报仇，我就不姓扎伊采夫！”

胜负已决

一天下午，扎伊采夫俯倒在地，对德军阵地进行仔细观察。落日的霞光照在高地上，像一架巨大的聚光灯，从一个新的角度，照亮了高地上一个个角落。一些白天观察不清的地方，现在也能看清了。扎伊采夫用狙击手特有的敏锐目光巡视着。他的目光转到靠山顶下堆放着的一些炮弹壳上，这些炮弹壳横七竖八地放着，没有特别的地方，扎伊采夫心不在焉地数了数一共23枚。就在他的目光打算转动到下一个地点的时候，他忽然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定睛一看，猛然发现，放在最下面一层中的一个弹壳里面透过一缕落日的余辉！

扎伊采夫有点纳闷，这个弹壳怎么没底呢？突然，那弹壳里好像有个火星一闪，扎伊采夫急忙一低头，“扑”的一声，一颗爆炸枪弹几乎擦着扎伊采夫的头发飞过去，打在后面的掩体壁上。炸出手掌大的一个坑。“妈的，德国佬，还真够狡猾的。好，你没打中我，现在该我射击了。”

扎伊采夫找好一个位置，压上子弹。等他再看那堆弹壳时，只剩下22枚了。没底的那个不知上哪儿去了。扎伊采夫用步枪上的光学瞄准镜仔细找着。终于，在山顶的一块小洼地旁边，那只空弹壳与几只破木箱放在一起。如果不是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这时，透过弹壳，扎伊采夫看到一个人的半张脸，高高的颧骨上有一块淡蓝的胎痣。这与俘虏描述的考宁斯一模一样。

“考宁斯，就是他！这个杂种，为萨沙偿命吧！”扎伊采夫从牙缝里说道。他给一个假人带上钢盔，慢慢举过头顶，就像一个人在抬头观看。果然考宁斯上当了，“叭”的一枪打来，假人头上的铜盔被掀了下来，扎伊采夫急忙丢下假人，抓起枪，对准那堆木箱，心里叫着：“混蛋，露头看看哪！扎伊采夫被你打中了，你不想看看吗？”

透过光学瞄准镜，他看到考宁斯先是得意地咧了咧嘴，离开了空弹壳，从木箱上露出了半个头。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扎伊采夫的瞄准镜对准了考宁斯的眉心：“对，就是这个地方……”手指轻轻一扣，“叭——”考宁斯似乎一愣，眼睛瞪得极大，向后倒去。就在这一霎那，扎伊采夫看到，考宁斯的眉心正中多了一块拇指指甲大小的黑痣。

考宁斯被击毙的消息报到了崔可夫的司令部，大家听后不由得为扎伊采夫高兴。崔可夫当即决定，为这位神枪手请功。参谋长克雷莫夫提出一个建

议，何不乘德军惊魂未定，发起一次冲击，再次把马马耶夫岗夺回来？崔可夫一听，觉得有理，于是下令以前驻守马马耶夫岗的部队当晚发起冲击，把德军赶下去。……

（赵嘉龙撰）风云人物轶闻

赫斯与伊尔莎的浪漫爱情

1920年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慕尼黑施瓦本区一家公寓的阳台上，站着刚坐火车从柏林来的女中学生伊尔莎·普勒尔。19岁的伊尔莎是柏林的普鲁士军医的女儿，是到慕尼黑参加毕业考试的。她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改嫁后住在慕尼黑附近。“突然，在通往花园的便门那里，出现了一位身穿草绿色制服、佩戴埃普志愿军团青铜狮徽章的年轻人，一步三级地跨上楼梯。他匆匆地看了我一眼，那浓密的眉毛下的目光显得十分郁郁寡欢。他勉强但又客气地欠了欠身，行了一个立正礼，就走了！这就是鲁道夫·赫斯。直到今天，初次见面时的这一情景，仍使我难以忘怀。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伟大的未知的上帝给我系上姻缘之线了。’”赫斯夫人伊尔莎是这样回忆的。

伊尔莎是个漂亮的姑娘，聪明能干，机智风趣，偶尔也有点莽撞，显示出普鲁士军官的女儿的傲慢。这位少尉对女人毫无了解，与伊尔莎也只是一面之交，但这个姑娘却使他念念不忘。

一个星期之后，赫斯开始认识希特勒及其所在的政党，随即积极参加纳粹党的活动，并且动员伊尔莎一起参加。工作之余，赫斯和伊尔莎常去爬山，或乘船游玩。赫斯还介绍已是大学哲学系学生的伊尔莎加入纳粹党。

赫斯忙于为希特勒和纳粹党效力。赫斯在20年代~30年代遇到的女人们，无不认为赫斯十分有魅力。但赫斯却从未对任何一个女人表示过爱恋之情，唯一的例外是对他的长期爱恋着的恋人即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伊尔莎。奇怪的是，就连伊尔莎也曾向一位女友抱怨她的婚姻状况：“至于提起婚后的欢乐，我有时简直觉得自己像一个尼姑。”

七年之后的一个晚上，赫斯、伊尔莎和希特勒在巴伐利亚小酒馆聚会。当时在慕尼黑一家古玩店工作的伊尔莎谈到想去意大利居住和工作一段时间。就在这时，希特勒突然把伊尔莎的手和赫斯的手叠在一起，对伊尔莎说：“难道你竟没有想过同这位先生结婚的事情吗？”

1927年12月20日，赫斯与伊尔莎结婚，但没有去教堂举行婚礼。赫斯在写给双亲的信中是这样解释的：“我俩给予一般概念中的天国贡献甚少，正如同我们很少去教堂忏悔一样，这正是我们非常虔诚的缘故。我们在这里找不到同我们观点相同的牧师。因此，我们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上帝，放弃了外表的形式。”在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的证婚人是希特勒和豪斯霍费尔教授。出版商布鲁克曼在他的别墅里为新人举行小规模婚礼仪式，来宾中还有赫斯专门邀请的奥托·施特拉瑟尔。后来，赫斯和伊尔莎生了一个儿子。

（肖文撰）

斯大林秘闻趣事数则

炸不死的斯大林

二次大战初期，希特勒的情报部门得知，斯大林将于某时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政治局会议，德军便派出几十架飞机前去轰炸。前苏联防空部队的猛烈炮火，粉碎了德国的军事行动，只有一枚炸弹落到克里姆林宫内，将一堵墙炸塌了，可是没有伤着一个人，国为临到开会时，斯大林突然通知会议改在第二天举行。

“不拿元帅换士兵！”

德军俘虏了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夫后，要他当苏联叛军的指挥官，雅可夫断然拒绝了，因而被迫去做苦工。

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抓住了德军元帅鲍卢斯。德国人提出用雅可夫换鲍卢斯，斯大林回答：“我不拿元帅换士兵！”

后来雅可夫终于被德军杀害。

斯大林打电话

一个记者访问斯大林，见他正在同邱吉尔打电话：“不……不……不……不……不……对。”

听到这里，记者忍不住问道：“斯大林同志，能否告诉我，您说的‘对’是什么问题？”“邱吉尔问我是否听清楚了他的话。”

苏美英三国首脑谁该等谁

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谈判时，每次开会斯大林总是到得最晚，罗斯福和邱吉尔不得不站起来迎接他。

有一天，罗、邱两人商定要报复他，故意迟到了15分钟，他

们以为，这回该斯大林站起身来欢迎他们了。谁知斯大林比他们到得还要晚。他们故意装作没有看见斯大林进来。斯大林进门后，却在门边停步，不去马上就座，目光威严地逼视罗斯福和邱吉尔，邱吉尔终于沉不住气，像小学生一样站起来向斯大林问好。

“老鹰不会飞出窝的！”

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会谈时，气氛非常紧张，每句话、每个动作都将使对方视为含有特殊意义。

一天开会时，斯大林注意到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悄悄递给首相邱吉尔一张字条。邱吉尔匆匆一瞥，神秘地说：“老鹰不会飞出窝的！”并当即将字条放在烟斗上烧了。

纸条上到底写的是什么呢？当然不便问。这个疑团斯大林一直放在心间，至死也未解开。

多年后赫鲁晓夫访问英国时，旧话重提，艾登哈哈大笑：“我当时写的字条说，他的裤裆钮扣没扣上。”

战前斯大林的家中摆设和个人穿着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二层靠特洛伊茨基大门处有一套房子。前厅里放着一桶腌黄瓜，还挂着他的一件军大衣。有一天，人们想给他换件新的，惹得他好大的不高兴，气得满脸通红，大吵大嚷道：“你们以为你们能干是吗，每天给我拿件新的来，可这件我起码还能再穿上10年呢！”斯大林还有件老掉牙的毡靴，硬是不肯换新的。通常，斯大林身穿里外两面有毛的皮袄，看样子，这件皮袄从国内战争时他就开始穿了，但更多的人认为，他是从图鲁汉斯克边区流放地带回来的。一顶帽子，戴了一辈子，在各地留影。斯大林总是把磨破了的制服袖子缝好，刷干净了，

然后再穿。而且，他总是把自己收到的全部礼品送交博物馆。

斯大林之子得到的唯一特殊优待

苏德战争前夕的某一天，斯大林把三个儿子——阿尔乔姆、雅可夫和瓦西里叫到一起，说道：“孩子们，快要打仗啦，你们应该当兵去！”结果，哥儿仨都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阿尔乔姆和雅可夫当了炮兵，瓦西里当了飞行员。从三个儿子参军的第一天起，斯大林便打电话给他们哥儿仨所在的部队，嘱咐立刻派他们到最危险、最艰苦、最需要他们的前线去。这就是斯大林之子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唯一特殊优待。众所周知，其中一个儿子在前线牺牲了。

斯大林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至今还保存得完好无损的几封瓦西里与父亲的来往信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中，有封信是从前线寄来的，瓦西里请求斯大林给他寄些钱，因为部队有个小卖部，买东西要花钱。另外，瓦西里还想缝制一套新的军官制服。作为父亲，斯大林在信上作了这样的批示：“（1）据我所知，红军空军部队列队的口粮十分充足；（2）红军没有规定给斯大林同志的儿子另外缝制一套制服”。结果，瓦西里没有从父亲那里收到一分钱。

斯大林战争年代让别墅

战争时期，斯大林要把自己的别墅让给莫洛托夫，他说：“咱们做邻居吧，否则，大家又会说，我是伟人，是天才，晚上找个人喝茶都办不到。”莫洛托夫拒不接受。斯大林认真地说：“你来不来住？否则，我可就把别墅让给华西列夫斯基啦！”

斯大林与华四列夫斯基

斯大林和苏联将领华西列夫斯基有过一段趣事。有一次，斯大林把华西列夫斯基请来，问到他的父母的有关情况。华西列夫斯基的父亲是个乡村神父，他同父亲没有来往。“忘记父母不好”，斯大林说，“不过，您好长时间没和我清帐了！”斯大林边说，边走近保险柜，取出一叠邮局汇款收据。原来，斯大林按时给华西列夫斯基的父亲汇款，而老人还以为都是儿子汇的呢。此时此刻，华西列夫斯基既感动，又不好意思，简直不知说什么才好。

将军变成了上校

二次大战结束后，一位刚从柏林回来的苏联将军向斯大林汇报工作。斯大林很满意，多次夸奖他。

汇报结束后，将军依然坐在那里，吞吞吐吐，面露难色。斯大林关切地问道：“将军同志，您还有什么问题？”“我有一件私事，想……”“请讲吧！”

将军犹豫片刻，说道：“我从德国弄了点喜欢的东西回来，被边防检查站扣下了。如果可能，我请求让他们还给我。”“可以……请您写一份清单，我批个字就行了。”将军马上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被扣物品清单。斯大林立即批示边防检查站如数归还。将军连称：“谢谢。”斯大林只说“不必。”

将军注意看批示，见上面对他的称呼不是“将军”，而是“上校”，不由问道：“斯大林同志，您这里是不是写错了？”“不，完全正确，上校同志！”

（彭训厚辑）

佯作糊涂的罗斯福总统

日本偷袭珍珠港半年后，美国情报部门破译了日本的密码电报，获悉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将进攻中途岛的作战计划。美海军上将尼米兹暗中调兵遣将，准备将计就计，痛歼日本海军舰队。谁知正在这节骨眼上，美国芝加哥一家报纸竟然把这一重大机密作为独家新闻播了出来。一时间，引起美国军政首脑和情报机关的震惊。而罗斯福对此却漠然置之，佯装糊涂，使这家报纸没有引起日本间谍和侨民的注意。1942年6月，美国海军以劣势兵力，巧妙地与日本舰队周旋，一举击沉日军4艘航空母舰和1艘巡洋舰，击落舰载飞机300余架，创造了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海战战例，为美国不久后在太平洋的反攻奠定了基础。

（涛洁撰）

戴高乐潜逃英伦记

大失所望

夜幕降临了，一架英国小型飞机在依云密布的夜空中飞行。飞机上，戴高乐将双目微闭，似睡非睡。几天来，他穿梭于伦敦——法国之间，同英国首相交涉、商谈坚持作战，争取援助及撤退北非等各项事宜，疲劳极了。他真想借这短短的旅途好好休息一下，但诸多的思索使他片刻也安稳不下来。

1940年6月16日晚9时30分，飞机在波尔多机场降落。戴高乐快步走下飞机，只见他的两位助手让·奥比尔坦和亨伯尔上校迎了上来。他们焦急万分地告诉戴高乐：“总理辞职了。贝当元帅受权组织新政府。一切都完了。”虽然戴高乐对政府已不再抱幻想，但他仍希望联盟方案能使总理压倒投降派。因此，雷诺辞职的消息不啻于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幸好他事先做了两手准备。就在当天上午，他在伦敦时即超越职权范围，电令预定驶向波尔多的法国货轮“巴士德号”改变航向驶往英国港口。该船装有从美国运来的1000门75毫米大炮，数千挺机枪和大量弹药。从而使这批军火未落入德军之手，而是重新装备了从敦刻尔克撤回的英国远征军。

此刻获悉雷诺辞职，他没有丝毫犹豫，马上下定决心，天一亮就启程返回伦敦。好在临行前，他同邱吉尔商定，假如事态的发展需要回来，这架英国飞机仍归他使用。

戴高乐先去看望那位失败了的总理。他发现，雷诺在卸掉千斤重担之后似乎显得轻松多了，他只字不再提移师北非，而是天真地设想，如果德方停战条件非常苛刻无法接受的话，总统就会再度请他出山。他听到戴高乐决定去英国，就帮了这位年轻将军最后一次忙：从秘密款项中支付了10万法郎交给身无分文的戴高乐。

难挨的等待……

当天深夜，戴高乐来到英国驻法大使坎贝尔下榻的蒙特雷饭店，把他去伦敦继续组织战斗的意图告诉了英国人。在场的英国将军斯皮尔斯表示愿意陪同他前往。

“我唯一担心的是，即将担任贝当政府国防部长的魏刚会在我起身前逮捕我。”戴高乐下无忧虑地对斯皮尔斯说道。“我先设法在夜间隐蔽起来，等早上7点再同你在饭店见面，然后我们一起乘使馆汽车去机场。对外就说我为你送行。”

斯皮尔斯随即打电话将此讯告诉邱吉尔。他们两个都明白，戴高乐在法国已经无能为力。他是准将级军官中最年轻的一个，魏刚很容易把他压下去，况且他在法国并没有什么名气，政治上也没有势力。如果逃到英国那就大大不同了。所以，邱吉尔欣然允诺斯皮尔斯将戴高乐接走。

次日晨7时30分，戴高乐与斯皮尔斯在饭店见面。副官库塞尔中尉将戴高乐的一大堆行李塞进使馆汽车，三人乘车前往机场。为掩人耳目，戴高乐让汽车先开往设在维塔一卡尔街的临时陆军司令部。他在那里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同几名军官和官员分别定好当天晚些时候的几次约会。斯皮尔斯火烧眉毛般地在外面来回踱步，他生怕军方随时逮捕戴高乐。

好一会，戴高乐才走出陆军司令部。“谢天谢地，总算出来了。”斯皮尔斯松了一口气。

汽车飞快地驶向机场，顺利通过入口处的警卫。真是越急越出乱，斯皮尔斯万万没有想到，在一排排机翼相连的飞机中寻找自己的飞机也成为一件

难事。经过一番寻找，他们终于发现了那架小型英国飞机。驾驶员正巡视场地，想找几百码的空地以便起飞。趁此机会，戴高乐和斯皮尔斯商定了最后的计划。“我就装作是来给你送行的。到飞机开始滑动的最后一刻，你把我拉上飞机。”戴高乐嘱咐道。斯皮尔斯打量着戴高乐高大的身躯，而自己的个头还不及他的肩头，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看来又是一件麻烦事”。他小声嘟囔了一句，点了点头。

就在他们准备登机时，英国驾驶员突然声称：“将军，您的行李太多太重，需要用绳子捆起来，否则无法载运。”“飞机上难道就找不出一根绳子？”戴高乐颇为不快。驾驶员两手一摊，耸了耸肩膀。副官库塞尔只得扭头去飞机库找绳子。

又是一阵难挨的等待……

逃离险境

在这一时刻，斯皮尔斯感到自己的心脏几乎要跳出来了。他下意识地朝机场入口处看了一眼，他确信，某个官员就要出现在机场，来逮捕这位逃走的将军。

不过，雷诺办公室的两名陆军军官当时确实来找过戴高乐，恰遇正在找绳子的库塞尔。库塞尔解释，“将军已带着使命去伦敦了。”两个军官似乎感到满意，随即离去了。

行李捆好装上飞机，螺旋桨开始转动了。斯皮尔斯登上飞机，飞机遂滑动起来。他伸出双手，似乎要同戴高乐握手，以作最后的道别。只见戴高乐向前猛跨一步，抓住英国人钩子般的两手。斯皮尔斯使出吃奶的力气，把戴高乐拉上飞机。身后的库塞尔中尉动作敏捷，纵身一跃，也跳上飞机，机舱门随之“砰”地一声关上。机窗一闪，现出一旁的法国汽车司机和机场的几名警察惊得目瞪口呆的面孔。

飞机小心翼翼地跑道上滑行，然后腾空而去。

飞机忽高忽低地飞过布列塔尼海岸，只见许多艘遭到德机轰炸起火的船只正在下沉。飞机又越过燃烧中的城镇和树林上空的烟火。深入内地穿过半岛，飞临戴高乐身患重病的母亲的所在地潘庞上空。一丝思母之情油然而生。但这个逃亡的铁硬汉子知道，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他强迫自己转移思绪。于是，他倚在座位上，开始想到法国的命运，也想到他自己的命运。

戴高乐很清楚，此行无异于破釜沉舟，后退已经不可能。今后不是奏凯而归，就是失败而回，虽山河已经破碎，民族存亡未卜，但伟大的法兰西决不能放下武器退出世界大战，法国要作为国家重新投入战斗，以此来体现它的价值、尊严和地位。“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想不到我戴高乐年近半百，又开始了冒险生涯，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没有再想下去，他感到自己从未像现在这样孤单无援，一无所有，就像一个人面对着一片茫茫大海一样。

（赵嘉龙撰）

邱吉尔的“苦肉计”

1939年8月，英国人搞到一台“英尼格码”密码机。这种密码机能随意组合字母，无限度地加密，并能一天一换。希特勒确信无人能破译它。英国人组织了1万多人专门从事破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破译出了第一份“英尼格码”电报。从此，英军便能及时得到准确的情报，使皇家空军能在关键时刻出动作战。

希特勒的空中进攻屡遭挫折后，他的军官们开始考虑密码机的泄密问题，并决定作一次空袭试验。1940年11月12日晚，邱吉尔从对方电报获悉，48小时后，德军将空袭英国城市考文垂，代号为“月光奏鸣曲”。这样，邱吉尔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如果要有效地保全这个城市，则无异于告诉德军，“英尼格码”已被破译；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个城市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权衡再三，邱吉尔决定采取“苦肉”计，对考文垂不采取任何措施。两天后，“月光奏鸣曲”如期进行，轰炸持续10小时，考文垂变成一片火海，5万户住房被炸毁，近600人丧生。英国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保住了破译对方密码机这一机密，消除了德国人的疑虑。

此后，英国人把“秘密武器”用在事关战争全局最关紧要的时间和地点，发挥了重要作用。阿拉曼之战英军指挥战役的是蒙哥马利，他的对手是希特勒的骁将隆美尔，当战役发生后，隆美尔与希特勒之间的每一份电报都被英方破译，甚至有的电文还没有送到受文者手里，蒙哥马利就看到了。英军掌握了对对方的一切情况，处处主动。隆美尔按照希特勒的指令行动总是失利，最后曾违抗命令，断机行事，但为时已晚。仅仅短短的13天，德军就损失近6万人和500多辆坦克。

（彩芹撰）

邱吉尔战斗间隙织毛衣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德军三天两头地对伦敦市进行狂轰滥炸。可是，在空袭关头，邱吉尔首相有时居然在自己的居室内织起毛衣来，不紧不慢，泰然自若。消息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国人哗然。

邱吉尔在战争最艰苦的那几年，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神经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据说，为了松弛紧张的神经，他想出了个战斗间隙织毛衣的办法，用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织毛衣与紧张的战争筹划相比，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独特的休息方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松弛术”。邱吉尔终年 90 高龄，为二战各国领袖寿命之冠，或许与他善于在紧张中注意调节神经有关呢！

（彭训厚撰）

蒙哥马利的“三戒”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有“三戒”：烟、酒、奢，大概知者不多。

蒙哥马利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印度军团服役，他亲眼看到许多外貌英俊、军风洒脱的军官，整天价泡在歌舞厅、影剧院、酒吧间里混时光，有些人痴情于花花世界的“恋爱战争”，个个面部皱黄不堪，未老先衰。有些人借酒消愁，喝得酩酊大醉，醉后变态，失去自我控制能力，丑事百出。这些军官在军事上不图进取，无一能成大器，对广大士兵影响很坏。后来在二次大战期间，日理万机的军务使蒙哥马利的那位嗜酒如命的参谋长，几度因体力不支、精力疲惫而病离指挥岗位。

深谋远虑的蒙哥马利，当时就深深地感到军官的腐败堕落，不仅损害了军官的自身建设，而且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他为了使其领导的部下励精军事，成就事业，除掉身上的种种恶习，蒙哥马利带头实行“三戒”，不吸烟、不喝酒、不奢侈，厉行艰苦奋斗，不贪求舒适，并号召官兵对自己进行监督。由于他处处作表率，部队的风气一天天好转起来。

有一次，邱吉尔首相到蒙哥马利指挥的师参观军事学习，结束后与他共进午餐。邱吉尔兴致勃勃地问蒙哥马利想喝点什么，他诚恳地回答：“水。”邱吉尔恍然大悟。

蒙哥马利戎马一生，南征北战，在二次大战中，击溃了沙漠之狐隆美尔指挥的德军，从未因健康欠佳而中断过指挥。

（迎春撰）

“猛将军”西西里闯祸

西西里跃马扬鞭

1943年7月10日凌晨，3000艘舰船迎着汹涌的波涛，蜂群般驶向地中海北部的西西里岛。盟军第二次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开始了。

蒙哥马利指挥着来自马耳他的第8集团军从叙拉古强行登陆，沿着海岸向西北方向推进。巴顿指挥着他的从摩洛哥和比塞大出发的第7集团军也同时在杰拉登岛。

巴顿不服蒙哥马利是一贯的，虽然他口头答应掩护蒙哥马利的侧翼，但心中却有自己的打算，一定要同第8集团军比出个高低来。天随人愿，不几日，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就被两个凶狠的德国师挡住了去路，陷于阵地战状态。而巴顿的部队却如秋风扫落叶般地荡涤着意大利军队，进军神速。

“爱斯基摩人”战场总指挥亚历山大大次命令巴顿停止前进，支援蒙哥马利，都被巴顿拒绝。艾森豪威尔也认为第8集团军自身实力强大，无需增援。就这样，巴顿反客为主，7月20日拿下巴勒莫，继而折头向北，向墨西拿推进。

7月25日，墨索里尼被部下囚禁，希特勒急令西西里德军迅速撤离，英第8集团军这才迈开大步直指墨西拿。无奈巴顿起步在先，这场竞赛胜负早见分晓，蒙哥马利还是晚了一步跨入墨西拿。

两日后，在墨西拿市中心广场，巴顿举行了激动人心的大阅兵庆典。

怒挥铁掌

根据事先安排，阅兵之后巴顿要去视察距离最近的第15野战医院，慰问和鼓励伤病员们。

在第15野战医院里，巴顿在院长的陪同下逐个病房巡视，看望为夺取胜利而流血的士兵们。他看着那些头部、胸部、腿部受伤的士兵，心中异常沉闷压抑，鼻子有些发酸。因为他知道，这些孩子们大部分都要成为残疾人，他们为这场战争付出了终身的代价。

他的眼光落到一个身上没有绷带的士兵身上，从他的脸色看，此人脸色红润，身体结实。巴顿感到纳闷，上前亲切地问道：“小伙子，你哪里受伤了？”二等兵顿时身体缩成一团，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旁边的护士道：“他得了战争恐惧症。”“什么？”一股无名怒火攻上巴顿心头，他看了看旁边，是一位四肢被炸掉的中士，这更使他怒上加怒，对二等兵喝道：“你躺到这些流血负伤的英雄们中间，不感到羞耻吗？”二等兵吓得脸色苍白，颤声道：“我感到很恐怖，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要回国。”巴顿气得脸色铁青，怒叱道：“他妈的，十足的胆小鬼，真没想到我手下还有你这样的孬种。”众人都惊得面面相觑，不敢吭声。

“我命令你马上离开这里，回到原部队去。”巴顿指着二等兵的鼻子道。二等兵没有答话，但也没有动。这可气坏了巴顿，他挥起铁掌照着士兵的左脸扇去，接着一反手扯住他的衣领把他拎下床来，又照屁股踢了一脚。院长赶快过来劝解道：“将军息怒，我马上把他送回军营。”旁边的小护士吓得眼睛红红的，差点流下泪来。

巴顿走出这间病房，继续巡视，他仍怒气冲冲，两眼专门注意是否还有装病脱逃之人。在不远处的一间病房里，他又发现了一个倒楣鬼。

这是一个矮个子的夏威夷人，巴顿一看他身上没有外伤，上前问道：“你怎么啦？”矮个子抽噎道：“我感到害怕。”巴顿怒睁两眼大叫道：“你说

什么？”“我害怕，我再也受不了炮轰了。”“你他妈的不过是个胆小鬼，你这个狗娘养的。”骂着，他用力扇了新兵一个耳光。“不许他妈的再嚎叫了。我不想让这些负了伤的勇士看着你这个杂种在这里哭喊。”

巴顿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不顾自己的身份，又冲下等兵的头部狠击一拳，旁边的护士吓得惊叫一声，马上被人带走了。院长又想上前说话，巴顿指着他道：“你们是怎么搞的，这种装病的杂种也收，记住，把所有这种家伙都给我踢出去。”

一大群护士和伤员从病房出来聚在外面，弄不清为什么在叫喊。巴顿又转向这个夏成夷士兵，尽管他挨了一拳，但他还是尽力立正站好。巴顿厉声道：“回到前线去，你也许会阵亡，但你必须到前线打仗去。如果你不去，我就让你靠墙站着，命令执法队把你枪毙。”说着，他顺手掏出他那枪柄上嵌着珍珠的左轮手枪，晃了晃道：“我本该亲自打死你，你这个该死的、哭鼻子的胆小鬼！”先前阅兵时的那股豪气没有了，巴顿没想到会在医院里发生这种令他厌恶的事。出医院时，副官小声道：“将军，假如有记者把这事给捅出去，怕对你不利。”巴顿毫不在乎地道：“有什么不利！这些胆小鬼我不枪毙他们就够仁慈的了，怎么，难道我打他们两下还能引来杀头之祸！”副官看着仍满面怒容的巴顿，欲言又止。

祸起

艾森豪威尔知道巴顿怒打士兵的消息后很是紧张，他告诉知情者要向新闻界守口如瓶，并让巴顿悄悄地向两位被打士兵道了歉。希望事情就这样慢慢地过去。可谁知道，一个叫德鲁·皮尔逊的专栏作家不知从何处获得了此事的来龙去脉，率先撩开了这件丑闻的面纱，接着，其它报纸相继忙碌起来。纽约《太阳报》在第一版以三栏的篇幅刊登了这一事件，并登了巴顿的照片。

马歇尔也打来电报询问此事，艾森豪威尔一时六神无主起来，美国国内指责巴顿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艾森豪威尔无奈地接通了巴顿的司令部。“乔治，”艾森豪威尔道：“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你，你的那件事已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巴顿道：“艾克，真对不起，想起来当时太蠢了。”“乔治，把第7集团军交给布莱德雷吧，回摩洛哥休养一段。”艾克装作轻松道。巴顿一听眼前顿时火星直冒，就因这事解我的职，真是岂有此理。他怒道：“艾克，难道就因为我在胆小鬼脸上打了一耳光，就受到这么严重的惩罚！”“乔治”，艾克严肃道：“你怎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这是马歇尔的意思。”

巴顿似乎感到了自己的难堪地位，但他太爱在疆场上厮杀了，他不知道被解职后将干什么，于是，哽咽地乞求道：“艾克，别让我离开军队，别让我离开战场好吗？”艾克没想到这件事会将巴顿搞到这么凄惨的地步，安慰道：“乔治，为了平息国内舆论，只好先让你离开战场一段。不过我向你保证，只要我艾克一天在位，我就要你重新出来指挥部队。”

巴顿从此离开了地中海战场，不过半年之后艾克信守诺言，将他召到英国，委以第3集团军长官之职，屈就于他过去的部属布莱德雷之下。然而，巴顿不计较这些，终于又创出了“猛将军”的名声。

（赵嘉龙 撰）

隆美尔猝死之谜

杀气弥漫

从1944年“7·20”暗杀希特勒事件发生的次日起，德国内部就掀起了一股汹涌的清洗浪潮。由于密谋集团成员中许多人立场不坚定或临阵叛变，越来越多的参与密谋的军官和同情者被捕、被杀或被投入集中营。赫尔林根市市长施特罗林也未能幸免，不过他临死也未供出同隆美尔接触之事。但他的助手，密谋分子之一的霍法克中校却与上司的态度大为不同。

他知道无论如何也难逃死亡的命运，索性在临死之前躲到德高望重、权势赫赫的两位陆军元帅的名字后面去藏身避难，说不定还能幸逃一死。于是，在党卫军保安局对他审讯的第二次会议上，在柏林拉菲尔旅馆一间阴暗的地下室里，他说出了隆美尔和克鲁格两位元帅的大名。

一名满脸横肉的党卫军上校吃惊地盯着他，不相信地问道：“你刚才所说的克鲁格和隆美尔两位元帅事先知道密谋分子暗杀元首的计划，是真的吗？”“当然，千真万确！”霍法克坐在一张破旧的沙发上，吸着烟卷，故作轻松地道：“我明白我这条命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这是罪有应得。我现在对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感到悔恨，我的良心告诉我应该将这次阴谋完全揭露出来，当然包括策划这次阴谋背后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会说假话的。”

两日后，即8月1日，在东普鲁士“狼穴”的会客室里，希特勒手拿一份名单，沉重地叹了口气，摘掉他的金丝眼镜，对一旁站立的党卫军帝国领袖希姆莱道：“克鲁格参加密谋集团我想是可能的，但隆美尔我想不出他背叛我的理由。”接着叹道：“这份名单的来源可靠吗？”希姆莱道：“应该说是可靠的，是反革命集团的骨干之一霍法克中校供出来的。据审讯者报告，这都是他自愿交待的，没有用刑。此人供出所知的一切，无非是想留下一条性命。”希特勒道：“这种人，决不可留。”“明白！”希姆莱在一旁道。

温馨的日子

隆美尔对这些背后的活动一无所知，他因伤躺在巴黎的勒瓦西内医院舒适的病床上，一心一意关心的是这次负伤应使他得到第六条光荣负伤绶带，并因此获得令人垂涎三尺的伤员金质奖章。果然，在8月7日，他得到了这一崇高的荣誉，这使他着实兴奋了一阵子，并感到他在元首眼中仍居于重要地位。

当天下午，医生告诉他，他的身体已基本康复，可以坐汽车回德国的家中休养，他高兴之极，并马上往赫尔林根的家中挂了电话。隆美尔兴奋地告诉妻子：“明天，我们就可以在山庄的花园中散步了。”

1944年8月8日，汽车从巴黎把隆美尔送回了他的故乡。当他迈着蹒跚的步履走进赫尔林根的山庄时，露茜和儿子跑着迎了上来。当他们看到隆美尔前额上那道有拇指宽的凹痕时，流露出惊惶失措的神色。隆美尔马上装着笑脸道：“我已经完全好了，至于这道伤痕。只是一种纪念而已。”

“不过，”他停了停又道：“医生警告我说，至少还得8个星期我才能重归部队。”“太好了。”露茜挽着隆美尔的臂，听到丈夫要在家呆8个星期后高兴地道。“前线那么紧，让我在家住上两个月，不急疯我才怪呢！”隆美尔又道。露茜暗忖道：“你永远不回前线才好呢！”但她没说出口。

隆美尔看了看个头已有自己高的儿子曼弗雷德，道：“你不是已参加高炮部队了吗，怎么会在家？”曼弗雷德用变粗的嗓音道：“妈妈告诉我您要回来，我正该休假，于是就……”隆美尔高兴道：“那好，正好陪陪我。”

可疑人出现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日，隆美尔正在花园里散步，露茜的妹夫汉斯·赛兹从花园大门口匆匆进来。隆美尔看到汉斯，颇有些纳闷，因为这个妹夫前天已来探望过他的病。时隔一日，他两次来到此地，而且是从柏林来此，不能不说有些异常。

汉斯来到姐夫面前，直接了当地道，“我今日来此，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诉你。”“重要的事情？”隆美尔只穿了一件短袖军衬衣，显得精神很好，他随口问了一句。“戈台勒被捕了！”汉斯接着道。“戈台勒，我并不认识此人，听说是拟定中的新总理人选。”“可从他的公文包里发现一张字条，同你有关系。”“与我有关系？”隆美尔有些吃惊了。“是的。字条上说你是西方敌人所尊敬的唯一军人，革命之后必定由你来掌权。这几句话说不定把你牵连进去，你要小心。”

隆美尔顿觉头部“嗡”的一声，接着是一阵刺痛，他晃了晃，差点摔倒。心想：“汉斯身为柏林纳粹党宣传员，此事定不会有假。这下我是难脱关系了。”他随之又想起昨天男仆鲁道夫告诉他的一件事：鲁道夫听见有什么东西在抓前门，当他跳上窗台时，瞥见有个人影一晃，随即便溜进黑暗里去了。

“秘密警察已开始监视我了。”隆美尔忖道。他想了一想告诉自己的副官阿尔丁杰道：“您到多尔姆卫戍部队找两个卫兵来，以防万一。此外，行动要小心，随身带上手枪。”

大祸即将临头

又过了几天平静的日子。这天一早，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来到赫尔林根山庄。隆美尔一见，倍感亲切。他握住这位下级的手，问东问西。斯派达尔用沮丧的口气道：“我被解职了。”“为什么？”隆美尔吃惊地问。“新任集团军群司令汉斯·克莱勃斯一到任，就出其不意地给我一封信，告诉我已被解职，命令我回德国听候安排。至于何以这样做，信上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荒唐！”隆美尔气愤地道。“克鲁格元帅已经死了。”斯派达尔道。“他不是失踪多日了吗？”隆美尔问。“我们现在才知道他是怎样死的。他被供出参加了密谋集团，希特勒准备拘捕他，先命令他回德国，在路上他服毒自尽了。他的司机走了很久才发现元帅已成为死人。”隆美尔感到冷汗直冒，寻思：“我会不会步他后尘？”

次日，更令隆美尔吃惊的事情发生了。斯派达尔的妻子露丝给隆美尔打来电话，说她丈夫一回到家就被秘密警察抓到柏林去了。“真是岂有此理！”隆美尔放下话筒后大骂道。由于他事先并不知斯派达尔参加密谋集团一事，故想不出他被捕的理由。

他要救出这位助手，无论如何要救出，为此，隆美尔大着胆子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这也是他所写的最后一封信，这是10月1日夜晚。信写完之后，他把阿尔丁杰叫来，用意想不到的沮丧口气道：“赫尔曼，万一我死了，就把我埋在海德尔堡，或海登海姆（诞生地），或者现在居住的赫尔林根这三个地方，不要挑那种宏伟的壮景，只要选个小巧的僻静所在地就行。我一生只不过是名不出众、寂寞孤独的人。”阿尔丁杰惊诧地看着元帅，茫然若失。

索命客人

10月13日，隆美尔和露茜去拜访住在赫尔林根的一位朋友，当隆美尔告诉朋友他目前的处境时，朋友劝道：“放心吧，埃尔温，希特勒决不敢动

你一根毫毛的。因为你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若是加害于你，就会引起太多的注目，对纳粹政权不利。”隆美尔幽幽道：“你错了，希特勒这次下了狠心，他不会再容我活着，他知道我已没有利用的价值……”

晚上，当夫妇二人回到山庄时，阿尔丁杰告诉隆美尔，“下午柏林来电话说明天中午 12 点将有两位将军来拜访您，说是讨论您的‘新职’问题。”“终于到时候了，明天我就知道他们到底对我采取什么计划了，是上人民法庭？还是到东线去接受一个新的职务？”隆美尔道。露茜在一旁道：“也许真会像朋友说的那样，希特勒不敢动你的。”隆美尔拍拍妻子的肩膀道：“别有什么幻想了，准备承受一切吧。”

次日上午，隆美尔竭力装出高兴的表情、同妻子、儿子一起在客厅聊天，11 时左右，隆美尔对男仆鲁道夫道：“把花园的大门打开，柏林来的先生马上就到。”随后，他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把那件褐色的便装上衣脱下来，换上他在非洲时最爱穿的开领制服，戴上几乎所有的功勋奖章。

几乎是在 12 点整，一辆暗绿色的汽车，牌照是柏林的号码，停在隆美尔庄园的大门前。车门打开，两位将军钻出轿车。一位个头高大，脸色红润，气色极佳；另一位显得矮小精干。隆美尔认得他们，高个子将军叫威廉·布格道夫，刚刚接任了希特勒的第一副官之职，同时兼帝国人事部长。矮个子是迈赛尔，现为布格道夫的副官。

二人走进客厅，装模作样地作出彬彬有礼、不露声色的神情和隆美尔互相敬礼。露茜忙起身邀请两位客人进午餐，但布格道夫婉言谢绝了：“这是公事，我们是否可以同元帅单独谈谈。”露茜笑着道：“当然可以，你们谈吧。”

元首的优待

隆美尔将二人引进他一楼的书房，布格道夫把门关上，神色严峻地打量着他旧日的老朋友，然后慢慢地道：“你被指控为谋害元首的同案犯了。”布格道夫递来一封信道：“这是凯特尔元帅给你的。”随后，布格道夫宣读了秘密警察逮捕的陆军军官霍法克、斯派达尔等人的书面证词。这些证词构成了毁灭隆美尔的起诉书，尤其是霍法克的证词，使隆美尔愤怒之极。

他真想破口大骂这个无耻之徒的诬陷，但元帅的尊严制止了他。他知道任何的辩解都已成为多余，故只是用一种冷冷的态度听布格道夫宣读。

待布格道夫讲过，隆美尔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痛苦，但迅即道：“好吧，我承担一切后果。”他随即问布格道夫：“元首知道这件事吗？”布格道夫点了点头。隆美尔的两眼湿润了。

布格道夫挥手让迈赛尔退出书房，他接着陈述了凯特尔私下交待他的话。他用低沉的声音道：“元首允诺，如果你自尽，将对你的叛国罪严加保密，不使德国人民知道，为纪念你，还将树立一座纪念碑，并为你举行国葬，而且保证不对你的亲属采取非常手段。此外，露茜还将领取陆军元帅的抚恤金。这一切是对你从前为帝国建树的功勋的肯定。”

隆美尔被这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搞得目瞪口呆，尽管他已经有了必死的准备，但要真以叛国罪而死，也太不值了。他心中暗泣道：“我，埃尔温·隆美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多少枪林弹雨，多少次出生入死，而今却以叛国罪死去，为我从未参与过的一次失败的阴谋去死，为我根本不属于的那个参谋总部组织的失败阴谋去捐躯了！”但他转念又一想，“元首允我自尽，保持我的荣誉，已经是对我天大的厚爱了……”

想到这里，他问布格道夫：“我可以借用你的小车安静地开到别处去吗？”“我们也这样认为的，并做好了一切准备。”“此外，我的手还有些不便，恐怕我不能很好地用手枪。”隆美尔又道。“我们带来了一种制剂，它在3秒钟内就能奏效。”布格道夫说。“很好。”隆美尔平静地道：“请再给我一刻钟，我要同家人告别。”

暗红色药丸

隆美尔身穿皮质大衣走在前面，身后跟着15岁的儿子曼弗雷德和副官阿尔丁杰。他们沿着小径慢慢穿过花园，直到大门，三人没有说一句话。

布格道夫和迈赛尔在花园的大门口等候着，隆美尔走到他们面前时，二位将军都举起右手向元帅敬礼。布格道夫还喊了一声：“陆军元帅阁下。”隆美尔用冷漠的声音道：“走吧！先生们。”

汽车在门外等候着。一个穿党卫军制服的司机把车门打开，立正站在旁边。隆美尔把元帅的拐杖夹在他的左臂之下，他脸色镇静如常。在上车之前，隆美尔又把手伸出来与儿子握了握，他对儿子说了声：“你上楼去看看你的母亲。”遂钻进车子。

布格道夫和迈赛尔迅速地爬上了他们的座位，猛地关上车门。司机松了一下离合器，车子拐了个弯，朝着前面的村庄驶去。汽车行驶了约500码之后，布格道夫命令道：“停车。你们两个下去一会儿。”车子停后，迈赛尔和司机走下汽车，在20码的距离上等候着。

布格道夫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瓶，旋开盖子，倒出一粒暗红色的药丸，递给旁边的隆美尔，道：“元帅，这已经是最好的办法

隆美尔正了正军帽，把大衣披正，接过毒药丸，向前方的树林看了两眼后，抛入口中……

几秒钟后，他那抓着元帅拐杖的手松开了，头歪到一边，刚扶正的军帽又掉了下来。

布格道夫将迈塞尔和司机喊来，迈赛尔坐在后排，他把隆美尔的身子扶正，给他戴上帽子。

车子箭一般地向乌尔姆市医院驶去。

（赵嘉龙 撰）

巴顿死因之谜

1945年12月，美国著名战将巴顿在准备离开欧洲回国的前一天，惨遭车祸身亡。有人认为，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当时，巴顿的吉普车驶到一条横跨马路的铁路附近，正好有一列火车驶过。火车过后，栅栏门升起，巴顿的吉普车和其它车辆一起启动级驶。突然，一辆卡车猛地向左急转弯，与巴顿的吉普车相撞。吉普车里坐着三个人，只有巴顿一人受伤身亡，其余两人安然无恙。卡车司机汤普森在车祸发生后不久就神秘地失踪了。更令人费解的是，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将领之死，没有任何官方的调查记录，也没有对有关人员进行任何正式审讯。在巴顿的201号卷宗中，有他服役期间的全部文件，可唯独没有关于他遇难情况的材料，伤亡人员管理科也没有把有关事故的文件归档。宪兵队长巴巴拉斯中尉是当时最接近现场的人之一，他根据调查得来的材料作出这样的结论：两部车的司机因驾驶不够小心酿成车祸。但奇怪的是，连这样的报告后来也下落不明，据调查，现存的文件中只有巴顿的司机伍德林的一份证书，可这份证书上曾有明显的被涂改过的痕迹，且上面的用词造句的能力已经超出了他当时的文化水平。根据这些极其反常的情况，人们推断巴顿不是死于车祸，而是死于谋杀。那么，是谁又是什么原因非要置巴顿于死地而后快呢？

有人认为，巴顿之死是他的上司们精心策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顿成了亲德派。他一意孤行，想联合希特勒德国几个未受损失的党卫军师，挑起一场可怕的对苏战争。巴顿还三番五次地对抗美军高级将领们制订的行动计划、日程安排和作战方案，甚至发展到随心所欲的地步。所以，当欧洲战争结束后，巴顿的同事们先后调到亚太战场，而只有巴顿仍留在欧洲。据分析，这便是巴顿被密谋处决的信号。更令人吃惊的是，美国的某些历史学家和战史研究专家甚至还推断艾森豪威尔是这个事故的同谋。大战期间，巴顿多次公开蔑视和指责盟军总司令文森豪威尔的战略指导和战术部署，巴顿的行为影响了艾森豪威尔接替马歇尔出任美陆军参谋长。当时艾森豪威尔的心腹们正打算推举他当美国总统，而巴顿很可能从中作梗，于是，这些人便阴谋杀害巴顿。

还有人认为巴顿之死与黄金有关。大战期间，美军在德国地下矿井米滕瓦尔德发现了德军埋藏的大批黄金。不久，美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偷走了这批黄金。巴顿闻讯后十分恼火，亲自领导此案的侦破工作。当盗窃案水落石出的时候，巴顿下令逮捕这些将领，并决定判处他们极刑。可就在这个时候，巴顿突然命丧黄泉。

由此看来，巴顿很可能死于那些军官们的暗算。

巴顿死了，他的真正死因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彭训厚 撰）秘闻趣事拾零

苏德军事合作内幕

1922 ~ 1933 年间的苏德军事领域的合作情况鲜为人知。苏联《红星报》1990 年 12 月 19 日刊登如下情况：《凡尔赛和约》给战败国德国规定了许多军事限制，当时苏联与该条约没有丝毫关系，这就为其与德国建立军事接触提供了条件。经过合作，德国在苏联培养了几百名飞行员、坦克兵、化学战专家。后来他们在德国国防军中成了培训这些专业人材的技术骨干；德国不顾《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在苏联研制并完善了进行未来战争所需要的许多武器。同时合作也为苏联军事工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扩大了苏联军事技术干部的培训基地。

（彭训厚 撰）

邱吉尔的地下战室

1936年，战争风暴愈刮愈紧时，英国政府未雨绸缪，在国会大厦地下的10米深处着手建造最高决策官员的防空室兼会议厅。当时，为了避免被敌方发现，工人们每天只能在晚间工作，防空室除了一些必要的设施如防暴、电力、水源及通风口外，可以说是一切因陋就简。

英国正式对德宣战的一星期之前，即1939年8月27日，邱吉尔等人住进地下战室，直至1945年9月2日日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其间，召开会议100余次。这个窄小阴暗的地下室成了主宰盟军动向的联络中心。

大战结束后，这个很不起眼的阴暗地下室被英方列为机密重地予以封锁，直至1981年经过修整后才对民众开放。前往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

（彭训厚 撰）

法军元帅夸口预言受嘲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法军元帅艾伦赛曾大言不惭地说：一旦大战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法国仍将战无不胜，德军则不会打胜仗的，因为德国将军中竟没有一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担任过大尉以上的军衔。

第二次世界大战果然爆发了。但事实却与艾伦赛的夸口预言恰恰相反。恰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不过是一个小班长的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仅用了1个半月的时间，就使法国举起白旗，缴械投降。

战争的历史证明，较少战争经验的后起之辈，往往更容易接受新的战争规律，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法军将领却怎么也跳不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圈子。法国盲目地恪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认为防御比进攻有效，依赖单纯的阵地防御，经过5年的苦心经营，以每1英里100万美元的耗费，在阿尔卑斯山至色当一线构筑了所谓“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并将重兵集团配置在该防线上，进行专守防御。德国法西斯发挥空军、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机动性、快速性，实行大规模的迂回战，从法军毫无戒备的阿登山区突破，向法国境内长驱直入，使马其诺防线完全丧失了防御价值。1940年6月14日，德国攻占巴黎。仅仅几个星期，法国便被德国法西斯占领。铁的事实无情地嘲弄了艾伦赛夸下海口的预言。堂堂元帅艾伦赛羞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了事。

（彭训厚 撰）

红色电影明星与原子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影星，利用她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使德国希特勒在战争中企图使用原子弹的阴谋成为泡影。她就是美国著名影星格丽达·嘉宝。

早在 1939 年，希特勒就下令研制原子弹，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以威胁和恐吓等手段到处搜罗能制造出巨大杀伤力武器的科学家，著名的丹麦原子科学家内伊尔斯·博赫尔自然而然地成了重点目标之一。北欧反法西斯地下组织获悉此情报后，立即转告嘉宝相机行事。

不久，在一次演员与观众的见面会上，在一个避人耳目处，嘉宝向博赫尔教授指出法西斯的反动性，希望他“从人类和平和正义的立场出发，绝不向灭绝人性的纳粹泄漏原子弹的一切秘密……”并表示了协助他逃离希特勒魔掌的意愿，还告诉了他出逃的具体行动方法。当年冬天，博赫尔在嘉宝的精心安排下，乘坐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蚊式战斗机，从哥本哈根逃到了英国，终于摆脱了法西斯的搜寻。

后来，这位举世闻名的原子科学家果然在制造原子弹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博赫尔的出逃，使二战期间的人们幸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王玉玲 撰）

英国曾计划劫持希特勒

不久前，美国学者在伦敦档案局查阅资料时发现，英国皇家空军曾计划劫持希特勒。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战争。刺杀战争祸首的计划也一再制订出来。其中，英国情报部门决定首先解决希特勒。

据英国皇家空军情报部门掌握的情况，希特勒外出常乘坐“神鹰”4引擎飞机。鉴于此，皇家空军道格拉斯上将和哈里斯少将进行了一番秘密策划，决定利用内线，将袭击希特勒座机的着陆点定在英国福克斯附近的莱姆奔机场，命令该机场从1941年3月起进入一级戒备状态。整个计划是：在劫持希特勒到达该机场时，由一名“可靠”的司机和两名通讯兵驾驶一辆“福特v·8”旅行车和两辆摩托车去接受“猎物”，然后，由其他人将希特勒迅速转移。

一切似乎很顺利，但令英国皇家空军失望的是，在以后的两三个月内，希特勒的座机并没出现。至于为什么没有出现，由于档案局的文件没有透露，至今仍是一个谜。

（汪澎 撰）

15 个法郎 “买” 了一个法国

众所周知，戴高乐是法国著名的军事活动家。他在圣西尔军事学校和巴黎高等军事学校取得了优异成绩。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任过各种指挥和参谋职务，并从事过军事教学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创见性地提出了战胜德国的“秘密武器”。但戴高乐万万没有料到，由此却导致了一场“祸起萧墙”的悲剧。

一次大战结束后，戴高乐进入法国军事学院深造，他在学习过程中，把军事理论密切联系一次大战的实际，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可能的作战对象及其特点，进行了具体分析，撰写出版了几部军事理论著作，科学地预见到未来战争中战斗行动的机动性空前增大，并将出现坦克战和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的运动战等新特点。为了使自己的见解更有说服力，撬开那些控制着法国军事机器的保守派的脑筋，戴高乐刻苦博览群书，专心致志地研究机械化战争，并于 1934 年出版了《建立职业军》一书。他在书中首先详尽地分析了法国的地形，指出与比利时毗邻的法国边界是个明显的薄弱环节。接下去他又扩展到国际环境：英国和美国由于远隔大洋，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高度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屏护；意大利有阿尔卑斯山为障；而法国的心脏巴黎周围地形平坦开阔，防守困难，对任何入侵之敌都敞开着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靠的卫国措施不是沿用过时的要塞式防御，而应建立一支由 10 万人组成的精悍职业军——6 个机动能力很高的装甲师，这种装甲师与航空兵协同，实施广泛地机动作战，将成为现代战争中决定胜负的重要突击力量。

但是，当时法国的军事决策权，被保守势力牢固地把持着，他们的军事观点与戴高乐格格不入，他们认为有了“马奇诺防线”，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此，戴高乐被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建议，被因循守旧、思想保守的权贵们一棍子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与此恰恰相反，纳粹德国的将军们对戴高乐提出的这一新的军事思想却极为重视，只用了 15 个法郎将《建立职业军》一书买到手。德军上将古德里安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与他在各种著作中阐述的现代战争中装甲兵使用的观点不谋而合。他根据这种理论，形成了装甲师编制和坦克战术等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成为纳粹德国的“闪击英雄”。德国运用强大的装甲兵团闪击了法国，仅 1 个半月，法国就被战败投降。战后，作家博纳尔在他的《夏尔·戴高乐》一书中，引用一位法国人对德国人讲的一句话，“德国人在法国赢得胜利，只花了 15 个法郎。”另一位评论家说：“法国人用自己的发明帮了敌人的大忙。”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国家和军队，如果军事思想和武器装备落后，是注定要挨打的。

（董卓夫 撰）

苏芬战争中的“香肠战”

美国作家埃路易斯·恩格尔和芬兰作家劳里·帕纳宁合著的《冬季战争》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苏军在荒野上长途行军之后，又饿又累，当他们缴获到芬军的野战厨房，并发现炉子上正煮着热腾腾的香肠汤时，只顾吃了起来，忘了打仗。就这样，许多人嘴里含着香肠就被击毙了。芬兰人得意至极，戏称这种古里古怪的作战为“香肠战”。苏军士兵为什么会吃“香肠战”的亏呢？

第一是严寒的威胁。当温度下降到零下40℃以下时，坦克、卡车如不一二小时发动一次，就不能再使用。部队要想生存和战斗，就需要有营养丰富的食物，光靠硬面包和不放糖的水是不行的。极度严寒，血浆失去了作用。严寒虽然可以帮助伤员止血，但也可以把伤员活活冻死。不要说作战，就是对日常的衣食住行，严寒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相比之下，芬军的安排就比较合理。因在本土作战，可以就地取食：着装注重冬衣保暖，外着伪装服；住的是地下掩蔽部和温暖的帐篷，伤员也得到了较好的安排。

第二是受游击战的打击。滑雪是芬兰人的特长。当苏军精锐兵团的大批坦克成几公里的纵队，在几英尺厚的积雪中爬行时，上百支的芬兰游击分队携带轻武器滑雪打击苏军。他们打击的主要目标不是公路上的重装备，而是那些保证苏军生存的野炊厨房，载运补给品的卡车和用来构筑栖身之所所用的器材等，重点破坏苏军的野战生存能力，从而使其饥不得食，伤不得医，寝不得安。

第三是对严寒条件下的作战准备不足。为达成有限的战争目的，苏军集中了强大的突击兵团，准备速战速决。但在芬兰军民的顽强抗击下，苏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随着军队的深入、气温的下降，苏军没预料到的严寒的地狱出现了，于是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场面。苏军的战争准备，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物质上都是远远不够的。

（彩琴 撰）

希特勒为啥不吃到嘴的肉？

当 1940 年 5 月 24 日晨德军克莱斯特坦克集群进抵槽拉沃利讷—圣奥梅尔—贝蒂讷一线，只待沿海岸完成最后一击，切断退却的英、法军队与海上的联系时，希特勒下达了令人不解的“停止前进令”。经同“A”集团军群司令龙德施泰特取得一致意见，希特勒下令指向敦刻尔克的克莱斯特和霍特的坦克停止前进，并禁止其越过运河 Aa 一线。

5 月 24 日 11 时 42 分 英国统帅部截获德国在敦刻尔克—阿兹布鲁克—梅尔维尔一线暂停进攻的非密码电报。

同日，德国国防军统帅部发布第 13 号指令，规定消灭敌军集团的任务，首先应由“B”集团军群的步兵师实施。第 13 号指令说：“下一个作战目标是，以我军右翼实施向心进攻，歼灭被包围在阿图瓦和佛兰德地区的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军队，并迅速夺占在这一地区的拉芒什海岸”。

从这一指令可以看出，希特勒使进攻暂停，并不是要完全停止进攻。他所说的只不过是改变战术计划。据此，对英法军队突击的任务，已由此前起主要突击力量作用的坦克兵团执行改由步兵师和航空兵执行。

希特勒在 1940 年 5 月 26 日致墨索里尼的信中，曾就他暂停坦克集群进攻的原因作了这样的说明：“在下达关于向拉芒什实施最后突破之前，我认为必须暂时停止我军的进攻，甚至不惜冒险让英法部队撤走或突围。我们可以利用这样赢得的两天时间整顿道路。……因此，现在我们一点不需担心军队补给会发生什么困难。同时，步兵师……现在可以重新同坦克和摩托化兵团联合作战……”

希特勒的这个决定，同布劳希奇前夜下达的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是根本矛盾的。因为布劳希奇本来认为必须继续向盟军进攻，以切断其同海岸的联系；同时，布劳希奇还让坦克兵团担任主要突击任务。

很多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专家认为，取消陆军总司令的命令，是希特勒的一大战役失算。

希特勒取消布劳希奇的命令后，其作为指导思想的军事战术观点是什么？关于这一点，龙德施泰特可以证明，他曾写道：“希特勒的决定的依据是，从他当时在柏林所用的地图上看，港口周围的地形是沼泽地，不便于坦克部队行动。鉴于坦克数量小，地形通行不便，南面的法军尚未被消灭，希特勒决定放弃坦克冲击，因为他认为坦克冲击太冒险了”。根据龙德施泰特的意见，希特勒保持了向南实施主要突击的兵力，“其目的是夺占巴黎，并彻底抑止法国的抵抗”。由此可见，希特勒在敦刻尔克所投入的兵力是不足的，是不能完成歼灭英法军队的任务的。

还有另外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英军“敦刻尔克大撤退奇迹”的发生，是希特勒对与英国结盟共同对付苏联尚抱有幻想，为了买好英国，对处于岌岌可危之境中的英军“有意放生”的结果。

（彭训厚 撰）

战前苏军扩编带来了什么？

前苏联和西方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撰史工作者告诉我们：1941年苏军最初败于德国之手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于30年代后期在军队中进行的大清洗、德军的战斗经验和“巴巴罗萨”行动造成的战略突然性。然而，人们却忽略了1935~1941年间由于苏军的大规模扩编使苏联武装力量遇到的种种困难。这种扩编规模之大，致使军事领导人承受了巨大压力，结果士兵和军官都没有受到严格的战斗训练。虽然大清洗肯定会使苏军元气大伤，丧失一些有才华的指挥员，但选拔军官速度缓慢和教育质量低劣却造就了大批的不称职军官。如果对战争初期苏军的表现进行认真地思索，这种在战前历史中长期被人忽视了的局面肯定会得到人们承认的。

30年代初，红军是一支靠征募入伍的步兵军队。1930年它拥有56.2万名现役军人和84.2万名地方预备役军人。1934年现役军人数量已增至94万人。1936年2/3的地方预备役部队被改编成现役军，用应征新兵补充他们，并把征兵年限从21岁降低到19岁，致使红军总数猛增到130万人。分配给现役部队的应征人数上升到60万。在1936年改编前，现役部队与地方部队的比例是1:3，改编后这一比例发生了逆转，成为3:1。这种数量上的增加似乎对红军是一种有益的建设，因为它给予了红军更多潜在的政治力量 and 影响。但实际上它却是产生种种困难的根本原因。一个严峻的考验是很难获得足够数量的军官去指挥这支庞大的军队。对此人们可能会有疑问，因为新的部队基本上是由前地方部队所组建，而地方部队过去就有军官。然而，这并不是真实情况。地方部队原来只是部分地配有专职军人，所以在这些部队中原有军官数量对于现役部队充分发挥实力的需要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在苏联武装部队中，军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尤其是在同其他军队进行比较时。指挥官和军事专家是整个军队的骨干。而在西方职业军人和征募入伍的军队中，军官和军士构成了武装部队的支柱。苏维埃军队同它的前辈俄罗斯帝国军队一样，没有专职的军士层去保持军队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意味着红军军官需要做西方军队历来交给军士完成的许多工作。红军军官必须做很多刚入伍新兵的基本训练工作，把大量的精力花费到低水平的训练上。这损害了军官对涉及部队战斗准备方面工作行使监督管理职责的能力，并引起训练效率和士兵个人素质的降低。而红军规模成倍地增长则意味着需要成倍地增加军官人数去指挥它。征募几十万新兵比较容易，但获得相应的军官却需要几年时间，因为长时间教育是心不可少的。

1930~1937年苏军军官占军队人数近7%。比较而言，同一时期德军只有4%的军官，法军有4.5%的军官，英国本土军队军官占6%。然而，这些军队却得到了职业军士层的大力支持，使数量不多的军官效能得到了提高。红军中高比例军官的存在可能恰好反映了它缺乏职业军士层。在1933年的红军中这7%实际等于有4万名军官。但在1937年要指挥当时130万人的红军，就需要有9.1万名军官。在军事教育系统膨胀时期，红军每年只能获得1000~2500名经过军校训练的军官。按照这个比例在1933~1937年间只有1万人有可能毕业加入到军官行列中，留下了4万名军官的空缺。

如此缺少称职的军官，又由谁来训练红军战士呢？在当时条件下，这势必造成不能胜任工作的军官和缺乏训练的士兵的存在。30年代苏联军官培养系统的构成情况现在并没完全搞清楚，但肯定是不断发展的。虽然，对军官任命还没有规范的途径，很多有前途但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年青人走进了军官

的行列。在 1933 年那 4 万多名军官中有很多人是在内战时的老兵，其中多数人没有进过正规的军事学校。

苏联培养预备役军官的制度也是不完善的。在带有军事性高等教育机构或高级技术学校的学员要花一些时间上军事课。一旦他们获得学位或完成学业，就要求他们到军队中服役，多则 4 个月，少则 1 个月，或不用服役，然后给予他们预备役军官的军事任命。依据法律，当时这些人每年能被招回进行新的短期培训，1935 年以后他们每个月都要花掉几个晚上的时间上课，这似乎是很寻常的事情，并且被认为是“再培训”。这种培训方式是没有什潜在价值的，尤其当人们处于训练初期阶段的时候更是如此。在扩编时期并没有多少预备役军官被召回服役的记载。

1937 年许多缺乏军事理论修养的军官在军事思想、军事技术和武器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受命指挥他们的军队。这是一支指挥员良莠不齐的军队，每年几乎有 50% 的新兵是在不称职军官指导下进行轮训的，因此，有半数以上军队并没有真正受到过完整的、严格的军事科目训练，而那些受过完好训练的人也很快就会渡过他们的服役期。在这种情况下，对训练有素不要抱有过高期望。

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制定的重整军备计划使红军在机械化上取得了重大进步，近 150 万大军在技术装备上得到了改善。不过，军事领导人有效地使用人力和武器方面的能力在环境能允许的范围内却几乎没有多少提高。

在 1937 ~ 1941 年这些问题较 1935 ~ 1936 年更为尖锐化：武装部队的规模又增长了 3 倍，军官的短缺变得更为突出，装备现代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使局势复杂化的因素也在进一步发展着，数以千计的军官在斯大林的清洗中遭到逮捕，他们或者被监禁，或者被处决。

说 1940 ~ 1941 年红军领导的各种缺陷（被 1939 ~ 1940 年同芬兰进行的冬季战争和 1941 年对德战争初期出现的问题所证实）主要应归咎于大清洗。这种说法虽有某种真实性，但它只是一种不全面的解释。而用 1941 年春苏联武装部队连同另外组建的海军和空军几乎扩编到 500 万人来解释，则可以非常清楚地说明多数新军官有很多个人缺点的原因了。由休厄里，比亚勒所报告的下列统计资料用“大扩编”比“大清洗”能更好地作出解释：

“截止 1940 年 5 月 1 日止，部队和高级军官职位的 1/5 是空缺的，军事学校填补不了这些空缺，也谈不上提供预备役军官……1940 年春，排连级军官的 68% 只修完了 5 个月的中尉课程。到 1941 年夏，只有 7% 的苏军军官受到了高级军事训练；75% 的苏军军官担任他们职务的时间还不到一年。”

就大清洗造成的破坏讲，2 万名军官的损失不应在训练上引起如此一种下滑趋势，并留下那么多领导职务空缺。1940 ~ 1941 年对配给红军必要数量军官的预测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一问题。

由于军队扩编军官的比例从肃反前夕的 7% 下降到 1937 年的 6%。1940 ~ 1941 年对红军实力的估计约为 450 ~ 500 万之间，如果用 7% 的比例给它配给军官将需要 31.5 万到 35 万名军官。除去在清洗前原有的军官数和那些永远被清洗掉的军官，在 4 年多时间里至少需要 25.5 万名新军官配给部队，这并不包括因退休自然减员和在波兰、芬兰及远东战役中伤亡的军官。试图把如此多的人训练成名符其实的军官，即使没有大清洗也将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所以，2 万名被清洗的军官在 1941 年红军所需总军官人数面前

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战争前夕，新建部队数量戏剧般地增加，因此对军官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1939年秋~1941年春，步兵师的数量从100个增加到198个，几乎增长了一倍，另外至少又组建了50个新的装甲机械化师。1941年6月红军共有303个师，其中超过总数1/4以上的81个师仍在组建过程中。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军官就职时间那么短的原因。每新组建一个营、旅、师和军，都意味着不管在校军官胜任与否，必须得把他们任命到新的指挥和参谋职位上去。这同样适于每艘新编入海军现役的军舰和新组成的空军中队。

1939年，国防人民委员部制定了一项扩充军事教育的计划并相应设置了机构，从而承认了对更多军官的需求。1936年有12所军事专科院校和1所军事学院，学生人数1.1万名。1939年已增加到14所军事专科院校和6所军事学院，拥有2万名全日制学生和1.5万名函授和夜校学生。到1941年已有19所军事专科院校、10所军事学院和7所高级海军学校，拥有学生和预备军官3.7万名。

中等军事学校培养了许多预备军官。1938年3月，这些学校中的课程设置从3年缩短成2年，但入学条件提高了。步兵学校只招收至少受过8年教育的人；炮兵和飞行学校招收受过10年以上教育的人。1937~1940年间陆军系统的中等军事学校从1937年27所增加到1940年9月的133所。空军学校的数量从1937年的18所增加到1941年的90所，并且有3年训练计划。

培训机构的数量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通过这个系统实际培养出的军官数量和质量却很不尽如人意，因而仅看培训机构的数量不免会使人得出错误结论。例如，1939年11月14日国防人民委员会发布一个公告，宣称新创的28所军事学校拥有4万名预备军官。假如这些预备军官不能从翌日开始培养，由于有两年的必修课程，在1941年6月22日之前将不会有一人毕业。在这28所学校里预备军官的平均人数应该有1428人，如果所有军事学校都确实有那么多人，那么在1940年的133所军校中就会有接近19万名预备军官。但由于多数学校在建立过程中的耽误，在那些学生中只有1/4左右的人到1941年春有可能毕业。

苏联方面报道，战争前夕在军事院校和通过其他途径学习的有30万，1941年上半年有7万人毕业。其实这7万人是在没完成他们学业的情况下提前毕业的。这30万人也并非全是新军官，许多是把接受高级军事培训做为自己升迁途径的老军官。

1937~1941年红军受到了武装部队从130万人激增到500万人这种急剧扩编的不利影响。而大清洗则加剧了扩编中出现的问题。它们共同引起了在波兰和芬兰战役中暴露出来的军事素质方面的缺陷。努力去弥补这些由缺乏军官所造成的问题却收效不大。到1941年春红军仍缺乏训练有素的军官，战役中暴露的缺陷即没有被充分认识，也没有得到完全纠正。尽管重整军备是全力以赴的，但若对红军在战争前夕的状况进行恰当的评价，它们是一支庞大而又笨拙的军队，武器装备在以前就比较好的基础上又有所改善，但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去真正有效地使用它们。根据这些新的研究，过去对战争前夕苏联武装部队实力和活力的臆断应该重新估价。兵在精而不在于多，这种思想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温翔 编译）

猪能探地雷

猪的嗅觉异常灵敏，能探出埋在地下的地雷，被称作活的“探雷器”。在苏德战争期间，苏军中有支游击队就曾训练一头猪用于探雷。结果，这头猪大显神通，把敌雷一一探明，继由苏军工兵排雷，使苏军顺利地通过布雷区，赢得了胜利。

（彭训厚 辑）

苏军飞行员见“机”行事创奇迹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一天黑夜，伸手不见五指，苏联一架飞机在德军机场上空中弹起火，飞行员跳伞逃生，正降落在这个机场上。待情绪稍稍镇定后，这位苏军飞行员绕过敌机场勤务分队的营房，向明亮的停机处奔去。在跑道的尽头，停放着一架德国飞机，坐满了乘客，但不知何故，驾驶舱里却空无一人。苏军飞行员迟疑片刻，迅速整整他那与德军飞行员相仿的飞行服，走过聚集在机前的人群，熟练地跨入驾驶舱，发动飞机，直飞夜空。

黎明时，这位苏军飞行员驾驶的德国飞机，在乘客毫无所知的情况下，降落在自己的机场上。

（彭训厚 撰）

珍珠港大灾难所引起的……

当苏军在东线的顺利进攻正处在高潮之时，在远东地区却发生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大悲剧。

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7时55分，从航空母舰起飞的日本轰炸机对集结在珍珠港海军基地的美国舰队进行了密集突击。当周清晨，海湾内停泊着太平洋舰队一半以上的各级舰艇共94艘。日本飞机像进行演习一样，一批接一批地轮番轰炸。8艘战列舰有3艘被击沉，5艘遭重创。美国共损失战舰19艘。被炸毁在机场上的美国飞机272架。2400多名军人丧生。当天日本还袭击了美国控制的其他一些地区——关岛、威克岛和中途岛。

1941年12月8日，美国国会根据罗斯福总统的要求对日宣战。在同一天英国也对日宣战。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为了回答德意的宣战，美国国会通过了向这些国家宣战的决定。

美国的参战扩大了战争的区域。1941~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波及到了占世界人口4/5的地域。

美国在珍珠港的失败使海上力量对比暂时变得有利于日本，并为日本扩大对东南亚和太平洋的侵略创造了有利条件。日军很快占领了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共有15000万人口的地区。英国和美国推行鼓励日本侵苏的政策，不准备保护自己的领地，在很大程度上给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地区取胜创造了条件。英国投向苏联的飞旋镖回过头来指向了美英两国在东南亚的领地。

然而，当邱吉尔在星期天晚上同美国大使怀南特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在契克斯从广播中听到日本进攻夏威夷的消息时却感到“分外高兴”。

罗斯福打电话给邱吉尔，十分震惊地声称：“日本人在珍珠港向我们进攻了。现在我们大家都被一根绳子拴在一起了。”罗斯福总统心里比谁都清楚：日本的进攻必将大大改变英美两国的战略计划。

而明智的英美政治家更加明白：没有苏联的决定性援助，要战胜德国和日本是不可能的。

（汪澎 编译）

一念之差与珍珠港罹难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凌晨，珍珠港所在的瓦胡岛最北端的一个美陆军雷达站里，士兵洛克哈特和埃利奥特正在值勤。7时零2分，雷达荧光屏上显现出一大批目标，正向瓦胡岛飞来。士兵埃利奥特随即用电话向情报中心报告。值班军官泰勒中尉听完报告，联想到曾有通报说一艘美军航母正在出动，而且西海岸还将一批轰炸机转场来夏威夷，就想当然地下了结论：“那是我们自己的飞机！”7时50分，日本海军的183架飞机飞临珍珠港上空，一场精心策划，震惊世界的偷袭珍珠港之战获得成功。

从美军发现情况到日军开始攻击，有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完全来得及作出反应。可是，由于泰勒的一时疏忽和一念之差，却铸成了无可挽回的大错，珍珠港正是在这不意之中变成了一片火海。日军在这次偷袭中，一举击伤美军主要舰只18艘、飞机260余架，使美军太平洋舰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彭训厚 撰）

笑掉大牙的混战

1941年来，寒风卷着黄沙，大地一片朦朦。利比亚沙漠坦克隆隆，枪声四起，硝烟弥漫，这里是英国第8军军长蒙哥马利发起的“十字军行动”与德国沙漠之狐隆美尔的非洲军，正在展开一场颇具规模的坦克战。

由于战场态势犬牙交错，英军与德军相互盘旋追逐，战线极不稳定，情况瞬息万变，造成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复杂局面，因而发生了多起混水摸鱼的“国际玩笑”。

英军某补给站的保管员，一觉醒来，沉甸甸的梦还未来得及甩掉，他刚想向正在加油的战友们致以梦醒之后的敬礼，睁开眼睛一看，竟使他大吃一惊，面前的情景真能吓死胆小的。他万万没料到这些忙着加油的装甲车全是德军的。他定定心安安神，心里骂道：“妈的，真是偷油的耗子爱打洞！”他悄然返回帐篷，操起电话机发出紧急救援信号，召唤自己的部队赶到，出其不意地“吃掉”了这股德军。德国兵“偷鸡不成反失一把米”。

一天深夜，一名正在交通岗值勤的英国宪兵，忙着指挥一队队车辆南来北往。不知怎么搞的，他猛然发现自己指挥的是滚滚开进的德军装甲车，德军也没发现他是英国宪兵，阴差阳错的创造了一部沙漠中的《天方夜谭》。英国宪兵不露声色，坦然地继续履行职守，德军装甲车队毫不生疑地乖乖听从指挥。其中有几十辆德军坦克在他的误导之下，转弯向完全错误的方向开去，成了英军嘴里回味无穷的美食。

还有一个英军前线救护所，不意中陷入敌掌，敌人强迫他们救护德军伤兵。半夜里，一位迷路的英国炮兵军官，稀里糊涂闯进救护所打听情况。当时正在敌人的监视下做手术的军医，巧妙地向这位炮兵军官低声耳语，“这里危险，赶快离开！”炮兵军官说不清自己是含笑而泪还是含泪而笑，居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安全转移出芦荡”。

（董安 撰）

邱吉尔的“巴尔干（地中海）战略”

邱吉尔一面点燃非洲的“火炬”，一面顽固拒绝按预定时间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与此同时，他又发展了他的“巴尔干”或“地中海”的战略主张。

根据戴高乐的确切说法，在地中海，“英国既想捍卫在埃及和所有阿拉伯国家，如在塞浦路斯、马耳他、直布罗陀已夺占的阵地，还打算在利比亚、叙利亚、希腊、南斯拉夫夺占新的阵地。正因为如此，英国才极力把英—美联合进攻的矛头指向该战场的翼侧。”

邱吉尔坚决主张开辟第二战场的“巴尔干方案”，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是从政治上着眼。他力图挡住苏军通向巴尔干之路，制止当地民主运动的增强，巩固英国在地中海的阵地，保住它对远东的控制。

罗斯福对自己的儿子埃利奥特说过：“首相一有机会就提出经过巴尔干实施进攻的主张，这使所有与会者都十分清楚他的意图何在，他是想在中欧打进一个楔子，以便阻止红军进入奥地利、罗马尼亚，如有可能，还阻止苏军进入匈牙利。”

其实，邱吉尔本人也并不掩饰，他打算在巴尔干，打进一个“把欧洲和苏俄隔开的盟军楔子”。

美国记者拉尔夫·英俗索尔曾形象地说：“巴尔干就像一块磁铁，无论罗盘怎样抖动，英国战略的指针始终指向它。”

提出“巴尔干战略”还因为：英国想利用在次要方向作战的时机来积蓄力量，以便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向德国进攻。

为了把他的“巴尔干战略”付诸具体实施，邱吉尔和支持他的华盛顿的政治家们，提出了一项建立巴尔干—多瑙河联邦，即巴尔干和多瑙河沿岸诸国反苏集团的计划。该联邦应以保加利亚科堡王朝为首。其成员有：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土耳其、希腊、阿尔巴尼亚。联邦对外应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实体，而实际上则受英国领导。1942年1月，希腊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签订的政治联盟条约便是建立该联邦的一个步骤。当时在伦敦还签署了关于建立另一反苏集团，即中欧联盟的波—捷协议。

在苏联周围建立一个新的“防疫线”的想法，在伦敦政治家们的头脑中一直阴魂不散。但事态的发展使这个想法完全无法实现，然而，他们并未就此罢手，于是体现这种思想的各种新方案便一再出笼。

（汪澎 辑）

“跑单帮”的坦克兵团

1942年11月19日，斯大林格勒会战第二阶段反攻的序幕一拉开，苏军大展“战争之神”的虎威，闪电雷鸣般的倾盆弹雨撼天动地，撕裂了德意军防御体系的“包装”。意大利第8集团军和德军多尔麦辛集团的野战工事像一座座垃圾堆，幸存的官兵龟缩在防炮洞里祈祷上帝保佑自己完完整整地回到父母妻子身边。

苏军各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利用炮兵火力效果，协同步兵迅速突破了德意军的战术纵深，守敌就招架不住了，开始全线溃退，苏军西南方面军由攻坚战转入势如破竹的追击战。

在追击过程中，苏军坦克第24、第25两军进展最为顺利，特别是坦克第24军如同脱弓之箭，热线追踪意军，一直插到意军后方，从行进间一举攻占培清斯卡亚城和火车站。这支浪漫军旅的飞驰速度真够惊人，就连德军指挥部待命的飞机都没来得及转场，就乖乖地当了俘虏。坦克兵用钢铁征服了敌人，潇潇洒洒闯红尘，在胜利面前，谁也关不住激动的闸门，兴奋的洪流淹没了应有的警惕，就在他们围绕着缴获的350架飞机谈笑风生、手舞足蹈、欢呼“乌拉”之时，谁曾想到严重的危险正在悄然向他们袭来。

说实在的，敌人的侦察手段也不是白吃饭的，他们就像非洲撒哈拉沙漠的阿拉伯人似的，能用鼻子嗅出几十公里以外的动向，当他们发现对自己威胁最大的苏军坦克第24军是“跑单帮”的，远离主力，孤军深入，便速将配置在塔清斯卡亚地域的预备队机动过来，团团合围了坦克第24军。德军全方位的冲击波使苏军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小错误”，事到如今，累死累活也要单枪匹马地干下去了。于是，一场装甲对装甲的拼杀战激烈地展开了。部队打得十分顽强壮烈，许多场景催人泪下，经五昼夜浴血奋战，终于在生与死的夹缝中突出了德军的合围。

成攻的狂喜早已脱去，激战的硝烟弥散而去，浑身的血迹还未擦去，烈士的遗体尚曝光原地，官兵们滚烫的泪水从双眼中汨汨地流出，他们好像把一生的眼泪都流完了才能洗尽心灵的不平衡。

（赵连芳撰）

鸟粪成为战略打击目标

有位爱动脑筋的小哥儿们说：“真新鲜，鸟粪成为战略打击目标，没准儿苍蝇、蚊子也能成为强大的战略兵团了！”他如此联想也不完全是抬杠。莫说是军人，就是对军事常识略知一二的人，对战略目标的名称也能列举一大堆，可是有谁能想到被人们视为废物的鸟粪，破格提拔为战略目标呢！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那卢岛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很不起眼儿的小岛，它既不是海上重要通道，又不是军事基地，对敌我双方的海上作战行动不起影响作用，又无丰富的鱼产资源，它的地理位置处于前不靠村后不靠店，这里既听不到枪炮声和飞机的嘶鸣，又看不到军舰的频驰，因此，门可罗雀的名声非它莫属了。美日军所进行的太平洋战争，在其它海域打得翻江倒海，大洋中鸟类家族为了逃难，纷至那卢岛栖身，这里成了鸟类“难民”收容所。特别是岛上的老“居民”，谁也说不清有多少代，它们在这里生儿育女，吃喝拉撒，积累了层次很厚的鸟粪，成为鸟粪著名产地之一。日本人发现了岛上的鸟粪。这对肥料资源缺乏的日本来说，如获至宝，便决定把岛上的鸟粪作为战时农业肥料的主要来源，日以继夜的运往日本。岛上的鸟类对不速之客的到来开始感到不安，后来发现外来人是来帮助它们打扫“厕所”的，也就化惊为喜了。不久美国著名的粮食专家罗伯特·斯特劳斯根据获得的情报，分析了日本此举的意义。为了切断日本的部分农肥供应，影响其农业生产，斯特劳斯献出了他的锦囊妙计，建议破坏那卢岛上的鸟粪。美国空军认真研究了斯特劳斯的建议，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设想，决定予以采纳。1942年，美空军对那卢岛实施了破坏性轰炸。美国这一招没白使，果然使日本翌年的粮食生产大大下降，造成给养供应发生恐慌，削弱了日本的军事潜力。在人们称斯特劳斯是粮食战线上的军事参谋的时候，那卢岛上的鸟类却抱怨斯特劳斯净出馊主意，破坏了它们安居乐业的生活。

（董仁棠 撰）

斯大林格勒之剑

1942年11月，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转入反攻阶段。在顿河中游地域之敌，是斯大林格勒南面奥廖尔至哈尔科夫之间的德军B集团军群，由司令魏克斯元帅指挥，下辖71个师，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元帅属下配有的精锐装甲师和步兵师的强大的第6军团，总兵力超过百万，火炮和迫击炮逾万门，坦克和强击火炮近700辆，作战飞机1200多架，并构筑了纵横交错的野战阵地体系。从兵力兵器和阵地密度来看，真够得上“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了。

11月19日，苏军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第65集团军对德军发起战役突击，揭开了“飓风”反攻计划的序幕。苏军为达成围歼顿河中游之敌的企图，就必须夺占和控制德军深远纵深唯一的河上通道——顿河大桥，断敌退路。苏军坦克第26军军长罗金少将军铁流进入交战后，进一步分析了宏观战场形势和当面敌情。从表面上看，德军的确重兵密布，但由于长期连续作战，已回天无力，士气沮丧，官兵厌战，唯恐大祸临头。特别是在苏军强大攻势震撼下，已成惊弓之鸟。魏克斯坐卧不安，一幅寒森森的冷脸子，保卢斯深夜冒傻气，请求希特勒允许他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德国仆从军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和衣衫褴褛的意大利第8军团情况更糟，一听到枪炮声就浑身筛糠。在这种情况下，“鱼龙混杂”乘敌之际完全成为可能。于是，罗金少将作出了一个出入意料的决定，开始了近似“天方夜谭”的行动。他亲自组织了25辆战术技术状态良好的坦克，配备了技术熟练的坦克乘员，艺高人胆大，他们在夜暗中开着大灯，沿着谢拉菲莫维奇通往顿河大桥的公路，大摇大摆地成行军纵队高速开进，遇到德军阵地也不减速，穿越一道道德军重兵防守的阵地通路，通过一道道哨卡，德军把他们当成自己人，打着手势说：“哥儿们，再加速吧，你们的老婆等急了！”苏军战士用德语嚷道：“谢谢！祝你们交好运！”罗金他们一直插入敌纵深30多公里，竟没遇上一点“麻烦”，就这样兵不血刃，抢占了顿河大桥，使敌陷于退路切断、后援不济的困境。

希特勒得知情况不妙，暴跳如雷，给保卢斯下达死命令督其“继续东进”扭转战局。保卢斯将希特勒的一纸命令撕得粉碎摔在地上，愤愤自语，“你希特勒拿着红兰铅笔乱划不腰疼，让我伸着脖子给苏军宰，没门儿！”活命哲学迫使他率领残部向苏军投降了。截止1943年2月2日，被围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地域的20多万德军全部被歼，最后，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打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使英国邱吉尔首相深受鼓舞，他代表英王和人民亲自到德黑兰苏联大使馆向斯大林赠送“斯大林格勒之剑”。

（董晓磊 撰）

无源干扰建奇功

1943年7月25日，英国向德国汉堡发动空袭。当时，英国飞机在汉堡上空撒下250万盒金属条，每盒装有金属条2000根，所反射的电磁脉冲可在德国雷达荧光屏上持续20分钟。由于无源干扰的作用，德国雷达操纵员将当时参加空袭的790架轰炸机错判为数千架，高射指挥设备受到重大影响，难以正常工作，致使歼击机和高射炮多次捕捉了假目标。至8月3日，英军共出动飞机3095架次，只损失87架，尚不足3%。从此，无源干扰成了电子对抗的一种重要手段。

（卢大成 撰）

别出心裁的命令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有一次著名的作战行动，一反常规，将重兵集团在德军阵地前大曝光，德军官兵大惑不解：“苏军不会是疯了吧？”

1943年10月中下旬。苏军为了突破基辅地域德军的集团防御，解放乌克兰首都，曾两度举兵攻打基辅，均未奏效。战场如课堂，有多少拼搏，就有多少回收获。苏军从失利中认识到在战场上同开商店不一样，你不可能把失去的东西再用温柔挣回来，而只能用枪弹杀伤来平衡。这就需要重作“广告”，改变“旧家具式”战术。上下统一了思想，就开始调整部署，将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步兵第23军、突破炮兵第7军和其他步、炮兵团、隐蔽地转向柳捷日登陆场，准备从此地段向德军开刀。

苏军前线指挥部，为达成战役的突然性，增强威慑力，在战役发起前夕，向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下达了一道别出心裁的命令：“所有的坦克向敌发起冲击时，一律大开前灯，拉响警报器。”不解其意的官兵无不大为愕然。有的说：“这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坦克开前灯冲击，正好给敌人显示了射击目标，这是哪一国的新战术？”有的说：“破天荒的决定就可能出敌意外，胆子再大一点干吧！”

11月4日夜，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奉命进入交战，搭载着自动枪手的坦克突然前灯大开，顿时万道光柱直射德军阵地，守在工事里的德军经不起强光刺激，两眼什么也看不清了，个个变成睁眼瞎，再加上坦克警报器吼鸣，震撼着寒气袭人的战场，德军慌神儿了，这时，展开成战斗队形的苏军坦克，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风驰电掣般地冲向德军阵地，早已毛骨悚然的德军无法招架这“三管齐下”的打击，纷纷抛戈弃甲狼狈溃逃，德军苦心经营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了。

（董越 撰）

获得最高荣誉的信鸽

1943年11月18日，英国第56皇家步兵旅为了迅速突破德军的防线，请求盟军空军火力予以支援。正当盟军飞机要起飞时，英国的一只雅号“格久”的信鸽送来一份万分火急的信件：“德军防线已被第56皇家步兵旅攻占，请求撤销轰炸。”从信中获悉。“格久”在10分钟内飞行了30多公里。由于“格久”拯救了1000多人的宝贵生命，英国伦敦市长特授予它掺金勋章——这是战争史上授予信鸽的最大荣誉。

（王静 撰）

妙趣横生诺曼底

一谈起战场，人们很容易想到那些坚兵利甲的坦克、飞机、大炮和枪弹什么的，似乎别无他物。殊不知，在每次决定胜负的交战中，还有一些“无名英雄”像鼯鼠似的潜入战场。为操胜券起了鲜为人知的作用。

二次大战后期，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役正在紧锣密鼓的策划着，英美统帅部为保持战役准备的隐蔽性和登陆作战的突然性，成功地解决了一系列复杂的军事技术难题，其中就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秘密。

1944年5月，华盛顿收到了美国第101空降师师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发来的请求统帅部排忧解难的急电，内容是该师在模拟空降演习中，遇到的最伤脑筋的问题是空降兵在夜暗条件下着陆后的相互联络，目前尚未找到一个既不暴露企图又能很快收拢的两全其美之策。

美军统帅部对泰勒的电报十分重视，立即召开专家会议，大家互相启发，很快就从幼儿园里琢磨出一条妙招，泰勒很快收到了华盛顿的复电，通知他注意查收一批“玩具”。泰勒手持电报感到愕然，百思不得其解，心头就有点牢骚：“我这里是刀光血影的战场，又不是开玩具商店，活见鬼！”

就在泰勒正式领受实施空降具体任务的前夕，收到了从美国发来的一批木箱包装急件。师司令部有几个爱耍小聪明的参谋，未卜先知地说：“这里边装的准是神秘之物！”泰勒命令参谋：“少贫嘴，快给我开箱！”作战参谋手持工具熟练地将木箱启开，发现里边装的是数千只蟋蟀玩具，泰勒顺手拿出一只用手捏了一下，玩具就连续发出仿真蟋蟀的叫声，泰勒这才恍然大悟，忍俊不禁地对这些别具匠心的专家们欢呼起“万岁”来！

光阴似箭，转眼到了6月5日，深夜时分，盟军的空军以密集的火力掩护美军的两个空降师在卡朗坦市以北地域实施空降。打头阵的是101空降师，该师从空降开始就遭到德军防空火力的拦阻，迫使全师80%的人员分散降落在一个长43公里、宽24公里的长方形地域里，真够劲，在比锅底还黑的夜里，如何收拢部队，就是三头六臂的指挥员也难出良策。当然泰勒是胸有成竹的，他等待着那美妙的时刻。不大一会儿，忽而这里，忽而那里，响起了“蟋蟀”的阵阵叫声，空降部队在蟋蟀声声引导下，迅速靠拢集中起来，按预定方案投入了夺取登陆场的战斗，保障了后续部队于6日晨顺利登陆。

战后，泰勒在回忆这次空降作战时说：“谁也不会说是玩具赢得了空降的胜利，但在我们的胜利中它的确帮了大忙。”

（董迎春 撰）

坦克挂“刀”还真灵

诺曼底登陆作战中，在盟军主要攻击方向上的田野里，纵横交错着许多灌木树篱，这些树篱与地埂形成了天然屏障，即使是美国的现代化装备也无法克服这些障碍，因此给盟军的突破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步兵和坦克只好缓缓前进，致使战斗历时1个月零20天尚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在这困难的时刻，有位士兵提了一条既简单又十分巧妙的建议：在坦克前面安上两把坚硬的钢刀，凭借坦克的强大推动力，可切断树篱，铲平地埂。有“大兵将军”之称的集团军司令官布莱德雷纳谏如流。就这样，依靠这种极为简单的装置，美军顺利地克服了障碍物，一举突破了德军防线，迅速向南推进，进而获得了整个战役的胜利。

（卢迪 撰）

二战中最惨重的误伤

英国一队战斗轰炸机在 50 年前的一个星期天中午采取突袭行动，在不到 15 分钟的时间里把两艘扫雷舰击沉于法国近海，舰上海军官兵 117 人遇难。然而这些战斗轰炸机炸错了目标。铸成这种大错的根源是通讯出了毛病，从而导致英国海军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惨重的误伤损失。

英国《每日电讯报》在对公共档案局公布的、迄今一直保密的大量文件作了分析之后，公布了这场灾难的详细情况。

1944 年 8 月 27 日早晨，设在诺曼底的盟军地面雷达操作员发现在离德国占领的法国海岸仅几英里的海面上有一支小舰队。这些舰只实际上是英国军舰，它们正在排除德国布设的水雷。可是由于电讯信号出了错，这些扫雷舰未能把它们的位置通报给英国地区海军总部。迂是导致英国两艘扫雷舰及舰上人员葬身英吉利海峡的致命根源。

从 1944 年 8 月中旬起，有两支英国扫雷舰队在法国昂蒂费角近海地区进行扫雷作业。克利克中校率领的第一扫雷舰队在进行了 12 天作业后，于 8 月 25 日离开该海域前往他处，而属于英国诺曼底远征军管辖并承担法国北部沿海扫雷任务的第二扫雷舰队，也于 8 月 26 日离开昂蒂费角前往另一个海域。同时，有关舰队离开这个海域前往别处扫雷的计划已向上级报告。

可是，这天晚上，代理舰队指挥官维纳布尔斯决定改变计划，返回昂蒂费角原扫雷海域。改变计划的决定也已用电报报告给地区海军总部。不幸的是，由于信号发生错误，地区海军总部没有收到此项报告。

当盟军地面雷达站发现它们时，它们距海岸仅仅几英里。操作员认为离海岸这么近，必定是德国舰只。于是雷达站与英国地区海军总部参谋人员联络，后者也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英国的扫雷舰队已于 8 月 25 日和 26 日先后离开了这个海域。于是这个“敌情”被报告给地区司令部司令官里维特—卡纳克海军少将。

经再次确认这个海域没有盟军军舰后，这位海军少将下令派出侦察机侦察，并命令准备实施空袭。可是被派出的波兰飞行员报告说，这支舰队看上去像友军舰队时，司令部又试图与扫雷舰队指挥官联系，由于线路故障，未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司令部下令实施空袭。战斗轰炸机 263 中队和 266 中队分别于 13 时零 5 分和零 6 分起飞。

率机队执行任务的是王牌飞行员鲍德温，他飞临作战地区上空后立即产生了怀疑，他四次对空袭命令提出质疑，但毫无结果。现年 75 岁的中队长拉特回忆说：“他们要我们进攻。我记得鲍德温认为从队形上看，这些舰只不是德国的。在空袭过程中，船员们认出是英国的飞机，并发射了识别用的信号弹，可是为时已晚，火箭准确命中，击沉了“轻骑兵”号、“布里托马特”号，并炸毁了“斯特恩”号三艘扫雷舰

幸存者们被告知不得谈论这个事件，并且决定有关的官方档案必须保密 100 年，只是由于政府加快了开放政策的步伐，这些文件才得以提前解密。由于这一灾难，三名海军军官受到军事法庭审判，两名当庭无罪释放，另一名军官则受到了行政惩处。

（汪澎编译）

日军的“性病战术”

本文要披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最机密的档案。这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秘密，也是自古以来世界战争史上最卑污的秘密：当日军占领的太平洋各岛受到美军的进攻时，他们不仅动用了飞机、战舰、坦克、大炮等武器来抵御，而且有计划、大规模地采用了世间最缺德的武器——“性病武器”，或称“性病战术”。

“性病武器”（“性病战术”）是一个名叫金马的日本医学博士提出并发明的。1942年3月，正是太平洋战争开始之际，金马博士以他富有远见的目光预测到，太平洋各岛早晚会因美军的反攻得而复失。岛上的女人，多数穿得很少，甚至上身和腿是裸露于外的，性感动人，热情似人，恋爱自由，男女关系随便。金马预测，美军登陆各岛，距家千里之遥，身边没有妻室儿女，又欲火如焚，哪有不就地狂欢的？骤遇岛上五彩缤纷的漂亮热情女郎，必将热上加热，难分难解。针对这些特点，金马向日军参谋本部献计献策：凡属美国进攻必被夺取的岛屿，日军放弃前，先令岛上女人染有性病，例如梅毒、淋病等，以期在美军中迅速传染，医不胜医，必将极大地削弱美军的战斗力，至时日军再行反攻，则易如反掌矣。

当时，日军参谋本部认为这是金马博士的灵感，事实上没有必要采取这一措施。那时，日军当局自信日本的兵力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别说美军不能反攻，日军还要进攻美国哩。因此，日军当局压根儿没把美国反攻问题放在心上。他们认为金马博士未免太过虑了，因此仅在表面上勉励了一番，实际上根本没有引起重视。但博士有“志”未伸，仍埋头试验丸药、注射等事。

没过多久，太平洋诸岛相继易手，日军自信心大减，并对美军开始刮目相看，又想起金马博士的建议来。1943年12月5日，日本参谋当局邀请金马博士详谈“性病武器”的制造与使用办法，并批准太平洋诸岛倘若作必要撤退时，对该岛青春女性，予以“性病注射”。这无疑是对太平洋诸岛女郎最卑污的阴谋，但确曾列入日本作战计划——最机密的一部分。

日军在太平洋诸岛的失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金马的“性病战术”未能及时推广，也算是原因之一吧。因实行“性病武器”计划须相当准备，要培养病菌。有些毒菌，则须相当多的时日才能酿成。

1944年6月，战事万分紧急，日军方催促金马博士马上出发。6月12日，即美军攻击马来亚群岛的第二天，金马博士便率领由医生、护士和技术员组成的“性病武器”制造队，乘海军潜艇，前往关岛。当时，日本军方对金马的“性病战术”相当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倘非任务重大，哪有专派遣潜艇运送“性病武器”制造队的呢？！不过，日军采取这一措施为时已晚矣！即使早些采取，也这脱不了玩火者必自焚的可耻下场。

（雪松 编译）

功勋卓著的“红球特别快车”

1944年8月25日,美军为保障诺曼底登陆后的盟国军队对德军的迫击,组织了一个名叫“红球特别快车”的运输部队,用以保障攻击部队的物资供应。这次行动,历时80余天,共遣送物资41万多吨,日运量最高达12340吨。该运输队最初有118个运输汽车连,约5400辆汽车;运输工作达到高潮时,增至132个汽车连,约6000辆汽车。为避免交通堵塞,“红球”行动使用的道路不允许其他部队和民间车辆行驶。并规定:车队一律单向行驶,掉队汽车尾随前进,不得超车插入,待返回时方可归建;损坏的车辆停靠路旁维修,让出行驶路面,所运物资由备运汽车代运;休息时,车队务必停在休息地点,以确保线路畅通。每个运输纵队由数十个汽车连组成,车辆之间的距离保持50米左右,时速40公里,司机轮流驾驶,汽车昼夜奔驰,一天行驶20小时。斯大林及苏联军界认为:“红球”行动“在供应方面取得的成就,应做为最大的惊人事迹载入史册。”

(彭训厚 撰)

奇特的一字军用文书

1944年12月，美军第101空降师为了抢夺比利时南部阿登附近的交通要点巴斯托达，与德国法西斯军队展开了竞赛性行军。结果，美军先敌到达。随后，德军凭借优势兵力迅速包围了这座城市，并派人送信，要求巴斯托达守军缴械投降。指挥第101师的麦克奥利将军对德军的傲慢十分气愤，当即复信，内容只有一个字：“呸！”接着，他冒着生命危险，亲临一线指挥，士气大振，七天内打退德军多次猛攻，牢牢地拖住了德军，守住了至关重要的要塞。

（涛洁撰）

果断夺天堑

莱茵河是欧洲大河之一，是德国西部的一道天然屏障，在军事上具有重要价值。1945年3月，法西斯德军为了阻止美英盟军渡河，将河上的大部分桥梁炸毁。

3月7日下午3时许，美军第9装甲师赶到德国雷马根附近的河边时，意外地发现这里的鲁登道夫铁路大桥仍完好无损。美军渡河指挥部认为，这样偶然的机遇实属难得，稍纵即逝。于是立即审问一名刚捉到的德军俘虏，准确得知这座桥将在下午4时炸毁。时间的紧迫使美军指挥官来不及有半点犹豫，当机立断，命令坦克部队全速前进，终于在3时50分赶到鲁登道夫铁路桥边。搭乘坦克的步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守桥德军分队消灭，工兵迅速切断了桥下炸药的起爆引线，后续部队乘胜迅速渡河，德军西部的最后一道天堑就这样被克服了，并建立了坚固的桥头堡。尽管后来希特勒费尽心机摧毁了这座桥，但已无济于事，美军的3个师已顺利渡过了莱茵河。

（董安撰）

“鲍姆别动队”营救战俘记

鲍姆受命

1945年3月29日午时，美第10装甲步兵营的侦察参谋亚伯拉罕·鲍姆上尉正靠着一辆半履带式车睡得香甜，忽然被人叫醒。他揉了揉睡意蒙眬的双眼，嘟哝道：“干什么，干什么，我刚刚睡着，真烦人。”突然，他发现推醒他的是营长哈里斯，忙站起身来，笑着道：“营长，原来是你。”哈里斯并不在意他的失言，严肃他说道：“你立即去团部一趟，团长派人来找你。”“找我？”鲍姆一指自己的鼻子问道。“对，点名找你，越快越好。”哈里斯道。

鲍姆不敢怠慢，迈开两条长腿向团部跑去。他身高1.88米，体格匀称，喜欢留小平头，更主要的是，他十分好斗。所以团长艾布拉姆斯一下子就想到了他。

当鲍姆到达团部时，艾布拉姆斯正坐在一把楠木雕花椅子上等着他。看到鲍姆急冲冲进来，起身迎上前去，还礼后，紧紧握住上尉的手，同时左手重重地在他肩头拍了一下，道：“好小子，几日不见，好像又壮实不少。”鲍姆“嘿嘿”一笑，知道团长找他必有要事，故问道：“团长，有事吗？”“当然，”团长脸色突然严肃起来：“有一项特殊的任务，我认为你去执行最合适。”“什么任务？”鲍姆懵头懵脑地问道。“是这样，今天晚上，你将受命带领一个加强连的兵力直插敌后100公里处的汉默尔堡，救出那里的900名多军战俘。”艾布拉姆斯停顿一下，又道：“部队我已召集好，你准备一下，尽快出发。”“用一个加强连的兵力突入敌后100公里抢救战俘，这有必要吗？”鲍姆感到不解。“这是老头子的意思，战俘中有他表弟沃特斯。”鲍姆一听是集团军司令巴顿之意，立即道：“遵命！”

插入敌后

3月31日晚上9点钟，鲍姆的别动队在B独立团奋力打开的一道缺口迅速溜了进去。

主队307人，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士气高昂，斗志旺盛。他们装备有10辆“谢尔曼”中型坦克和6辆轻型坦克，3门105毫米口径的自动榴弹炮，外加27辆战俘运送车、7辆吉普车和1辆医用两栖军车。此外，巴顿的副官亚历山大·斯蒂勒少校主动请求作为一名士兵随队行动，完全听命于鲍姆，其目的是完成巴顿救弟的使命。

夜，漆黑无边，密布的阴云，遮住了本应明亮的月光，鲍姆的别动队在战车的隆隆声中通过了铁桥，全速向德国人后方插去。

很快，德国的第7军就知道了一支装甲部队突破了防线，并且还认为指挥官就是巴顿本人。由于巴顿善于采用大胆的出入意料的战术，所以前线的大多数德国指挥官对他比对其他任何美国指挥官都更加敬畏。

为了对付这支装甲部队，德国人向鲍姆别动队前方的村庄和城市发去了拦截这支部队的通知。然而，令德国人想不到的是，鲍姆别动队的行动是如此迅速，如此凌厉，以致于德国人刚刚接到命令他们就冲到了面前。虽然遭到一些轻武器和反坦克火箭筒的零星阻击，但别动队几乎没有伤亡。

拂晓前夕，别动队猛冲猛打挺进了40公里，闯入勒尔市，“谢尔曼”中型坦克在前面开道，推倒设在大路上的各种障碍。突然，一支打算从东面进入勒尔城的德军车队迎面开来，别动队立即用机枪向卡车扫射。

6点30分，别动队开进横跨美因河、位于辛河和萨勒河汇合处的格明登

市。坐在后面一辆坦克里的巴顿副官斯蒂勒向前望去，惊讶地看到一些德国兵在马路上漫不经心地走着，有的手中还拎着公文包。同其他城市相反，格明登似乎根本不知道一支美国作战部队已经大摇大摆地来到街上。在大路的右侧，斯蒂勒看到一辆从调度站开出的列车正向他这个方向驶来，最后一辆坦克上的炮手一炮就击中了车头，接着就对车箱连续进行炮击。一节弹药车箱轰然一声爆炸了。当爆炸的烟雾消散后，斯蒂勒发现那节弹药车箱只剩下四个车轮留在铁轨上。

前面，几辆轻型坦克向辛河中的船只开火，一艘客货混合船被拦腰斩断。“谢尔曼”坦克向车站猛冲，又击毁12辆火车，使调度站的全部运输线陷于瘫痪状态中。一师德国兵刚巧从一列车箱里出来，茫然不知所措，乱成了一团。

鲍姆看到德国人鬼哭狼嚎的样子很开心，似乎忘了自己的任务和危险处境，他指示纳托中尉派“谢尔曼”坦克将马路两旁的房屋夷为平地。纳托中尉很高兴这种炫耀武力的差事，后面跟着两小队步兵向市中心冲去，谁知走在最前面的两个步兵刚踏上市中心的桥梁，一声巨响，桥就落入水中，两人当场阵亡。前面的坦克不得不折回来。但这时德国人已把它们同全队分开，并用反坦克枪从窗户和房顶向它们射击。

鲍姆正在后面几百米的地方制订新的作战计划。一听到前面打响，急奔向炸毁的桥梁，正好看见一辆遭德国人攻击的“谢尔曼”坦克在转动着炮塔，漫无目标地乱轰。突然，坦克火光一闪，鲍姆感到右手和膝盖疼痛难忍，血从裤子里渗了出来。他大声喊道：“赶快跑！天哪！”

德军加紧了围攻鲍姆别动队的行动，通往汉默尔堡的大路被切断了，鲍姆立即选择了另一条行军路线，沿着辛河右岸前进，想找到可以渡河的理想地点。正在这时，一个德国人帮了他们的大忙。他是一名正在休病假伞兵，对战争已感到厌倦，他告诉鲍姆，在格明登市北面13公里处的布格辛是一个理想的渡河地点。

别动队渡过辛河，沿着一条坎坷的山路行进。道路起伏不平，布满荆棘。值得庆幸的是地面相当坚实，适于坦克和车辆行驶。

紧接着，别动队超过弗兰肯河，到达离战俘营仅8公里远的地方。恰在此时，一架德国联络飞机嗡嗡而至，鲍姆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在相对的瞬间安静中，鲍姆听到不远处有装甲车辆驶来的声音，此时此刻，隐蔽已没有必要，于是，他命令队伍全速向汉默尔堡开进。

大失所望

汉默尔堡的美国战俘同别动队会合以后，他们以自由人的姿态在这片坚硬而潮湿的地上坐了下来，大家不停地开着玩笑。突然，几声枪响传来，气氛顿时又紧张起来。令鲍姆吃惊的是这批入远不止900人，达到1300人。太多了，不可能把他们全部带回去。他告诉沃特斯的参谋长古德中校，只能带走那些经得起坦克和半履带车颠簸的人。

古德无可奈何地走向战俘群，告诉他们，按身体情况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愿意凭自己的能力逃走的人；其次是可以乘坦克和半履带车行军打仗回去的人；另一种是由于健康状况太差而不得不返回战俘营去的人。

战俘们大失所望，他们这才知道，这支部队并非巴顿集团军的先头部队，而是迅速溜进德军防线、现在又试图打回去的一支精疲力竭的小分队。不过这多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逃跑的机会。

大约 700 名战俘已开始行动起来，寻找并抢占车辆中的空位，有的甚至为此而大打出手。为了腾出更多的座位，个人的行李和替换装备都被扔掉了。正当安排这些人上车和给他们分发武器弹药时，一股德国兵从黑暗中窜了出来，并向装甲车打了几炮。一辆坦克中弹起火了。鲍姆牢牢地控制着这拼凑起来的部队，重新整顿了队伍，带领他们在泥泞难行的道路上跋涉着。

亚历山大·斯蒂勒坐在一辆吉普车的后排座位上，怀中抱着突击战俘营时胸部受伤的沃特斯，他没有忘记此行的主要任务。

全军覆没

疲惫不堪的鲍姆别动队沿着一条小路向前移动。这是一条牛车行驶的小径，路面被车轮轧出一道道深深的辙迹。连续 4 小时以来，他们一直在行军作战，现在接着又要返回美军战线，路上的困难可想而知，小路越来越窄，最后，前面开路的三辆中型坦克也无法行进了，只好掉过头，后退两公里拐向一条通往西线的路。

临近清晨两点钟时，队伍开进赫塞多夫市，眼看就要接近城市广场了，却被两辆破卡车挡住了去路。战俘们从车上跳下，一齐把卡车推向道路的一侧，然后继续前进。震天动地的喧嚣声使城里人惊慌不迭，他们纷纷从门窗挂出白旗。别动队在黑暗中转来转去，最后才找到原路。

在霍尔里克郊区，前队的一辆坦克猛烈刹了车，一道障碍拦住了去路。突然大道两旁的探照灯一齐发出刺眼的光芒。与此同时，反坦克炮猛烈轰击这辆停车的坦克，坦克上的指挥员和一个战俘当场丧生。被探照灯照得眼花缭乱的炮手用 20 毫米口径的机枪盲目地向街上扫射着。埋伏在四周的反坦克炮一齐喷出火舌，一名美国士兵刚抓住第二辆坦克的炮塔就被一颗投来的手榴弹击毙，躲在坦克上的其他人也受了重伤。战俘们纷纷跳入壕沟隐蔽，别动队的坦克兵用机枪向障碍物和路旁猛烈还击。

一场可怕的混战过后，只剩下马达有气无力的转动声和伤员痛楚的呻吟声不时地传来。鲍姆认识到，继续冒险穿过这座黑暗中的城市无异于自杀。于是，急令队伍后撤，来到一个视野辽阔的山岗上进行整顿。

鲍姆清点了一下兵力，出发时，全队共 307 人，如今只剩下 100 人，他本人两处挂彩。现在还有 6 辆轻型坦克、3 辆中型坦克、3 门大炮和 22 辆半履带车。他命令把 8 辆半履带车里的汽油抽出来装到坦克的油箱里，同时，向总部发了最后一份电报，说他即将近回。他们将伤势最重的伤员抬进一幢石砌房子，并划了个红十字符号，鲍姆鼓了鼓士气，然后大吼一声：“前进！”

刚下山岗，鲍姆发现他们又一次陷入了重围。德军自动牵引大炮从南面和东北面向他们开来；两个步兵连和 6 辆坦克从东南步步逼近；6 辆“虎”式重型坦克和一个装甲车队分别从北面和西北扑来。骤然间，德军各种自动武器一齐开火，火力之猛烈、可怕，是鲍姆闻所未闻的。正在熊熊燃烧的半履带车辆使部队成了最好的射击目标。鲍姆的 3 门大炮从硝烟中冲出来，企图掩护撤退，但同时来自三个方向的致命打击将大炮全部摧毁。

“四人一组散开，快跑！”鲍姆不停地对部下高喊，一颗子弹突然钻进他的腿部，使他第三次受伤。几分钟后，德国军犬把他们逐出树林，鲍姆刚扔掉标有他犹太族的身份证后，就被俘了。他们被一个德国兵像赶羊一样驱向一个谷仓。鲍姆正要瞅机会干掉这个德国兵，斯蒂斯捏了一下他的手臂急忙制止了他。

德国人把鲍姆的人同汉默尔堡的战俘分开，立即对他们进行审讯。好几

个战俘都说鲍姆是汉默尔堡集中营的人，于是他被归入到战俘的行列。斯蒂勒仍同一个美国士兵架着沃特斯。

天开始放亮，在晨光曦微中，清晰地显现出一座山岗，山岗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被摧毁的、正在燃烧的、正在化为灰烬的坦克和半履带车辆残骸。周围的树木或者被炮弹击断，或者布满了弹痕。那个有红十字标记的谷仓变成了一堆废墟。鲍姆别动队在此全军覆没。

（赵嘉龙 撰）

“神风突击队”产生始末

半个世纪前，在日本风景如画的房总半岛海滨，有人第一次提出了建立“自杀飞行团”的构想。参加这一行动的飞行员，唯一——也是最后任务是驾驶装满炸药的飞机，冲向盟军太平洋舰队的船只，与它们同归于尽。日本企图以此方式获得战争的胜利。日本的这一“自杀使命”行动，曾在盟国海军内部引起极大恐慌。

1944年夏天，希特勒德国千方百计企图阻止盟国部队向欧洲挺进。与此同时，他们的日本盟友也在竭尽全力抵挡美国对菲律宾的攻势。

在争夺菲律宾海的战斗中，日本人损失了3艘航空母舰和300架飞机及数百名飞行员。当年的6月19日，日本皇家海军冈村舰长第一次正式提出，应采取大规模的自杀飞机行动。当时，日本海军大将福留正在房总半岛空军基地视察。冈村在向福留汇报工作时说：“我坚信，采取用我们的飞机同敌舰相撞的方式，是目前情况下扭转战局的唯一办法。”冈村还表示：“请给我300架飞机，我一定能扭转战局！”返回东京后，福留即向日本海军副总参谋长伊东转达了冈村的建议，同时提醒说，他已就此建议同日本空军进行了磋商。

尽管伊东当时认为作出这一决定的时机尚不成熟，但他还是如实向上级汇报了这一建议。几乎与此同时，在菲律宾海域同美国人作战遭到重创的另一艘航空母舰舰长射屋也向其上级提出了类似建议。他表示：“用传统的方式已不可能再击沉敌军的航空母舰。我请求紧急建立特别突击队，采取直接相撞的办法。我要求担任这一部队的指挥官。”7月底，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辞职，由日本皇军总参谋部策划了这一海上作战计划。该计划命名为“胜利”行动，初定于10月18日开始实施。日本新任驻菲律宾海空部队司令尾西在计划开始实施的前一天抵达马尼拉。井口舰长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他亲自给那些即将实施自杀行动的飞行员起了“神风突击队员”的名字。相传13世纪时，一场飓风使日本免遭蒙古大军的进犯。

该计划具体实施两天后，一艘澳大利亚军舰受到重创。但通常人们还是把10月25日在利斯海湾撞沉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和重创3艘战舰作为“神风突击队”的第一个伟大战绩。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神风突击队员”们共发动了大约2000次袭击。但是，日本企图扭转战局的行动最终仍然是徒劳的。

（云环 撰）

自杀鱼雷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为了挽救败局，曾生产了一种名为“神风”的自杀飞机，以遏制美军的进攻。与此同时，它还生产了一种“神风”式自杀鱼雷艇，用以保卫日本本土和当时被占领的中国领土台湾。

此鱼雷艇遗留在日本驻台湾海军基地的船台旁，位置在高雄寿山的山脚下。它是日本战败时遗留下来、尚未竣工的一艘自杀鱼雷艇。

这艘鱼雷艇长约3.4米，和正常的鱼雷相似，但体积较大。鱼雷艇的前部，装满炸药，中间是驾驶座舱，后部是机器。驾驶舱很狭窄，仅能容纳一人蜷曲坐着。舱内有一驾驶盘和少量仪表，用于操纵鱼雷艇。“神风”队员入座后，舱门立即紧紧关上，此后只能一直向前，勇敢牺牲，将一切置之度外了。实际上，这是一枚装人的鱼雷肉弹。

据说，这种“自杀鱼雷艇”，日本曾在台湾的海军基地大量生产，想在台湾的防卫战役中发挥作用。但美国却以“跃岛”战术，跨过了台湾，直攻冲绳，所以这种新式武器未能用上。

日本投降时，这些自杀鱼雷艇即被销毁，这艘残存在船台上组装的鱼雷艇，却成了历史的见证。

（彭训厚 撰）

胶姆糖与战争

口香糖用于咀嚼并清洁口腔，泡泡糖能吹出大泡，胶姆糖则曾几度成为军用食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认为，胶姆糖除了具有糖果的各种特征外，还有其他特殊的效果。例如，飞行员在飞行中咀嚼胶姆糖，可以防止耳鸣；监视敌方时咀嚼胶姆糖，可以防止打瞌睡；甚至当军舰沉没，在乘橡皮舟漂流海上，几天吃不上东西的情况下，咀嚼胶姆糖也可以维持生命。到 1944 年，胶姆糖在美国全部被用作军用品，市场上几乎无影无踪。

（王玉瑞辑）

五花八门的家信密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派赴海外的美军规定，所有官兵均不得泄露部队地址和位置。为了让家人知道自己现驻何处，许多人别出心裁，自创了形形色色的密语。例如，有人在家书中把收信人的姓名中间夹进一个字母 G，第二封信改成 U，然后是 A，最后是 M。家人把 4 封信的 4 个字母拼在一起 GUAM，便知道他正在夫岛服役。还有人写信问妻子某张唱片的背面是什么欧曲，妻子接信一查是《四月的巴黎》，知道丈夫原来去了法国。更有意思的是，有人和家人约定，各执同一版本的世界地图，写信时把信与地图重合在一起，扎上针眼，家人收信后来个图上对照，驻地便从针眼中显现出来了。

（徐斌撰）

一位率领男人们去战斗的女人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 50 周年纪念日，前苏联的二战老兵安娜·叶戈罗娃这一天在居室内悠闲自得地听广播。她不管参加哪里的集会，都会赢得人们的敬慕，因为她在二战中战功卓著，赢得了苏联最高军事奖章。

叶戈罗娃是苏联二战时唯一的空军地面攻击机中队女指挥官。她选择的这种工作是战时空军中最危险的工作之一。76 岁的叶戈罗娃回忆说：“甚至到现在我还常做噩梦。一个女人率领男人们去战斗是很难很难的。”她执行飞行任务的次数几乎是地面攻击任务平均数的 10 倍，两次在飞机坠毁后死里逃生。二战爆发后，莫斯科组建了 3 个全部由妇女参加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中队，然而，由于叶戈罗娃率领的是清一色由男子组成的中队，所以她的战绩更显卓越。

战争爆发之初，叶戈罗娃是飞行教官，不久她被调到俄罗斯南部的一个侦察机中队。但她梦想成为一名强击机飞行员。她说：“我想狠揍敌人。”然而，1942 年年底，当她驾驶着非武装飞机试图摆脱两架德国战斗机时，飞机却撞到了树上。作为惩罚，她被送回后方，仍担任教官。

她的运气好，正赶上空军强击机飞行中队寻找新飞行员。强击机的飞行员平均只执行 10 次飞行任务后就牺牲了。1943 年夏天单在俄罗斯的一个战场前线，就有 800 多名飞行员和枪炮手为国捐躯。

叶戈罗娃必须解决两个难题——让她那些疑虑满腹的男战友们服气，并学会操纵伊尔—2 型强击机。

她说：“我是这个中队唯一的女性，他们中有些人试图向我献殷勤，想赢得我的芳心。我总是设法避免与他们独处。无论如何，赢得他们的尊重很重要。终于，他们把我看作是他们中的一员。”德国人把伊尔—2 型飞机叫作“黑死神”，而我们飞行员自称为“敢死队员”。

叶戈罗娃执行飞行任务 86 次，1944 年 8 月她在波兰倒霉了。德军击中了她的飞机，她失去了知觉，飞机在空中粉碎了，她跳伞到地上，手腿严重烧伤，左腿摔断了。她说：“我醒来时，一个德国兵脚踩在我胸口上，用力拉我受伤的胳膊。我害怕极了，我希望他们快点杀了我。我难以忍受肉体上的极度痛苦。”后来她被送进集中营。

当苏军把她救出时，她仍在养伤。接着是苏联秘密警察对她进行了 10 天审问，怀疑她是外国间谍。

最初她被苏联当局登记为在战斗中牺牲并被迫认为苏联英雄，被授予最高军事勋章。后来发现她仍活着，这使军事领导机关陷入一片混乱，20 年后她才得到她所渴望得到的金星勋章。

她目前靠退休金生活。

（彭训厚辑）

希特勒私人财产知多少

尽人皆知，希特勒杀人成性，使世界付出了极大的血泪代价。但他受财如命，从不马虎于自己的银行帐号，还千方百计欺骗税收机关，似乎就鲜为人知了。他几时已是当时世界的巨富之一，根据意大利的计算，他的财产总额高达1.5万亿里拉。1986年在《欧洲》杂志10月号上罗伯特·加丁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德籍波裔历史学家活尔夫·施瓦茨伐勒所著《希特勒的财产》一书，对此作了叙述。

施瓦茨伐勒认为，大概历史学家们过多地注意于希特勒主义的历史、政治、社会和心理方面（因此钱财在这里就不重要），这是希特勒贪财的一面长期不为人注意的原因。同时还出现了一种关于希特勒的神话，似乎他虽“噬血成性”，却“诚实俭朴”。施瓦茨伐勒希望他的书能粉碎这一神话。

施瓦茨伐勒说，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自幼就生活在贫困之中，只是亏了自己的坚强意志和智慧才摆脱了这一困境。这完全是谎言。他的父亲阿洛伊斯·希特勒是海关工作人员，并非穷光蛋。在希特勒出生的那一年（1889年4月20日），他月薪达216克朗，比一个中学校长的工资还高。当时一个身怀专长的工人月薪不过90克朗。阿洛伊斯的房租只花16~20克朗。此外，希特勒的生父约翰·奈波克·希特勒在1888年病死时留下了一笔遗产，虽然其数不详，但施瓦茨伐勒说，阿洛伊斯·希特勒能用此款买一幢价值1万克朗的房子。

1903年阿洛伊斯病故，这对希特勒的生活水平是有影响的。但他母亲每月有100克朗的退休金，她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子阿道夫和保罗每人有40克朗的抚恤金。她出卖了房子，搬迁到林茨。阿道夫·希特勒过着充裕而安定的生活。母亲毫无困难地支付儿子的一切生活费用，并在全城缝工最贵的裁缝店做衣服。希特勒不像父亲，他既不愿当兵，也不肯做公务员。母亲说服他去了维也纳，开始在美术学院学习绘画。但他被开除学籍（后来他说是犹太人的阴谋所使然）。于是只好回到林茨。母亲因重病在身，无力反对儿子的反复无常的爱好而为他买了一架很好的三角钢琴，并为他学弹钢琴大花其钱。希特勒总说母亲的患病和死后的埋葬用光了她的钱财。然而施瓦茨伐勒查考，这也是谎言。因为她留下了一笔钱，为数约800克朗。1908年初希特勒又到了维也纳“献身艺术”，他月薪高达125~130克朗，生活很宽裕。希特勒居住在富人区，出入艺术界，在轻歌剧院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这么大手大脚地花钱，使他的遗产很快就花光了。1909年夏，他只得靠孤儿救济金过日子，不久他的处境就愈发困难，甚至有时不得不在普拉代尔公园的长凳上过夜。这时他的朋友莱因豪特·哈尼希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希特勒得以靠画维也纳的风景明信片来挣钱糊口。他的姨妈为他提供学习的费用，不过钱他总是花得很快。他同朋友哈尼希争吵后分道扬镳（希特勒对此不能忘怀，在他吞并了奥地利后，盖世太保奉命把哈尼希关了起来，他死在了牢里。正式说法是哈尼希死于肺炎，事实上他是不堪折磨上吊自尽的。）希特勒又去找他姨妈要钱，好心的女人把自己的积蓄也给了他。

1913年5月24日，希特勒离开维也纳去慕尼黑，靠绘画赚钱，他在税务机关申报一年可得1200克朗（银行职员年薪略多于800克朗）。

施瓦茨伐勒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同图莱的秘密小组、同军事情报网有联系。战后他出入各种沙龙，从女人们手中取得金钱和宝石。1920年他买进了《民族观察》日报，其后的曲折把他送进了监牢。“1924年12

月 24 日，当我走出监牢时——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我把全部财产——234 个马克分给了牢中‘难友’”。但他忘了说：在汉莎银行有一笔数目为 4.5 万马克的款子等待着他，那是他的支持者们预订《我的奋斗》一书的款项。到 1925 年底此书卖出 1 万册，从出版商阿芒处又获得了高达 1.8 万马克的书款。此前税务机关并不关心他，俱从此检查员开始计算他的钱了。希特勒申报全年共挣 11231 马克，日常用途为 9785 马克。税务机关不信，不认可他的申报。于是发生了纠葛。直到他上台执政才告结束。1928 年他以妹妹安盖丽卡的名义花了 3 万马克在豪斯瓦亨费尔德农村购买了一栋住宅。在慕尼黑王子广场 16 号他花了 4176 马克租了栋有 9 个房间的漂亮房子。事实上他已开始从工业家弗兰茨·蒂斯奈尔手里接受财政支持了，从 1933 年起德国工业家每年都捐赠他 100 万马克，感谢他为德国所作的一切。

1930 年《我的奋斗》卖出 54086 册，稿费收入达 4.6 万马克。1932 年《我的奋斗》稿酬达 6.5 万马克，1933 年猛增到 100 万马克。所以他当总理时已是百万富翁。1933 年 2 月 7 日《民族观察》报导，希特勒放弃了总理薪水，把 4.7 万马克捐赠给牺牲了的纳粹党员和冲锋队员的家属。税务人员计算他的收入，1933 年超过了 100 万。他要支付 29.7 万马克税款。因为他说开支大，而获部分减免，但他仍不交纳税款。1934 年他接到一份税单，他共欠国家 40.5494 万马克。慕尼黑税务局长路德维希·米勒忧心忡忡地来到柏林。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快找到了：1934 年 8 月 2 日，希特勒不仅是帝国的总理，而且还当上了帝国的总统。对这么一种身份的人，区区税款何足挂齿！此时此刻《我的奋斗》一书已是每对德国新婚夫妇的必备书，其发行量达到 100 万册。1944 年出版商那里已为他积存了 552.5 万马克稿费（相当于现在的 22 亿里拉）。不过，希特勒待人很吝啬。1936 年 3 月 30 日他下令在瓦塞堡街为爱娃·布劳恩建造一栋房子，那房子完全没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他为情妇买的宝石首饰价格仅几百马克。希特勒不喜欢自己的亲戚，原因是他怕他们会把他的身世，他有犹太祖先和他是非婚生子的情况暴露出来。因此更不愿为他们花钱。

希特勒贪得无厌。总理府摄影师亨里希·霍夫曼曾给他出主意说，为什么不从第三帝国发行他的肖像邮票一享上挣钱呢！希特勒接受了这一主意。阿道尔夫·斯贝尔说，他曾看见邮政部长把一张 5 千万马克的支票交给希特勒，这当然不完全是肖像费。

今天价值 7000 亿里拉的一万幅绘画作品已物归原主了（它们一度曾被希特勒攫取）。《我的奋斗》的著作权已被巴伐利亚当局没收，在西德已禁止出版。如果外国出版此书，稿酬要文给巴伐利亚当局。居住在奥地利的亲戚曾试图取得希特勒财产的继承权，但毫无结果。只是斯图加特历史研究所在 1961 年转文给了他们 3000 马克罢了。

（全炳辑）

神秘的战役代号

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曾经有许多别出心裁、耐人寻味而又有趣的战役代号，下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部分有趣的战役代号。

“关特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进攻苏联的战役计划代号，意思是“关东军特别演习”。它是在1941年7月由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共同制定的。这个计划主要是为了配合法西斯德国的进攻而在远东开辟的对苏“第二战场”。其步骤和方法是：以中国东北为基地，以航空兵的突然袭击，消灭在远东的苏联空军并夺取制空权，地面部队分二路向苏联进攻。这个计划分两步实施：第一步是攻占伏罗希洛夫、海参威等城市。第二步是夺取哈巴罗夫斯克、比罗坎等城市。如果进展顺利，再进攻库页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等。当东方方面军和北方方面军取得预定战果的时候，西方方面军即进攻赤塔、夺取直到贝加尔湖的全部领土。计划于1941年8月29日开始进行，于10月中旬结束，约1个半月时间。

“关特演”计划制定以后，日本便大肆进行战争准备，不到两个月，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增加了近一倍，达到70万人。但是由于苏军英勇顽强的抵抗，使希特勒“闪电战”计划破了产，日军也在8月9日不得不暂时放弃对苏联的袭击计划，虽然以后苏德战场形势又发生过多次反复和变化，“关特演”计划也随之进行了多次修订，但是鉴于苏军在远东的实力和法西斯德军遭到的惨败，日军一直没能定下进攻苏联的最后决心，“关特演”计划也便归于流产。尽管如此，苏军在与驻扎关东军的中国东北接壤的边境线上，于1941年到1945年间始终保持着近40个师的兵力，使如此众多的兵力无法回到内地与法西斯德军作战。

“指环”苏联卫国战争中，苏联顿河方面军于1943年1月10日~2月2日在斯大林格勒附近歼灭被围德军战役的计划代号。这个计划规定首先消灭合围日内的西部之敌，然后歼灭合围圈内南部之敌，最后再由西往东从中间实施横向突击，将经过西、南两个方向攻击以后的残敌分割成南北两部分，集中兵力予以各个歼灭。这次战役由于准备周密，指导正确，终于如期实现。

“康斯坦丁”意大利退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法西斯德国为解除意大利军队的武器，占领意大利本土及意大利在巴尔干所占领土而进行的战役代号。当1943年9月8日，英美联合统帅部决定与意大利巴多利奥政府签订停战协定之后，德国就实施了这个计划。它派出了大批军队进驻并且控制了意大利的大陆部分和意大利军队以前占领的巴尔干各国的领土，所有被占领地区的意大利陆军和空军都被解除了武装，唯独海军的主力未被缴械。在驶离自己的基地港口、脱离德军的控制以后，它向驻守在马耳他岛和亚历山大港的英美联军投了降。意大利海军的这一行动，使德军的计划没能全部得逞。

“音乐会”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于1943年9月19日到10月底由最高统帅部游击运动总司令部计划和领导、地方游击队实施的一次破坏铁路的战役代号。这次战役的目的是：大规模地破坏铁路线，给德军造成运输上的困难，密切配合苏军在斯摩棱斯克和戈梅利方向上即将开始的进攻以及第聂伯河会战。

参加“音乐会”破坏战役的有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卡累利阿、克里木、列宁格勒及加里宁6个州共193个游击队（组），共有12万多人，预定拆毁铁轨27.2万多根。由于战役开始前气象条件突然变坏，准备工作受到极大影响，因此，游击运动总司令部决定推迟到9月25日再开始大规模的联

合行动。25日凌晨，各游击队（组）准时按照“音乐会”计划，在大约900公里正面、400多公里纵深的广大地域内展开，采取了统一的行动，并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仅白俄罗斯游击队大约9万多人，在25日凌晨就破坏铁轨19900多根，破路运动真如战役代号一样：每根铁轨犹如一个独立的音节，由无数这样的“音节”组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动听的“音乐会”。但是后来，因为缺少炸药，战役没有完成预定的毁路计划。尽管如此，其战果仍然是可观的。持续1个多月的战役不仅使东部沦陷区的铁路遭到了密集破坏，大大降低了德军利用铁路的通行能力，增加了德军调遣部队及前运后送的困难；而且使白俄罗斯西部、波罗的海沿岸和卡累利阿等地区的铁路也遭很大破坏。同时，游击队还利用破路之机颠覆了德军的一些列车，破坏了一些铁路桥梁、车站和线路设备。为配合这次战役，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游击队在乌克兰游击运动总司令部的领导下也颠覆了德军列车几百列。这些，都直接加速了卫国战争胜利的进程。

（杨军辑）

美国二战老兵的精神创伤后遗症

忘却过去的人也许注定会重尝苦果，但是不能忘记过去，往事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人，情况又会怎样呢？对于这种无法躲避的痛苦，没有人比身患精神创伤后遗症的老兵感受更深了。此病的特征是经常做噩梦，被往事困扰，精神处于临战前高度紧张的状态。

约瑟夫·格雷西 19 岁时，他服役的那艘驱逐舰被日本“神风队”飞机击中，他是发动机机舱人员里唯一的幸存者，后乘一艘登陆艇回到仍在飘浮的舰上，他发现自己当时仿佛置身于藏尸所中。他说：“到处都是支离破碎的尸体。我不得不把所有的血和内脏从甲板上冲走……”时至今日，格雷西还经常梦见残缺不全的血淋淋的尸体，惊醒来冷汗淋漓。

在人们的怀旧情绪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有益的”战争。所以，当人们发现大约 21 万战争幸存者如今在不断遭受精神创伤后遗症的痛苦时，不能不感到震惊。这些老战士都已七八十岁了，过去的经历造成的精神上的重负，已折磨了他们半个世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关部门的医生为许多感到精神压抑或焦虑不安的老兵进行了治疗，然而，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往往都没有发现，病根就是那场战争。

像越战老兵一样，许多二战老战士都看到，他们的生活已被记忆所毁。格雷西现已 70 岁，自那场战争以来，对于他的生活，除了说“一塌糊涂”和不断地进行“自我治疗”以外，几乎没有别的。1980 年——这一年精神创伤后遗症第一次出现在精神病学的诊断书上以后，格雷西在理疗医生的帮助下，一直在努力使自己的情绪恢复正常。

时间会减轻记忆的痛苦程度，但伤口却似乎永远不会愈合。有时，那种回忆是负罪感引起的。几乎所有看到别的士兵阵亡的老兵都会不停地问：“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老兵们有时会为没有做到的事——如某种冲动，某种迅速反应——而愧疚。因为在他们扭曲的记忆中，这本来可以挽救一个伙伴的生命。

无情地逼近的死亡的威胁，是造成大多数与作战有关的精神创伤的根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研究这种综合症的精神病学家劳伦斯·科尔布认为，在不断地受到这种极度的紧张的刺激下，神经会发生变化，就像在长时间受到高强度的声音的刺激下，耳朵就会变聋一样。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患有精神创伤后遗症的老兵的海马（即大脑中记忆活动的中心），可以改变。

战俘患精神创伤后遗症的比例最高。据统计，美国目前共有三场战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大约 6.1 万名战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500 名战俘所作的调查显示，90% 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创伤后遗症。总的来说，在这三场战争中，大约 25% 的美国士兵有过这种精神失常的表现。

大约 50% 的患者治疗后有明显效果。他们能够工作，养活家庭。但是，也有一些人差不多已经垮了，他们整天坐在屋子周围，无所事事。其中有些人，差不多已残废了整整 50 年。

（雪柏辑）

最后一个受审的二战战犯

法国一家法院 1994 年 4 月判处保罗·图维那无期徒刑。他取得两个第一：第一个因犯有危害人类罪而受审的法国人；第一个获得总统赦免的人，但后来又因其它罪而受审。不过，图维耶案件也是最后一个案件，以后不会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犯受审了。

图维耶其人

这次审判是在凡尔赛的伊夫林省刑事法庭进行的。在法官审问过程中，人们可以了解到图维耶的身世和成长过程，图维耶是在靠近瑞士边界的萨瓦省的尚贝里长大成人的。他的父亲弗朗索瓦在军队中是个中士，后来到一个小镇当了税务官，不过他在家里却是一位暴君，全家的宗教和政治信仰都受他摆布，因此他的子女给他起的绰号是“教皇”。

图维耶的父亲希望他成为神父，可是他在神学院上学时逃走。1936 年，图维耶在铁路上当职员，战争爆发后在高射炮部队当兵。后来，图维耶参加了法国的警察组织保安队。1944 年，当时 29 岁的图维耶是里昂的保安队情报和行动负责人，他负责领导一个有 12 个省和 400 万人的大区，直接向维希政府报告工作，而不向里昂保安队负责人报告工作。

到 1944 年，局势开始对保安队不利了。有数百名保安队员被抵抗运动击毙。6 月份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又在普罗旺斯省登陆，德国人在 8 月 21 日卷起铺盖逃出里昂，大部分保安队员也同他们一起逃走。图维耶留守，当时还拘押着 40 名犯人。他释放了这些犯人，这是由于他需要防范万一，当他被抵抗运动抓住时，可以“将功补过”。

隐藏有术

里昂于 9 月 3 日获得解放。这时，图维耶已躲藏起来。保安队的神父在自己的起居室阁楼上有一个活板门。9 月 4 日，抵抗运动来搜查图维耶时，他躲在活板门背后。在抵抗运动成员离开后，神父把图维耶送到索恩河边，图维耶乘小船消失在黄昏的薄雾中。

图维耶从此一直躲藏了 45 年，直到 1989 年被抓获。在此期间他的生活经历了一连串的曲折。在 1946 年和 1947 年期间，他曾被缺席审判并以叛国和在里昂与尚贝里同敌人勾结罪被判处死刑。但是他不像其他战犯那样去拉丁美洲或中东，而是留在法国。他没有被捕是由于他诡计多端和警察看管不严。

他来到里昂南面的蒙彼利埃，买了一所旧公寓，在修理后住了一年又把它卖掉，赚了 100 万法郎。

1947 年他来到巴黎，在黑市进行咖啡和伪钞交易。他花很长时间反复折叠伪钞使伪钞显得像是用旧的纸币。后来他去抢汽车，但是遭到警察追捕，他的一条胳膊被击中。结果他还是逃之夭夭，并找到一位愿意把他藏起来的朋友。

这位朋友的妹妹莫妮克·贝尔泰当时只有 21 岁，她在图维耶养伤期间爱上了他，并同他订了婚。

1947 年 7 月 3 日，图维耶终于被捕，被押到警察局受审。莫妮克获准天天去探视，并在 7 月 9 日给他送去了午饭。第二天他就要被押送到里昂。

当时警察都在吃午饭，没有人看守他。他对警官说：“我保证，我不会逃跑。”警官说：“我不能相信保安队员的保证。”尽管如此，他还是走开

了，只留下一名打字员在房间内。门通常是上锁的，这时却未上锁。于是图维耶溜了出去。

图维耶的策略是一直不公开露面，直到 20 年的诉讼时效法规取消他在受到缺席审判时被判处的死刑为止。他说，他从不出门，甚至连自己的花园都不去。随着时间流逝他露面多了，但是他出来时仍用他妻子的名字贝尔泰。

逍遥法外

1967 年，死刑的 20 年诉讼时效法规开始生效，因此图维耶的死刑被取消。但是他仍有问题，因为 1946 和 1947 两年对他的处罚规定仍有效。

取消这些规定的唯一办法是总统大赦。蓬皮杜在 1969 年当选总统，他在 1971 年 11 月 23 日实行大赦，但是未加宣布。现在图维耶可以住在他愿意居住的地方，并继承他父亲的房产了。他的这种处境只维持了半年，因为大赦的消息泄露给《快报》周刊，该周刊在 1972 年 6 月抢先发表了一条引起轰动的消息，结果引起报界大哗，仅 6 月一个月各报就发表 350 篇文章。

这些文章引起一些人在 1973 年 11 月对危害人类罪提出新的控告，而诉讼时效法规对这种罪是不适用的。诉讼时效法规是经过长时间辩论后于 1964 年颁布的。随后在上诉法院就这种控告在这么晚的时候在法庭上是否仍站得住的问题展开了长达 6 年的争论。在 1979 年作出的裁决认为这种指控仍然有效。因此 1981 年又向图维那发出了新逮捕证。

捉拿归案

但是由于这些罪行是法国被德国占领时期犯下的，因此法国有关司法当局拖到 1988 年 2 月才派出特别宪兵队追捕图维耶。这时图维耶早已被极右派天主教徒保护起来。图维那先后藏在他们的修道院里，每个月还领到一个非信徒组织发给他的 3000 法郎的补助金。特别宪兵队的负责人勒科尔东说，他窃听了图维耶的几位同情者的电话，并获悉法国中部一个修道院内有图维耶的行李箱。那里的神父在经过审讯后屈服了，并交出了图维那在尼斯的住址。1989 年 5 月 24 日上午 8 点，尼斯修道院一位神父在听到有人叫门时开门看见宪兵队站在门口。勒科尔东迅速跑上楼并发现了身穿睡衣的图维耶。他们用了 14 个月和 3 个星期的时间才找到他。

图维耶在狱中只呆了两年多时间，因为在 1991 年他花 1.2 万美元被保释出狱候审。

（吴铭 辑）

“冬眠”50载的飞机又醒了

一架美国洛克希德 P—38 闪电式歼击机，在格陵兰 86 米深的冰原下整整沉睡了 50 年，飞机主要部分仍然完好无损，武器、弹药均未锈蚀，经过整修可望重上蓝天。本文记述了探险家帕特里克·埃普斯和理查德·泰勒经过 12 年的艰苦探索，耗资 200 万美元，终于唤醒这架飞机的传奇故事。

阵阵刺骨的寒风从帐篷顶呼啸而过。1992 年 6 月 6 日这一天，尽管气候寒冷，帕特里克·埃普斯和理查德·泰勒还是起了个大早。在格陵兰的冰原上建立夏季营地以来，他们每天都是如此。正当他们准备下到竖井里去工作的时候，7 时 12 分，对讲机的嘈杂声中传出了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掘进器在 86 米深的冰下触到了飞机。”

他们俩高兴得拥抱在一起，互相用力地拍着对方的背部。经过 12 年的艰苦探索，耗资 200 万美元，他们终于迎来了这一胜利的时刻。这架沉睡了 50 年的 P—38 闪电式歼击机终于被唤醒了。

这架飞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制造的一种小型快速战斗机，可载一门 20 毫米航炮，4 挺 0.50 英寸机枪。最大速度 414 英里/小时，最大载荷航程 2260 英里，爬升率为 12 分钟爬高至 25000 英尺。目前这种飞机只剩下不多的几架。

这架飞机怎么会流落到格陵兰冰原呢？一切都得从 1942 年的一次代号为“包列罗舞”的行动说起。根据行动计划，美国空军组织了几个战斗机中队分批向英国转移。由保罗·蒂贝茨（他因 1945 年向广岛投掷原子弹而闻名于世）领导的第一支飞行队顺利到达英国，而第二支飞行队却未能到达目的地。

1942 年 7 月 15 日凌晨，由两架号称“空中堡垒”的 B—17 飞机和 6 架 P—38 飞机从格陵兰的一个秘密基地起飞，飞往雷克雅未克。在大风雪中飞行了 3 个小时后，他们自知难以继续前进，只好折返。在途经格陵兰冰原上空时气候十分恶劣，飞机燃油即将耗尽。

傍晚时分，麦克马那斯中尉找到了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他关闭了发动机，放下起落架，集中精力准备降落。飞机接触地面后摇摇晃晃滑行了 200 米。忽然，它的前轮卡在了一个地缝里，就地打了一个滚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不动了。一股浓烟从发动机中冒了出来，麦克马那斯很快从舱中爬出来，他开始冰上奔跑，并挥舞着胳膊。随后，另外 7 架飞机相继平稳地降落地面。史密斯上尉在航空日记上记下整个飞行情况。然后，他取下头盔，走出座舱，并随手将飞机的钥匙丢在了座舱中。50 年后，布雷德·麦克马那斯对这个细节仍记忆犹新。他回忆说：“我们大家都笑了，并问他，难道不怕有人来偷这架飞机吗？”

25 个人全都挤坐在两架 B—17 的机舱里。7 月 24 日，被困冰原 9 天的艰苦生活总算结束了，一支救援队赶来了，飞行员们被迫抛下那些不曾有过损伤的飞机，随救护人员到达 40 公里之外的海岸，在那里登上了 1 艘迎接他们的大船。

1980 年，亚特兰大飞机俱乐部的常客、飞机销售商帕特里克·泰勒偶然遇到那支传奇式飞行中队中的一名前飞行员。老飞行员对往事的叙述立即吸引了他们。因为埃普斯的一个顾客多年来一直在搜寻 P—38 闪电式飞机。这种飞机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飞行员在开火之前可以从瞄准器中看到他们对手的脸部。这种飞机共生产了 9923 架，现存的只有 28 架，而真正能飞的只有

5 架。

(亚秋撰)

纳粹分子雷默还在煽动暴力

1994年3月21日，希特勒军队的一名老将埃内斯特·雷默本应走进德国拜罗伊特监狱的大门——他因被指控煽动仇恨、暴力和种族主义而被判处22个月的监禁。然而，在这个日期到来的前几天，这位靠轮椅行走的81岁的老人却与妻子一起出现在西班牙马尔韦利亚的一幢别墅里。他躲在那里是为了逃避国家的审判。

1944年7月20日，以施陶芬贝格上校为首的一批德国军官用炸弹暗杀希特勒未遂，身为柏林警备司令的雷默在事后的镇压中起了重要作用。几个月中，共处死了直接和间接与政变有关的4000多人，雷默因此而受到了希特勒的赏识。战后，他更加努力地为纳粹主义卖命，积极进行宣传 and 出版活动，并因此成为德国新纳粹组织的一位知名人物。1949年他与另外几名纳粹分子创建了帝国社会党并出任该党副主席。3年后，该党被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宣布为非法，他不得不逃往中东。在埃及和叙利亚流亡两年，直至德国实行大赦后回国。然而，他的嚣张气焰没有任何收敛，宣传纳粹主义已成了他的职业和癖好。只要有国家向他提供帮助，德国严格的法律就难以抹去希特勒统治时期给他留下的烙印。所以，1962年叙利亚又再度变成了他的避难所。

1983年他成立了极右的争取自由德国运动组织。1986年他得意地公开宣称：“近18个月来，我出席了300多次新纳粹会议。我感到非常自豪。”

为了迎合近几年来欧洲新纳粹主义势力重新抬头的趋势，他的组织的出版活动更加积极，宣传纳粹主义的小册子不断问世，其中有的印刷量竟达5万份。1991年2月，他在一份杂志上发表文章。在谈到移民问题时说：“大批的侵略者进入我国，占领了我们的土地，而我们却要承受奥斯维辛集中营带给祖国的损失。为脱离苦海，我们必须戳穿谎言。”他所说的要戳穿谎言就是说纳粹从来就没有进行过大屠杀。另外，1992年11月雷默又为希特勒出版了报告集并宣扬“毒气室在集中营中是用来灭虱子的，而没有用它杀人”。鉴于雷默的上述种种活动已触犯了德国法律，法院判处他22个月的监禁。然而，他却逃之夭夭了，德国政府为此向西班牙提出了引渡要求。

他的到来在西班牙也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人们纷纷质问政府，难道西班牙是极端分子和纳粹分子的天堂吗？1994年6月14日，西班牙众议院一致通过决议，要求修改刑法，对鼓吹种族灭绝者予以刑事处罚。如果决议得以实施，雷默也许将会在德国的拜罗伊特监狱里度过他的余生。

（彭训厚辑）

骇人听闻的法西斯罪行

纳粹集中营

纳粹集中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全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缩影。德国法西斯分子通过集中营对犹太人和其他无辜人民剥夺自由、制造恐怖、强迫绝育、奴役劳动、剥削榨取，实行种族灭绝，进行血腥屠杀，残不忍睹。德国哲学社会学博士古德龙·施瓦茨女士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于1990年出版《纳粹集中营》学术专著，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档案材料，骇人听闻。

古德龙·施瓦茨女士多年实地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纳粹囚营总计有16种类型，共10005座，里面关押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国籍、不同道德伦理观念或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这1万多座囚营按类别划分分别为：6座“无痛苦致死机构”，29个精神病院，30个儿科所。在这些地方的病人被药物毒害致死；26个在东部被占领地区建立的车载毒气室、药物中毒和枪毙犯人的杀入场；11座关押患无法治愈精神病的东欧苏联及波兰人的集中点；8个死亡营；59个早期集中营；6个隶属关系不明，具有集中营性质的拘留所；4个不属集中营总监的集中营；22个主集中营和其下设的1202个分营；399个犹太居民隔离营位于波兰境内（今天的边界）；34个犹太居民隔离营位于今天的东加里西亚，16个在立陶宛，3个在拉脱维亚，60个在特兰斯尼特里恩；941个关押男性和女性犹太人的强迫劳动营，230个特别囚营用来关押捷匈边界奥地利地区的匈牙利犹太人，78个警方拘留营；106个劳动教育营，8个青年保护营，亨泽尔特党卫队特别营及其33个分营，希尔梅克—福尔布鲁克保安营及其6个分营，位于埃姆斯兰特的40个刑事犯营，1303个位于波兰的刑事犯营，21个国防军拘留所和柏林战俘营，8个位于黑森的战俘营，8个位于埃姆斯兰特的战俘营，2197个位于波兰的战俘营；关押外国国民工的囚营有646个在柏林，532个在黑森，1798个在波兰，另外有136个“移居营”、“移民营”、日耳曼化营和关押从波兰送到德国参加工业劳动人员的囚营。

目前还缺少所有的刑事犯营、战俘营、劳动营、强迫劳工营和谋杀机构的总数和资料。现在仅能提供这些类型的纳粹囚营在某些局部地区的数字。不为人知的还有那些大批处决犯人的地点名称和数量，即在纳粹占领、吞并的苏联地区建立的杀害、掩埋犹太人或非犹太人的场所。

至今尚未掌握的还有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境内建立的犹太居民隔离营的数量，还不知道德国的“犹太人之家”、“集结营”的数量，即德国犹太居民在被送到死亡营、隔离营、集中营和其他“东部”地区的囚营之前集结营的数量。同样不清楚的还有在德国的“婴儿和幼儿营”的数量，这里的儿童是从强迫劳动女工那里集中来的，并被谋杀和在东欧地区先“集中”而后分类送到德国由人领养“可德意志化”儿童的“日耳曼化营”的数量。还有在被统治的西欧、东欧地区建立的“移民营”、“移居营”、“日耳曼化营”和为押解德国强迫劳动人员建立的囚营的数目也未掌握。

古德龙·施瓦茨女士列举的10005个纳粹囚营中，有5877个位于波兰，超过了总数的一半，其中包括奥斯威辛、斯图霍夫、格罗斯—罗森、克拉科夫—普拉斯措夫、卢布林—马伊达内克主集中营和奥斯威辛—比肯奥、贝乌热茨、海乌姆诺、卢布林—马伊达内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死亡营。这些数字表明，《纳粹集中营》一书也只能找到并确定纳粹囚营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掌握了全部纳粹占领土地上的所有类型的囚营数量，那么纳

粹囚营的数量将比现在已知数量要高出 4 倍。
(彭训厚 撰)

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的残忍片断

夏日里的残酷

大暑时节，太阳格外火辣。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砾石场被沉闷而炎热的空气包围着，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尘气浮在空中，让人憋得喘不过气来。这是 1941 年的盛夏。

阿尔伯特是斯洛伐克的一名很有成就的实业家，拥有数家工厂。自德国人控制斯洛伐克之后，他先失去了财产，继之又被捕入狱，再后来就被送到了号称“人类的肛门”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这是纳粹集中营中规模最大，也最为灭绝人性的一座。

阿尔伯特腰肥体胖，身体很结实。他拼命地干着脏累的活计，汗水和灰尘使他像从泥土中刚刚钻出来的动物。他低弓着腰，艰难地推着满满一车子砾石。小道前方是由几名党卫军和德国犯人（称“卡保”，属高级囚犯）佻成的夹道。尽管知道迎接他的命运是什么，阿尔伯特还是不停地向前、向前……

一阵棍棒劈头盖脸地落下，阿尔伯特灰蒙蒙的脸上、身上顿时增添了道道伤痕。他尽力加快速度，从夹道中走过，然而，回来时还是同样的路，同样的毒打，除了不断地被打、被推、彼踢之外，阿尔伯特还得千方百计通过为他设置的陷阱。这是一个深坑，上面有两块木板，他知道大多数同胞都在此而丧生。几个来回之后，阿尔伯特已变得鲜血淋漓，行动迟缓，一个滑步，连人带车滚落进坑底。

党卫军和卡保像一群饿狼猛扑过去。顿时，坑内传来棒击声和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阿尔伯特蜷缩着身子，保护着自己的头，两个卡保抡起杯口粗的木棒，狠命地去打他的头部和腰部。片刻间，身强力壮的阿尔伯特像泥一样瘫倒在坑底。

一名卡保用脚将他踢翻过来，发现阿尔伯特的眼睛在动，大喊道：“这头肥猪还活着。”说话间将木棒用力压在他的喉结上，棍子下发出一阵“咯吱咯吱”声。

两个运尸工跳到坑内，使尽全身力气也无法移动尸体，最后，还是几名卡保帮着将阿尔伯特的尸体抬出坑外，装上板车……

秋风在哭泣

一个秋日的清晨，名叫基拉尔的波兰囚犯忽然远远看见从比克瑙方向来了一支妇女队伍，队伍很长，一眼看不到尽头，估计有数千人。她们每个人带着两块砖头，走到指定的地点放下，深深地舒一口气，然后再返回。几个小时以后她们又带着砖头走来基拉尔好奇地向行进的妇女队伍近处移了移，把好不容易弄来的半包香烟悄悄地塞给一名他熟识的卡保，低声问道：“这些妇女是从哪来的？”卡保接过烟，抽出点上一支，道：“前些天从荷兰押送来的犹太人。这些犹太狗不久前还过着富贵的日子，转眼间，哈哈……”卡保笑着，眼里露出一种残忍的快意。“她们都很年轻呀！”基拉尔惋惜地说道。“那些老的和小的早就处理掉了，这些年轻的暂时留了下来，是因为她们还有利用的价值。”卡保轻松地道。

基拉尔睁大眼睛看着在寒风中移动的队伍，发现这些女人大都在 20 岁上下，集中营的种种磨难还没有抹去她们的美貌。她们赤着脚，衣衫褴褛，裸露的皮肤呈棕褐色，透过胸前衣服上的破洞，可以清晰地看到她们丰满的乳峰在寒风中颤抖。在队伍旁边，女党卫队员不时地用木棍去戳长相漂亮的

姑娘的胸部和下身，脸上露出因嫉妒而产生的残忍笑意。

卡保们开始还不敢乱动，但看到女党卫队员们的行为，纷纷壮着胆子上前去起劲地调戏那些漂亮的姑娘，有的甚至将她们按在地上……

基拉尔身边的那名卡保看到此景，将手中的半截烟蒂扔在地上，用脚使劲踩灭。他用舌头添了添嘴唇，淫邪地道：“伙计，我也要过去大干一番了。她们有些真他妈的漂亮……”

基拉尔心里恨恨地骂道，“狗娘养的，总有遭报应的一天。”

这支可怜的队伍每天往返两三次，队伍一天比一天短，一个星期后，那些幸存的姑娘们看上去就像风烛残年的老太婆，每个人都面目全非，再也找不出一丝青春的风韵。基拉尔简直不相信这就是几天前那群美貌多姿的少女。

数天过后，她们再也没有出现，凭着几年集中营的经历，基拉尔断定，这群姑娘元疑被清理掉了。理由很简单，她们已不再适宜做工。

冬雪中的冤魂

一天中午，波兰囚犯基拉尔受命到女囚舍修理门窗，这里大部分是法国和比利时来的犹太人。一进工棚，看到里面的惨象，基拉尔不禁打了个冷颤。

工棚里，墙边摆满了三层木架床，床上躺着几百个骨瘦如柴的妇女。有些妇女蜷缩在上面，还有些则在破布堆似的被子里翻寻着虱子。一些赤裸着身体的女人在木架之间活动，尽量朝工棚里唯一的一只火炉靠近。这些一丝不挂的妇女像一具具活骷髅。胸前挂着两个奶头，肚子瘪进去，身上肮脏无比，有些还流着脓。地上全是像粪便一样的污物，她们光着脚丫踩在上面还发出“扑哧扑哧”的声响。基拉尔见过成千上万具尸体，对死亡他已司空见惯，但这些病病歪歪、饥饿肮脏、行将就木的生灵给他留下了特别可怕的印象。看到她们使他感到是件极为痛苦的事，特别是想到她们原本是天真可爱的姑娘和修养得体的妇女时，这种痛苦更为强烈。

面对这惨不忍睹的景象，基拉尔似乎不愿睁开眼睛，囚舍长发现了这点，过来挽住他，领了出去。

出了工棚，囚舍长严厉地道：“基拉尔，怎么搞的？”基拉尔用悲凄的声音道：“囚舍长，这太可怕了，她们原来可都是天真善良、修养得体的妇女啊！”“住嘴！让这些犹太狗活着已经不错了，你看她们，又脏又丑，她们本该是这样子的，但却混在了高贵的人种之中……”囚舍长满脸怒气道。基拉尔望着囚舍长那蠕动的嘴唇，恨不得扑上去将他撕成碎片。他暗骂：“德国人简直不是人，是畜牲。”囚舍长用命令的语气道：“今天你回去吧，明天早上立即过来干活，别再装熊……”基拉尔道：“是，是，我一定来，一定来。”

次日清晨，雪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容易结冰的沼泽已覆盖上薄薄的一层冰雪。基拉尔刚要走进女囚舍，就发现不远处有一堆尸体随便地堆放着，全都一丝不挂，大老鼠在尸体堆里窜来窜去。显然这都是一夜间死去的，正在此时，两名女工作人员拖着一个年轻姑娘的尸体走近尸体堆，这些老鼠顿时逃之夭夭。这位姑娘显然刚断气不久，基拉尔发现她那瘦骨伶仃的躯体还很柔软。

春日里的反抗

一天下午晚些时候，基拉尔正躺在自己的铺位上休息，一名囚犯跑来将他摇醒，喘着粗气兴奋地告诉他：“基拉尔，集中营的‘杀人恶魔，死了！”

基拉尔翻身坐起，瞪着这名囚犯道：“你是说席林埃死了？”“对，死了，而且是被枪杀的。”“枪杀的，天哪！谁有这个胆量敢杀他？”基拉尔吃惊道。“你想都想不到，是一个少女，17岁的美丽女孩干的。”“什么？一个17岁的女孩！快，快给我讲讲事情的经过。”基拉尔有些急不可耐。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席林埃像往常一样在月台上起劲地协助别人接收夜里运到的一批犹太囚犯。待对囚犯分类之后，席林埃和另一个同伴押送一队女囚去焚尸场。他俩喝了不少酒，显得醉醺醺。他们直接跟进更衣室。”“党卫队员不是严禁与女犯同进更衣室吗？”基拉尔问道。她们喝醉了酒，更主要的是看到了一个美丽绝伦的少女，所以他们闯了进去。进去后，他们直接来到那名少女跟前，逼她脱光衣服。但少女一看两个凶神恶煞的党卫队员在场，死活也不愿赤身裸体。席林埃大怒，上前撕扯少女衣服。当他用力撕掉犹太少女精美的胸罩时，女孩在极度羞辱中抽出了他腰间的枪，将他送上西天。”

基拉尔听着，眼睛渐渐放出光来。那囚犯继续道：“席林埃的同伙一看到他被打死，拼命冲了出去，其他犹太妇女试图从里面把门栓死，但那些守在外面的党卫队员听到枪声后如狼似虎般立即冲进更衣室，当他们明白发生的事后，便对这群犹太女人提前下了毒手，密集子弹将这名勇敢的少女和数百名同族射死在更衣室内。”

基拉尔听到这里，又显出极度痛苦的表情，他喃喃地道：“原来我们也能杀死党卫军，我们也是人啊！为什么这些年从没有一个人敢起来反抗呢？多少人像羔羊一样死去，党卫队才有多少人啊……

他们陷入沉思之中……

（赵嘉龙撰）

日本毒气工厂揭秘

大久野岛是一个秘密地方，一度曾在地图上消失。现在也有人希望这个小岛在人们的记忆中永远消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岛有一座生产了数千吨毒气的工厂，日本在征服亚洲各地时曾用这里生产的毒气对付老百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 50 年后的今天，人们仍在辩论谁应负战争责任问题。这座工厂的废墟仍使一些日本人想起那次战争，尤其是因为从这个小岛乘船只需 10 分钟即可到达遭到核武器进攻的第一个城市——广岛。

工厂废墟附近的一个小博物馆的馆长村上先生说：“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这里也生产了化学武器。我们应当让人民知道这两件事都是在这里发生的。” 现年 69 岁的村上，青年时期曾在这座工厂当技工。他对工厂当时的情况仍记忆犹新。村上指着在废墟中跳来跳去的野兔，回想起他们当时如何用这种野兔进行毒气试验。

这个博物馆的展品简单而阴森可怕，照片展示了毒气造成的丑陋难看的疤痕和皮肤生疔子的照片；在日本古都京都制造的装毒气的陶罐，工人穿的内衣上有一个装滑石粉的特制口袋，用滑石粉涂抹在生疔子的患处。

这座工厂旧址现在看起来显得十分平静，尽管有点凄凉。沿着像宿舍一样的旅馆北边的一条小路往前走，工厂仓库废墟仍然矗立在那里。发电厂的厂房已废弃，窗户上的玻璃已打碎。烟囱仍矗立在灌木丛中。政府官员仍不肯说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是战时文件表明，在 1931 ~ 1941 年期间，这里曾生产的 3400 吨吸八千万分之一的芥子气，可在 30 分钟内把人毒死，百万分之零点零零五的刘易斯毒气就可把人毒死。研究人员说，甚至戴上防毒面具，这种毒气也能引起肺部损坏和各种癌症。

历史学家根据解密美国政府文件推算，日本在 1931 ~ 1945 年期间大约生产了 7400 吨化学武器，或者说是 750 万发化学炮弹。他们说，运往中国的氰也是由臭名昭著的 731 部队进行生物试验的。据说 731 部队用氰作试验至少杀死 2000 名中国人、韩国人和俄国人。

日本在 1928 年开始用法国生产芥子气的设备在大久野岛试验生产毒气。大久野岛在 30 年代初就从地图上抹掉了。工人要发誓为此保密。毒气工厂在 1934 年和 1936 年期间扩建，能生产几种致命毒气。在 1937 年对华战争全面爆发后，生产也大幅度增加，1941 年由于美日参战，生产达到高峰。

1945 年 10 月，即日本投降两个月后，美国占领军开到大久野岛拆毁化学武器。这座工厂被烧毁。村上说，他和其他工人把两个重 3000 吨的密封罐里的有毒物质倾倒在东京西南约 700 公里的地方。

自 1947 年以来，大久野岛原毒气工厂的工人共 6300 人在广岛大学登记注册为毒气感染的病人。这是该小镇医院院长宣布的。这些病人患有皮肤病和呼吸系统严重疾病。他们每月可领到 12 万日元的医疗费。病人代表经常向政府请愿，要求给予更多补贴。目前有 5000 病人有资格领取政府的医疗费。约有 2500 名原正式职工作为军队的民工在 1954 年开始领取医疗补助金。但是另外 2500 人（主要是妇女或当时的学童）到 1974 年才领到医疗补助。许多人已死亡。原工厂的许多工人在战后过着隐居生活。他们不愿谈当时在工厂干活的情况。但是最近几年工厂的秘密才逐渐揭开。

（玉玲 撰）

惨无人道的暴行——美教授著书揭露日军曾进行细菌战人体试验

二战停火后不久，东京郊外举行了一次精心准备的葬礼。据说亡者是日军细菌战人体试验计划的得力干将石井四郎。但是，葬礼完全是个骗局。石井四郎没有死！葬礼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美国调查人员最终还是找到了他。

加州北里奇大学历史学教授谢尔登·哈里斯在《死亡工厂：1932—1945年的日本生物战及美国的掩盖行为》中写道，石井四郎向美国当局提供了关于日军在满洲大肆研究生物战的详细情况，美国官员答应对他免于起诉。

石井与美国当局上演了一出非常狡猾的骗子戏。由于担心真相曝光会引起政治混乱，美国政府隐瞒了事实，一藏就是几十年。直到今天，美国仍然不肯透露有关情报。

哈里斯 1984 年曾在中国高等院校讲授美国历史。其间，一位中国学者让他去哈尔滨城外参观 731 部队的细菌战工厂遗址。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日军的人体细菌试验。年近花甲的哈里斯走访了当年属于满洲的许多地方，拜访了许多知情者。

根据《查询自由法》，哈里斯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希望查阅有关文件。终于，详实记录美国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细菌专家的 1000 页文件到了哈里斯手中。他还得到了某些意想不到的帮助。一位官员向他提供了一摞他从未听说过的文件。那位官员对他说：“不要说你是从哪儿弄到这个的。复印一份，然后寄还给我。”

哈里斯对这些文件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结论：美国科学家起先以为可以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但后来发现美国陆军的生物战计划更加先进。日本根本未生产出可以使用的细菌武器。可是，在二战行将结束之际，美军已完全具备了生产生物武器的能力。哈里斯在书中写道，石井提供的数字情报没有多大意义。可是，美国却为此付出了荣誉代价。

美国官员否认政府曾豁免了石井四郎。此人已于 1956 年死于喉癌。

哈里斯的书重点介绍了石井四郎其人其事。据说，石井声音洪亮，精力过人，常常通宵达旦地饮酒。20 年代末，他认为生物武器不仅廉价，而且特别有威力，于是，就游说上级军官，建议研制细菌武器。

二战爆发前，日本在细菌战研究领域一度领先，石井四郎“功不可没”。1932 年，日本占领满洲。石井在哈尔滨以南的北营河村建立了生物战研究站。后来，又有好几个这类研究站相继在满洲成立。那个地区成了一个“巨大的生物战实验室”。

石井一手倡导的人体试验与纳粹医生的犹太人医疗“试验”不谋而合。不幸成为试验对象的一般是游击队员、犯人或普通平民。日本人在他们身上注射各种致命的病毒。慢慢地，他们便在低烧的痛苦中死去。日本科学家据此掌握准确的杀人剂量。

为掩人耳目，日军告诉当地老百姓，那个死亡工厂实际上是个木材厂。日本人内部则戏谑地称人体试验对象为“木料”。此外，石井四郎等人还对中国军人和老百姓实施“实地试验”。他们悄悄溜进城里、村里，在井里下毒，或是给当地儿童吃有毒的巧克力。

由于很多记录已经被毁，所以很难准确统计有多少人死于细菌战研究。但是，哈里斯估计，总数应为 1.2 万人。

731 部队的活人试验对象中有汉族人、白俄罗斯沉亡者、哈尔滨的犹太人以及苏联战俘。至于有传言说美国战俘也是实验品，哈里斯不敢苟同。

(冬雪 撰)

在北海道东川的中国劳工

在日本北海道有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忠别川。这条河的中游有一座水库，日本人称为东川游水池。这座水库的水浇灌着北海道东川、东旭川、东神乐地区的大片农田，成千上万的日本居民受益于这座水库。然而，这座水库的建筑史，却是一部中国劳工在日本的受难史，它里面有中国人的生命和鲜血。

忠别川发源于北海道山区，流经众多山涧峡谷和暗渠，本是冰雪融化而成的河水，因为没有足够的升温地带，使水温更加低下。由于水温低，以此河水灌溉的农田，每年至少减产 1800 多石粮食。日本原本就是粮食不丰富的国家，自 1937 年全面侵华以来，粮食更为缺乏，日本政府一再发布关于增产粮食的法令。1941 年，又发布《米谷管理规则》，更加强了粮食的国家统制。为了解决东川一带粮食增产问题，日本农相亲赴东川，鼓吹粮食增产。在这种形势下，北海道地方官厅与株式会社地崎组等大承包商几经讨价还价，于 1942 年签订了修建东川水库的契约，目的为提高水温，增产粮食。这项工程总工程费为 130 万日元，预计 1944 年 10 月 30 日竣工。但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工事资材、尤其是日本劳动力奇缺，临近竣工之日，全部工程只完成 30% 多，只好延长工期一年。

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东川水库的承包者决定使用中国劳工，这是日本政府在 1941 年时就明令许可的。1944 年 9 月 14 日，第一批 297 名中国劳工，在日军的押送下，在塘沽乘上“第七寿丸”，9 月 25 日进入大阪港。这艘船是装有煤炭、矿石、盐等货物的货船，中国劳工就像货物一样被塞进船舱里。由于船内的恶劣环境，在行船途中，就有 16 人死于船上。从大阪到东川的强制运送途中，又有 17 人死亡，余下的 264 人于 9 月 28 日到达东川。第二批 41 名中国劳工 10 月 4 日在塘沽被押上船，10 月 21 日到达下关港，10 月 25 日到达东川。由下关至东川途中有一人死亡。这名死者为赵兰庭，年仅 22 岁。他是在火车上从列车便所逃出的。为搜捕他，当地的警察署和秋田县警察厅都出动了，并将其照片印于布告上，四处通缉。最后，由长野县的警察报告说，此人死于肺积水。显系弥天大谎，恐怕他是被追捕的警察打死的。

这些中国劳工在旭川下火车之后，又被强行推上大卡车，为了遮掩日本老百姓的耳目，卡车在夜间行走，中国劳工不知去往何处，连中国人翻译也不敢告诉他们。东川水库工地的收容所在东川町东 9 号南一番地，这原来是朝鲜劳工住的地方。中国劳工到了以后，收容所四周都围上了高墙，墙上面钉着铁丝网，室内窗户钉有木椽，同监狱一样，完全隔断同外界的联系。为防止劳工们逃跑，在出入口处设有监视岗楼，由旭川市的警察负责警备。这些警察每一周轮换一次，以防止他们同中国劳工接触和熟悉。

中国劳工到达东川水库工地时，已经是深秋季节，但他们仍穿着破烂的夏季服装。由于营养失调和一路上的虐待，这些人很多都是全身浮肿，眼睛瘪下，手指扭曲，其状惨不忍睹。甚至连日本方面的有关人员都提出疑问：“这些人能提高工作效率吗？”但就是这些被折磨得接近死亡的中国劳工，用编织土筐和手推车的人工作业，完成了水库庞大的主体工程，水库的宽 4 米、长 5 公里的入水沟与排水沟也是他们修建的。他们早上 6 点出工，于到晚上看不见东西时为止。在日本监工的监督下，稍一不慎，就会遭到监工以 8 号铁丝制作的铁丝鞭的抽打。被打时如出声或表现出稍许抵抗，就会遭到

更力严酷的毒打。在北海道寒冷的冬季，他们也没有换季的衣服，穿的是草鞋，几乎都没有手套，冻伤手脚的人不计其数。在搬运石头的过程中，由于下雪，加之冻僵的手不能应用自如，常常是搬起的石头脱手滑下砸伤腿脚。有一种叫“蛇笼”的装石工具，经常把劳工的手夹得又青又紫，甚或有夹断手指者。劳工从事这种繁重的劳动，却根本无一顿饱腹。因为中国劳工的粮食，根本不在日本有关方面的计划之内。

除了严酷的劳役之外，劳工们还受着非人的私刑。收容所附近有一户姓水口的人家，据水口老人回忆说，有一次，他在收容所房顶维修房屋时，在上面听到屋里病人的凄惨的叫声。他从缝隙往下一看，顿时惊呆了。里面有一名病人仰面朝天呈一“大”字形，四肢被分别绑在4个木桩上，有四五个日本人，轮番用半截木棒在殴打他。水口老人当时便想：“受到这种私刑真难以令人想象”。对待病人尚且如此，如果是对待他们认为不驯服的中国劳工就更可想而知了。

在繁重的劳役和残酷的折磨下，这两批中国劳工到东川水库后的3个月内又死亡41名，到日本投降前又有12人死亡，日本投降后至遣返中国劳工归国前还出现了1名死亡者，计有54人，加上前面提到的船上和上陆后死亡的34人，共计死亡88人，占被掠总人数的25%。即是说，在被掠往日本的中国劳工的每4人中，便有一人死亡。这些死亡者都是有案在册的。其中年纪最小的有2个，一名张树林，一名赵成斌，都是17岁；年纪最大的叫郑双戈，但也不过是53岁。在死亡者中最多的的是20~24岁和25~29岁的青年人。前者有18人，后者为17人，两者合计占死亡总数的62%。他们正值青春韶华之时，就这样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惨无人道地吞噬了。死在日本的中国劳工们，他们的阴魂是否会因为战后日本政府的几句“深刻反省”而散去呢？笔者是不得而知了。然而，在此笔者愿以日本为这些死去的中国劳工而立的“慰灵碑”碑文结束此文，希望中日两国人民永志不忘这血的教训：

中国人强制连行事件之殉难烈士长眠于此此事件为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侵略战争一环而犯下之罪孽。基于1944年11月阁议决定，政府机关及日军直接指导了强制掳掠中国人到日本国内，使其在135处从事劳役的活动，致使众多中国生灵命归黄泉。

1944年，338名中国人被强行掠至此地，从事与“江御发电厂”相关的游水池修建，在短暂之时日中，竟有88人殉难。而游水池至今仍作为使忠别川河水升温的设施滋润着东川町、旭川市及肥美的农田。

今天，我们作为日本国家的主权者——日本国民，凭吊烈士的魂灵，从内心里向中国人民表示最由衷的谢罪，坚决阻止军国主义复活，不再重蹈覆辙。为誓死实现日中不再战、日中友好，确立日中两国人民的永久和平与友谊，建此碑为鉴。

一九七二.七.七

（吴铭 撰）

侵略者的可耻下场

海德里希布拉格丧命记

弃恶从“善”

1941年9月27日一大早，布拉格机场上，盖世太保头子海德里希在从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同僚中挑选的谋士陪同下，兴冲冲地走下飞机。他转眼成了这里的头号人物，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保护长官。

搞恐怖活动是他的本行，在统治一个被奴役的民族方面，他也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刚刚住进赫拉德欣古堡豪华的官邸几小时后，海德里希敲山震虎的恐怖行动就开始了。盖世太保首先逮捕了捷克总理埃利亚斯，经过简单审讯之后，即以叛国罪处死。紧接着是粉粹抵抗小组和反对派，逮捕后立即被刽子手枪杀。

一时间，捷克人被他这种恐怖手段所震慑，抵抗运动也随之消失。海德里希一看达到目的，马上恢复了军事法庭。这位“布拉格屠夫”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可亲的慈善家。他宣布结束政治搜捕，开始主动向捷克工人和农民献殷勤，利用他们对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认为后者是抵抗运动的主要温床。紧接着，海德里希又废除了许多将捷克人贬为二等公民的规章条例，并给200万捷克产业工人增加油脂供应定量，给军备工人提供20万双鞋，还征用了波希米亚世界著名疗养胜地的豪华饭店，辟为捷克工人的度假住所。

此外，这位保护长官还偕同他美丽的妻子莉娜接见一个又一个的捷克人代表团，渐渐地赢得了捷克人对他的信任。

海德里希使用的这套绥靖手段获得成效的消息，引起贝奈斯在伦敦流亡政府的震惊。保护领地风平浪静，有使民主派捷克流亡者的事业陷入瘫痪状态的危险，因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居民对德国统治者愈是持容忍态度，流亡政府在和盟国的谈判中就愈是难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唯有在保护领地积极开展抵抗运动，才能名正言顺地要求自己的盟友，在解决战后问题时充分考虑捷克的利益。

但是，只要德国人和暴君海德里希坚持有弹性的占领政策，就很难出现一种法国式的抵抗运动局面。

唯一的办法：干掉海德里希！

神圣的使命

1941年12月28日21时，一架“哈里法克斯”式飞机从伦敦郊区的某机场起飞。机上有7名捷克伞兵，其头目是霍凯中尉。他们在马莱克附近的坎比斯达拉奇苏格兰营地受过专门训练。

流亡伦敦的捷克情报局上尉苏斯茨，透过机窗俯视着远方离他而去的故乡。他知道，这七人天一亮就要开始执行最为冒险的任务：暗杀海德里希。

到达目的地后，伞兵们根据捷克抵抗运动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先后提出和否决了几个暗杀海德里希的行动方案。有人提出用反坦克火箭筒袭击海德里希的专列；有人提出炸掉海德里希在布拉格赫拉德欣古堡的官邸；还有人提出用横跨马路绷紧的纲丝绳出其不意地拦击海德里希的汽车，然后再由埋伏在布列扎尼森林里的人将其射杀。

1942年5月确定了最后行动方案。截击地点选在海德里希每天从布列扎尼森林前夫首都办公地点必经的布拉格郊区路段。

灰绿色的轿车

在捷克伞兵特遣队紧锣密鼓地制订截杀海德里希计划的同时，这位保护

长官却对危在旦夕的处境似乎毫无觉察，行之若素。

1942年5月27日，天气柔和，和风吹拂，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沐浴在明媚春光之中。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长官的寓所——布列托尼森林古堡的庭院里，更是一派春色。将近10点钟，一辆灰绿色的“奔驰”轿车停在台阶前，克莱因在车门旁等候主人出发。海德里希突然出现在台阶口高处的台阶上，他手挽着他的爱女，金发的西尔克。两个男孩克劳斯和海德尔站在他们的母亲莉娜的身边。海德里希拥抱了他的亲人，然后快步走下台阶，登上汽车。和往常一样，他坐在司机旁边的位子上。司机把车启动，汽车在院子里缓慢地转弯。海德里希挥手向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致意，随后便上路了。

海德里希的“奔驰”轿车沿着柏油马路急速向前驶去。这条路通往布拉格，路长15公里，道路平直，路边是挺拔细高的栗树，挂满嫩叶的翠枝在马路上空交织在一起。“奔驰”车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行驶着。车子穿过里布兹尼塞镇和它那石铺的街道，从那尖锥顶的教堂前面驶过。布拉格出现在右前方。

10点20分，一辆发自布拉格的红色电车开始缓慢地爬高。10点26分，海德里希的笨重、低车身的“奔驰”轿车突然出现在离拐角处1公里的马路高处，司机克莱因显然对这一段路很熟悉，在弯道口开始减速，按顺序第2个进入弯道口。此时是10时27分。

单打独斗

突然，在路边闪出一道亮光。这是由随身携带的小镜子反射出的太阳光。又过了一分钟，汽车以低速进入转弯处。就在这时，只见一个人甩掉手臂上的风衣，端起冲锋枪抢步跳上公路，枪口对着汽车，扣动扳机。可枪没有响。原来是枪出了故障。汽车从这个惊呆了、木然站着的人面前驶过。海德里希在惊恐中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他猛地转过身，掏出手枪。汽车紧急煞车，在一个似乎是要向正在上坡的电车跑去的青年人面前减速。青年人转到汽车后边，突然挥手朝汽车扔出一枚炸弹。刹那间，出现一团光亮刺眼的火球，紧接着是一声剧烈的爆炸声，腾起一股黑色的烟雾。附近一辆电车左边的窗子被震得粉碎。两件显然是放在“奔驰”车后边座位上的绿色上衣，飞向空中，挂在电车空中的电缆上，随后又落在地上。轿车右后边的轮胎被炸裂了，车身后部被炸了一个大窟窿。

海德里希和克莱因迅速打开车门，拿着手枪，跳了出来。投炸弹的青年人是伞兵扬·库比斯。他听到第一发子弹从他耳边飞过，马上向他放在栅栏旁边的自行车跑去。距离10米处，被吓呆了的约瑟夫·加拜克一直未动，揣着他那无用的冲锋枪愣在那里。看到扬·库比斯骑自行车逃走，他这才如梦中惊醒，扔掉无用的武器，夺路而逃。这时，一发子弹从他身边飏地飞过。他回头一看，发现是海德里希正朝他射击。他赶快跑到停在附近的两辆电车后边，以掩护自己。电车里的许多人四散奔命，约瑟夫冲出围观的人群。海德里希又追上去继续向他射击。当约瑟夫来到对面的人行道上时，一粒子弹落在离他极近的地方。他跑到一根电线杆后面，掏出手枪向海德里希射击。

突然，约瑟夫·加拜克看到海德里希握枪的手抖动了一下，显然，他是没有子弹了。就在这时，在追赶扬·古比斯（古比斯头部受伤，但成功地向布拉格逃走了）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克莱因折回来保护他的主子。这对约瑟夫·加拜克来说真是极好的机会。他立即离开电线杆，拼命地跑向山丘。克莱因一边追赶，一边射击。约瑟夫·加拜克害怕背部中弹，便又躲在一根

电线杆后面，向躲在另一根电线杆后面的克莱因射击。决斗又开始了。然而加拜克知道，过不多久，不只他的子弹要打光，时间也不容许他拖下去。增援对方的警察很快就会赶到。他必须立即逃走。他向克莱因连发两枪，接着拔腿就跑。克莱因紧追不舍。

约瑟夫看见一片肉铺，便纵身跳了进去，希望从后门逃脱，但肉铺没有后门，他又不得不和克莱因对面相峙。他伸直手臂瞄准，沉着地射击。在 20 步远处，子弹打中了德国人的大腿。克莱因惨叫一声，踝骨处又中一弹。约瑟夫，加拜克全力跑向丘顶。一辆有轨电车开始开动。司机看他那急冲冲的样子，以为他是急着要赶车，便好意地打开车门。约瑟夫·加拜克跳上车，藏好武器。车上没有多少人，他一屁股坐在座位上。

电车把他拉到文采德斯站。他换乘另一辆电车，赶回同伙沃弗卡的家中。他一回来，布拉格的电台就中断了预定的广播节目，播发一则“特讯”。特讯讲述了对海德里希的暗杀经过，并声称将出 1000 万克朗的赏金捉拿凶犯。特讯对海德里希的伤亡情况未置一词。难道他会安然无恙？约瑟夫·加拜克和沃弗卡一家寻思良久，他们着实有些焦虑。

恶魔丧命

在“奔驰”车身后半部爆炸的炸弹，使一些碎金属片、植物纤维和布肩进入了海德里希的脾脏和腰部。但他当时毫无感觉。不仅如此，他还对约瑟夫·加拜克穷追不舍，并连续向行凶者射击，直至子弹耗尽。直到克莱因返回接应他时，海德里希才觉得腰部疼痛难忍。但他还是大声命令克莱因：“追上那个坏蛋，把他干掉！”

他疼得弯着身子，向身后的栅栏走去，背靠栅栏歇息。稍事休息后，便使出浑身的力气，踉踉跄跄地回到他的汽车旁，倚靠在发动机罩上，弯腰曲背，就像是刚跑了一段艰难的长路后，气喘吁吁。他摘下自己的大盖帽，放在挡泥板上。他的脸简直就像一片经过霜打皱缩的树叶，令人害怕。

不久，那些被惊得发呆的路人、电车乘客，在海德里希周围的远处围成一圈。他们害怕那身党卫军制服，不敢近前。但一个显然是化了妆的像是演员模样的金发女人向前走了几步，喊道：“这不就是国家保护长官吗？快叫警察来！”随后，突然走出两个捷克警察。他们也认出这是帝国保护长官。这时，一辆小卡车开下山丘，一个警察将其拦住。人们先把海德里希放在靠近司机的位子上，一股殷红殷红的血开始从这个党卫军头子的背后流出。

约 1 小时后，在布劳沃医院里，两名布拉格最好的外科专家——捷克的霍尔鲍莫教授和德国医生迪克一为海德里希作了手术。X 光照相表明，弹片进入脾脏和腰部约 8 厘米，一根肋骨被炸断，胸部有轻度塌陷，横膈膜有两处穿孔。手术看来是成功的。但两位医生不想切除脾脏，他们满足于取出大部分碎片。

6 月 3 日，星期三，保护长官的病情突然恶化。他的面色渐渐变成青灰色，两腮凹陷，脉膊也越来越弱。他的嘴唇苍白，两眼紧闭，这表明他患了全身性败血症。几位医生建议作手术从他的脾脏里取出异物，但格哈特教授反对，因为这毫无希望。他因此而被一些党卫军分子指责为玩忽职守。事实上，海德里希是无可挽救了。德国人没有青霉素，尽管不断地输血和注入血清，致命的细菌还是渐渐侵入血液中。在 3~4 日的整夜内，海德里希处于濒危状态。6 月 4 日，星期四凌晨，他终于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赵嘉龙撰）

山本五十六丧命记

为了实施“阿”号作战行动。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亲临西南太平洋俾斯麦群岛的新不列颠岛东北端港市拉包尔督战，未曾想到，在行动即将结束之际，他却做了个……

鬼使神差的决定

“阿”号作战计划的实施已接近尾声，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

山本在拉包尔的日程安排也只剩最后的一两天了。1943年4月16日，山本突然决定：用一天的时间，到靠近瓜岛前线的肖特兰等岛上的各基地去视察，以鼓舞那里官兵的斗志。

第3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但山本执意不从。无奈，小泽只好去找联合舰队司令部的黑岛参谋。他对黑岛说：“如果长官一定要去的话，我们只好加强护卫力量。6架战斗机担任护卫，力量太单薄了。需要的话，可以从我那里调用战斗机，多少都行。请你把我的意见转告给参谋长。”但是，正巧这时宇垣参谋长因患病卧床休息了，小泽的建议没有被转告上陆军中将今村，对山本的视察计划也极力反对。他亲自找到山本，向他讲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段危险飞行经过。山本听后，笑了笑道，“飞行员很有水平，对这一意外的情况处理得很好。”他并没有提起取消自己视察计划的问题，这使今村很是失望。

驻守在肖特兰岛的航空队司令官城岛收到电报后，生气地道：“在这样风云变幻的前线，怎能把长官的行动计划用如此冗长详细的电文发出来呢！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干。你们只能参考，用不着信为以真。这事太愚蠢了。”

次日，即17日，城岛少将特意赶回拉包尔，当面劝阻山本说：“长官，这太危险了，请取消这次视察。”“不，已经通知各基地了，各处都已做好准备正在等待着。明天一早就出发，当天晚上即可返回。请你等着吧，回来后，咱一块儿吃晚饭。”山本并没有接受他的劝阻。

死亡飞行

过去，不论是在特鲁克还是来到拉包尔，山本一直都穿白色军服。可是，临到出发的4月18日早晨，他却突然换上了草绿色军服走出了他的房间。

晨5时30分，他们驱车直奔拉包尔机场。来到机场时，705航空队所属的两架一式陆基轰炸机在战斗指挥所的前面已等候他们多时。

他们一行分乘两架飞机：山本、高田军医长等四人，乘1号机；参谋长宇垣、北村会计长、友野气象长等五人，乘2号机。1号机机长兼主驾驶员是飞行兵曹长小谷立。因为他以“立”取名，人们都称他为“小立”；2号机的机长是一等飞机员兵谷本，主驾驶员是二等飞行兵曹林浩。他们都是经过多次战斗考验的优秀飞行员。

按照预定时间，两架陆基轰炸机于6时整准时起飞，离开了拉包尔东机场。紧接着，204航空队所属的6架零式战斗机，也远远抛开卷起的尘埃腾空而起。飞至空中后，零式飞机以三三编队的队形编成两队，分别在山本座机的左右两侧护卫飞行。

1个半小时后，机队以2000米的高度沿布干维尔岛西海岸飞行，岛上茂密的热带丛林清晰可见。就在这时，他们发现一架担任护卫的战斗机，突然加速往前飞去，并摆动机翅。机内的飞行员抬起手来，指着一个方向，像是在告诉他们什么。他们沿着飞行员所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发现在机队的右后下方约500米的高空出现有十几架美P—38战斗机，正在向北飞行。

发现了日本飞机的美 P—38 战斗机队，突然又折了回来。各机随即抛掉副油箱，明显地拉开了空战的架势。它们迅速分成两队：一队急速 1 高；另一队往日本机队的前方迂回过来，像是要堵住两架一式陆基轰炸机的去路。1 号机见来势不妙，便迅速下降，几乎降到要触到海岸上密林的树梢时，又猛然左转，想避开对方，向前方不远的布因基地飞去。

1 号机的后方，是宇垣参谋长乘的 2 号机，由于天线出了点故障，驾驶员林浩向宇垣报告道：“无线发生了点问题，需稍放慢速度调整一下。”宇垣有些发困，故迷迷糊糊地哼了两声：“嗯，嗯。”

林浩降低速度，正准备调整天线，突然发现担任护卫的一架零式战斗机加速向 1 号机侧面飞去。几乎就在同时，1 号机机首不可思议地斜向下方，像是要降低飞行高度似的。他扫视了一眼仪表盘上的计速器，速度是 240 节。他想：“本来高度就不算高，再下降，不就撞到下面的密林了吗？”

宇垣在打着瞌睡。由于为调整天线装置放慢了飞速。也许是因为异常的感觉，宇垣从瞌睡中清醒过来。“怎么了？”宇垣抬起头向站在机内过道上的机长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操纵中的毛病。”机长这样回答道。

在驾驶员席上紧握着操纵杆的林浩的头上，突然飞过一串曳光弹。几乎就在同时，机长谷本拍了一下林浩的肩膀惊讶地喊道：“敌机！”林浩应声猛地仰起头来，透过天窗看到了从机身上方掠过的 P—38 美军飞机。天线的故障，从林浩的记忆中瞬间消失了。他有些发懵。事实上，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已不允许他去进行任何理智的判断了。他下意识地使飞机急速下降，并来了一个 90 度的急转弯。

这时，1 号机在距 2 号机约 4 公里处的右前方，正在拖着黑烟，吐着火舌减速低飞。宇垣对站在飞机过道上的室井航空参谋失声命令道：“保护长官机！”与此同时，他又向驾驶员大声喊道：“追上 1 号，追上 1 号，追上！”

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刻，林浩在紧张地操纵着飞机。他时而用脚，时而用手，一会儿让飞机滑行，一会儿又急速旋转。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用掉敌机。宇垣这突然的命令，使他打了个冷战。他意识到：“糟了。”

其实，这时，美军飞机并没有把火力对准他。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他完全可以避开。但是，联合舰队参谋长已经下达了命令，所以，他不得不决定去追上 1 号机。他连续兜了几个圈子，但是，连 1 号机的影子也没看到。当他爬上高空恢复水平飞行时发现，长官的座机已不在空中了，只见浓绿的密林中冒起一股黑烟，直冲云霄。

搜寻山本

当日，留守在拉包尔的黑岛、渡边两位参谋和草鹿任一、小泽治三郎等，从来自布因的电报和返回的护航战斗机的报告中得知了山本遇难的消息。他们马上根据已获知的情况向东京的海军省报告。

在拉包尔，发出向东京汇报的电文之后，作战参谋渡边安次就想立即乘机赶往山本遇难的现场。但由于飞机准备耽搁了时间，加之天气不好，最后，不得不延迟到第二天出发。

次日，渡边乘 94 式水上侦察机飞往山本遇难现场一带上空。考虑到 1 号机坠落的地方，必然因起火燃烧而在密林中留下明显的痕迹。因此，他认为，在空中应该还是比较容易辨认的。但经反复搜寻，却毫无结果。渡边失望之下命飞机飞回海上，降落在等候在那里多时的扫雷艇附近。他们研究了新的搜寻计划，决定从扫雷艇上派出 60 名士兵，组成搜寻队，自己亲自担任指

挥，从小河河口上陆。待他们在河口上陆时，已经是这天下午很晚的时候
洁白的手帕

第二支搜寻队是一支陆军部队，这支部队隶属于第 17 军第 23 联队。搜寻队队长由一个名叫浜砂盈荣的少尉担任。他们在密林中整整转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坠落的飞机。接近黄昏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失望地返回了部队。

浜砂到联队本部汇报一天的搜寻情况时得知，海军派出的搜寻队也是往返徒劳，并未找到。因此，浜砂又接受了“明天继续搜寻”的命令。

第二天，即 19 日一早，浜砂所率领的搜寻队不得不再度进入密林，重尝头一天的苦头。当夕阳西下，夜幕快要降临时，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就在他们扫兴地决定往回走的时候，队里的一个人突然兴奋地说：“队长，这一带好像有一股汽油味儿。”这一句话，像是提醒了大家。于是，便都认真地嗅着周围的气味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不错，的确有一点儿微弱的汽油味儿。大伙一听，立即振作起来。他们向着传来汽油味的方向走去，味越来越浓了。

不多时，在不远的前方出现了一个像土堤一样的东西。他们疑惑着：“在这样的地方怎能会出现土堤呢？”他们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一架摔毁的一式陆基轰炸机的尾翼在竖着，还有被摔得破烂不堪的主翼和螺旋桨。粗大的飞机胴体在印有太阳旗处稍前一点的地方折断了。从这里到驾驶席的飞机前身部分，已经烧成灰烬。在机体的周围，散落着数具尸体。

有一具尸体躺在那里，他身上穿着草绿色军服，胸前佩带着（勋章的）略绶，左手上的白手套的食指和中指，是用细线精细地缝合在一起的。他的肩上依然佩戴着象征军阶的肩章，上面嵌有三颗金质樱花。他显然是一位大将，是左手只有三个指头的海军大将。

看到这一情景，浜砂突然想起了他过去曾在一份报纸上所读到过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中说，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早在日俄战争的时候，曾在一次作战中负伤，失去了两个手指头，并因此获得了第一号伤残军人徽章。想到这里，浜砂很自然地意识到：“说是海军的要人，也许他就是山本吧。”

他们从山本遗体的上衣小兜里掏出一本装潢很漂亮的笔记本来一看，上面的署名果然是“山本五十六”，里面还抄有很多明治天皇和昭宪皇太后的诗歌。当时，他们并没有因为发现死者是山本大将而感到惊讶。使他们感到异常惊讶的倒是，浜砂从山本的衣兜里无意中掏出来一叠手纸和一块洁白如雪的手帕。在物质奇缺的当时，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理解的，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 日下午 4 点，浜砂的搜寻队在瓦马伊河口将山本及其余 10 个人的尸体转交给了渡边。

特意前来迎接的第 15 号扫雷艇的前甲板上搭起了临时帐篷，11 具尸体被并排停放在下面，在经莫依拉角返回布因的途中，渡边和大久保军医大佐走进帐篷进行了验尸。当他们发现山本的下颌和太阳穴有子弹穿过的痕迹时，大久保说：“仅这一处就能致命。”

山本手表的指针停在 7 点 45 分上，很明显，山本是在飞机坠入密林之前在机内中弹身亡的。

（赵嘉龙撰）

戈林元首梦破灭记

元首暴怒

希特勒脾气暴躁，发火是常有的事，但像 1945 年 4 月 22 日这天如此疯狂，如此绝望般的狂怒还是第一次。那天，希特勒召开例行的军事会议，研究柏林解围问题，他心中起初很坦然，因为他知道柏林北部不远处还有党卫军副司令斯但纳指挥的一个装甲集团军，只要他及时赶到，柏林还是有救的。

但是，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却向他道出了实情，苏军已三面包围柏林，铁钳就要合拢，而斯但纳拒不执行命令，至今没有向柏林移动半步。“什么？”希特勒“唰”地站起来，用力一拍桌子，脸色顿时惨白道：“叛徒，十足的懦夫。”他用手指着几位将军和德国纳粹党党务总管、希特勒的秘书鲍曼，用嘶哑的声音吼道：“你们留下，其他人都出去，都出去。”

门一关上，希特勒就暴跳起来，他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挥动着右臂大骂：“现在党卫军也开始背叛我了，无耻！骗子！你们这些军官太渺小，太可怜，根本不能理解我伟大的抱负。是你们的腐化、怯懦毁了我的事业。”他用手指着几位将军：“你们，还有其他的军人把战争打输了！”

会议室里的人从未见过他如此失常，吓得沉默不语。只有鲍曼自恃同希特勒的特殊关系，大胆道：“我的元首，战争到今天这个结局，是因敌人过于强大。我们的将军还是尽了力的。”鲍曼此语并非为军人辩解，实为安慰希特勒。

希特勒念叨了几声斯但纳，突然跌坐在扶手椅里，苦恼地说：“打败了！第三帝国被布尔什维克打败了。”他脸色苍白，身子猛地抽搐了一下，痛不欲生。

戈林的参谋长科勒尔很快就知道了发生在地下避弹室的事。有人告诉他，元首曾说：“如果谈判，帝国元帅比我管用。”他认为，这是希特勒交出权力的一个信号，必须亲自告诉戈林。于是，在 4 月 23 日拂晓前，科勒尔及其参谋部的全体人员分乘 5 架容克—52 式飞机，飞向慕尼黑。

黄梁梦

4 月 23 日中午 12 时，空军参谋长科勒尔大踏步走进了戈林的别墅，行礼后，详细地向戈林汇报了总理府内发生的情况。随后，戈林以多年没有表现出来过的果断迅速行动起来。他先派人把第三帝国的要人汉斯·拉默斯博士找来，又派人去请他的挚友菲利普·布勒尔。

拉默斯随身带来了收藏继位法律文本的匣子，他准确但过于矫饰地解释说：“兴登堡总统 1934 年逝世后，通过了一项秘密法令，规定希特勒有权任命继承人；1938 年 4 月又通过了一条法令，规定了他的代理人。从那以后，希特勒写了一些遗嘱附录，交给我保管。”戈林迫不及待他说：“快拿来遗嘱，让我看看个究竟。”“现在元首死活不明，在这个时候打开他的遗嘱，做法不妥吧！”拉默斯感到不安。

在众人请求下，拉默斯无可奈何地打开了金属匣。里面的信封上写着“元首遗嘱，只许帝国元帅打开”几个大字。戈林颤抖着拆开蜡封，用戴着珠主的手指抽出了信纸。他悄悄地、几乎偷偷摸摸地看完遗嘱，然后笑了，大声向众人朗读道：“一旦我因患病或其它原因，即便暂时不能履行我的职责……我指定大日耳曼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代行我的一切职权”。“我一死，戈林就应立即重新宣誓就任政府和党的首脑。”

处境微妙，希特勒真的死了吗？或许他已从“垮了”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如果鲍曼说服他另立了不利于他的遗嘱怎么办？“给他发封无线电报，问问元首应该怎么办。”科勒尔建议说。戈林哪顾其他，马上口授了一封电报，下午3时发出：

元首阁下：

根据科勒尔将军提供的消息，您在谈到某些问题时提到了我的名字，强调如有必要谈判，由我比您在柏林进行更合适。

这番话使我非常吃惊，又认为非常严肃，如果今晚10点以前还收不到您的回音，我将义不容辞地认为您已失去了行动自由，并认为我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民族和祖国的利益而采取行动。

所有奖赏中的最高奖赏——国家元首，终于在戈林的面前闪现出了光芒，他仿佛看到一顶王冠向自己飘来……

愚蠢透顶

当夜幕在整个山腰降落的时候，一阵微风向戈林别墅吹过，一队黑影迅速围拢过来，在房屋周围悄悄地组成一条武装警戒线。

戈林早已接到希特勒的答复，但是答复使他不寒而栗。鲍曼发来的电文击碎了他的美梦，电文说：

你的行动是背叛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叛变应受到死的处罚。但是，鉴于你过去为党效劳，如果你辞去一切职务，元首将免去你的死罪。请回答是否同意。

“我干了一件天大的蠢事！”戈林责骂自己道。

晚上10点钟，党卫军指挥官弗兰克受鲍曼之命走进别墅，行过军礼后宣布“帝国元帅阁下，你被捕了！”戈林怒不可遏，264磅重的身躯气得直发抖。他猜想电报里“谈判”这个字眼惹恼了元首。

帝国元帅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清晨时分，他迷迷糊糊躺在床上，感觉到窗户振动，一开始很轻，后来越来越强烈。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掠过山谷，传到山腰，发出隆隆的响声。烟幕发生器姗姗来迟地喷出了人工烟幕，懒洋洋地降到山腰，其浓度不亚于旧金山的黄色浓雾。在刺鼻的浓雾中，爆炸声此起彼伏，越来越靠近别墅。戈林面色苍白，一下跳了起来。他一手抓起身边的丝绸睡衣。大叫，“进地道！”但一名党卫军军官用枪口逼着他回到了原地。

第二轮轰炸开始时，党卫军捆绑了戈林和他身边的军事人员。他们被推搡着跌跌撞撞地沿238级台阶走向秘密迷宫。里面没有灯，大地在颤抖，戈林也在战栗。现在他像几年来他囚禁过的政客和新闻界人士一样，成了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一点也不怀疑是马丁·鲍曼策划的这一切。“我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早就知道这个畜牲会膨胀起来，设法除掉我。”他不断地想。

4月26日晚，一支新的党卫军分队接防，把戈林和他的军事人员分开囚禁。这批党卫军显然很随和，戈林暗想这可能是希姆莱的人。由于希姆莱正同西方谈判，毫无疑问，这位党卫军首脑应该意识到，在最后的斗争中，一个活的帝国元帅比一个死的更加有价值。

戈林请求将他转移到毛特恩多夫城堡监禁，党卫军居然同意了他的要求。那里是他的出生地，戈林在此度过了大部分童年时光。于是，4月28日一早，他对其余军事人员说了一声“再会，愿上帝与你们同在”之后，便同

妻子和女儿爬上一辆装甲轿车，由党卫军护送着，向 40 英里外的毛特恩多夫城堡开拔。不久，车队飞快穿过古老的毛特恩多夫吊桥，驶入城堡院内。

到达毛特恩多夫城堡之后，戈林过去的仆人特地从地窖里为他拿了几瓶好酒和一条荷兰香烟，供他与负责囚禁他的布劳塞上校共同享用。

戈林每时每刻都注意倾听外界消息。4 月 29 日，无线电台广播：“因健康原因，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引退。”令他高兴的是，并未提到剥夺他的继承权。

次日上午，布劳塞给他看了刚从柏林地下室发来的一份电报：“如果我们灭亡，即枪毙 4 月 23 日的叛徒。”戈林恶狠狠地说：“又是鲍曼干的！”布劳塞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一位空军将领带着一个通信团精疲力竭地从意大利回来，乘车经过毛特恩多夫，他们清楚地看到戈林和党卫军沿着篱笆漫步。戈林招了招手，这位空军将领跑了过来，其它士兵一看到总司令在此，都纷纷下车围拥过来，戈林迅速看了一下形势，发现自己一边占较大优势，于是果断命令空军部队向身边的党卫军发动攻击。党卫军寡不敌众，乖乖地缴了械。戈林自由了。但不久又被盟军俘获。

（赵嘉龙撰）

墨索里尼和克拉拉的最后一夜

出 逃

1945年4月24日上午，墨索里尼将电话打到德国驻意大利米兰领事馆，好半天没人接电话，后来一位意大利雇工粗声粗气他说：“德国人都跑光啦！”墨索里尼感到脊背泛起一阵凉意，思忖道：“看来时局真无法收拾了，我不能坐以待毙。”

次日，他终于作出了命运攸关的决定。面对他的属下，他用手敲击着地图道：“我们立刻离开米兰。目标科摩湖！现在大家准备一下。”

在换上一套法西斯民兵的军服之后，墨索里尼大步走上走廊，这时一位部长上前劝道：“领袖，还是留在米兰吧！若在半途遇上游击队，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克拉克的盟军不久即到达米兰，你让我束手就擒吗？”墨索里尼有些发火。旁边一位部长建议道：“领袖，我看不如飞往西班牙，那里是中立国，你的安全会得到保障的。”“那你们呢？”墨索里尼转身问道。“别管我们了，领袖目标大，我们相对来说容易脱身。”这位部长又道。“你的意思让我在生死关头抛弃跟随我的部下，不！我墨索里尼决不做这让人唾骂之事！”“我的意思是……”，这位部长又想说话，墨索里尼手一挥道：“不要说啦！我意已决，愿跟随我的，快收拾行装，准备上路。”

在众人分头忙碌之时，墨索里尼找到克拉拉·佩塔奇的住处。克拉拉正收拾东西，见领袖推门进来，高兴地迎了上去，轻声道：“领袖！”“亲爱的，你还是留下吧，他们不会对你怎样的。”墨索里尼抚着她的双肩劝道。“领袖，我跟你在一起。”克拉拉娇声道。墨索里尼沉吟片刻，叹口气道：“也好，快收拾吧。”

晚上8时许，墨索里尼肩挎冲锋枪，向整装待发的众人道：“上车，到瓦泰利内去！”稍倾，10辆汽车载着墨索里尼的一帮亲信在一片狂热的告别声中驶出院子，向北，向科摩湖方向驶去。

难兄难弟

拂晓时，墨索里尼和随从已绕到了科摩湖的北边。他们正沿湖边公路疾驶，斜刺里突然冲出一串卡车队。墨索里尼搞不清遇到的是什么人，令自己的罗米欧小车停了下来。

待卡车队驶近，他们发现上面坐着全副武装的德国兵，一时间士气高涨起来。墨索里尼让副官比策尔同德国人联系，不一会儿比策尔带着一名德国上尉军官走了过来。德国军官走到墨索里尼面前，敬礼道：“你好！领袖。”“你好！上尉。”墨索里尼欣喜道：“我们要去瓦泰利内，希望你能听我的命令。”“领袖，我们奉命回国，不准备再打仗了。”墨索里尼一阵失望，但片刻后又道：“那好，我们随你们去德国，到巴代利亚。”

车队进行了重新编组，车队的尾部是挂着西班牙牌照的黄色罗米欧轿车，车里坐着克拉拉和她的亲人。

车队行进到湖北端战略桥不远时，墨索里尼叫住一个行人，向他问道：“附近是否有游击队？”那人随口答道：“到处都有！”墨索里尼有些害怕，将车子开到装甲车前，下车径直钻了进去。

6点30分，车队抵达东戈西边约两公里的穆索。突然，在车队前方，一棵巨大的绕有带刺铁丝网的树干出现在他们面前。待车子驶近路障，隐蔽在障碍物后的游击队员打出一梭子子弹鸣警。装甲车也开枪回击作为答复，跳弹把一位步行去东戈的老人击倒在地。

这时，车队中摇起了一面白旗，枪声停止了。两位游击队员出现在路障后面。一位德国军官迎着他们走去，提出求见游击队指挥官。

狭路相逢

游击队指挥官是一位名叫贝利尼的年轻人，德国军官向他道：“我是奥托上尉，奉命率领我的人去梅拉诺，我要继续赶路。我们将从梅拉诺回国，在那儿继续和盟军战斗。我们无意与意大利人作战。”贝利尼轻咳一声，装出一副严肃的神态道：“我也是奉命阻止一切敌军队伍，不放过任何人，我要求你们投降，并保证你和你部下安全。”奥托上尉眼珠一转，欺骗道：“我们双方最高统帅部已缔结了一个协议，我们不袭击游击队，而游击队让我们自由行动。”贝利尼摇头道：“我不知有此命令。”“我们从米兰一直到此，未放一枪，没有任何人拦阻我们，这就证明此项协议的存在。”贝利尼哈哈一笑道：“如果说你们能一直到此，这只能说明你们未遇上游击队，或者说你们所遇上的人没有揍你们。”他停顿一下，又威胁道：“我们控制了这里的整个地区，占据了有利地形，你们都在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的射击范围内。假如一声令下，我肯定在一刻钟内消灭你们。”

这时他的副手拉扎罗附耳过来，低声道：“队长，共有 28 辆满载德国兵的卡车，一辆装甲车和一辆德军指挥官的小车，此外，还有 10 辆载着老百姓的汽车。几乎每辆卡车上都有一挺重机枪和一些轻型防空武器。”贝利尼倒吸了口凉气，暗道：“他妈的，真打起来的话，可就露馅了。”

他急中生智，眨眨眼道：“上尉阁下，我想知道和你们在一起的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意大利人吗？”奥托承认道：“有些意大利人，不过他们不属于我负责，我只管自己人。你决定怎么办呢？”“意大利人必须留下，德国人到东戈门广场接受检查”。“那好吧。”奥托无奈地道。

蒙混未能过关

东戈市广场像一出浪漫主义歌剧的布景。它的三面都是中世纪的房屋，从另一方望去，阿尔卑斯山脉的雪峰和科摩湖宛如舞台上的天幕。

奥托和德国车队整齐地停在广场上，拉扎罗率领游击队员逐个检查，突然，有人兴奋地叫道：“比尔！”这是拉扎罗当游击队员前的名字，他回头望去，发现叫喊者是本地的鞋匠年格里，他最近曾因帮游击队而蹲了 3 个月监狱。“什么事？”拉扎罗问道。“我们可抓住那个大坏蛋了！”内格里低声说，“在哪儿？”“就在那儿，一辆卡车里，穿着德国人的军装！”“走，我们过去看看。”拉扎罗说着，拉起内格里顺着卡车行走，在一辆卡车前，内格里指着一个衣领翻起、钢盔盖住眼睛的士兵道：“就是他！”

拉扎罗走近卡车，敲敲蜷缩人的肩膀道：“同志！”那人的身体不安地动了一下，没有答话。拉扎罗跳进车里，摘掉他的头盔，一个秃顶脑袋露了出来。他又取下这人的墨镜，翻下他的衣领。这正是墨索里尼，他手拿一支冲锋枪放在两膝之间，枪口对着胸膛。

贝利尼获悉抓获墨索里尼的消息后，并没有高兴，相反，他心情沉重起来。他意识到，有两种危险存在着：一是德国人可能试日用武力解救他；二是人民会在愤怒中把他打死。于是，他征得上司的同意后，决定在晚上把墨索里尼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先把他公开送到 5 公里外山上的吉尔马西诺的菲捕齐里兵营，然后再派几个心腹把他秘密带到一个最终的藏身之处。

太阳落山前，贝利尼和十几名游击队员押解着呈索里尼在众目睽睽之下出发了，不久，车子驶入了一条陡峭的山路。

到达兵营后，贝利尼两次向墨索里尼保证他的处境是安全的。他说：“阁下，所有的人都会尊重你，按照你的要求行事。再见！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我走之前，你还有话说吗？”“不，没什么。”墨索里尼道：“不过……”“请你尽管说！”“我希望你向一位被你们囚禁在东戈的女士转达我友好的问候。她和一位西班牙绅士在一起。”墨索里尼鼓足勇气道。“那你要我对她说什么呢？”“噢！没什么要紧的话。只是说我很好，同时向她问好，让她不要担心我。”“一定办到，但是否能告诉我，这位女士是谁？”墨索里尼偷偷地看看周围的人，低声道，“是佩塔奇夫人。”

领袖的情妇

告别墨索里尼之后，贝利尼马上想道：“佩塔奇夫人，那是领袖的情妇。”

贝利尼一回到东戈市政厅之后，即匆匆向值哨卫兵打听克拉拉的下落。卫兵闻听，遂指向一间小屋，因为这群被俘人员中，女性只此一人。贝利尼微笑着拍了拍卫兵的肩膀，转身向小房间走。克拉拉给贝利尼留下的第一印象大出他的意料，他发现这是一位清秀可人，嘴角挂着甜甜微笑的少妇，虽然此时她身为囚徒，但眉宇间仍流露出让人爱怜、让人动心的丽人稚气。

克拉拉眼见一位青年人推门入室，忙从一张木椅上站起身来。轻轻拉了拉身上的大衣，平静地向来人点点头。贝利尼有些不自在，忙用话掩饰道，“夫人，有人托我向你转达他的问候。”她吃惊地睁大眼睛，道：“向我？谁？”贝利尼道：“他叫本尼托·墨索里尼。”克拉拉娇躯一颤，脱口道：“墨索里尼！他是你们的领袖，可我不认识他。”“领袖？”贝利尼鼻子哼了一声道：“他现在是我的俘虏。”克拉拉脸色微变，仍执拗道：“我的确不认识他。”贝利尼有些恼火，冷哼道：“既然你不承认，那我告辞了。”说完，贝利尼转身欲走。“先生，”克拉拉忙道：“请你告诉我，真是墨索里尼托你带的口信吗？”贝利尼道：“你怀疑我在骗你？他告诉我，你是佩塔奇夫人。”她深深叹了口气，道：“我相信你，我是克拉拉·佩塔奇。”“他要我向你转达友好的问候，并让你不用为他担心。”贝利尼道。克拉拉用手帕蘸了蘸眼泪，哀求道：“先生，您能否把墨索里尼交给盟军？”“这与盟军无夫，这件事只与意大利人有关。”说完他再次准备告退。恰在此时，克拉拉又犹豫地问道：“请告诉我，你们将如何处置我。”“我不知道。你和墨索里尼太亲近，并且很出名，一切将由当局作出决定。”

真情表露

“你相信我吗？”克拉拉真切地道。贝利尼不知怎的，竟脱口答应道：“我相信你。”“您太好了，先生，我想告诉你一个故事。”克拉拉以一种颤抖的声音道：“也许您不相信，在领袖向罗马进军的时候，我就爱上了他。那时我才15岁，可对他很痴迷。将他的画像放在自己的枕头下面，每当睡觉时，我总会看上几遍。在我的眼里，他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男人。我的同学都崇拜电影明星，只有我，如痴如醉地崇拜墨索里尼。我暗暗发誓，将来一定陪伴在他的身边。”克拉拉回味着少年时的梦想，脸上现出一抹天真的欢笑。

贝利尼心想：“她真像讲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令人难以置信，可她那自我陶醉的神情又说明她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克拉拉樱唇启动，又道：“1926年，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认识了领袖，当时他43岁，我刚刚20岁。接触后我才发现，他比我想象中的更坚定、更果敢，我发疯似地爱上了他。虽然我知道他真正爱着的是他的妻子，但我

不管这些，我所期望的就是他能像对待一位亲爱的、忠诚的朋友那样想着我，对待我，使他得以避开生活上的忧虑，哪怕是短时间的。”

贝利尼投入地倾听着，他慢慢开始否定对克拉拉旧有的看法，相信她是由于崇拜和爱慕才成为墨索里尼情妇的。

“我说这么多，让你讨厌了吧？”克拉拉抬眼问道。贝利尼凝视着她，真诚地道：“不，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些，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她用颤抖的手指擦了擦发红的眼睛，哀求道：“请你答应我一个请求，如果墨索里尼被子，让我呆在他身边，直到最后一刻，把我和他同时枪毙吧，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贝利尼吃惊他说：“可是，夫人……”“我愿和他一起死去。”她的声音依旧颤抖着，但表情越来越平静：“一旦他死了，我的生命也将不复存在，活着将更为痛苦。”

贝利尼有些感动。他沉思一会儿道：“我们将照您的要求去做，决定让你们在一起，你高兴吗？”克拉拉的美目淌下惊喜的泪水，紧紧握住贝利尼的手，连声说道：“谢谢，谢谢！”

死亡路

贝利尼到东戈安排就绪之后，又马下停蹄地赶回到菲楠齐里兵营。他觉得，将墨索里尼押解在这里并不安全，于是，他决定把这位重要的俘虏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

出发不久，墨索里尼小声问贝利尼：“请告诉我，您是否跟那位夫人谈过了呢？”贝利尼点点头道：“谈过了，现在，我要使您大吃一惊，夫人要求允许她来和您团聚，我同意了。”“是吗？”显而易见，墨索里尼激动起来，问道：“能告诉我你们要带我去哪里吗？”“科摩附近，在那里您将寄宿在一个最为安全和最秘密的地方。”

在东戈附近的一座桥旁，贝利尼和墨索里尼从车上走了下来。不一会儿，另一辆从东戈市内开出的车子也停在了桥头。车门打开，先走下一名肩扛上尉衔的游击队员，继之是一位身姿婀娜的妇人，正是克拉拉·佩塔奇。

贝利尼和墨索里尼迎了上去。“晚上好，阁下！”克拉拉礼节性地问候道，“晚上好，夫人。”墨索里尼凝视着克拉拉道：“您为什么要距我在一起呢？”克拉拉真切地道：“因为我愿意。”“这是很危险的，假如你不同我在一起，就什么事也没有。”“对我来说，离开你，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和色彩。”墨索里尼感动得流下泪来。

克拉拉抬眼看到了墨索里尼头上的绷带，惊慌道：“怎么，你受伤了？”“没有，别担心，”他摸了摸绷带，“这是故意弄的。”贝利尼插话道：“我们该走了，请夫人回到您的车里去。”“为什么我们不能呆在一起呢？”“分散在两辆车里更为安全。”贝利尼解释道。

不久，汽车驶入一条乡间土路，颠簸了约半个小时后，上尉命令停车。然后他向众人招呼道：“诸位都请下车，我们要步行一程。”

刚才还缓缓飘落的雨丝，转眼变为暴雨。他们冒着大雨攀上了一条穿城而过的陡峭小街，路面上铺着碎石。不一会，一幢幢的房屋渐渐被甩在身后，他们又来到了田野上。雨越来越大，脚下开始打滑。克拉拉脚穿高跟皮鞋，走起来分外艰难。贝利尼将她笨重的行李交给一名游击队员，一只手扶着她的臂。墨索里尼在另一边，头上蒙着一条毯子，握着克拉拉的手。

他们又走了1公里的山路，才到达一个叫扎尼戈的小镇，上尉绕过一幢白色的三层楼房，上前叩门。片刻后，一名50岁左右的男人打开铁制大门眨

了眨惶讼的睡眼。他是上尉的朋友，叫贾科莫，表明来意后，男主人将一干人热情迎入院中。

次日约下午 4 时光景，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响起，男主人跑步打开大门，一队荷枪实弹的人马冲入院内，转眼来到客厅。为首的一位上校军官道：“我是临时委员会派来的，叫瓦莱里奥，要带你们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墨索里尼抬眼瞥了瞥手拿布朗枪的上校，以讽刺的口吻道，“是吗？我们在这里很好。”“领袖阁下，请你服从我们的安排。”上校正色道。“悉听尊便”，墨索里尼起身道。“跟我们走！”上校摆了摆布朗手枪道。

墨索里尼和克拉拉被押解着，穿过札尼戈镇的市政厅小广场。广场上有许多妇女在石槽里捶洗衬衣。他们穿过一个古老的穹形门洞，登上一辆停在那里的车子。两个手拿自动枪的队员站在踏脚板上，车子慢慢滑下陡峭的丘陵，朝阿扎诺开去。两个渔民好奇地跑着眼在他们后边。

汽车沿乡间公路行驶，不一会来到一座称为贝尔蒙蒂公馆的大门口。瓦莱里奥命令汽车停下，他低声道：“我听见有声音！”他打开车门，回头吩咐：“我去前面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他隐蔽地走下公路，直到一个狭窄的弯道，然后又走了回来，轻声对墨索里尼道：“你们赶快下车，先躲到铁栅栏门旁边。可能有人要袭击我们。”

墨索里尼明知道上校话里有鬼，但他还是下车一步步朝铁栅栏大门走过去。克拉拉在他身边，挽着他的臂。二人刚到铁栅栏前，瓦莱里奥在身后突然叫道：“我们奉自由志愿军团总司令部的命令，来为意大利人民昭雪。”“咔嚓”一声，子弹上了膛，几支枪举了起来。

墨索里尼木然地转过身来，没有反应。突然。身边的克拉拉明白了一切，尖声叫道：“不！不！你们不能打死他！”喊着转身扑过去，用手臂搂住他的脖子。“闪开，你这个婊子！”瓦莱里奥厉声叱道。克拉拉转过身来，仍双手护着墨索里尼，胸脯正对着乌黑的枪口，不停地喊道：“你们不能用这种下流的手段来对待他，你们可以把他交给盟军。”墨索里尼用力将她推开，克拉拉又发疯似地扑回来。

瓦莱里奥也豁出去了，嘴里骂道：“好吧，臭婊子，我送你们一起上西天。”遂端起冲锋枪瞄准他们，用力扣动扳机，但枪没响。他又抽出自己的手枪，但又莫名其妙地卡了壳。他大汗淋漓，吼道：“快拿枪来。”一枝“马斯”冲锋枪递了过来。瓦莱里奥端起就向克拉拉胸部猛扫过去。先是她惨叫一声瘫坐在地，接着墨索里尼矮胖的身躯也中弹倒下，光头撞在栅栏门上，引起一串响声。

（赵嘉 龙撰）

希特勒和爱娃从婚礼到死亡的真实记录

忠贞的爱娃

“贝格霍夫”是希特勒私人别墅的雅号，早先为几间名曰“霍亨费尔德之家”的农舍，依山势而建。1936年，希特勒命著名建筑师施佩尔为其改造，经大兴土木之后，筑成了这座气势不凡的官邸。

同希特勒保持十多年情人关系的爱娃·勃劳恩绝大多数时间都呆在贝格霍夫，但也偶尔光顾希特勒的各大本营，只是次数不多，停留的时间也很短。事实上，她对希特勒的爱主要是精神上的，也就是说她追求的是那种同这位德国的“大教皇”的特殊的关系。只要有这点，就已足够。无论是明的、暗的，在她心里，她就是德国的第一夫人。

从1945年起，爱娃·勃劳恩就很少离开贝格霍夫。她大多数时间里都在这座装饰豪华的别墅里看书、赏花、弹琴、听音乐……过得倒也轻松自在。只是从3月份起情况稍稍有了变化，盟军的飞机开始光顾这片风景如画的别墅区的上空。

爱娃最关心的是柏林的情况，内心渴望着希特勒能早一天撤出那座即将毁灭的都市，可4月14日上午的广播使她这种心情彻底破灭。因为希特勒通过广播向所有德国人宣布：他将与帝国首都共存亡。爱娃知道，“共存亡”就意味着死，因为柏林的亡已无法挽回。

于是，4月14日夜10时许，她离开了贝格霍夫，踏上去柏林的旅途。

进入柏林市区后，她马上就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氛。重型炮弹不断地在四周爆炸着，大街两侧到处是残垣断壁，当然也有不少未寒的尸骨。

希特勒一见爱娃着实吃惊不小，但顿时脸色就变得严肃起来，劈头道：“你来干什么？这是什么地方？听着，马上给我回去，回贝格霍夫。”众人止步，面面相觑。爱娃知道希特勒的脾气，故镇静道：“从今天开始，我永远也不离开你半步……。”闻听此言，希特勒肃穆的脸上顿时显现出一种激动、和蔼、慈祥和无奈的混合表情，他低头“嗨”了一声，转身回到办公室。

混乱的暗堡

苏军在推进，越来越多的炮弹落到总理府大楼周围，柏林几乎成了一个悬空的汽球，只有西面的一条大道同外界维系着。

但总理府的暗堡里并没有绝望的气氛。爱娃和希特勒两个最年轻的秘书盖尔达小姐和荣格小姐颇为投缘，她们一会儿从暗堡的通道钻到外交部花园赏花，一会儿又到宣传部去找戈培尔的六个孩子玩耍，并未感到压抑。

希特勒仍然斗志依旧，他丝毫不为俄国人渐渐聚拢的包围圈所担忧。因为在柏林的西北方向，还有一个由党卫军副司令斯坦纳指挥的装甲集团军，希特勒认为，只要该集团军迅速从易北河向柏林移动，解柏林之围指日可待。

然而，仅过两天，当得知斯坦纳拒绝执行命令，不肯向柏林移动半步后，希特勒就彻底绝望了。4月22日这天，是一个星期天，正是爱娃来到暗堡整整一周的日子。在这天例行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的秘书鲍曼、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等人纷纷劝说绝望的希特勒离开柏林，到位于德奥边境的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贝格霍夫”别墅去，在那里可以指挥最后的抵抗，也可以开始同敌人谈判，争取好的投降条件。

希特勒一次次挥手打断亲信的规劝，道：“我已作出了守卫这座城市直到最后一刻的决定，我决不食言！”停了好一会儿，希特勒对鲍曼道：“把

暗堡内的所有人都叫来！”鲍曼出去后，希特勒用缓和的口气对凯特尔和约德尔道：“我现在终于相信我们失败了，但你们不要留在柏林，去贝希特斯加登，同戈林一起指挥南部的战斗。记住，一定不要向俄国人投降，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凯特尔和约德尔同声道：“我们不离开柏林，生死与元首在一起。”希特勒提高嗓门道：“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不一会，鲍曼将暗堡内的重要人物一一找来，希特勒用沮丧的口吻道：“我没想到我们的党卫军部队也让敌人吓破了胆，斯坦纳不会再来柏林，我已不抱希望。”他话锋一转道：“但，我仍不会离开柏林，直到最后一刻。”希特勒看着跟随他一起走过战争的众亲信随从，温和地说道：“一部分人要马上撤离，具体名单稍后由鲍曼通知你们。”他用手指着四位女秘书道：“你们四人，收拾一下东西，随他撤离柏林。”“只要元首在，我们决不离开这里。”四人异口同声道。“这是命令！”希特勒又拿出对凯特尔他们的口气。“命令我们也不执行。”女秘书并没有养成那种军人的作风。希特勒反复劝导，告诉她们俄国人极为凶残，又告诉她们要保护一批重要文件……

最后，两位年纪稍大的秘书沃尔夫小姐和施罗德小姐才同意携文件撤离，因为她们确实知道这批文件的重要性。盖尔达和荣格小姐则立场坚定：决不离开元首。

接着，“宫殿行动”就开始了。凡是被列入撤离名单的人都在急急忙忙的准备东西，暗堡一片混乱。撤离行动结束后，戈培尔一家应邀从宣传部大楼搬入暗堡。

语惊美人

4月26日晚6时左右，希特勒突然通知两位女秘书及汉娜和玛格达，让她们晚8点到他书房中喝茶，一时间倒让两位女士搞不清他的用意。

8点刚过，茶会在希特勒的书房里开始。围着书房的小圆桌，他的左侧是盖尔达小姐，再往左是荣格小姐，这两位秘书都很年轻漂亮，她们都有一头长长的金发，一双碧眼，身材健美，富有青春活力。盖尔达小姐同先行撤离的两位秘书小姐一样，都未结婚，她们把一切都献给了元首。荣格小姐曾嫁给一名党卫军官，1943年这名军官疆场捐躯后，她也寸步不离希特勒左右。

希特勒右侧端坐着的是同样金发碧眼的爱娃·勃劳恩，与两位女秘书比起来，她肤色略显黝黑，但却隽秀。在爱娃的旁边，坐着刚刚从慕尼黑穿过苏军的火网匆匆赶来的德国著名女试飞员汉娜，她长得不算漂亮，头发略显红色，身材瘦小，但透着机灵。汉娜的旁边是戈培尔夫人玛格达，她是第一次参加希特勒的茶会，显得有些紧张。虽然她已是六个孩子的母亲，但看上去仍风姿绰约。

看着围坐在身边的五位可爱的女士，希特勒显得非常激动。他想着众多亲信的背叛，比一比眼前姑娘们的忠心，他才真正理解女人不是弱者。他泪眼朦胧地哽咽道：“要是我的将军们能有你们这些妇女们一样勇敢，那该多好啊。”说完他站起身，出人意料地拥吻了一下爱娃的唇，这是希特勒在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所做的唯一一次亲昵的举动。爱娃喜出望外，激动的泪水流过双颊……

希特勒也老泪横流，眼中露出少有的真诚，用少见的柔声说：“爱娃，我决定在后天同你举行结婚仪式，你准备一下。”

希特勒此言一出，顿时惊呆了在座的五位女士，她们睁大眼睛，仿佛这

声音来自遥远的苍穹，特别是两位女秘书，数年来与希特勒如影随行，这可是第一次听到元首想结婚的话。爱娃闻听此话，先是呆呆地一愣，继而紧紧拥着希特勒衰老的身躯，啼哭着，断断续续他说道：“这是我……十几年来一直盼望的话，我的元首。”

死亡笼罩下的婚礼

4月28日晚9时左右，这场最后的婚礼正式开始。专门请来主婚的官员瓦格纳站在主婚人的位置上，等着新娘新郎的到来。

不几分钟，希特勒办公室的房门打开，爱娃挽着希特勒的右臂缓缓走出。希特勒换上他最喜欢穿的军服，并佩上了战中获得的那枚一级铁十字勋章，足见他对这场婚礼的重视。

爱娃打扮得出奇的漂亮，这是两位秘书和戈培尔夫人齐心协力的结果。白色的婚纱使她怎么看都像一位幸福的新娘，甜蜜的微笑荡漾在面颊。在新娘的身后，一个特别的场景活跃了众人的情绪，显然是盖尔达和荣格两位小姐独具匠心想到的：当爱娃步入婚礼房间时，在她身后有六个男女幼童轻托着她那长裙后摆，而且这几个孩子出奇地漂亮、可爱，脸上都洋溢着毫不加掩饰的天真欢笑。这些小精灵就是纳粹神话制造者戈培尔的六个儿女。

紧接着瓦格纳按法律程序主持了婚礼。最后他问新郎和新娘：“你们是否属于第三代雅利安人？”二人都肯定地道：“我们是纯雅利安人。”

简短的仪式结束后，爱娃在结婚证书上签名时一时没有转过弯来，仍想写“爱娃·勃劳恩”，当写到“勃”字时，瓦格纳打断她道：“错了，希特勒夫人。”爱娃笑了笑，遂划掉“勃”字，签上了“爱娃·希特勒，原姓勃劳恩。”

死亡准备

4月29日下午，地下暗堡收到了从外面世界传来的最后一批消息。其中之一是：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和情妇克拉拉被游击队俘获并被枪杀后暴尸米兰广场。

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后更感到自己留在柏林的决定英明，他马上就进行离开人世的最后准备。他毒死了心爱的法国阿尔萨斯种名大布隆迪，又枪杀了他养的其它两条狗。

大约晚上7时，他叫来了最宠爱的两名秘书盖尔达和荣格，在她们每人手中放上一小瓶毒药后，神情忧伤地道：“很抱歉，在即将诀别之际不能送更好的礼物给你们，当野蛮的俄国人打进来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勇敢地死，千万不要被这些残忍的敌人俘获。最后，我对你们长期忠诚的服务表示感谢。”两位小姐泣不成声。

希特勒轻轻抚住她们的肩，轻轻他说道：“别哭了，小姐们，我还有许多活等着你们干呢！”盖尔达和荣格抬头看着他，似在问：“什么活？”希特勒指着他的书房道：“你们找一找，看看还有什么残留的文件，一旦发现，全部烧掉。把所有重要的东西都烧掉！”

不一会儿爱娃也加入到清理文件的行列，希特勒的副官根舍也想加入，但被希特勒拒绝了，在这个时候，他宁愿同他喜欢的几个女人呆在一起。直到4月30日凌晨日出时分，希特勒才命令她们回去就寝，他自己也随后回到了卧室。但仅仅一个多小时后，他就从床上起来走动了。

上午9时，盖尔达小姐起床后来到希特勒办公室，准备像平常那样开始工作。她已隐约感觉到今天可能是暗堡的最后一天，但希特勒不说谁也不敢

问。

从9点到12点，希特勒仍像平常一样的忙碌。他坐在办公室里口授命令，同许多人谈话。12点30分，荣格小姐来与盖尔达换班，希特勒叫住盖尔达，亲切地道：“等一会儿在我的书房用午餐，你通知一下曼切阿莱小姐。”

约1时许，午餐在希特勒书房摆好，荣格到里面喊爱娃，爱娃出来笑一笑道：“我不饿，你们先吃吧。”随后又进卧室接着整理自己的东西。

这最后的午餐很简单，只有些细实心面条和拌色拉。在吃饭的时候，希特勒开始一直沉默，三位小姐也不敢发言，使得午餐气氛忧郁而又索然无味，同过去餐桌上那热烈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希特勒只吃了很少一点面条，小姐们吃得也不多，待午餐结束之际，希特勒宣布：“我已决定，约两小时后告别人世。”三位小姐面面相觑，用沮丧的神情看着元首。

苦杏仁味弥漫

希特勒的书房像一套居室的客厅，它有三个门与其它几间房子相连。其中一个门通向希特勒的办公室，而另外两扇门通往他和爱娃的卧室。

4月30日下午3时，他们告别了跟随多年的随从亲信，平静地走进这间小书房。书房内铺着淡绿色的波斯地毯，左右墙边靠着两个书架，一张办公桌和两个保险柜。靠里边的墙边放置着一个狭长的蓝白色天鹅绒面沙发，沙发前是一个放有花瓶的小圆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腓特烈大帝的画像。

希特勒关闭通往办公室的门，转身走到爱娃身边，眼睛充满慈祥地凝视了她片刻，轻轻拥住她，在爱娃的额上印上淡淡的一吻。立即，希特勒放开爱娃，亲自打开一个保险柜，取出一支7.65毫米口径的标准瓦瑟手枪，接着又在裤腰右口袋旁边所缝的皮套子里取出一支6.35毫米的小瓦瑟枪。

这时爱娃已坐在蓝色天鹅绒沙发的靠近她卧室的一端，脱下了无带浅口的鹿皮皮鞋，把脚缩在她那轻巧的身体下边。将她最喜爱的一块茶色绸子手绢叠整齐放在面前的圆桌上。

希特勒拿着两把手枪走向她，将小瓦瑟手枪递给爱娃，爱娃神色安祥且带点幸福感地接把手枪，看了两眼又放在面前的小桌子上。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两粒装毒药的小玻璃胶囊，先把一粒放在手枪旁边的手绢上，另一粒拿在手上，看着希特勒，缓缓地说道：“亲爱的，我不用手枪，假如毒药不灵，你就给我补上一枪。阿道夫，我们来世再见吧！”说完，她将毒丸抛入口中，用力嚼了两下，只几秒钟，她的头就无力地歪向一边，满头金发散落开来。希特勒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苦杏仁味。

他轻轻将爱娃身体扶正，使她像安祥地睡去一样。然后他坐到沙发的另一端，将两粒毒丸抛入口中，用大瓦瑟手枪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正要扣扳机之际，他突然感到对这支枪没把握，于是他俯身将大瓦瑟放在圆桌上，拿起刚才递给爱娃的那支6.35毫米的小瓦瑟。

他靠在沙发上，举起右手，又一次把黑色的瓦瑟枪对准太阳穴。按照医生嘱咐的毒丸加手枪自杀方法，先用力咬破两粒毒丸，几乎在同时扣动扳机。枪声响过，冒着硝烟的手枪从他的右手滚落到沙发上，又跳到脚下的地毯上。

他的右太阳穴不停地向外涌着血，从耳根流向颈部。突然，他的脚用力地蹬了一下，正好撞在圆桌的腿上，桌子猛地晃了晃，将上面插着鲜花的德累斯顿花瓶甩倒，在桌子上左右滚动几下，没有落地。但用来给瓶中郁金香和白水仙花保鲜的水却顺着小桌流下。溅湿了一大片地毯……

（赵嘉龙撰）

戈培尔全家殉葬记

含泪写下遗嘱

1945年4月30日下午4时左右，当戈培尔看到鲍曼用纸捻点燃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后，再也压抑不住哀伤的心情，不禁痛哭失声。他不忍看着元首的尸首被大火吞噬，遂进入太平门，一手扶住栏杆，一瘸一拐地沿着陡直的旋梯下到暗堡。会议室内几乎聚集了暗堡内的所有女人，戈培尔向她们走过来，女人们想问他什么，但他像疯了似的谁也不理，径直走到离希特勒办公室不远处他的书房内，“砰”地一声关上房门。

玛格达一看戈培尔表情有异，马上去敲书房的门，里边渐渐传出呜咽声，而且越来越大。

戈培尔在哭。他伏在书桌上，双肩抽搐着大哭。他回想起了上午元首同他的一次谈话。

希特勒说：“戈培尔，你一定要活下去，特别是你的六个孩子，一定想办法让他们离开暗堡。”他说：“元首，我从来没有违抗过你的意志，但这一次我不得不违背您，我们全家不会再离开暗堡半步。”希特勒生气地说：“不行，一定要把孩子救出去，他们很可爱，还不懂事，不能让他们死在这里。”他说：“我的元首，我认为您让我们活下去不是一种优待，而是一种侮辱。如果我们的孩子活下来，那只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落入俄国人之手，二是到美英占领区。无论哪种结果，都是可悲的。俄国人会把他们训练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而英美人又会通过灌输他们的民主思想使孩子们憎恨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能再活下去。”最后希特勒无奈地说：“嗨！我最忠实的信徒也不愿服从我了！”

想到此，戈培尔止住哭泣，从抽屉中拿出纸和笔，铺在桌上，准备写下他最后想说的话。戈培尔写道：“元首命令我，即使守卫帝国首都的防线崩溃，也要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里去担任一员领导。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必须坚决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同我一起拒绝服从。在最后的时刻抛弃元首，实为人情和忠贞所不许，何况在今后的余生中，世人将把我看作是个可耻的卖国贼和下贱的无赖。我会失掉自尊心，同时是不尊重我的同胞，我日后再造德国民族和国家未来的任何努力都要求我尊重他们……”

戈培尔写完遗嘱，又细读了一遍，然后把它锁在保险柜中。随后，他从桌下拉出一个铜盆，准备将自己珍藏的一些纪念品焚毁。

孩子无辜

4月30日晚些时候，暗堡里开始秘密流传戈培尔夫妇要让六个孩子同他们一起死去的消息，这消息使知晓者大为震惊。因为自八天前六个孩子进入暗堡以来，他们给这个死寂的洞穴带来了生机和笑声。暗堡里几乎所有的女人和大部分的男人都非常喜欢这六个小精灵，他们都说这些孩子是上帝的杰作。甚至他们私下里都作了安排，有的说带这个孩子，有的说养那个孩子。为了让孩子们安全逃出柏林，突围计划中重点考虑了孩子们，决定让他们乘坐在一辆装甲车里冲出柏林。现在，突然听说戈培尔夫妇要将六个孩子毒死，他们实在感到不忍。首先提出劝说戈培尔将孩子自下的是希特勒的两个女秘书盖尔达和荣格，她们太喜爱这些孩子，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后匆匆来到戈培尔的书房。

这时戈培尔正在烧部分残存的日记，在撤离宣传部前，他已烧了近 30

年来所记日记的绝大部分，现在，只剩下很少几摞日记本。盖尔达站在戈培尔身后，乞求道：“部长先生，求您把孩子留下吧，我发誓照顾好他们，好吗？”戈培尔道：“盖尔达小姐，我和玛格达都已经决定让孩子同我们一起离开人世，这并非我们残忍，我们觉得让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父母，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里，是不可想象的。”荣格小姐不待盖尔达答话，抢着道：“孩子是无辜的，战后的德国正需要他们将来去建设，您不能这样自私地剥夺孩子们的生存权。”戈培尔叹道：“别再说了，小姐们，你们应该明白，若论爱孩子，谁也比不上我和玛格达。我们认为，让孩子同我们一起离开人世，本身就是对他们最大的爱。我们认为，今后的德国不配我们优秀的孩子为它生存……”盖尔达和荣格最后无奈地含泪离开。

食子

5月1日，是戈培尔夫妇决定离别人世的日子。4月30日夜，夫妇俩人在一起说了很久，最后决定由玛格达来结束六个儿女的生命。因为孩子是她所生，与她息息相连，结束这些小精灵的生命也应由她完成。天快亮时，玛格达回到孩子休息的房间逐个拥吻了他们，然后才躺在一张小床上稍稍休息了一会。

上午，玛格达向戈培尔的护理医生要了一小瓶氯化钾胶囊，医生明知她一个人用不了那么多，仍给了她满满一瓶。接着，她又找了6粒夹心糖做的安眠药片。她的计划是先让儿女们入睡，然后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他们的小生命。

5月1日下午，玛格达将在暗堡中到处玩耍的五女一子召回自己的房间，她强忍着悲哀，柔声道：“孩子们，我们快要回家了，每人一块糖，吃了等一会不晕飞机。”几个儿女高兴地接过妈妈递给的糖，迫不及待地送入口中。海尔加和希尔达已是小孩子，她俩已经从叔叔阿姨们的表情和言谈中知道“元首伯伯”已不在这里。现在妈妈却说要与“元首伯伯”一起上飞机，其中肯定有什么问题，所以她们拿糖后迟迟不肯吃下。

玛格达用手抚爱着两个大女儿的秀发，泪水像断线的珍珠般滚出，颤声道：“乖女儿，听话，妈是爱你们的，让你们吃就吃丁。”她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妈妈要让她们死，犹豫了一下，还是将安眠药放入口中。

不一会，六个孩子都进入熟睡状态，玛格达逐个亲吻着她们，细细端详着这些亲骨肉，泪水顺着面颊滚滚落下。但片刻后她还是用颤抖的手将氯化钾放入孩子的口中。遂放声大哭起来……

“真正的”男人

在玛格达结束六个儿女生命的这段时间里，戈培尔离开了暗堡，他亲自出去带人找回足够焚烧他们尸体的汽油，晚6点左右，他才又回到暗堡。

一进暗堡，他就感到气氛有些异常。于是他急匆匆来到孩子们的房间，发现盖尔达和荣格等几位小姐正在抽泣，戈培尔看了看六个神态安样的儿女，他知道，他们已经离开了人间。他来到每一位孩子身边，俯身在他们额头上印上一吻，然后，没有说话，也没有哭泣，他走出房间，来到暗堡的书房。玛格达正在这里木然地坐着，这也是他们商量好的。各自办完事后从这里一起走向生命的终点。

戈培尔走到书房的衣架前，戴上他的帽子、围巾，穿上军大衣，又慢慢地戴上他的小山羊皮手套。然后，把右胳膊伸给他的妻子，一句话没说，他们缓慢而坚定地互相依偎着，朝通向院子的楼梯走去。

夜幕已笼罩柏林，因实行灯火管制，外面漆黑一片。戈培尔夫妇走过放汽油的暗堡楼梯，来到总理府走廊。旁边的太平门内，站着一名元首警卫队军官，他的使命是在他们自杀不彻底时补上致命的一枪。

戈培尔和玛格达都仔细演习过哈斯教授推荐的手枪加毒药的自杀方法。玛格达向前走了一步，咬破早已放在口中的胶囊，美丽的身体慢慢地倒在春天松软的土地上，她胸前别着希特勒临终前亲手送给她的金色党徽。戈培尔怕出现意外，又随后朝她开了一枪，子弹击中她那披着浅黄色发丝的头

部。

戈培尔用力咬破他口内的玻璃小瓶，紧接着扣动 P—38 型毛瑟手枪扳机，子弹从他右边太阳穴打入。因为他始终没忘记希特勒说过的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衡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有两个标志：一是看他娶什么样的女人，二是看他选择怎么个死法。”

几分钟后，元首警卫队的那位军官和另一名士兵将戈培尔夫妇的尸首并排放在一起，浇上汽油，匆匆地进行了火化。

（赵嘉龙撰）

日本反叛军官搜缴天皇录音记

日本天皇决心投降

1945年8月14日上午10时30分，日本政府内阁阁员、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和其他几位政府高级官员准时来到皇宫的御前会议室。

天皇身着一套朴素的军装，径直走到房间的前部，坐在一张毫无装饰的直背靠椅上，面前是一张铺着金丝锦缎的小桌子，身后立着一道金色屏风。

天皇用深沉的声音说道：“我已仔细地听取了反对日本接受同盟国回文的种种理由。不过，我仍持己见。我现在再重申一遍，我研究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我以为把战争拖延下去，除了加剧毁灭外，徒劳无益。我也研究了同盟国回文中提出的条件，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条件完全承认了我们在几天前发出的照会中所表明立场。”天皇顿了顿又道：“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个回文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我们打下去，日本将变成焦土。虽然你们中有人认为我们不能完全信任同盟国，但我却以为迅速地、和平地终止战争，总比看到日本被消灭要好。照目前的局势，日本还有复苏的希望……我希望内阁立即起草终战诏书。”说完这句话，天皇站起身来，离开了这间小小的地下室。

天皇在场时，人们只是饮位，现在则一齐嚎啕大哭。大臣们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成员们有的控制不住自己，有的倒在地板上，悲伤、敬畏地跪在那里。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刚刚离开他们的那个身材矮小、举止温和、戴着眼镜的人的未卜命运，也许比投降本身或国家的命运更令人伤心。

骚动的军官

御前会议结束后，陆相阿南直奔陆军省总部，他内心痛苦万分，想着他摇摇欲坠的陆军省，想着他那就要分崩离析的陆军，不禁沧然泪下。但很快他就镇静下来，既然天皇决定如此，他作为臣民只好服从。他忽然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因为一旦军官们拒绝听从投降令，全国可能会陷入内战，结果必然是国土的彻底毁灭与大和民族的灭亡。

阿南走进陆军省大楼时，想起了军中古老的格言：能够指挥有条不紊退却者，才算得上良将。他在办公室里解下佩刀，靠在后墙上，刚要在办公桌前坐下，20来个少壮军官突然闯了进来。他们听到天皇再次决定主和的消息后，激动得浑身颤抖，面色苍白。陆相对他们说：“圣上说，他相信国体将会保全，我们除了服从外别无选择——天皇的圣断是建立在他对我们忠诚的信任之上的。”

军官们不知所措，无言以对。他们曾答应过服从陆相，主要因为他们相信陆相决不会下令投降。上星期五以他的名义发布的公告要求继续打下去，而不是耻辱的和平：“我们必须继续战斗下去，即使我们不得不食草吮泥，潜伏野处——因为用我们的死亡可以换来国家生存的希望……”现在是星期二，刚刚过了四天，难道军官们就得来个180度大转弯，放弃争取较体面地结束战争的一切希望和计划吗？

军务课的井田正孝中佐向前跨了一步，问道：“能否请陆相解释改变主意的原因？”“好”，阿南说，“我可以解释。圣上说，他完全理解我的心情。他含着眼泪要我不管多么困难也要挺得住。我不能再违抗圣断。”阿南并没有说出“叛逆”一词，但大家都心照不宣。然而，他是多么地理解这些血气方刚的少壮军官的心情啊！他一度也曾考虑过发动政变来清除天皇周围的叛逆，坚持要求得到更优惠的条件。但是现在，策划这样一次政变的人只

能被视为叛徒。阿南觉得必须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圣断已下，我们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他又说：“谁要是不服从，就先把我砍了！”

反 叛

尽管陆相阿南一再告诫陆军省的青年军官们克制，不可制造有违圣上的叛乱。但处于疯狂状态的他们怎能听从这无力的劝告？很快，有着共同狂热思想的畑中、东条英机的女婿古贺、阿南的内弟竹下等一批少壮军官串通起来。他们要用武力除去内阁的主和派成员，迫使天皇接受他们继续进行战争的要求。

要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首先必须取得第1近卫师团长官森将军的支持，因为他们负责皇宫地区的守卫，任何与他们对峙的行动都必定失败。

8月15日凌晨1时许，参与反叛的井田中佐来到森将军的寓所，劝说这位将军支持他们的行动。在向森谈了自己的想法后，这位将军道：“我同情你们，赞赏你们的那些目标——说心里话——我很看重它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换换情况，我也会和你们一起干。可是，现在不可能了，我已经宣誓要遵从天皇的圣阶……”

井田无奈告辞。他刚要走进旁边的办公室，他的同谋者，畑中和上原，突然来到司令部。两人气喘吁吁，满身尘土，大汗淋漓。井田面带笑容，让畑中在森将军的办公室里等他。说完便去会见水谷。畑中显然以为，井田刚才的微笑意味着一切顺利。

井田刚同水谷参谋长说几句，突然听到一声枪响。枪声好像是从森将军的办公室里传出的。井田和水谷霍地跳将起来。他们只听见一阵痛苦的呻吟声，接着是地板上沉重的皮靴声。

井田仿佛已经猜到发生了事情，但水谷却莫名其妙。他跟随井田来到走廊上。这时，森的办公室门打开了，脸色阴沉的畑中走了出来，手里还握着手枪。“没有时间了”，他说道，话音微弱、平淡，几乎带着恳求的目光望着井田。“没有时间争辩了、所以就把他杀了。我还能怎么办呢？”

井田和水谷朝森办公室里望去，几乎不敢相信。当时的场面令人永生难忘：上原正擦拭着他那沾满血迹的军刀，地上躺着已被砍倒、正流着鲜血的森将军及其内弟白石中佐。白石中佐本来应该早晨返回广岛的。血还在从伤口向外流。白石的头被完全砍了下来，鲜血溅到了墙上，地面显得黑乎乎、滑溜溜的。凭着一刹那间的直觉，井田一切都明白了：畑中把他的微笑误解为森同意了他们的计划。他说话口气一定粗鲁，咄咄逼人。森的答复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对森的拒绝感到惊异，这种惊异导致了死亡结局。看来，森将军没有接受这位青年少佐的游说。

回到反叛者集结地后，畑中审阅了古贺少佐和石原少佐拟订的《皇家近卫师团第584号战略命令》。他已从死去的司令官的办公桌里拿到了他的私章，现在正盖在一份份命令上，然后由传令兵送文有关军官。在这些军官中，已有4个大队（营）长、一个连队（团）长赞同畑中计划。他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第584号战略命令》是伪造的。

在畑中的布置下，皇宫很快落入反叛的近卫师团手中。宫内警察被解除了武装，皇宫被包围了起来，所有的宫门都已封锁。

搜缴天皇录音

在皇宫，叛军傻了眼，在宫内省搜寻天皇录音唱片，谈何容易。因为，宫内省大楼就像一座由许许多多几乎一模一样的狭小的房间组成的迷宫。此

外，这些房间都有一些老式的、士兵们看不懂的名字。在这些士兵眼里，宫内省宛如异国他乡：他们搞不清哪些是宫内省工作人员的房间，哪些是侍从的房间；也不知道在目前这种紧急情况下，那些平常用来贮存被褥的橱子都已成了收藏重要文件的地方。

宫内省是一座以办公大楼为主的环形建筑群。更复杂的是，侍从以及其他宫内人员都住在一幢座落在斜坡上的三层楼房里：士兵从后门进楼，是三楼；从前门进楼，是一楼。他们显然不熟悉周围的环境，加之停电，这就使古贺和畑中越来越恼火。

不久，搜索队变得凶暴起来，士兵们不屑再一一推开房门，而是用皮靴破门而入，然后拉开抽屉，将东西扔得满地都是。

约凌晨 4 时，参与反叛的近卫师团官兵在皇宫里仍没有发现录音唱片。恰在这时，负责收藏唱片的天皇侍从德川义宽向天皇回报完情况后走出御文库，一名少尉大声喊道：“站住！”德川急忙站住不动。少尉命令走廊上的一名卫兵把德川带走。卫兵用枪推了一下德川。德川虽然体弱瘦小，但并非懦夫。“干什么？”他问道。“我哪儿也不去。”“执行命令！”少尉简短地说。

他们正好站在政务室下面，天皇就是在那间屋子里录音的。反叛分子楼上楼下奔来奔去，搜寻越来越疯狂。

“有什么活要问？”德川说，“就在这里说好了”。“我们在找皇上的录音”，少尉说，“你知道录音在哪里，也知道木户在哪里，是吗？”“我怎么会知道呢？”德川靠墙站着，挥臂强调说，“我怎么会知道他们在哪儿呢？”又过来两名军官，“不要紧”，其中一个说：“不说，就杀了他！”“对！”另一个说：“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这声音就像一组可怕的大合唱，但德川坚定地喊道，“你们当然可以杀我，但杀了我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他说得对，”一名军官说：“他的血只会玷污我们的军刀，饶他一命。”

两名军官走后，剩下德川和少尉。少尉傲慢地解释说，暂时占领皇宫是必要的。皇上身边的人把皇上引入歧途，要除掉这些人，就必须暂时违抗皇上。只有这样，日本过去的那种真正的秩序才能恢复。“你难道一点日本精神都没有吗？”少尉蛮横地喊道。德川愤怒地答道：“保卫国家的不只是你们，作为天皇的侍从，我在尽我的职责。我们应该合力……”话未说完，脸上就巨重地挨了一拳，他跌倒在地，眼镜被身体压得粉碎。

平 叛

日本东部管区的任务是保卫东京以及整个关东平原。为了争取军管区的部队支持反叛行动，畑中少佐派井日前去劝说。不料东部军管区的参谋长竹岛听说森将军已被杀的消息后，勃然大怒，不仅大声斥责井田等人的行动可耻，而且急忙采取行动阻止政变。

竹岛知道占领皇宫的部队是八贺大佐指挥的近卫师团第 2 连队后，决定立即同八贺联系，告诉他受骗上当之事。很快，电话挂通了，竹岛大声地向八贺道：“听着，大佐，由森签字盖章的近卫师团命令是古贺一伙伪造的，立即撤出包围皇宫的军队，派传令兵来东部军管区司令部接受新的命令。”八贺回答有些犹豫，竹岛马上觉察到他旁边有人。“你旁边还有其他人，是吗？”竹岛对着话筒大喊道。八贺回答，旁边有畑中。“让我和他说话，”参谋长说。

烟中赶忙接过话筒道：“我是烟中少佐，恳求参谋长能够理解我们的主张。我们强烈希望……”竹岛打断他的话。“我理解！”他嚷道：“但这不顶用。你们是毫无指望的。孤立的，东部军管区决不会跟你们一起下水。你以为一时占领了皇宫，就大功告成了？你们已经失败了，顽抗是没有出路的。注意听我说！不要草率从事——这样只会无谓地牺牲更多的生命。我尊重你们个人的感情，烟中，你作为军人，必须服从天皇。日本人最大的美德就是服从！你听见了吗，少佐？”“我在听，将军！不过——让我考虑考虑！将军！”“啊？”竹岛不满地惊诧道。烟中的声音变得更加激动，更加热烈。“我有一个请求，在天皇讲话录音播放前，能不能给我们 10 分钟的广播时间，让我们解释一下我们的主张、我们所作所为的理由以及我们仍希望达到的那些目标”……“你辽打算顽抗到底？”竹岛回答说，“难道还不明白吗？这是没有希望的。现在唯一要做的，只是确保不要再出现任何无谓的牺牲。明白了吗，少佐？”

烟中没有回答。他放下话筒，转向八贺，脸色死一般的苍白。仅仅几分钟，他好像苍老了许多。他发现古贺和椎崎也都在场，但他只向八贺寻求理解和支持。

可是，八贺再也无法按捺自己的愤怒。他望着他们三人，吼叫道，“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森将军至今不来。你们一直在骗我！这是叛乱——我不想介入。你们要想再继续干下去，就得先杀了我，”八贺镇定地对烟中道：“少佐，请你立刻离开皇宫。”烟中抬起头，毫无畏惧地注视着八贺。许久，他才“哼”了一声，带着几个随从离皇宫而去。

狂热者的下场

烟中少佐被八贺赶出皇宫后，在一名少尉、两名士兵的陪同下，直奔日本广播协会大楼。他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因为包围大楼是他亲自下达的命令。烟中径直来到第二播音室，挥动手枪告诉播音室人员，他要占用 5 点钟新闻广播时间。要把所于的一切告诉全日本人民，号召他们起来，拒绝天皇身旁的那些卖国贼强加于他们的无条件投降，抵挡住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但是，播音员馆野与烟中同样坚定：即使取消 5 点钟的新闻广播，即使有杀身之祸，也决不能让眼前这个疯狂的少佐发表广播讲话。“不过，空袭警报还没有解除，”馆野撒谎道：“没有东部军管区特许，不能广播。”“胡说！”烟中知道要想得到东部军管区的许可是绝对不可能的。“另外”，面对这个全副武装的疯子，馆野镇定自若地继续说：“如果向全国广播，还须事先通告全国各地的电台。这是惯例。”烟中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拿着他的广播稿，两眼怒视着馆野，不知如何是好。

就这样，叛乱分子和播音员们僵持不下。烟中知道时间对他越来越不利，他挥动着手枪威胁道：“你们必须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向日本人民解释我的作为和动机，否则我要杀死这里的所有人。”广播协会的工作人员仍以需东部军管区允许为由，继续与他周旋。

约 1 小时后，东部军管区总参谋部来电话找烟中少佐，因为他们已知道他正在这里。烟中接过电话，不管对方的反应，对着话筒滔滔不绝地再次陈述了他认为的唯有继续战斗才能保全日本的全部理由，但他的口气不再像那种自以为真理在握的人的口吻，他的声音里不知不觉带上了一种胆怯，他的双颊好像凹陷下去，嘴唇发白。最后，他不再坚持原来的要求，只求得到 5 分钟的广播时间。对方断然拒绝。烟中说了声“那好”，放下话筒，仰面望

着屋顶，身体仿佛失去平衡量，就要晕倒似的。许久，他用拳头擦了擦眼睛，对屋里其他军官道：“我们走吧。”

叛乱分子走后，电台工作人员开始为广播天皇录音做准备。

上午 10 时，在皇宫外的马路上，畑中少佐和椎崎中佐向惊讶的人群散发着传单。

上午 11 时过一刻，大双桥与坎下门之间皇宫前的草坪上，畑中少佐用杀死森将军的那支手枪对准自己的脑门，扣动了扳机。于此同时，在畑中的不远处，椎崎中佐把军刀扎进了自己的肚子，又把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头部。

（赵嘉 龙撰）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垂死挣扎

以畑中少佐为首受到陆相阿南支持的最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直到最后时刻还拒绝无条件投降。他们决定组织叛乱，以武力阻止在投降书上签字。1945年8月14日夜，叛乱者以1个警备师的兵力占领了皇宫，打死了拒绝支持叛乱者的皇宫警备第1近卫师师长森将军。次日晨2点，叛乱者发布一个假命令，命令第1步兵团“占领皇宫，保障皇宫的警卫。并以1个连的兵力占领东京无线电广播站！”

叛乱者到处寻找记有天皇关于停战指令的讲话记录本，但记录本收藏得十分可靠。另一帮阴谋家对主张签订和约的政府官员的官邸进行了袭击。他们袭击了铃木首相以及枢密院主席平沼男爵的住宅，铃木跑出家门，不知去向。狂怒的叛乱者决定用某种方式发泄自己的仇恨，他们将首相的住宅淋上汽油烧毁。

平沼从通向两个花园的秘密便门离开自己的家，藏进了“永生协会”管理处的处所，这儿是他当该协会主席时的住所。平沼的家也被完全烧毁。但他自己却幸存下来。

叛乱者们试图解除“支持和平”的大臣们的职务，阻挠日本公布投降书，鼓动海、陆、空部队继续进行毫无希望的战争。

但到8月15日清晨前，叛乱被镇压下去。驻扎在东京地区以田中将军为首的东部军区军队指挥部没有支持阴谋分子，并采取措施迅速镇压了叛乱。叛乱师受蒙蔽的官兵自愿放下了武器。

田中建议畑中、幸贺、大畑和其他的阴谋头目剖腹自杀。他们来到皇宫旁边的绿色草地上，按照真正的忠诚武士道准则精神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战争罪犯、战争祸首之一的阿南也剖腹自杀了。此后，全省各部队，各军校，其中包括水户集团军航空兵训练中心的其他叛乱者都放下了武器。因为，这些作恶多端、罪行累累的亲法西斯分子、具有狂热情绪的军国主义分子没有得到渴望停止战争的普通士兵和人民的支持。

（雪松 摘译）

日本签订无条件投降书记实

组织签署日本无条件投降书的全部准备工作都是由麦克阿瑟将军的参谋部在马尼拉（菲律宾）进行的。

8月19日，日本代表团（以河边中将为首的大本营代表）来到马尼拉，接受与签署投降书和盟军实际占领日本的有关指示。同盟国代表把盟国协商同意的日本投降书交给了日本代表。

两天之前，即8月17日，铃木辞职，东久迩官稔彦继任首相。重光葵任外相。日本新首相刚一上任，就有一群手持手枪和武士刀的陆军军官来到他处。军官们宣称，他们反对结束战争，并以死相威胁，要求东久取消关于投降的决定，并就此劝说天皇。东久拒绝这样做。8月20日，有军国主义情绪的军官试图搞新的叛乱，但由于各种情况的制约没有得逞，尽管一些法西斯分子和极端分子在全国各地继续采取了一些行动。特别是在东京附近厚木机场的敢死飞行员们拒绝认罪，并威胁要用鱼雷轰击盟国停泊在东京湾的舰船。许多陆、海、空军军官拒绝执行投降命令，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性命。近卫亲王服毒，东条将军试图用枪自杀。

8月26日，麦克阿瑟将军通知日本统帅部，由383艘舰船组成的并由载有1300架飞机的多艘航母护航的美国舰艇编队开始向东京湾开进。1945年8月28日，美国占领军先遣队在厚木机场顺利着陆。8月30日，英美军队在东京附近和日本其他地区开始大规模着陆。同日，麦克阿瑟将军从马尼拉来到东京，首都的无线电台被接管。

外国军队开到日本本土，这在日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整，在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的签署仪式。日本代表团成员担心遭到狂热的法西斯分子的暗杀，高度保密地登上战列舰。在战列舰顶层装甲甲板的中央放着一张大桌子，桌旁站着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奥地利、加拿大、荷兰和新西兰等国代表团的代表。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日本代表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

在一片寂静中，日本代表团团长、日本外相重光葵拄着拐杖吃力地一瘸一拐地走到盟国代表桌前。陪同外相的有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他身着一件皱巴巴的制服、头戴一顶野战帽，穿着长筒靴，骑兵马裤，没带武士刀（因为不允许他带）。另外还有九人（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各三名）。

“日本代表团在舰上全体盟国代表严厉的目光下站立了5分钟。”这是特别规定的“羞辱5分钟”的程序。（难怪此前梅津辽坚决拒绝前往签署投降书，并以剖腹自杀相威胁。）

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他困窘地履行了这项困难的义务，没看任何人一眼就慢慢地离开了。接着，梅津美治郎以帝国大本营的名义签字。

代表所有盟国在文件上签字的是麦克阿瑟将军。代表美国签字的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代表英国签字的是福莱塞将军，代表法国签字的是勒克莱尔将军，代表中国签字的是徐永昌将军。全体代表都等待着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作出了决定性贡献的国家——苏联政府的签字。代表苏联签字的是杰列维扬科中将。接着，奥地利、荷兰、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的代表都签了字。投降书签署仪式总共进行了20分钟。苏联代表在签字之后同麦克阿瑟一道离开会场去尼米兹将军的客厅。

只有日本代表单独留下。接着有人把装有一份已签署的文件的黑色公文夹交给重光葵。日本人走下舷梯，坐上快艇离去了。

签署投降书之后，日本接受了美、英、中、苏（后来同意该宣言的）波茨坦宣言的条件。日本宣布，日本全部武装力量，包括日本本国的和受其控制的，不论驻在任何地方的武装力量都无条件地向盟国投降。

盟军命令全部日本军队和国民立即停止战争行动，保护舰船、飞机和军用物资，不得破坏；地方官员、陆海军军官应执行盟国最高统帅的指示；日本政府和总参谋部立即释放盟国的全部战俘和被拘留的地方人员；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权力隶属于盟国最高统帅。

妄想争夺世界统治地位的军国主义日本遭到了彻底失败。建立“大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化为泡影。

这是联合国各国人民在远东和太平洋的胜利。

美国的军舰驶入东京湾。广岛和长崎的火灾遗址仍在冒烟。苏联水兵在旅顺港口神圣的梭堡里脱帽欢呼。太平洋舰队的军舰在朝鲜水域航行。日本官兵和将军们作为战俘，而不是作为征服者，向北行进。

这就是日本侵略者极不光彩的结局。

（汪澎 撰）

